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一冊

22.4083
551
:1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第一册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0564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一册

张星娘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4¹/₂。印张 260千字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709 定价：1.20元

出版说明

张星烺先生(1881—1951)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原出版于1930年。其后张先生曾继续蒐集有关史料,准备增补。现在我们将张先生的原书和他后来增补的材料合在一起,加以整理校订出版。

本书内容,主要是十七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编注者从中外史籍中辑录了大量有关资料,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并对其中的地名和史事作了一些考释,对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有一定用处。

原书内容比较庞杂,整理时删去了一些与本题无关的资料和不必要的议论,并对全部资料作了校正,统一了全书体例。原书中的考证属于明显错误的,作了一些删削;有一些论据虽不够充分,但可备一说的,仍予保留,以供进一步探讨。书中辑录的外国史书资料,译文大都是意译,引用时最好参考原文。外国的人名地名译名,有些与现在通行译名不一致的,未作改动。又原书中有些资料排列不够妥当的,如黎軒、大秦、拂菻

等地，主要在亚洲西部和非洲东北部，但本书仍照旧排列在《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之中，未予变动，请读者参看书中有关注释说明。

本书资料，原都出自封建地主阶级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之手。他们站在大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侵略者的立场上，有意歪曲和颠倒历史，为封建统治阶级和西方殖民者辩护。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加以分析批判。

本书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二部分为《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三部分为《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四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第五部分为《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第六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第七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第八部分为《古代中国与印度半岛之交通》。全书分六册出版。凡是摘引的资料用大字，编注者的文字用小字，以资区别。原书出版后，冯承钧先生曾有《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对书中的一些材料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星娘先生亦有《答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现并摘附于全书之后，以供参阅。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七六年四月

目 录

第一编 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11
一 司马迁关于欧洲之记载	11
二 班固关于欧洲之记载	14
三 汉武帝时之犁靬幻人	15
四 汉武帝时大秦国入贡	16
五 希腊人克泰夏斯之记载	17
六 斯脱拉波、马罗、佛鲁罗斯、梅拉之记载	18
七 白里内《博物志》记中国事情	20
八 《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记东方情形	22
九 蒙奇兜勒遣使中国	23
一〇 甘英使大秦无结果而还	24
一一 大秦幻人来中国	25
一二 大秦国及其王安敦遣使来中国	26
一三 拖雷美《地理书》记东方事情	29
一四 希腊人包撒尼雅斯之记载	36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38

一	《魏略·西戎传》记大秦	38
二	大秦与东吴之交通	43
三	《晋书》记大秦	44
四	大秦国贡奇布	45
五	《那先比丘经》记大秦	46
六	希腊人马赛里奴斯记中国事情	47
七	《魏书》记大秦	48
八	元魏时欧亚外国人杂居中国内地	50
九	柏罗科劈斯记蚕种传入罗马	51
一〇	梯俄方内斯记蚕种传入罗马	52
一一	科斯麻士之《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 载中国事情	53
一二	东罗马寓言传入中国	57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61

一	《隋书·裴矩传》记通拂菻之道	61
二	《隋书·铁勒传》记里海西北诸部落	62
附:	1. 阿得水即窝尔加河考	63
	2. 得崑水即乌拉尔河考	65
	3. 里海之各种名称考	65
	4. 铁勒诸部考	67
	5. 拂菻原音考	79
三	大秦国文字	85
四	席摩喀塔之《陶格司国记》	88

五	《旧唐书》记拂菻国	93
六	《新唐书》记拂菻国	100
七	《册府元龟》记拂菻通唐	103
八	《新唐书》记拂菻降附于唐	103
九	《通典》记大秦等国	104
一〇	拂菻国人物器样画与倣尧国	107
一一	蠕蠕国通使于唐	107
一二	玄奘之记拂懔国	109
一三	慧超之记拂临国	109
一四	杜环之记拂菻国	110
一五	《洽闻记》中载拂菻国海中珊瑚	112
一六	海西国石磬之传入中国	113
一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13
	附：1.《景教碑》之研究	119
	2. 景教祈祷文之发现	125
一八	唐末景教之被禁	127
一九	五代及宋时在中国之基督教完全禁灭	129
二〇	唐代学者关于大秦国矿石及动植物之记载	130
第四章	宋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142
一	《宋史·拂菻国传》	142
二	四川成都大秦寺	143
三	陕西盩厔大秦寺	145
四	西班牙人班哲明之游记载中国事情	146

五	周去非记大秦国	147
六	赵汝适记大秦国	148
七	赵汝适记斯加里野国	149
八	赵汝适记芦眉国	150
九	赵汝适记木兰皮国	151
第五章	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153
一	蒙古人对钦察等部之征服	153
二	钦察人在中国之情况	159
三	蒙古人对俄罗斯之征服	160
四	俄罗斯人在中国之情况	166
五	蒙古人在波兰及德意志境内之战争	167
六	蒙古人在匈牙利及奥地利境内之战争	171
七	蒙古人与在叙利亚十字军之交涉	176
八	钦察汗国与北京中央政府之通使	180
九	勃拉奴克劈尼奉使蒙古	182
一〇	卢白鲁克奉使蒙古	187
一一	孛罗氏东来中国	190
一二	入仕元朝之爱薛	191
一三	《元史》中关于基督教之记载	193
	附：1. 元以前西域及蒙古等地基督教状况	196
	2. 聂思脱里派在亚洲之分布	207
一四	元时在中国之基督教分两派	210
一五	元初中国景教徒之西行	213

一六	北京最初之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	216
一七	约翰孟德高维奴信之一	218
一八	约翰孟德高维奴信之二	223
一九	罗马教皇遣主教至中国协助约翰	227
二〇	泉州主教安德鲁之信	229
二一	鄂多立克之东游	235
二二	北京第二任总主教尼古拉斯	238
二三	元顺帝谕罗马教皇	239
二四	阿兰人上罗马教皇书	240
二五	教皇回报元朝之书	243
二六	《马黎诺里游记》之发现及其行程	244
二七	《马黎诺里游记》摘录	247
二八	元代关于拂郎献马之文献	256
二九	约翰柯拉及其著作	267
三〇	《大可汗国记》	269
三一	西班牙驻阿力麻里城传教士巴斯喀尔	279
三二	巴斯喀尔之信	283
三三	马祖常和赵世延	290
	附：元代中国各地教堂考	293
三四	汪大渊记印度与欧洲通商	304
三五	元代海外贸易及征税方法	307
三六	商人裴哥罗梯及其《通商指南》	310
三七	《通商指南》中有关中国之记载	312

第六章	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319
一	《明史·拂菻传》	319
二	《殊域周咨录》记拂菻	320
三	德国人细尔脱白格《游记》	321
四	西班牙使臣克拉维局《奉使东方记》	322
五	尼哥罗康梯《游记》	329
六	博嘉记东方使节	331
七	意大利人巴巴罗记鞑靼大使之谈话	332
八	《明史》之阿速、沙哈鲁	334
九	保罗托斯加内里致哥伦布书谈中国情形	335
一〇	《明史·佛郎机传》	339
一一	《皇明世法录》记佛郎机	345
一二	《殊域周咨录》记佛郎机	347
一三	香山嶼夷	352
一四	葡人巴罗斯之记载	353
一五	赖麦锡记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	357
一六	《明史·鲁迷传》	365
一七	《皇明世法录》记鲁迷	367
一八	白斯拜克记土耳其游客之谈话	368
一九	《明史·意大里亚传》	371
二〇	《万历野获编》记利玛窦等	375
二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略传	377
二二	徐光启与李之藻	393

二二	《明史·荷兰传》	396
二四	《皇明世法录》记荷兰	401
二五	《万历野获编》等关于“红毛夷”的记载	403
二六	鄂本笃之来中国	407
二七	王太后及庞天寿致罗马教皇等书	444
附录	“支那”名号考	450



第一编

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一 司马迁关于欧洲之记载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一)。(《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 中国史书列专传而详言西方者，始自汉武帝时司马迁所写之《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列传》中最西之国，为安息、条支、黎轩、奄蔡四国。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奄蔡在里海东北角。条支之地位，以今代地理形势观之，必为阿刺伯半岛，《唐书》称大食。大食与条支皆为 Tajik 之译音，波斯人称阿刺伯以是名。后汉和帝时，甘英西使，自安息西界船人得闻条支之名。唐时，大食之名，盖亦得诸波斯人之口也。黎轩即黎軒，又称大秦。而大秦所在，学者众说纷纭。法国鲍梯(Pauthier)谓黎軒乃指叙利亚亚历山大部将赛流柯斯(Seleucus)后裔而言。一八五五年德国人夏德(F. Hirth)将中国历代史书所载大秦或拂菻汇译成书，题曰《中国与罗马东边地》(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其结论谓大秦或拂菻主要是指叙利亚而言。一

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爱德京斯（J. Edkins）又著一论文题为《罗马及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之诉说》，（Appeal for Rome and Byzantium）登于《中国杂志》（Chinese Recorder），谓大秦或拂菻实指罗马帝国及东罗马帝国，而非专指叙利亚。焘意则偏袒爱德京斯之说，唯中国历代正史所记，似确各有不同也。《后汉书》之大秦，似指罗马帝国全部而言，其国都在意大利罗马京城。《魏书》之大秦，似乃专指叙利亚，国都为安都城（Antioch）。《隋书》及《唐书》之拂菻，则为东罗马帝国，可无庸疑。赵汝适《诸蕃志》所言之拂菻，则又为叙利亚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谓：“景宿告祥，室女诞圣于大秦”，明神宗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今译作犹太），即古大秦国也。（见《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拂菻》）明末教士所言，即根据景教碑文。耶稣生时，犹太已隶罗马帝国版图，来东方之景教僧，对中国人若言其教主生于犹太，而中国人素不知犹太何在，故不得不取中国人所已知之大秦，以示中国人也。中国历代史中，大秦国之记载，多赞美而无鄙贬之辞。以大秦国示中国人，正可为其教争光。（参见本编第三章附录 5.《拂菻原音考》）黎轩原音，吾意即由 Rome 而来，今人译作罗马。前汉之张骞，后汉之甘英，或皆自波斯人得闻黎轩之名也。

据《史记·大宛列传》此节，汉武帝时，中国已有使者抵黎轩。考其时期，尚早于罗马史家佛罗鲁斯（Florus）所记中国第一次朝贺罗马之使节一百余岁也。唯武帝时，中

国使者所抵之黎轩，恐仅抵亚洲极西，罗马之边地而止，未必越地中海而抵意大利半岛也。

夏德谓黎轩原音应为 Rekem，此为那巴提国 (Nabathaen Kingdom) 都城倍脱拉 (Petra) 之别名。那巴提国在阿拉伯半岛之西北，今苏彝士运河东岸西奈半岛上。汉武帝时，那巴提人、犹太人及拜杜英 (Bedouins) 皆在亚洲西部希腊塞流柯斯帝国。其国为海陆交通冲道，南有红海，可通航印度及中国，北有地中海，可航往欧洲。陆上则有骆驼商队所行大道，东起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西至埃及亚历山大港 (Alexandria)，经过倍脱拉，商务旺盛，人口繁多，文明发达。倍脱拉南有水道可通航波斯湾。本地人有称其都城为莱克姆 (Rekem, Rekam, Rokom, Arekeme, Arekem) 者，因倍脱拉本名莱克姆，而莱克姆即黎轩之原音也。当汉使在安息国幼发拉底河畔商埠于罗 (Hira) 等地见中国之丝载于船上将他往，使者问将运往何处，船上人或答将运往莱克姆。故在中国使者观之，黎轩为条支以西第一港也。(见夏德：《中国与罗马东边地》)

法人伯希和 (Paul Pelliot) 认为黎轩即埃及之亚历山大城，其时亦为罗马帝国之领地也。(见《通报》[T'oung Pao]，一九一五年)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一)。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

余人。人所赏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二)。（《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汉武帝时所遣出之使节甚多，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诸国，皆有中国使者之足迹，惜无详细纪行书遗留后世，仅《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域传》等简略记载，可为后代文献上之征信而已。

（二）《史记》此节，又记安息人以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此善眩人诚可谓为欧洲第一人足践中华之土者。

二 班固关于欧洲之记载

乌弋山离国^(一)，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一）乌弋山离之名，始见于《汉书》，不见于《史记》，

司马迁太简之过，抑当时实未闻之之故，吾不得知也。鱼豢《魏略》云，乌弋一名排持。据《前汉书》各节所言乌弋地位观之，或为波斯东南之卑鲁支斯坦（Beluchistan），卑鲁支三字速读之，音与排持亦相近。《前汉书》此节，谓乌弋西与犁靬，条支接者，或谓其西可通犁靬也。考之西史，西汉末年罗马疆域，已至幼发拉底河畔，西与犁靬接者，岂即是欤？犁，《史记》作黎。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三 汉武帝时之犁靬幻人

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须，长四尺五寸。（《通典·边防九》）^{（一）}

（一）《通典》，唐杜佑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亦引此条。“蹙眉峭鼻，乱发拳须”，其为欧人已无可疑。

四 汉武帝时大秦国人贡

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帝使犂铜石，以起望仙宫。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阳关之外，花牛津时得异石，长十丈，高三丈，立于望仙宫，因名龙钟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谓龙尾墩也。（《别国洞冥记》）（一）

（一）郭宪，东汉时人，尝充光祿大夫。所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自序》云：“宪家世述道书，推求先圣往贤之所撰集，不可穷尽，千室不能藏，万乘不能载，犹有漏逸。或言浮诞，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盖偏国殊方，并不在录。愚谓古曩余事，不可得而弃。况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駭而异焉，武帝以欲穷神仙之事，故绝域遐方，贡其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故于汉世盛于群主也。故编次之云尔。”宪此节记事，仅为旧史所弃，至其真确，可无疑也。元封三年，乃公元前一〇八年。是时西域已通，距张骞受封博望侯之日，已十五年矣。《史记》载“骞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扞罽及诸旁国。其后

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又载“汉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元封三年，大秦国贡使，安知非即与汉使俱来之人耶？《洞冥记》又有祇国、波祇国亦名波弋国、翁韩国、邳支国、吠勒国（在日南，去长安九千里）、琳国、修弥国、勒毕国、西那汗国、支提国。语似不经，然未必皆为无稽虚构也。

五 希腊人克泰夏斯之记载^(一)

赛里斯人^(二)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cubits)^(三)云。寿逾二百岁，格忒罗斯河(Gaitros)畔某处有人，其形类兽，皮与河马相似，故弓箭不能入。（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一卷第14页）

（一）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约生于公元前四〇〇年时(周安王时代)。此段所记，为欧人最先记中国者。然据后人考证，此为后来伪托，所言不足据云，惟赛里斯之名得见其中耳。

（二）赛里斯(Seres)人，即中国人。

（三）骨尺，长度名，每骨尺由肘至中指末端之长度。

六 斯脱拉波、马罗、佛罗鲁斯、 梅拉之记载

斯脱拉波(Strabo), 希腊人, 地理学者, 生于公元前五十四年, 卒于公元后二十四年。著有游记, 其中亦引用上条克泰夏斯之记载。据云借自俄内锡克力突斯(Onesicritus), 而俄则为马其顿亚历山大之部将。斯脱拉波之书又记拔克脱利亚(Bactria, 即大夏)诸王事情曰:

……诸王拓其疆宇至赛里斯及佛利尼国(Phryni)而止(一)。(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7 页)

(一) 此一节为真确史事, 盖希腊王朝在拔克脱利亚者, 汉文景之时, 已为大月氏所灭, 月氏人一时颇振势力, 东至葱岭, 与汉之西域都护所治境相接。斯脱拉波沿用拔克脱利亚之旧名以称月氏人也。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在位时, 诗人马罗(P. V. Maro)之诗中屡见赛里斯之名。唯其地位所在, 则不甚明了, 仅言在中亚细亚及极东而已。(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4 页)

史家佛罗鲁斯(Florus)之《史记》, 颂扬奥古斯都皇帝之功德, 谓当帝在位时, 中国人及印度人亦皆远自万里, 慕罗马

之光荣而来朝也。其言曰：

其余世界，不属罗马帝政所治者，亦皆知罗马国之光荣盛强，见罗马人而生敬心，以其征服众邦，故西提亚人 (Scythae) 及撒儿马梯人 (Sarmatae) 皆遣使结好。不独此也，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订交好之约^(一)。据其人自云，居地远离罗马，须行四年之久，方能达也。视其人之貌，亦知为另一世界之人。（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8 页）

（一）佛罗鲁斯所记中国使节，恐为商贩或个人旅行家抵罗马京城者，断非汉之朝廷所遣。盖据《汉书》，当奥古斯都在位时，汉室已衰，无遣使事迹也。

公元五〇年顷（东汉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罗马著作家梅拉 (Pomponius Mela) 关于中国亦有记载，其言曰：

亚细亚极东有印度人、赛里斯人、西梯亚人。印度人处极南，西梯亚人处极北，而赛里斯人则居中部。由里海西梯亚海岸前行，海岸线折而面东，西梯亚角附近，积雪难通行。过此则田土不耕，有野人居之，即西梯亚与释启^(一) (Sagae) 二部落也，皆嗜食人。二部之间有荒土，野兽成群，无人敢居。过二部，复有大荒土，弥漫无际，不见人迹，唯野兽与飞鸟而已。由此直抵塔

比斯山(Thabis), 悬峙海岸。距此甚远, 则有桃鲁斯(Taurus)高岭。赛里斯国即界居二山之间。其人诚实, 世界无比。善于经商, 可以不面对面贸易, 遗货于沙磧中。(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96 页)

(一) 释启人或即《史记》、《汉书》所言之塞种也。

七 白里内《博物志》记中国事情(一)

由里海及西梯亚洋海岸线折而面东, 西梯亚角东近地, 终年寒冷, 无人居处。过此, 土地荒芜, 有西梯亚野人居之, 专嗜食人, 与猛兽无别。与之为邻者, 为大荒土。禽兽成群, 不见人迹。过此, 又有西梯亚人。再行, 又为荒野。所见唯野兽而已。抵塔比斯山(Tabis), 山悬峙海边。又行, 海岸线向东北, 过此乃始见人迹。由里海至此, 尚未及海岸全线之半也。赛里斯人即处此。其林中产丝, 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 取出, 湿之以水, 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 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 裁成衣服, 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 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 然少与人接触, 贸易皆待他人之来, 而绝不求售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96—200 页)

(一) 白里内(Gaius Pliny the Elder), 生于公元二三

年，死于七九年，以博学闻名罗马。著有《博物志》(Natural History)，其中有关于古代中国产丝及贸易的记载。

白里内书中又记塔勃罗贝恩岛(Taprobane)(一)云：

克老的由斯(Claudius)皇帝时(后汉光武时)，……
岛王乃遣拉切斯(Rachias)等四人，为使者至罗马。……
使者言其岛与印度对峙。面积甚大，伸向东南，尚有一万程之远云。赛里斯人居爱摩都斯山(Emodus)之外，
以通商见知于吾人。岛中人有亲见之者。拉切斯之父尝
至其国。使人途中旅行时，亦尝见赛里斯人。据云，其
人身体高大，过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惜言语不
通，不能与之交谈。其余所言者，亦皆与吾国商人所述
相同。货物皆运至某河之东岸，置于赛里斯人货物之
旁，与之议定价钱后，即取之他往。事实上彼等对于奢
侈品的交易不自珍惜，而且对于货物之流通地点目的
及其结果，心目中已经了然。……

(一) 古代希腊人对锡兰岛之称号也。

观上方所述，有识者已深慨奢侈之风，由来渐矣。
至于今代，乃见凿山以求碧玉，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
料。投红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掘地千丈，以求宝玉。
心犹未安，以珍珠宝石悬挂颈带冠冕为不足，乃更穿耳
悬珠。除非将来凿孔全身，满盛珠宝而后快心。……

阿拉伯海财运更为亨通，盖其地供给吾人以珍珠

也。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一) (Sesterces)。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96—200 页)

(一) 罗马货币之名。

八 《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 记东方情形^(一)

过克利斯国^(二) (Chryse)，抵秦国^(三) (Thinae) 后，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 (Thinae)，在其国内部，远处北方，由此城生丝、丝线及丝所织成之绸缎经陆道过拔克脱利亚^(四)，而至巴利格柴^(五) (Barygaza)。另一方面又由恒河水道而至李米里斯 (Limyrice 不可考)。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也。其国处小熊星之下。相传其国境与滂突斯 (Pontus 即黑海) 及里海 (Caspian Sea) 之远边相邻，旁有苗梯斯湖 (Lagoon Maeotis, 不可考) 可通大洋。

(一) 《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作者为埃及之希腊人，失名，记公元八十年间周航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时情形。

(二) 又名黄金国。玉尔注在今缅甸白古 (Pegu)

地方。

(三) 此为欧洲各种文字中最先记秦国者。

(四) 即大夏,《元史》作巴里黑。

(五) 今印度孟买附近之巴罗赫港(Baroch)。

每年有侏儒来至秦国之边境。其人皆身体短小,面部甚宽,微似野兽,然不害人。皆称之为赛撒底人(Sesadae)云。来时携带妻子,手提青蒲陶枝制成之篮,篮中满载物件,至秦国及侏儒国中间地时,停不前进。大宴数日,取篮中物,散之地面乃归。他人见其去也,来拾取所散地上之柳枝,名之曰倍脱利^(一)(petri)。去其杆及丝,仅留叶,卷成小球,即以其丝连缝之。分为三种,用大叶制成者,谓之大球;用中叶制成者,谓之中球;用小叶制成者,谓之小球。此即三种马拉八脱鲁姆^(二)(Malabathrum)之所由来也。制成后,贩至印度出售。(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83—185页)

(一) 玉尔注,梵语 Patra 之转音,华言树叶也。

(二) 原文多不可解,玉尔亦仅就字译之而已。

九 蒙奇兜勒遣使中国

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

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一)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一）蒙奇、兜勒究何在，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尚无考证，其他更无论矣。今波斯里海以东诸地，属古何国，考据家皆已证明，了如指掌。蒙奇、兜勒必在更西，方符《后汉书》原文“于是远国”之义也。余意蒙奇即马其顿（Macedonia）之译音，而兜勒则吐火罗（Tuhara）之译音，故录此节于此。

和帝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后汉书》卷四《和帝本纪》）

一〇 甘英使大秦无结果而还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上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

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一）。（《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

（一）汉和帝永元九年，即公元九七年也。甘英欲西渡，而安息人阻之。阿蛮国即今阿拉伯半岛之阿曼。斯宾即波斯古都 Ktesiphon，略其首，而留其尾音。于罗即 Hira 古城。《后汉书》此节又谓自于罗南乘海，乃通大秦。大秦即黎轩，于罗在梯格里斯河畔。由河道南下，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经亚丁港而入红海。红海东西两岸，当时皆罗马属地。《后汉书》所记情形，正合当时地理形势与历史真情。不独中国《后汉书》记当时有绕阿拉伯半岛之航线也，西方罗马人白里内记罗马人漂泊海上情形，亦言有航海绕阿拉伯半岛事，岂非互证欤？

一一 大秦幻人来中国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一）。（《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

（一）永宁元年即公元一二〇年也。据此，后汉时已由我国西南通缅甸、印度至东罗马。

一二 大秦国及其王安敦遣使来中国

大秦国一名犁鞬^(一)，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堊塹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辘辘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缕。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二)。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

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三)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

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一) 大秦之名何自，见本书附录《“支那”名号考》。黎鞮二字吾意即罗马(Rome)之古代读音，以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国。所谓之海，即地中海也。以地位论，其指罗马全国而言，已甚明了，绝非如夏德所言，仅指罗马东边地埃及叙利亚也。叙利亚之地位，究在何海之西，乌能称之为海西国耶？

(二) 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观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Tiberius)至安敦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

三代皇帝。即位于王莽天凤元年(公元一四年),死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三七年)。此为当时交通频繁,罗马铜钱流入中国之确凿证据也。(见布歇尔《山西之罗马古钱》,北京东方学会版[Bushell, Ancient Roman Coins from Shansi, Peking Oriental Society])《后汉书》卷五四《马援传》云:“伏波(马援)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是以失利。”可见汉时中国内地,各处有西域贾胡也。灵石为古代山西之大都会,为往来邺(河南彰德)、晋阳(山西太原)、洛阳、长安各地之要冲,为逐利者必趋之地。《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义宁元年秋七月壬戌,唐高祖李渊军贾胡堡,去霍邑五十余里。”胡三省注:“贾胡堡在霍邑西北。《括地志》:汾州灵石县有贾胡堡。”日人桑原隲藏以为地名贾胡,或因有西域贾胡常来此贩卖货物,故残留此名以作纪念也。(见《支那学论丛》,《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余意桑原之言或为然也。灵石地方所以能发掘出罗马古钱,亦由贾胡贸易之故也。

(三) 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国麻河斯忒雷斯安拖尼诺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皇帝,公元一六一年(延熹四年)即位,在位十九年。公元一六二年至一六五年间,帝命将东征拍提亚国(Parthia, 即安息国),诸将皆归鲁秀斯维鲁斯(Lucius Verus)节制。鲁秀斯至安都城(Antioch),其部将率兵前进,屡战辄胜,攻下安塔克撒他(Antaxata)部,焚赛流西亚(Seleucia)及克泰锡封(Ktesiphon)二城,美索不

达米亚复归罗马帝国版图，波斯湾头诸地复通，往东方海道无复阻障，故其使者得于一六六年即延熹九年得至中国也。

一三 拖雷美《地理书》记东方事情^(一)

大地上，人类可居之地，极东为无名地 (Unknown Land) 与大亚细亚 (Asia Major) 最东之秦尼国 (Sinae) 及赛里斯国 (Serice)^(二) 为邻。极南亦为无名地，包绕印度海之北，即里比亚^(三) (Libya) 以南依梯俄皮亚洲^(四) (Ethiopia) 之一部，名曰阿笈新巴 (Agi-symba) 者也。极西亦为无名地，包绕里比亚之依梯俄皮亚海湾极西偏北，又界西洋 (Western Ocean)。洋岸蜿蜒于里比亚及欧罗巴之西境。极北亦为同一大洋，洋环绕不列颠群岛及欧洲极北部的由喀力多尼亚 (Duecalydonia) 与撒尔马梯亚 (Sarmatia) 二地。极北偏东，亦界无名地。大亚细亚极北撒尔马梯亚、西提亚 (Scythia) 与赛里斯沿边皆是也。……

(一) 拖雷美 (Clandius Ptolemy)，公元一五〇年时希腊人，通天文历算地理，著有《地理书》(Geographice Hyphegesis)，其中亦记中国事情。

(二) 二名皆为古代罗马称中国者。亨利玉尔尝将拖雷美《地理书》此节略为注释，谓赛里斯国为今中国新疆境域，秦尼国则为中国内地也。

(三) 《明史·意大利亚传》作利未亚。

(四) 古代希腊罗马皆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是名。

可知世界之极东，至秦尼国之都城而止。其经度距亚历山大港为一百十九度半，时辰相差约八小时(一)。……

(一) 全地球一周天为三百六十度。太阳每二十四小时行一周天，即一小时内，行十五度。一百十九度半，需时正合八小时。按之今代地理，亚历山大港距中国西安仅约七十九度，时辰相差五小时余而已。

拖雷美《地理书》第一卷，言马利奴斯为最后希腊之治地理学者。拖雷美修改马利奴斯旧说甚多。惟修改之点，在吾人读之，又须修改矣。拖雷美所说可居世界，东西所至，皆不免过大。又依当时之纪程，拖雷美推算各地纬度，至于依梯俄皮亚洲之极南阿笈新巴地方，谓距赤道有二万四千六百八十节(一)(Stadia)，几至南极圈矣。马利奴斯则谓仅有一万二千节，近热带也。拖雷美又依各种动物之性质而论之，则谓仅有八千节也。拖雷美又评论马利奴斯书中各地之经度，谓多夸大也。例如西方福运群岛(Fortunate Islands)至极东赛拉(二)(Sera)、秦尼(三)(Sinae)、喀第喀拉港(Cattigara)诸境，时辰相

差有十五小时之多，而实则不逾十二小时也。有某商人尝往赛拉经商，马利奴斯依其纪行，而推算赛拉城之地位。拖雷美承认马利奴斯所推算福运群岛至希拉波力斯城(四) (Hierapolis) 幼发拉底河渡口间之经度为是。

(一) 每六百节合今一度。节原文为 stadia，为古希腊尺度，每节等于二〇二码。

(二) 赛里斯国都城。

(三) 秦尼国都城。

(四) 在阿雷坡(Aleppo)东北。

马利奴斯谓由幼发拉底河渡口至石塔(一) (Stone Tower) 地方，路程为八百七十六雪尼 (Schoeni)，或二万六千二百八十节(二)。由石塔至赛里斯国都城赛拉须行七阅月程，在正东三万六千二百节也。此数太多，须削减也。详观两段路程，马利奴斯皆以直线推算。而夷考其实，天下断无不迂屈之路线也。其第二段行程之差误与计算，由格拉曼太斯 (Garamantes) 至阿笈新巴者相仿也。由格拉曼太斯至阿笈新巴共行四月零十四日。因途间休歇之故，所行路程若干，须减至过半，始合确情也。其往东某商人所行之七阅月路程，以之较由格拉曼太斯往南者，所宜削减之数，当为更多。其往南者，乃国王命使。吾人当想其行程宜速，而沿途天时，又多晴日也。其由石塔往赛拉之路线，与海雷

斯滂德 (Hellespont) 及拜赞廷(三) (Byzantium) 同纬度。天多阴雨,沿途停留之日必多。更宜注意者,其所依据之月日等,乃据贸易行程而言者也。

(一) 石塔地方为元代时之塔什八里(Tashbalig)。李希脱和芬 (Richthofen) 谓在帕米尔北麓泰莱克达汪 (Terek Dawan)附近。

(二) 依每六百节合今一度计算,二万六千二百八十节,共得四十三度八分,合今八千七百六十华里也。

(三) 君士坦丁堡古名。

马利奴斯上方之纪程,皆取自马期顿商人梅斯 (Maes) 亦名梯家奴斯 (Titianus) 者。梅斯之父,亦尝为商。梅斯本人,未往东方,然尝遣经理至赛里斯也。马利奴斯对于诸商人所言者,亦不尽信任。例如对于斐雷门 (Philemon) 所言,谓幼佛尼亚 (Iuvernica) 岛,由东至西,有二十日路程是也。马氏谓此等商人,终日奔走什一之利,不暇研究真事真理,所言路程,不免浮夸。行程费时七阅月。在彼等甚觉奇异,以为天下事无有再较此可值记忆或告之他人者也。……

拖雷美记某君游印度事甚详。其人在印度居住甚久也。拖雷美次乃又曰:

由此等人,吾访得印度确实事情甚多。其境内诸国及更远之黄金牧地、喀梯喀拉,各地风土,皆有言及

也。众口一辞，皆谓往该地，须直向东行。归回时，须直向西行。途间所须时日，须视天时而定。赛里斯国及其都城，俱在秦尼国之北。赛里斯及秦尼之东，则为无名之地，多湖沼。湖内产大藤，藤极丰密，行人可履藤上而涉。诸人又谓由赛里斯、秦尼等国，经石塔往拔底延 (Bactriana)，不仅一道。又有一道，经勃林波脱拉而至印度。由秦尼国都城，有道西南行，可至喀第喀拉。由是观之，秦尼都城，固尚在更东。而马利奴斯谓与赛拉及喀梯喀拉同经度者，误之甚矣。……

赛里斯国记

赛里斯国西界西梯亚国 (Scythia)，在伊毛斯岭外。北界无名地，与吐雷岛 (Island of Thule) 同纬。东亦界无名地。界在东经一百八十度，北起北纬六十三度。南下至南纬三度为止，南界印度恒河东岸地，沿北纬三十五度至东经一百七十三度该地极端乃止。再进与秦尼国为邻，又至无名地为止。……

赛里斯国四周有安尼巴山 (Anniba) 绕之。又奥格萨襄山系^(一) (Auxacian Mountains) 之东段，又阿斯弥良山 (Asmiraean)、喀襄山 (Kasian Mountains)、塔古鲁斯山 (Mt. Thagurus)、海模笃斯山 (Hemodas)、赛里库斯山 (Sericus)、鄂拖罗科尔哈斯山 (Ottorocorrhas) 皆在国之边鄙也。境内有二大川，几

贯流全境。第一川名俄科达斯河 (Oechordas)，其一流在奥斯萨襄山，又一流则来自阿斯弥良山。第二川名包泰斯河 (Bautes)，其一流在喀襄山，又一流在鄂拖罗科尔哈斯山。

(一) 玉尔又谓奥格萨襄山或即为后世阿克苏城名之所由来。喀襄山，喀什噶尔(玄奘之法沙国)城名之原音。俄科达斯即回纥或畏兀儿。吾意此等注释，牵强附会，无价值矣。当汉魏之际，所有阿克苏、回纥、法沙等名辞。皆不见于中国史也。

赛里斯国之极北边地，有野人，嗜食人。野人国外，有安尼巴国，居安尼巴山之北。安尼巴山与奥格萨襄山系之间，有希共格斯国 (Sizyges)。其邻有达麦尼国 (Damnae) 及皮阿底国 (Piaddae)。皮阿底国地土延至俄科达斯河。河畔有俄科达斯国。

安尼巴山之东，有格来尼国 (Garenaei) 及那班尼国 (Nabannae)。阿斯弥良山北有阿斯弥良国。山南直至喀襄山，有伊才东国 (Issedones)。伊才东大国也，其东有特罗阿尼国 (Throani)，过此，爱塔古黎山 (Ethaguri) 之东，有爱塔古黎国。伊才东国南，有阿斯帕克利国 (Aspacarae)。又南为拔梯国 (Batae)。又南近海模笃斯山与赛里库斯山，为鄂拖罗科尔哈伊国 (Ottorocorrhae)，盖极南境矣。赛里斯国有达麦尼

(Damna)、皮阿底 (Piada)、阿斯弥良 (Asmiraea)、塔
尔哈那(Tharrhana)、伊才东赛里喀(Issedon Serica)、
阿斯拍克利(Aspacara)、特罗撒齐(Drosache)、拍辽
那(Paliana)、阿伯拉喀那(Abragana)、陀格拉(Tho-
gara)、达格才他(Daxata)、俄罗撒那(Orosana)、鄂
拖罗科尔哈(Ottorocorrha)、沙拉那(Solana)、赛拉
(Sera Metropolis)等名城。

秦尼国记

秦尼国北界赛里斯东鄙,东及南皆界无名地(Ter-
ra Incognita),其西界印度恒河边地、大海曲、泰利
俄特斯海湾(Theriodes)及秦尼湾^(一)。秦尼湾畔有黑
人,专食鱼。……

(一)拖雷美误以印度洋为内海,秦尼国不滨大洋而
仅滨海湾也。

拖雷美复举各地经纬度。秦尼国内地,有阿喀特拉城
(Akadra)、阿斯劈特拉城、科哥拉那格拉城(Coccora-Nagara)、
撒拉格城(Saraga),而秦尼都城为最大焉。然世传秦尼国都有
铁城及种种奇事,则皆无稽之语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
见录》第一卷第187—195页)

一四 希腊人包撒尼雅斯之记载(一)

爱里斯国 (Elis) 物产丰富, 尤以必速斯(二)(Byssus) 为多。苧麻及必速斯, 皆有相宜之土, 可以植之。唯赛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 则非来自植物, 另有他法以制之也。其法如下: 其国有虫, 希腊人称之为塞儿(三)(Ser), 赛里斯人不称之为塞儿, 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虫之大, 约两倍于甲虫。他种性质, 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 该虫亦有八足。赛里斯人冬夏两季, 各建专舍, 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 类于细丝, 缠绕其足。先用稷养之四年, 至第五年, 则用青芦饲之, 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仅有五年(四)。虫食青芦过量, 血多身裂, 乃死。其内即丝也。

(一) 包撒尼雅斯(Pausanias), 希腊历史学者, 公元二世纪时人。

(二) 玉尔谓或即棉花。

(三) 塞儿虫即蚕也。塞儿二字, 速读之, 亦与吴越两地人蚕字之读音相似。希腊文塞儿或即来自中国亦未可知。赛里斯国名, 原亦来自塞儿。其末尾之斯字, 则希腊人及拉丁人语尾之音也。卢白鲁克《纪行书》载契丹人称丝为赛里克(Seric)。国有大城, 名赛里斯。故国亦以

赛里斯为号。克拉勃罗德 (Klaproth) 谓赛里斯实来自丝字。古代人以出产品而名其国者也。

(四) 玉尔谓此方所记之年，恐为期字之误，中国人养蚕分五期也。

赛里亚 (Seria) 为爱利脱利亚海 (Erythraean Sea) 之澳中之一岛。有人告余，赛里亚四周，并非皆爱利脱利亚海，乃在塞儿河 (Ser) 口，其四周非尽海也，犹之埃及之三角洲孤立干尼罗河 (Nile) 耳。赛里斯人为爱西屋皮亚种。近旁之阿巴撒 (Abasa) 及撒开雅 (Sakaia) 两岛，亦为所占据。然又有人言于余云，其人并非爱西屋皮亚种，乃西梯亚人 (Scythians) 及印度人之杂种也。以上所记，皆余闻自他人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02 页)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一 《魏略·西戎传》记大秦

《魏略·西戎传》曰：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一)。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二)。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却从安谷城(三)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迟散城(四)，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国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其王治滨侧河海，以石为城郭。其上地有松、柏、槐、梓、竹、苇、杨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种五谷。畜有马、驴、骡、骆驼。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二十丸巧妙。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

不敢怨。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其俗能胡书。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但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其国置小王数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余里，有官曹文书。王有五宫，一宫间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宫听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复至一宫，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将，每议事，一将不至则不议也。王出行，常使从人持一韦囊自随。有白言者，受其辞，投囊中。还宫乃省为决理。以水晶作宫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别枝封小国，曰泽散王，曰驴分王，曰且兰王，曰贤督王，曰汜复王，曰于罗王。其余小王国甚多。不能一一详之也。国出细絺。作金银钱，金钱一当银钱十。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织成氍毹、毳毼、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黄，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绿，七曰紫，八曰红，九曰绀。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类。阳嘉三年时，

疏勒王臣槃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又今《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鬣、骇鸡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毼毼、五色毼毼、五色九色首下毼毼、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緋持布、发陆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迭、兜纳、白附子、熏陆、鬘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阯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户数，不能备详也。自葱岭西，此国最大，置诸小王最多，故录其属大者矣。泽散王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五)。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驴分王^(六)属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且兰王^(七)属大秦。从思陶国^(八)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兰三千里。道出河

南，乃西行。从且兰复直西行之汜复(九)国六百里。南道会汜复，乃西南之贤督国(一〇)。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兰、汜复、斯宾(一一)、阿蛮(一二)北，有一山东西行。大秦海东西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贤督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汜复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于罗(一三)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罗属大秦。其治在汜复东北渡河，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国(一四)属安息，与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三国志》卷三〇《魏书》)

(一) 夏德谓迟散二字古音读如的散(Disan)，或为埃及尼罗河口之亚历山大港之讹音。

(二) 乌丹二字古音读如俄丹(Odan)。仅依读音考之，莫近于阿丹那(Adana)矣。阿丹那即今代亚丁港(Aden)。唯依地位考之，则红海西岸之密俄斯忽尔谟斯(Myos Hormus)似乌丹也。此地古代为埃及红海滨大商港，有商道自此市西南行至阔勃脱斯城(Koptos)，与尼罗河水道接。再顺流下至亚历山大港。古代东方印度等国货物由此道西往者甚多。

(三) 安谷城即幼发拉底河下流之鄂尔柯城(Orchoë)，亦古代大商埠也。此城又名乌路库(Uruku)，犹太

人曰爱莱克 (Erek)，希腊人曰 Orxóe，现代名为瓦儿喀 (Warka)。

(四) 乌迟散古音读如俄的散 (Odisan)，亦即亚历山大港。

(五) 泽散古音读如大散 (Dasan)，亦为亚历山大之讹音，此城似即幼发拉底河口之察拉格司斯巴锡奴 (Charax Sposinu) 大商港也。此港古代希腊人确有 Alexandria pros Tigrichi 之名。“其治在海中央”者，或指四周有幼发拉底河水环绕也。“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者”，近 Orehoë 城也。

(六) 驴分即幼发拉底河上游之尼斯福流姆城 (Nicephorium)，此城为由东方溯幼发拉底河往安都城 (Antioch) 必经之路也。

(七) 且兰或为叙利亚东部之柏尔米拉城 (Palmyra)，又名塔德摩尔 (Tadmor)。

(八) 思陶或为底格里斯河右岸锡塔克 (Sittake) 城，在克泰锡封 (Ktesiphon) 之北。

(九) 汜复似为俄伦泰斯河 (Orontes) 右岸之爱买沙城 (Emesa)，在大道上，南通倍脱拉，北通安都城。

(一〇) 贤督国或即大马色克城 (Damask)，在爱买沙之南。

(一一) 斯宾即克泰锡封。

(一二) 阿蛮即爱克巴塔那 (Acbatana)，今名哈玛丹 (Hamadan)。

(一三) 于罗即希拉城 (Hira), 在幼发拉底河西岸, 古巴比伦城旧址西南, 与后代苦法 (Kufa) 城相邻。于罗城为阿拉伯移民建于公元二百年左右。时波斯之安息朝濒亡, 不能阻止外来之阿拉伯人侵占该地。于罗附近之安巴城 (Anban) 不久亦为阿拉伯人所取。

(一四) 斯罗因即赛流西亚城 (Selaucia), 在底格里斯河西岸, 与克泰锡封城隔河相对。(以上注参见夏德《中国与罗马东边地》第 180—200 页)

二 大秦与东吴之交通

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玕、琅玕、鬱金、苏合。苏合是诸香汁煎之, 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 先榨其汁以为香膏, 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辗转来达中国, 不大香也。鬱金独出罽宾国, 华色正黄而细, 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 积日稿乃粪去之, 贾人以转卖与他国也。汉桓帝延熹九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 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诸国人, 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 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 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 “大秦

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一)。（《南史》卷七八《夷貊传》，又《梁史》卷五四《诸夷传》）

（一）此节亦记东汉末三国初，东西海道交通也。秦论为大秦第一人留姓名于中国正史者也。

三 《晋书》记大秦

大秦国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椽桷，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其王有五宫，其宫相去各十里。每旦于一宫听事，终而复始。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壁、骇鸡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缕绣，及织锦缕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邻国使到者，辄廩以金钱。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一)。（《晋书》卷

九七《四夷传》)

(一)《晋书》载武帝太康中，大秦王遣使贡献事，亦与西史所载相合也。罗马将奥雷利诺斯(Aurelianus)于安都(Antioch)城及爱德沙(Edessa)城两战，皆击败才奴比亚(Zenobia)之军，下叙利亚，毁拍尔米拉城(Palmyra)，克复埃及诸部。又公元二八二年至二八三年，罗马皇帝喀鲁斯(Carus)征波斯，陷克泰锡封城。两役皆在武帝太康年间，波斯湾头之交通，得以恢复也。

四 大秦国贡奇布

惟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一)作镇南方，余时承乏，忝备下僚。俄而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乃作赋曰：伊荒服之外国，逮大秦以为名。仰皇风而悦化，超重译而来庭。贡方物之绮丽，亦受气于妙灵。美斯布之出类，禀太阳之纯精。越常品乎意外，独诡异而特生。森森丰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牙萌炭中，颖发烬隅。叶因焰洁，翅与炎敷。焱荣华宝，焚灼萼珠。丹辉电近，彤炯星流。飞耀冲霄，光赫天枢。惟造化之所陶，理万端而难察。燎无烁而不焦，在兹林而独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无竭。同五行而并在，与大椿其相率。乃采乃枿，是纺是绩。每以为布，不盈

数尺。以为布帛，服之无斲。既垢既污，以焚为濯。投之朱炉，载燃载赫。停而冷之，皎洁凝白。（《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晋殷巨《奇布赋及序》）

（一）滕侯应为滕侯之误。晋滕修封武当侯，故称滕侯，《晋书》卷五七有传。

五 《那先比丘经》记大秦

那先问王：“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一）。”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万里。”那先问王：“曾颇于此遥念本国中事不？”王言：“然，恒念本国中事耳。”那先言：“王试复更念本国中事，曾有所作为者。”王言：“我即念已。”那先言：“王行八万里，反覆何以疾？”王言：“善哉，善哉！”（《那先比丘经》卷下）

（一）《那先比丘经》译者姓名已失，何时译成亦不可考。《大藏经》附入东晋录内，故今亦将此节置之晋代之后也。阿荔散即埃及亚历山大港。埃及与印度交通，自古已然。埃及人在印度说佛本无足异。梁武帝时，埃及人科斯麻士曾至印度西海岸及锡兰岛等地经商，后归国，为僧人。科斯麻士亦亚历山大港人也。

由此节观之，大秦国之名，实为总名，其境内有无数属国、部落、郡邑之名，有时得传达至远东。此节之“国名阿荔散”，

译人心中，或亦有汉时天下“郡国”分划义意存在，未必为大秦国之别名又称阿荔散也。大秦国之别名如黎轩（见《史记》）、拂菻（见《隋书》、《唐书》）、佛郎（见《元史》）、富浪（见刘郁《西使记》，又《元史·郭侃传》）等是也。凡此诸名，其来源或为罗马原音，或辖境部落之音也。

六 希腊人马赛里奴斯记中国事情^(一)

西提亚两部外，向东有赛里斯国。四周有高山环绕，连续不绝，成天然保障。赛里斯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衍，广大富饶。西邻西提亚人。东与北两面，皆界穷荒，终年积雪。南面疆界，至印度及恒河为止。四周诸山，为安尼瓦（Anniva）、那柴维秀姆（Nazavicium）、阿斯弥拉（Asmira）、爱摩顿（Emodon）及俄普罗喀拉（Opuracara）。（参见上方拖雷美《地理书》之译文）山皆高峻崎岖。其中平原，有俄科达斯（Oechardes）及包泰斯（Bautis）两大河贯流之。河流平易，势不湍急，湾折甚多。赛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气候温和，空气清洁，适卫生。天空不常见云，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见天。……

（一）马赛里奴斯（Ammianus Marcellinus），希腊人，生于公元三八〇年顷，著有《史记》一书，其中亦有关

于中国记载。

林中有毛。其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一)。半似羊毛纤维，半似粘质之丝。将此纤维纺织成丝，可以制衣。昔时吾国仅贵族始得衣之，而今则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贱至走夫皂卒，莫不衣之矣。

(一) 此节所记丝之由来，完全谬误，远不如上方包氏所记。

赛里斯人习惯俭朴，喜安静读书以度日，不喜多与人交游。外国人渡边境大河，往买丝及他货者，皆仅以目相视，议定价值，不交谈也(一)。其地物产丰富，无求于他人。虽随时愿将货物售于他人，然绝不自他人有所购买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03页)

(一) 此哑交易风俗，中国及罗马古代皆无之也。然西人古代记载，多谓中国有此风俗，而中国《新唐书·拂菻传》又记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杜环《经行记》谓拂菻国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

七 《魏书》记大秦

大秦国一名犁轩，都安都城(一)。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犹渤海也。

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其上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多璆琳、琅玕、神龟、白马、朱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二)，多出异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三)。而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失之远矣。（《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一）《魏书》所记大秦，其都城曰安都，盖指叙利亚首府安梯俄克（Antioch）而言也。唐末，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Mas'udi）谓当回教徒征服叙利亚时，安梯俄克城之读音，已缩为安梯（Ant or Anta）云。（见《黄金牧地》Prairies d'Or, III, 407）《魏书》之安都音与安梯正同。《魏略》作安谷城（见前），盖取其首尾二音也。赵汝适《诸蕃志》大秦国条，亦作安都。

(二)《汉书》、《魏略》及《魏书》皆记大秦有海道通交趾及益州永昌郡。可与拖雷美《地理书》互相证明也。

(三)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者，则以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皆与长安洛阳同纬度故也。

八 元魏时欧亚外国人杂居中国内地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以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以后，赐宅归德里。……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之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洛阳伽蓝记》卷三）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上。宣武故立此寺，俾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

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绩纺百姓，野店邑房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洛阳伽蓝记》卷四）

九 柏罗科劈斯记蚕种传入罗马(一)

同时有某几个印度国僧人抵君士旦丁堡，探悉哲斯丁皇帝 (Emperor Justinian) 心中甚欲罗马人以后不再自波斯人购买丝货。乃见帝献策，可使罗马人不再自波斯或他国购买丝货。据其人自云，尝居赛林达 (Serinda) 甚久，其地有印度人甚众。居其国时，尝悉心研究如何可使罗马境内亦得产丝。哲斯丁皇帝闻言，乃详问如何可使其法成功。印度僧告以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自口中天然吐出，不须人力。欲由其国取虫至罗马断不可能，然有法可孵化之也。一虫所产之卵，不可胜数。卵生后多时，尚可掩以粪生温，使之孵化也。皇帝既闻其语，允许成功以后，将重赏之也。诸僧乃回印度取其卵，而复至拜赞廷 (Byzantium) 依其法行之，果得虫甚多，以桑叶养之。由是罗马境内亦知制丝方法矣。（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02 页）

(一) 柏罗科劈斯 (Procopius)，希腊历史学家，生于公元五〇〇年，死于公元五六五年。

一〇 梯俄方内斯记蚕种传入罗马(一)

哲斯丁皇帝在位时，有波斯人某至拜赞廷传示蚕之生养方法，盖为以前罗马人所未知悉者也。波斯人某，尝居赛里斯国。归回时，藏蚕子于行路杖中(二)，后携至拜赞廷。春初之际，置蚕卵于桑叶上，盖此叶为其最佳之食也。后生虫，饲叶而长大，生两翼，可飞。哲斯丁皇帝后示突厥人以养蚕吐丝之法，突厥人大惊。盖是时赛里斯人经商诸市场港埠，前为波斯人所据者，后皆为突厥人所攘夺也。啖哒(Ephthalites)(三)王爱甫塔拉奴斯(Ephthalanus)灭贝罗赛(Perozes)及波斯，悉取其地，占据诸市场及港埠。从突厥人复灭啖哒而代有其地。(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03—205页)

(一) 梯俄方内斯(Theophanes)东罗马拜赞廷人，生于第六世纪末。

(二)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瞿萨旦那国下，载“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鹿驮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蚕桑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衣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

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鹿鞞伽蓝故地。方备礼仪，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养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为制，不令伤煞。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据玄奘及梯俄方内斯等之记载观之，古代中国养蚕方法，必甚秘密，不愿以教他人也。

(三) 唼哒又名挹怛，名见《魏书》、《隋书》。西人名之为白匈奴(White Huns)，以国王爱甫塔拉奴斯之名而得族名。第五世纪时，与波斯为邻，以巴里黑城(Balkh)西之塔里干(Talikhān)为界。国都名拔底延即巴里黑也。公元五六三年至六七年间，为西突厥所灭。

一一 科斯麻士之《世界基督教诸国 风土记》载中国事情

公元五三〇年希腊人科斯麻士(Cosmas)者，生于埃及，少营商，至波斯、印度西海岸、锡兰岛等地。老为僧，居埃及亚历山大港。于五四五年时(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著一书，名《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Universal Topographia Christiana)。书中先述其个人宇宙构造意见，次述其所闻诸国风土。关于中国亦略有记载。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zinitza)，又

为秦尼斯达国 (Tzinista)。印度古代称中国为秦那斯坦那 (Chinasthana)，波斯人曰秦尼斯坦 (Chinistan)，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 (Tzini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也。科斯麻士书中并未详述中国、锡兰及两国中间之地理。然指明二国相去甚远，间有丁香国(一)，因盛产丁香故得名。由中国及中间地，运至锡兰之商品中，有丝、伽罗木、丁香、檀香等。科斯麻士可谓为第一希腊罗马著作家，记述中国由于真正事实，脱离古代半神话之风者也。记载虽不详，然已示大进步矣。其有关中国记载如下：

(一) 其地约为今麻刺甲一带。

产丝国在印度诸邦中为最远者。当进入印度洋时，其国在吾人之左手方面。唯离波斯湾及赛莱底巴 (Selediba) 甚远。赛莱底巴为印度人之名称。希腊人则谓为塔勃罗贝恩岛(一) (Taprobane) 也。产丝国之名，为秦尼策国 (Tzinitza)。大洋海环其左，此洋与环巴巴利(二) 右岸者，同一洋也。印度哲人曰婆罗门 (Brachman) 者尝言，若自秦尼策国引一直线，经波斯而至罗马国境，则正平分世界为二云。其言或确也。

(一) 即今之锡兰岛也。

(二) 指非洲东岸之地。

秦尼策国在左边最远之境。丝货由陆道经历诸国，辗转而至波斯，所需时日，比较上实甚短促。若由波斯

而经海道往彼，所需时日，实甚久也。盖第一原因，航海者须由塔勃罗贝恩所处之纬度，及稍北诸地，航行长程一节，约有波斯湾之长，始得达目的地也^(一)。第二原因，则渡过印度洋全境，由波斯湾至塔勃罗贝恩。更由塔勃罗贝恩而至转舵向左，以往秦尼策之地，海程甚远也^(二)。由是观之，自秦尼策由陆道往波斯，实行经短捷路程。而在波斯得见有大宗丝货者，其故亦易明矣。

(一) 若由麻刺甲东岸，锡兰岛之同纬线，航至广州，所行之程，约四五倍波斯湾之长。故比资雷(Beazley)著《近世地理学史》(Dawn of Modern Geography)，谓科斯麻土之秦尼策国，或指交趾支那而言。彼所言之海程，或指暹罗海湾也。南北朝时，交趾、九真、日南、林邑诸地，皆隶南朝，故海外印度人等，亦称该地为秦尼斯坦。比资雷所说有理。

(二) 波斯湾长六百五十英里。而由锡兰岛至麻刺甲之海程，已几两倍之矣。

过秦尼策即无航海船之影踪。亦不见有人居住。

若果有人用直线量大地之东西道里。则自秦尼策国向西直抵西极，共有四百程(Marches)左右也。每程合三十迈耳^(一)(mile)。各处距离远近约略如下：
由秦尼策至波斯边境，包所有恩尼亚(Unnia，即匈奴国)、印度及拔克脱里亚(Land of the Bactrians，即大

夏国)约共一百五十程。如果不超过此数,必不能少于此数也。波斯全境,自东至西,有八十程。由尼西比斯(二)(Nisibis)至赛流西亚(三)(Seleucia)十三程。由赛流西亚经罗马、高尔(Gaul,今法兰西)及伊贝利亚(Iberia,今西班牙)至滨临大洋之外克底斯(Outor Gades)城,一百五十程有余。总共由东极至西极,凡四百程左右。(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12—231页)

(一) 迈耳为古代罗马人所用道里之名。其长约合今英国丈量一千六百二十码,或一千四百八十二米突。后代西欧各国多亦袭用罗马旧制,唯长短不能一致。科斯麻士以及所有古代欧洲游历家所用之迈耳,皆指罗马旧里,可无疑也。若译迈耳为英里,则大误矣。

(二) 今代土耳其共的亚拜克(Diarbekir)省马尔丁(Mardin)府尼西宾(Nissibin)区首镇。尼西宾即建在古代尼西比斯市之旧址者也。其地在鸦格鸦加河(Jagh-jagha),又名密格多牛斯(Mygdonius)畔,马修斯山(Mount Massius)麓。赛流柯斯(Seleucus)子孙统治东方时,尼西比斯又名为密格多尼亚省 Mygdonia 之安梯俄克城(Antiocheia)。其地产花,芳馥之气远达。故希腊人又称之为安吐穆西亚(Anthumusia)。其地初隶亚美尼亚。当梯格伦斯(Tigranes)王朝时,为亚美尼亚之都城。后为鲁克路斯(Lucullus)所陷,继归帕提亚人。脱拉真(Trajan)皇帝时,地属罗马帝国版图。觉维安(Jovian)皇帝时,割让波

斯萨赞王朝之萨博尔二世 (Sapor II)。一五一四年 (明武宗正德九年), 查尔的兰 (Chaldiran) 战役起, 伊斯美耳沙 (Ismael Shah) 为苏丹赛立姆 (Sultan Selim) 所败, 地归土耳其帝国版图。

(三) 此城为亚历山大部将赛流柯斯尼开忒 (Seleucus Nicator) 所建。建筑材料, 大部分取自古代巴比伦城。帕提亚战役 (Parthian Wars), 赛流西亚被摧毁, 残余材料, 移建克泰锡封城。

一二 东罗马寓言传入中国

梁天监中, 有蜀闾 (上音携, 下琛去)、纛杰 (上万下杰)、戮黠 (上蜀下湍)、仇督 (上掌下覩) 四公谒武帝。帝见之甚悦。……帝移四公于五明殿西阁, 示更亲近, 其实囚之。唯朔望伏腊, 得于义贤堂见诸学士, 然有军国疑义, 莫不参预焉。……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云: “东至扶桑。扶桑之蚕, 长七尺, 围七寸, 色如金, 四时不死。五月八日, 呕黄丝布于条枝, 而不为茧, 脆如缦。烧扶桑木灰汁煮之, 其丝坚韧。四丝为系, 足胜一钧。蚕卵大如燕雀卵, 产于扶桑下。贡卵至句丽国, 蚕变小如中国蚕耳。其王宫内有水精城, 可方一里。天未晓而明如昼。城忽不见, 其月便蚀。西至西海, 海中有岛, 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 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

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一)。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二)。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西海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粘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宝信矣。昔波罗尼斯国王有大福，得获二宝镜。镜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孙福尽，天火烧宫，大镜光明，能御灾火，不至焚爇。小镜光微，为火所害。虽光彩昧暗，尚能辟诸毒物。方圆百步，盖此镜也。时王卖得金二千余斤，遂入商人之手。后王福薄，失其大宝，收夺此镜，却入王宫。此王十世孙失道。国人将谋害之。此镜又出，当是大臣所得。其应入于商贾，其价千金。倾竭府库不足也。”因命杰公与之论镜，由是信伏。更问：“此是瑞宝，王令货卖。即应大秦波罗奈国、失罗国(三)诸

大国王大臣所取。汝辈胡客何由得之？必是盗窃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对。俄而其国遣使追访至梁，云其镜为盗所窃，果如其言。后有魏使频至，亦言黑貂白兔，鸭马女国，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周游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虚说，皆为美谈。（《太平广记》卷八一—《梁四公记》）（四）

（一）拂林即拂菻，拂菻国之名，在正史上，始见于《隋书》。

（二）锡勃洛斯岛(Cyprus)君士旦丁亚(Constantia)地方主教爱劈法奴斯(Epiphanius)（约生于公元三一五年至四〇三年之间）记耶路撒冷城高僧胸甲所装十二宝石云：大西提亚沙漠中有幽谷，四周有高山环之。自山顶下瞰，仅如烟雾，莫测其深也。邻近诸国之王，多遣使来此求宝。杀羊剥皮，自岩上，下投谷中。宝石粘羊肉，岩上飞鹰嗅肉味，下投谷中，衔羊出而食之。留宝石于山顶，求宝者迹其所在而往拾之。宝石色类不一，价值连城。投炽炭火中，火即熄，而石无损也。又能佐妇女分娩，驱散妖魔。

爱劈法奴斯之记载，与《梁四公记》拂林国西北坑事，有相同之点三：一，深谷。二，投肉作饵。三，鸟将宝石带出也。如是相似，其来源必同。爱之记载，约早于梁时一百年。其自泰西传入东亚，毫无疑义。

第九世纪中叶（唐宣宗时），有阿拉伯文《金石学》一书。伪托为希腊亚理斯多德(Aristotle)所著。其记钻石

云：“吾(亚自称)徒亚历山大外，无他人再抵产钻石谷者。此谷在东方呼罗珊之极边，深不可测，谷中有蛇，视人必死。亚历山大阻此不得前进，乃制镜，命兵佩之。镜影反照，蛇皆自死，而兵皆无恙。既抵谷，乃杀羊剥皮，投之谷中。钻石粘肉，有鹰下飞，衔肉而出。兵追逐之，鹰弃肉，兵拾钻石而归。”又阿拉伯文之《天方夜谭》所述航海者辛德拔特(Sindbad, the Sailor)亦有此事。(见劳费尔《中国希腊民间传说中的钻石的研究》第6—10页。B. Laufer, *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三) 勃律之名，始见于《唐书》，清代《西域图志》作博洛尔，即 Bolor，今之俾路芝。波罗尼斯国，即《西域记》卷七婆罗痾斯国，今印度拜那莱斯城(Benares)。波罗奈国、失罗国，据其读音，似皆确为希腊及罗马人之地名也。波罗奈或即意大利北境 Bologna 古城也。失罗国或即幼发拉底河畔之希拉城(Hira)也。

(四) 《梁四公记》为唐张说所著。惟此书所记事迹，不见《梁书》。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 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一 《隋书·裴矩传》记通拂菻之道

炀帝即位，……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一)，达于西海^(二)。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三)。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四)。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一) 拂菻，众考纷纭，详见下节附 5.《拂菻原音考》。历代史书所记，自汉迄唐通大秦或拂菻之路，皆在安息、波斯以西，取道里海之南。独《隋书》所言度北流河而至拂菻，最为奇特而有兴味。此道乃东罗马蔡马库斯(Zamarchus)奉使西突厥之道也。《隋书·西域传》之记载，多根据裴矩《西域图记》，而矩之书，又皆闻之诸商胡。其时正为西突厥与东罗马互通。裴矩受命掌西域互市，其记通拂菻之道，必闻之商胡，经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乃至拂菻，独异于以前史书也。

(二) 西海指地中海。北道由新疆哈密经天山北麓至中亚细亚，经里海北岸通欧洲。

(三) 中道由新疆吐鲁蕃沿天山南麓越葱岭至中亚细亚通欧洲。

(四) 南道从新疆罗布泊附近越流沙，沿昆仑山北麓越葱岭至中亚细亚通欧洲。

二 《隋书·铁勒传》记里海 西北诸部落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截、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嗟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疑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

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僽昏等，近二万人（一）。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隋书》卷八四《铁勒传》，又《北史》卷九九）

（一）《隋书·铁勒传》此节，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二《北徼诸国传》略一言之，谓阿得水在俄罗斯境，然亦未明言究为今代何水也。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下《咸海里海黑海考》发明得疑海为里海，惟谓由答刺罕转音而来，余则颇为怀疑。若丁谦《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铁勒传考》，可谓全误也。余参酌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Zamarchos）《奉使西突厥纪行》（见玉尔-考狄〔Yule-Cordier〕《古代中国闻见录》补注）及俄国白莱脱胥乃窠（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而作《阿得水即窝尔加河考》等文，现附于后。其确实情形，余心中毫无疑窦。铁勒部落，有不全了然者，则加以似字在内。

附：1. 阿得水即窝尔加河考

《隋书·铁勒传》此节所言，乃指里海北岸及其西岸诸部而言。阿得水即今之窝尔加河。突厥人称窝尔加河（Volga）为阿得耳河，或亦得耳河（Atel, Idil），华言江河也。回教著作家

皆沿用突厥之名，而斯拉夫种诸国称之为窝尔加河。或由于古代博尔加耳(Bolghar,又作布尔加利)城之讹音也。阿得耳水之名，最古见于东罗马蔡马库斯《奉使西突厥纪行书》中。第十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家伊斯塔克里(Istakhri)书中，载可萨人(Khazars)居于阿得耳(Atel)河畔，河贯流其国中。同时依宾库达特拔(Ibn Khurdadbeh)书中，有阿得耳城之名，或指今阿斯脱拉汗城(Astrakhan)也。元初勃拉奴喀劈尼(Plano Carpini)之《纪行书》中，谓爱的耳河(Ethil)俄国人称之为窝尔加河。卢白鲁克(Rubruck)《纪行书》中，称爱的勒河(Etilia)亦名窝尔加河，为其生平所见最大之河，发源于大布尔加利国(Bulgaria the Greater)，南流入大湖，湖之周围，约四月行云。又称爱的勒河约四倍于法国仙河(Seine)，深不可测，流入希尔康海(Hircan Sea)(里海)，河口多鱼云。小亚美尼亚王海敦(Haithon)《蒙古纪行》作爱的尔水(Ethil)流入里海。《元朝秘史》卷十三，作亦得勒水。清代图理琛《异域录》载土尔扈特(Torgut)国王阿玉奇汗游牧地方，在俄罗斯国界萨拉托付(Saratov)之东南，俱旷野，西北两面，有佛尔格(Volga)即额济勒河环流。东南有宰河环流，南有腾吉思湖(Denghis)。额济勒河、宰河俱向南流，归入腾吉斯湖云。额济勒与亦得勒、爱的勒、爱的耳、阿得耳，阿得水皆同一原音。宰河即《元秘史》之札牙黑水。宰与札音相近。图理琛仅取其首音，即今代之乌拉尔河(Ural)。腾吉思即里海，突厥语湖也。图理琛之记载，可证明亦得勒、札牙黑、腾吉思等历史上名辞，今代仍通行于蒙古、突厥诸民族间也。

2. 得嶷水即乌拉尔河考

《隋书·铁勒传》之得嶷海，指里海东北部，得嶷水入海处而言。得嶷水即今之乌拉尔河。突厥人称之为伊牙克水(Iaik)，或札牙克水(Djaik)。最初见之于东罗马蔡马库斯《奉使西突厥纪行书》，作得嶷黑河(Daich)。东罗马史家孔斯但丁(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书中，称札牙克水为得嶷格司河(Teix)。俄国古史作伊牙克河(Yaik)。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中，称之为札爱克河(Jaec)。卢白鲁克《纪行书》中，载离爱的勒河东行十二日，抵一大河，名曰札格克河，(Jagac)发源于北方巴斯喀梯尔国(Pascatir)，南入里海。小亚美尼亚王海敦《纪行书》中，称为札伊克河(Jaic)。《加塔兰古地图》(Catalan Map)称之为札牙黑河(Jayech)。十四世纪及十五世纪回教著作家多称之为伊牙克河(Iaik)。波斯拉施特《史记·钦察国传》亦见此名。一五五八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任金生(Jenkinson)《布哈拉(Bokhara)游记》载“雅克(Yak)大河发源于西伯利亚。近喀麻河(Cama)，经那该国(Nagay)而入里海”云。《元朝秘史》卷一三作札牙黑水。

3. 里海之各种名称考

隋代以前，《汉书》、《魏书》、《魏略》等，虽皆有《西域传》甚详，然里海似为中国人所未知。《隋书》始有正确名称也。其名称甚多，吾人可列成一表。

见于中国书者

得疑海 见《隋书》卷八四《铁勒传》，由得疑水 (Daich) 而得名。得疑水今之乌拉尔河也。

亚俱罗海 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食传》，苦国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亚俱罗，阿拉伯语 Kil-o-Kilan 末二字之译音也。首 Kil 字其国语，海也。

小海 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波斯传》，陀拔斯单国 (Taberistan) 三面阻山，北濒小海，居娑里城 (Sari)。

宽甸吉思海 见《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甸吉思 (Denghiz)，突厥语湖也。宽 (Kuan)，蒙古语湖也。

里海 今代地理书作此名。

见于西国史书者

希尔康尼亚海 (Hyrcanian Sea) 见希腊拖雷美《地理书》。

里海 (Caspian Sea) 见希腊拖雷美《地理书》。

希腊海 (Grecian Sea) 见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第二十一章。

大海 (Mare majus) 见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第二十一章。

爱的勒海 (Sea of Etilia) 见卢白鲁克《纪行书》第十六章。

爱的勒湖 (Lake of Etilia) 见卢白鲁克《纪行书》第十六章。

盖尔海 (Sea of Ghel)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

岐兰海 (Sea of Ghelan)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由其南岸岐兰省 (Ghilan) 而得名。

开尔俄岐兰 (Kil-o-Kilan) 阿拉伯语岐兰海也。首开尔二字，阿拉伯语海也。中俄字，阿拉伯语虚字，犹之汉文之字，

或的字也。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七。

吉尔俄岐兰(Jil-o-Jilan) 同上。

达利雅岐兰尼(Darya Ghilani) 波斯人之称呼也。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七。

赛鲁尼克母海(Mare Seruanicum)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八。

撒尔瓦尼克母海(Mare Salvanicum)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八。

失儿湾海(Sea of Shirvan) 由失儿湾地方而得名。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八。

巴库海(Sea of Baku) 中世纪法兰克人(Franks)之称号。由巴库地方而得名。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八。

巴斯康海(Sea of Bascon) 由其东南阿伯斯康(Abeskun)小岛而得名。见鄂多立克(Odoric)《游记》。

撒伦海(Sea of Sarain) 由撒雷(Sarai)地方而得名。见《马哥孛罗游记》卷四第二十五章。

撒雷海(Sea of Sarra) 见加塔兰(Catalan)《古地图》。

4. 铁勒诸部考

《隋书·铁勒传》所记西方诸部之名，因中国文中，人名地名无点逗分别之法，致多不可辨识究为何族也。然有数族，尚可辨识也。姑就所知者，略为考焉。

曷戛 曷戛似即《唐书》之可萨部(Khazars)。《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火寻或曰货利习弥(Khwarizm)，西北抵突厥曷

萨。曷萨与曷藏音相近，曷萨即可萨也。（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四第二十四章附注）

拨忽 拨忽似为布尔加儿(Bolghar)之讹音。布尔加儿族，初居窝尔加河左岸。公元一二二五年时（元太祖二十年乙酉岁）其城为蒙古人所陷。《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不里阿耳，蒙文《元秘史》作不合儿。（参见《马哥孛罗游记》本书序言，第二章注二）

比干 一作比干，似为裴奇内格族(Pecheneg)。据东罗马史家孔士但丁之记载，谓“裴奇内格族，初居乌拉尔河及窝尔加河流域，后为乌斯族(Us Ghuz)及可萨族所逐，西徙至尼亚泊河(Dnieper)及尼斯特河(Dniester)中间之地。裴奇内格人为突厥同族，而匈奴之裔，盘据北方，甚为可忧。”（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四第二十四章附注）《隋书》亦言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与孔士但丁之记载相合。公元第九世纪之末（唐昭宗时），裴奇内格人迫匈牙利人使由高加索山附近，西徙至多脑河，今匈牙利国之地。比干名以下，有数族不可辨识。

拔也未渴达 拔也未渴达部即今之不儿塔斯族(Burtass)也。拔也未渴达速读之，即为不儿塔矣。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与伊思塔克里(Istakhri)二人书中，称之为巴儿塔斯(Bartas)，或拜儿塔斯(Bertas)族。公元第十世纪时（五代时），居阿得耳(Atel)河畔，与可萨人为邻。阿伯尔肥达(Abulfeda)《地理书》亦有记之。波斯拉施特(Khodja Rashid-eddin)《史记》载公元一二三七年（元太宗九年）不儿塔斯族为蒙古人所征服。

三索咽 三索咽部即窝尔加河下流之萨格新族(Saksins)也。公元十二世纪时，回教著作家亦有言之者。俄国占史有萨格新族之名。窝尔加河下流有城，亦名萨格新，为其族之根据地。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称之为萨格西(Saxi)。公元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岁)之末，蒙古人在俄罗斯境内，撤兵东归，乘势侵掠喀麻河(Kama)及窝尔加河中流之布尔加利族，克之。蒙古兵取道萨格新(Saccasin)境，与成吉思汗大兵合。一二二九年(元太宗元年己丑岁)，萨格新人最先通告布尔加利人及俄罗斯人，蒙古大军又复来侵也。

蔑促 蔑促即今之莫克夏族(Mokshas)也。此族为墨尔德文(Mordvins)民族之别支，与芬兰人(Finns)同种，居窝尔加河中流之西。俄国彭柴(Penza)、新比尔斯克(Simbirsk)、撒拉托夫(Saratov)、撒马拉(Samara)诸省为最众。彭柴省有河，今尚名莫克夏，有城名莫克须克(Mokshank)。此族所遗留之纪念也。东罗马史家孔斯但丁于第十世纪时，记有墨尔加族(Mordia)，距裴奇内格族十日行。俄国史家纳斯脱尔(Nestor)之《诸国表》中，有墨尔达瓦(Mordva)族之名。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中，作墨尔杜奴(Morduinos)，又作墨尔杜伊(Mordui)。卢白鲁克书中，记有梅尔达斯族(Merdas)，拉丁人称之为梅尔达尼(Merdini)，居爱的勒河畔。又其邻有莫克赛尔族(Moxel)，无宗教，无法律，无城邑，居森林中草屋而已。其王及多半人民，皆为鞑靼人驱至日耳曼，被杀戮无有孑遗也。地多野猪、蜜腊、皮毛、鹰鹫等。哲萨法巴巴罗(Josafa Barbaro)书中，有莫克夏族(Moxia)之名。波斯拉施特《史记》

载公元一二三七年（元太宗九年）博克夏族（Bokshas）为蒙古人所征服，博克夏亦莫克夏之讹音也。

恩屈 恩屈部即东罗马蔡马库斯《纪行书》中之乌苟尔国（Ugur）也。蔡马库斯记载简略，其详情吾人不得而知也。

阿兰 阿兰民族见于中国史书极早，与西洋及回教著作家之记载，可互证也：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奄蔡（《汉书解诂》云，奄蔡即阖苏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安息北有奄蔡、犁靬，其西则条枝也。

《前汉书》卷九六上，康居，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古代音如安赛 Ansai），控弦者十余万，大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陈汤传》作阖苏。

《后汉书》卷八八，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又有柳国，又有严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

《魏书》卷一〇二，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每使朝献。

《周书》卷五〇，粟特国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方物。

《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传》列铁勒十五种，多与《隋书》相同。而极西数种，如恩屈、阿兰、北褥九离等名，竟付缺如，甚为异也。《新唐书》纪载北方民族情形，最为详细，然今竟缺者，岂史家有漏误欤？《隋书·铁勒传》载谓为匈奴之苗裔，《唐书·回纥传》亦谓其先为匈奴。两史所记，关于种族之区别，大抵相同。《唐书》对于里海北诸民族，总称之为突厥可萨部。意或唐初可萨部并合诸族为一国，因此他族之名，皆不得闻也。唐太宗平定西域，以铁勒军队之功为最。元初征服诸国，亦多资用其军队。然《元史·外国传》不列阿兰。吾人所可得者，仅断章之事实，散见于各卷。其为蒙古征服，于下方所引数节中，约略可见也。《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十一年，己亥冬十一月，蒙哥率师围阿苏(Asu)蔑怯思(Mikess)城。阅三月，拔之。又《定宗本纪》，帝从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围木栅山寨，以三十余人战，帝及宪宗与焉。卷一二二《昔里铃部传》己亥，冬十有一月，至阿速，灭怯思城。负固久不能下。明年，春正月，铃部率敢死队十人，蹶云梯先登，俘十一人，大呼曰：“城破矣。”众蚁附而上，遂拔之。蔑怯思城名，又见卷一二八《土土哈传》、卷一三二《拔都儿传》，波斯史家拉施特亦记一二三八年至三九年之冬，蒙哥与不里、阔端等围蛮加斯城(Mangass)，似即《元史》之蔑怯思城也。其地何在，至今

无定说也。《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至谷儿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敌，皆战败而降。卷一二一《速不台传》，又至阿里吉河，与俄罗斯大小密赤思老（Mtislav）遇，一战降之。略阿速部而还。《元史》关于阿速部之征服，所可见者，仅此而已。《元朝秘史》作阿速惕部，然记载亦甚简略也。《元史》中，其名称有作阿苏者，有作阿速者，有作阿宿者。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月祖伯国下，阿兰、阿思并称。阿兰之军队，在蒙古之陆军中，占重要职位。有右阿速卫、左阿速卫、隆镇卫等，受元朝皇帝非常倚畀。阿兰名将，有专传者，如《元史》卷一二三，捏古刺、阿儿思兰；卷一三二，杭忽思、玉哇失、拔都儿、口儿吉；卷一三五，失刺拔都儿、彻里等。顺帝时，同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与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知枢密院事福定等，上书罗马教皇，请派遣总主教来北京。罗马教皇应其请，兼遣马黎诺里至北京元之朝廷通好焉。事见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

《庚申外史》记至正十一年，朝廷闻红军起，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讨颖上红军。阿速，绿睛回回也。素号精悍，善骑射，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俱进军。其三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于作战漫不加省。赫厮军马，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华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其后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为朝廷所诛，阿速军不习水战，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

《明史》卷三三二，阿速近天方撒马儿罕，幅员甚广。

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鱼盐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恶斗。物产富，寒暄适节，人无饥寒，夜鲜寇盗，雅称乐土。永乐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贡马及方物，宴赉如制。以地远不能常贡，天顺七年，命都指挥白全等使其国，竟不复再贡。

案《明史》阿速是否即《元史》阿速，颇为怀疑，姑列于此而已。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三谓《元史》阿速即俄罗斯南境之阿索富城(Azov)，亦非也。

拖雷美(Ptolemy)《地理书》记阿兰西提亚族(Alani-Scythae)与阿兰山(Alanaean Mountains)。考其地点，亦在阿拉尔海(Aral)附近，与中国《汉书》所言相合。公元四〇年前(汉元帝永光四年)此族有西徙至顿河(Don)下流者。公元一世纪顷(东汉初)，罗马史家哲色佛斯(Jasephus)及亚美尼亚著作家，皆记阿兰民族居住该地。第三世纪(三国时代)阿兰人屡寇小亚细亚诸邑。三七六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匈奴阿提拉(Attila)大举西侵，阿兰民族亦隶属焉。其后哥特人(Goths)、汪达罗人(Vandals)、瑞爱夫人(Sueves)侵犯西罗马帝国，阿兰人皆与役焉。匈奴人溃散后，阿兰民族之一部东归，退至高加索山附近，维持其独立与固有之性格。而他民族则皆溃散，不知所往矣。东罗马皇帝及波斯国王，皆佣阿兰人充兵队。此外则阿兰人不闻于历史者数百年。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Mas'udi)记载阿兰人甚详。国都号玛斯(Mass)。阿兰国与高加索山系间，有寨堡名阿兰堡。为古代波斯王依斯芬达(Isfendiar)所筑，

以防阿兰人之寇掠波斯边境也。有桥跨大河，以便交通。人民初崇奉基督教，后改信回教。俄国史上称阿兰人为雅西人（Yasy）。公元九三六年（五代石晋高祖天福元年）时，俄国斯维雅陀斯拉夫（Sviatoslav）伐雅西与喀沙奇（Kasogi）二族。十三世纪之俄国史家记雅西民族居泰莱克（Terek）河南，高加索山附近。一二二三年（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十八年癸未岁），蒙古兵初逾高加索山，阿兰民族与以最猛烈之抵抗，卒以势力不敌，奔往山谷间。然犹屡犯窝尔加河畔之蒙古朝。越十五年，阿兰人全部降于拔都汗（Batu Khan）。据当时回教历史家关于征服阿兰人之记载，悉称之为阿兰（Alans）或名阿思（Asi）。法国勃拉奴喀劈尼及卢白鲁克二人之记载，亦皆称阿兰与阿思为同一民族。勃拉奴喀劈尼谓其居住地在可曼尼亚（Comania）（即钦察）之南。卢白鲁克谓阿兰人全部，崇奉基督教希腊派，习用希腊僧侣及教经。唯希腊教派之邪说，则不信焉。《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七十四章，记常州陷落后，阿兰人被杀，伯颜屠全城以报复。常州府实为镇巢府之讹音也。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谓阿兰民族为当今最高贵与勇武之种。鞑靼人之得征服东方诸国，多赖阿兰人之力。鞑靼太祖成吉思汗麾下，有阿兰勇将七十二人，听其指挥。若无阿兰人，鞑靼人于战阵之间，难得一役胜利也。马黎诺里赞赏阿兰人诸语，与中国《元史》所记，大抵相符，唯谓成吉思汗麾下，已有阿兰人供其驱使，则误矣。阿兰民族于窝阔台皇帝时，始被征服也。

阿伯尔肥达书中，引用十三世纪时代依宾赛德 (Ibn Said) 之记载，区别阿兰人 (Alans) 与阿思人 (Asses)，然承认二族居地相邻，同种同教，同为突厥后裔，而皆基督教信徒也。一四三六年 (明英宗正统元年)，巴巴罗之游记谓阿兰尼亚地方，因阿兰民族而起。其语言性情，同于阿思民族。法国克拉勃罗德 (Klaproth) 谓现今高加索山系间之俄粟特 (Ossethe) 民族，即古阿兰 (Alans)、阿思 (As) 之苗裔也。圣马当 (Vivien de St. Martin) 不承认克拉勃罗德之说为然，谓古代有阿西 (Asi) 大族，阿兰及阿思皆其后裔。先居中央亚细亚，后徙于高加索山附近。迁徙时代，及所经路途，皆迥不相同也。圣马当又言今卓支亚人自昔区别阿兰人与俄粟特人 (Ossethi)，谓非一族也。阿兰人今仍居住黑海东岸，高加索山系西，阿伯斯 (Abaz) 境域内地。迄今无游历家蹈履其地，作调查事业也。

综观中西史书记载，圣马当一人之说为独异，余则悉以阿兰人即阿思人也。《前汉书》之奄蔡，古音读法，与阿速、阿思、阿苏、阿宿相近。《后汉书》谓奄蔡改名阿兰聊。是乃后汉时代，得闻此名而忘阿思也。《魏书》、《北史》、《周书》之粟特国为俄粟特之译音，而缺其首音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184 页；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84—90 页)

北褥九离 北褥九离部即今匈牙利人之祖先也。铁勒他部，或消灭，或式微，唯此一部唐末时迁入欧洲后，在欧洲历史舞台上，演重要职分。中国《隋书》似为最先记载此族者也。西

方各国记此族者，以阿拉伯依宾福次兰 (Ibn Fozlan) 为最先。福次兰于公元第十世纪初(五代时)，奉阿拉伯哈利发(Caliph)之命，出使窝尔加河畔布尔加利国(Bulgars)。有《纪行书》流于后世。佛连恩(Fraehn)于一八二二年(清道光二年)尝译成法文题为《北褥九离记》(De Bashkiris)。福次兰时，北褥九离族居里海北，窝尔加河之东。其地至今仍有北褥九离族人也。其名古代著作家拼写法甚多。有作北褥九特(Bashkurd=Bashkerd-Bashghird)者，又有作巴斯喀梯尔(Pascatir)者。《回教世界征略家传记》(Tarikh Djihan Kushai)、拉施特《史记》，及其他古代回教著作家皆称匈牙利人为北褥九特人(Bashkerds)。依宾福次兰《纪行书》亦称此名。唯作 Bashkurdis。中世纪欧洲及回教学问家，皆认定匈牙利人即北褥九特人之苗裔，突厥同种也。十三世纪回教著作家依宾赛德(Ibn Said)先记“北褥九特族居裴奇内格族(Pechenegs)之北，不信宗教。”继又言“北褥九特族为突厥之裔，迁居秃纳河(Duna)(匈牙利人多脑河之称呼也)畔，与日尔曼人(Allemany)为邻，崇奉回教。”又记“匈牙利人(Hongross)亦居秃纳河畔，为北褥九特族之兄弟，由日耳曼人而传入基督教”云。元初法国勃拉奴喀劈尼《奉使鞑靼纪行书》中，称之为匈牙利(Hungaria)，此名沿用至今。其书中又记有巴斯喀特族(Bascart=Bashkir)，居近窝尔加河畔之大布尔加利国(Great Bulgaria)，称为大匈牙利(Major Hungaria)。卢白鲁克《纪行书》载“札格克河(Jagac)(乌拉尔河)发源于北方巴斯喀梯尔国(Pascatir)。古代匈奴人(Huns)即来自此国，后变为匈牙利人也。巴斯喀梯尔族言语与匈牙

利人相同，其国因又名大匈牙利也。”匈牙利人于第九世纪之末，为裴奇内格族（Pecheneg）所逼，乃西徙至欧洲多脑河畔。俄国史家纳斯脱尔（Nestor）书中，记其族于公元八九八年（唐昭宗光化元年），经过俄国基辅城（Kiev）。纳斯脱尔称其人曰乌格里（Ugry），而匈牙利人自称曰马札儿（Madjar = Magyar）。中世纪他国人因之亦有称之为马札儿者。阿拉伯地理家阿伯尔肥达书中，即有马札儿之名。唯阿伯尔肥达将此名施之于亚洲之北褥九离人也。波斯拉施特《史记》载蒙古人征匈牙利事，北褥九特与马札儿二名，同时并见。《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亦作马札儿。《元史》卷一三四《阔里吉思传》亦有马札儿之名。然似指高加索山系北麓马札儿故城而言，非指多脑河畔之新马札儿国也。盖元太祖时，蒙古兵仅征及高加索与俄罗斯南部，而未至西方之匈牙利也。俄国白莱脱胥乃窠谓匈牙利人初居乌拉山附近，窝尔加河畔布尔加利族之东北，其地俄国史书称之为乌格拉（Ugra），又曰玉格拉（Yugra）。今有芬兰人同种俄格尔（Woguls）人居之。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引俄国古史一节，记俄国大公爵尤安瓦锡里维枢（Joan Vassilievich）于公元一四九九年（明孝宗弘治十二年），遣兵至乌格拉国，伐古古利枢人（Guguliches = Woguls）（即俄格尔人），克之。由是尤安大公爵又号乌格拉王（Prince of Ugra）。今莫斯科克里姆林（Kremlin）皇宫某门，尚有古代拉丁文镌铭，纪念当时之事。尤安又号匈牙利大公爵（Magnus Dux Ongarie）。匈牙利（Ongarie）即乌格拉之转音也。法国克拉勃罗德谓匈牙利国语与芬兰语（Finnish）最近。

唯近世万百雷(Vambéry)考证匈牙利人之语已混杂，其中以突厥元素为较盛也。余昔留学德国柏林时，得遇匈牙利同学多人，尝就向其族何时迁来欧洲及先代究居何处。皆答以先代居住中国北方，与中国人同种，且时相战争，约一千年前，迁来欧洲，并非阿提拉大王所率匈奴之裔。古匈奴人至欧洲者，皆溃散不知所往云。其一千年前迁至欧洲之说，与俄国史家纳斯脱尔之记载相符，当唐昭宗时也。其自中国北方迁徙至欧洲，绝非直接一次即至也。古代匈奴盛时，其疆宇约自今内外蒙古，天山以北，以至中央亚细亚之康居，皆其领土或保护国也。《隋书·铁勒传》谓其先匈奴之苗裔也。查匈牙利名之命义，据德国麦雷脱山奈斯《德英字典》(Muret-Sanders enzyklopädisches Wörterbuch)谓德文 Ungar 为 Hunnengwar 二字之讹音。其原义为“匈奴人”(Hunnischer Mann)也。英文 Hungarian，法文 Hongrois，皆准此。盖与《隋书》所言亦暗相合矣。其所谓居住中国北方，时相战争诸语，或指两汉时代汉与匈奴前后四百余年，无时不在战争中。匈奴稍衰，其族有西徙者。第一次则为公元三七六年时(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匈奴阿提拉大王之大举西侵也。阿提拉之初地，考据家多谓在里海北岸。匈牙利人既非阿提拉部下之裔，则其西徙当在阿提拉西侵之后。初由中国北方迁至里海附近。其时约在北魏拓拔氏君临中国北部时代。在里海附近居住三四百年，《隋书》所称之北褥九离是也。游牧民族无定居，有时居于里海之北，有时至西岸高加索山之麓。故考据家有谓其在窝尔加河畔，有谓其在拂菻(即东罗马)东，高加索山系附近者也。《隋

书》记载情形，甚为简略。谓其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稍文明进化，故颇艺植也。至唐末，为裴奇内格族所迫，乃再西迁也。（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26—328页）

5. 拂菻原音考

拂菻之名，始自《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卷八四《铁勒传》、卷八三《波斯传》。《旧唐书》卷一九八有《拂菻传》，《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有《拂菻传》，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一，作拂懔国，慧超《五天竺国传》有大拂临国及小拂临国。《宋史》亦有之。《元史》中仅卷一三四《爱薛传》一见之。《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八年，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喻以祸福。兀都算滩曰：“吾昨所梦神人，乃将军也。”即来降。侃所收富浪即居留西顿(Sidon)城之法兰克人，十字军之遗裔也。刘郁《西使记》作富浪。又《元史》卷四〇《顺帝本纪》至正二年，秋七月，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此处佛郎国乃罗马教皇也。（见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明史》卷三二五及明末私家著述，皆称西班牙及葡萄牙人为佛郎机(Farangi)。其源盖有足考者焉。

东西学者研究拂菻原音，纷纷聚讼，莫衷一是。今特将诸子之说，揭列于下，备参考焉。

（一）英国亨利玉尔据阿拉伯地理学家麻素提之记载，谓希腊人称东罗马京城为波菴(Bolin)，犹之今伦敦人呼伦敦为

市(Town)也。君士旦丁堡(Constantinople)之名，从无用者。希腊人称国都为斯丹波林(Stambolin)。麻素提谓此名称，由来已久。中国史书之拂菻，似即由此。元末阿拉伯游历家拔都他谓土人称君士旦丁堡皇帝宫殿所在地，为伊斯坦布尔(Istambul)。明初西班牙使者克拉维局(Ruy Gonzalez de Clavijo)《游记》载希腊人称其京城不曰君士旦丁堡，而曰爱斯通波离(Estomboli)。同时日耳曼游历家绍尔脱白格(Johann Schiltberger)《游记》载希腊人称君士旦丁堡为以思定波里(Is-timboli)。土耳其人至今仍称君士旦丁堡为斯坦布尔(Stambol)。东方之考据家如索的克(Sadik Isfahani)者，谓斯坦布尔为土耳其语“汝可于该处，悉得如所欲”云云。土耳其人攻陷君士旦丁堡时，有数代皇帝曾改之为以思兰堡儿(Islàmbul)。然终未得普行。

(二) 法国刘应(Visdelou)及克拉勃罗德(Klaproth)谓拂菻为古大秦。当然指罗马而言。德国李希脱和芬等皆与之表同意。

(三) 德国夏德谓《汉书》大秦及隋唐时之拂菻指罗马东方属地叙利亚一带而言。中国史中之安都城即叙利亚之 Antioch 城也。(见《中国与罗马东边地》)法国沙腕(Ed. Chavannes)初亦表同意于此说。

(四) 法国沙腕后于其所著《西突厥传补注》(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les Turcs Occidentaux)发表反对夏德之说。沙腕引玉尔之注，谓西突厥与东罗马交通频繁。公元五六八年及五七六年东罗马之使者，两次造西突厥之廷，而西突

厥亦有报聘之使。突厥人自罗马使者之口得闻波秣(Bolin)之名。中国人复自突厥人闻之，因此为拂秣也(拂字隋唐时古音，宜读如今之白字，正与Bolin相近也)。沙畹此说乃证明亨利玉尔之说也。

(五) 夏德复作一书，名《幽晦之拂秣》(The Mystery of Fu-lin)，反驳沙畹之说，谓拂秣之名出于《隋书》，在第六及第七世纪。而伊斯坦波秣(Istan-Polin)乃为第十世纪麻素提时代之希腊人所用者。故中国史之拂秣不可认为波秣(Polin)之译音也。夏德又谓广东人拂秣二字读音如Fat-lam而古音Fat-lam又可读如Pat-lam，耶稣诞地白脱雷海姆(Bethlehem)讹传为Pat-lam。而中国人又以基督教祖诞地之名，施之于所有奉基督教诸国焉。

(六) 魏源之说 犹太自唐以后，中国称为拂秣，即撒冷之转音。初转为拂懔，再转为拂秣。《唐书》直以拂秣为大秦，盖拂秣在罗马东部中最著名。遂误为大秦别名。犹太之西域称浩罕为安集延也。宋、明史因之，即沿《唐书》之误耳。(见《海国图志》卷二六《西南洋西印度天主原国》)此说与德国夏德之说相似，皆以犹太圣地为源。

(七) 法国伯希和之说 法国白罗谢(M. Blochet)谓拂秣二字，当由鲁迷(Rum)(见《明史》)讹传。白君并无证据。最近伯希和由语言学研究，得多种证据。谓亚美尼亚人称罗马(Rom)为黑罗姆(Hrom)，帕提亚人称曰阿罗姆(Arum)，曲儿忒人曰乌罗姆(Urum)。其前皆另附一字母。古伊兰人将h字，悉改为f字。例如帕提亚文 hiranman 及亚美尼亚文 hraman 伊

兰人改作 framana, 罗马(Rom)之名, 古代康居人(Sogdiana)读作甫罗姆(From)。中国人之拂菻, 必由甫罗姆而来者也。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谓拂菻二字, 断不能由耶稣诞生地 Bethlehem 发源, 盖该地为中国人所不知也。音韵上考之, 亦不能由波菻而来也。(案, 拂字中国古音确读如今白字, 例如佛陀即 Buddah 也。)

(八) 日本白鸟库吉之说 白鸟据《隋书·铁勒传》考究拂菻位置。拂菻东为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噍昏诸族。恩屈族(Ongur)在窝尔加河下流向西一带。阿兰族在高加索山系之北麓, 至阿速海一带。北褥九离在乌拉山一带。拂菻之本土, 都于君士旦丁堡, 是为东罗马帝国。古代波斯人, 阿拉伯人呼罗马(Roma)为鲁迷(Rum), (见《明史》)犹之后代斯拉夫民族呼罗马为离姆(Rim)。突厥人讹传为乌鲁迷(Urum), 再转为哈鲁马(Haruma)。中国人复讹乌鲁米(Urum)为不脱拉姆, (Butlam)即拂菻之古音读法也。(见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五篇, 四、五、八号, 《大秦国及拂菻国》)此说与法国伯希和之说相似。

(九) 俄国白菜脱胥乃窆之说 白谓中国《唐书》拂菻或指极西法兰克人也。(见《中世纪中国游历家注》Notes on Chinese Mediaeval Travellers)白后自谓证据不足, 持理不圆, 故收回其说。

总观以上诸说, 大半以拂菻乃指东罗马而言, 而对于拂菻二字之来源, 莫衷一是。余意则赞成俄国白菜脱胥乃窆之初说也。中国《隋书》及《唐书》所传之拂菻, 其他位为东罗马毫无疑

议，而大秦及拂菻之名，则模糊影响，不知其所由来。查旧日耳曼民族法兰克人之名，于公元二四六年至二五三年间（蜀汉后主延熙九年至十六年），罗马皇帝瓦娄亮（Valerianus）在位时，即发见于罗马史。初居莱茵河下流，第五世纪初叶（东晋末年）东罗马之历史，屡称拉丁及日耳曼诸国为法兰克。其酋哥鲁威（Clovis）于齐武帝永明四年（公元四八六年）独立，建国称王，奉基督教。是为梅罗因（Merovingian）朝代始祖，兵威甚盛。隋唐时更盛，统一西欧。至德宗贞元时，沙立曼大帝（Charlemagne）广拓疆宇，包有今法国、德国、奥国、意大利、瑞士及西班牙北部。贞元十六年（即公元八〇〇年）受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神圣罗马帝国创始于此。德法二国之历史，亦由此起。阿拉伯人、阿比西尼人，缘此称欧洲为法兰克。波斯人至今仍称欧洲各国为法兰格（Farang）。回教著作家称全欧洲东罗马以外，悉为法兰（Farange）或阿法兰（Afrange）。阿拉伯地理学家麻素提关于法兰克之记载甚多。元时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谓蒙古人称吾辈为法兰克，非由法兰西（France）乃由法兰克三（Frakland）也。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言蒙古人称罗马尼亚（Roumania）以西之基督教人悉为法兰克。罗马尼亚者东罗马也。

隋唐之交，亚洲北部游牧民族屡向西迁徙。西魏废帝元年（公元五五二年），柔然为突厥所败，部落分散。一部降于西魏，一部西奔，降于东罗马，即西史所称之阿瓦（Avars）民族也。盖当时突厥强暴，凭陵诸国。诸国不堪其扰而西迁也。诸民族虽西迁，其与东方之交通，或仍不绝。多脑河西即法兰克

民族之势力范围。诸小族震于法兰克之兵威，加以当时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之君长，表里为用。教皇利用法兰克之兵力，法兰克君长利用教皇之宿望，以收服人心。教皇遣派教士于四方，或即称来自法兰克国也。用大国之名，印入诸小国入之心中，以作护符。由此法兰克之名，远播于天涯地角。中国人拂菻之名，闻自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或突厥人及向西迁徙诸民族，似觉有理。拂菻之名，初见于梁时。梁在南方，此名必自海道传入。玄奘《大唐西域记》拂懔国附于波刺斯国节内。玄奘之得此名，必闻自印度人或波斯人者。汪大渊《岛夷志略》甘埋里条有佛郎国，亦闻自印度人或波斯人者。教皇之势力圈，远出于古代罗马国盛时之疆土也。犹之契丹初仅为辽河流域民族之名，元时蒙古人乃施之于中国北方，至今代则俄罗斯、波斯诸国仍称中国全部为契丹也。故拂菻领上境域，或指东罗马而言，至如名字之来源，吾意以为起始于法兰克族也。

元时，罗马教皇献马中国，各家记载，有作佛郎国者，有作拂郎者，有作佛菻者。其原音吾人既承认为 Farang，其真人为罗马教皇，则有马黎诺里之《奉使东方录》为证。此为隋唐书上拂菻即 Farang 之译音，第一证也。“佛”字古代读音如“不”字，故 Budha 译音为“佛陀”也。“拂”字之古代读音，亦如“佛”字，近代人读此二字如“复”字。“佛”“拂”二字，何时改从今读，已不可考。唯元时已读如今音，可断然也。《元史·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皆载有富浪国，吾人承认其为在西顿城 (Sidon) 之十字军后裔法兰克人也。佛郎为 Farang 之译音，富

浪亦为 Farang 之译音，故吾人得知元时“佛”“拂”二字已读如今音矣。《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亦有“拂秣”二字。与《隋书》《唐书》上之写法，完全相同。在元时二字之读音，已如今代，其在隋唐时，似亦可稳断其读如今音也。此拂秣之为法兰克译音，二证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有僧拂林。其相等之叙利亚文读音为爱甫莱姆(Ephrem)，此名之读音，重在甫莱姆三字。拂秣与富浪，唐时已同音，尤为明确证据。此拂秣之为法兰克译音，三证也。《旧唐书·大食传》有阿蒲茶拂(原作恭拂)之名。考此名，即阿拔斯朝第二代哈里发 Abu Dschafar 之译音。唐时，“拂”之已读如复字。拂秣之为法兰克，四证也。

三 大秦国文字

淨饭王令密多罗傅太子书。太子郎初就学，将好最妙牛头旃檀。作手板，纯用七宝，装严四缘。以天种种殊特妙香涂其背上。执持至于毗奢密多罗阿闍黎前，而作是言。尊者闍黎教我何书(自下太子广为书说)，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正有十四音是)，佉卢虱吒书(隋言驴唇)，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草果)，阿迦罗书(隋言节分)，曹迦罗书(隋言吉祥)，耶寐(亡毗反)尼(一)书(隋言大秦国)，鸯瞿梨书(隋言留指)，耶那尼迦书(隋言驮书)，婆迦罗书(隋言犍牛)，波罗婆尼

书(隋言树叶),波流沙书(隋言恶言),父輿书,毗多荼书(隋言起尸),陀毗荼国书(隋云南天竺),脂罗佉书(隋言形人),度共耆那婆多书(隋言右旋),优婆迦书(隋言严炽),僧佉书(隋言等计),阿婆勿陀书(隋言霞),阿菟卢摩书(隋言顺),毗耶寐奢罗书(隋言杂),陀罗多书(乌场边山),西瞿耶尼书(须弥西),阿沙书(疏勒),支那国书(隋国),摩那书(科斗),末荼叉罗书(中字),毗多悉底书(尺),富数波书(华),提婆书(天),那迦书(龙),夜叉书,乾闥婆书(天音声),阿修罗书(不饮酒),迦娄罗书(不饮酒),紧那罗书(非人),摩睺罗迦书(天地),弥迦遮迦书(诸兽音),迦迦娄多书(乌音),浮摩提婆书(地居天),安多柁叉提婆书(虚空),郁多罗拘罗书(须弥北),逋娄婆毗提阿书(须弥多),乌差婆书(举),臧差婆书(掷),婆伽罗书(海),跋闍罗书(金刚),俐伽波罗佉犁加书(往复),毗叶多书(食残),阿菟浮多书(未曾有),奢婆多罗跋多书(举转),尼差跋多书(掷转),波陀俐佉书(上句),毗拘多罗波陀那地书(从二增上肉),耶婆陀输多罗书(增上句已上),末荼婆晒尼书(中流),梨婆邪婆多波侈比多书(诸山苦行),陀罗尼卑又梨书(观地),伽伽那卑丽又尼书(观虚空),萨蒲沙地尼山书(一切药草因),沙罗僧伽何尼书(总览),萨婆韦多书(一切种音),尔时太子说是书已。复谏蜜多阿暗梨言此书凡

有六十四种。（《佛本行集经》卷一一一）

（一）关于耶寐尼一词，余曾问之陈寅恪君，梵文原本《佛本行集经》耶寐尼原字为何。陈君自梵书 Mahavastu, Senarted Vol. I, P. 135, 查得此字为 Yavani 之译音。梵文 Yavana 即巴利文 Yona (Yonaka)。巴利文此字又由 Ionian 而来。盖印度人称希腊人之谓也。Yavani 则其形容字也。所有印度日耳曼系各种人，皆以形容字称某种语言也。陈君既代余查明耶寐尼原字后，余又查英人腊勃孙 (E. J. Rapson) 所著之《印度上古史》云：“梵文耶发那 (Yavanas) 即大流斯王刻石上波斯古文之姚那 (Iau-na)。波斯人用依俄尼亚人 (Ionian) 之名以称所有希腊人。依俄尼亚人居住小亚细亚。公元前五四五年（周灵王二十七年），波斯王开洛斯 (Cyrus, Kyros) 征服小亚细亚之伊俄尼亚人。因此希腊军队及官吏在波斯阿克梅内斯朝中占重要地位。斯时印度西北境亦属波斯。故印度人已于此时知有希腊人矣。巴尼尼 (Panini) 文法中已有耶发那之名。故可断定耶苏纪元前第四世纪中叶，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以前，梵文中已有此名。拍拉克里忒文 (Prakrit) 耶发那作约那 (Yona)。约那之名，见于阿输迦王 (Asoka) 所建各种石碑文中，用以称埃及、马其顿、叙利亚、爱劈路斯 (Epirus)、开林 (Cyrene) 各地希腊王族。公元后第三世纪以前所有印度文书中皆称希腊人子孙为约那。即久居印度，受印度化，用印度名者，亦如此也。以

后则称所有外国人为‘耶发那’也。”（《剑桥印度史》第一卷《古代印度》第540—541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I, Ancient India）“耶窠尼”字之来由如是。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佉卢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净天。（《佛本行集经》卷一一《世界六十四种书》，陈继儒增入）

西域书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车、犍牛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有六十四种。（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一）

四 席摩喀塔之《陶格司国记》^(一)

陶格司^(二)(Taugas)国主，号泰山^(三)(Taissan)，犹言上帝之子也。国内宁谧，无乱事，因威权皆由国君一家世袭，不容争辩，崇拜偶像，法律严明，持正不阿。其人生活有节制而合于理智。物产丰富，善于营商，多有金银财帛。然国家法律，严禁男子衣附金饰。陶格司中央有大河，分国为二部。^(四)先代全境，裂为二国，以河为界，时相攻伐。二国衣制不同。尚黑者号黑衣国，尚红者号红衣国。当今莫利斯皇帝君临罗马之际，黑衣国渡河，攻红衣国，克之。遂统治全帝国。其大都

城亦号陶格司。相传马其顿亚历山大战胜大夏、康居，奴役其民，烧杀野蛮人种十二万后，乃筑此城。王居其内，后妃出乘金车，以牛牵挽^(五)。盛饰金宝，牛辔皆镀金。国王妃嫔，凡七百人。而陶格司主要贵族之妇女则乘银车。王死，妃嫔削发衣黑，终身守陵，不得稍离。距都城数里，亚历山大尝别建一城，蛮人称之为库伯丹^(六)(Khubdan)。有巨川二，贯流域内^(七)。河畔松柏相连，荫枝倒垂。象甚多。与印度人通商甚繁。有谓其人亦印度种之一支，面皙白，居于北方者也。国中有蚕，丝即由之吐出。蚕种甚多，各色皆有。蛮人畜养此蚕最为能巧。(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9—32页)

(一) 席摩喀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公元七世纪初叶东罗马历史家，著有《莫利斯(Maurice)皇帝大事记》，莫利斯即位于公元五八二年(隋文帝开皇二年)，死于六〇二年(隋文帝仁寿二年)。书中关于中国之记载，很值得注意。中国自东晋以后，南北分裂，几三百载，至隋文帝始复统一，不意相去数万里之东罗马史家亦有记载也。席氏书中，未记往中国道路，其中国史事，大约得之手中亚突厥人也。

(二) 席氏书中此节陶格司国，古代人多不知所言为何国。罗马古代泰尼与赛里斯之名，不见于席氏书中。恐席氏自亦不知所记陶格司国究何在也。晚近法国塞桂内

(Deguignes) 最先指出陶格司即中国也。英国史家吉邦 (Gibbon) 及法国克拉勃罗德 (Klaproth) 皆赞同其说。陶格司之原音，窈桂内谓为汉文大魏二字之转音。公元三八六年至五五六年间，东蒙古民族占据中国北方，是为魏朝。其国都初在山西北部代州，后迁至河南洛阳。吾谓陶格司恐为大汉二字之转音。今代日本人读大汉二字为大伊干 (Daigan)。日人之汉字读音，多学自隋唐时代。汉朝虽亡，而以后之人，仍称本国为汉土。法显、玄奘之纪行书可覆视也。亨利玉尔详细考证其由来，谓古代亚洲西部诸国，以及波斯、阿拉伯著作家多称中国为唐格司 (Tamghaj)。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之《黄金牧地》书中，谓人称中国皇帝，不曰“巴格博尔” (Bagbour 阿拉伯语天子之译义) 而号“唐格马甲班” (Tamgama Jaban)。又阿拉伯地理家阿尔比鲁尼 (Albiruni) 谓扬州 (Yangju) 城为发克富尔 (Faghfur, 亦天子之译义, 与上同) 之王居，其称号曰“唐格司汗” (Tamghaj Khan)。又阿拉伯地理家阿伯尔肥达谓中国之“发克富尔”称号曰定格司汗 (Tinghaj Khan), 高贵无比。据花刺子模国算端札兰丁 (Sultan Jalal-uddin) 之秘书阿尔尼斯维 (Al Niswy) 《史记》谓在中国鞑靼王名图格斯 (Tooghaj)。又多桑 (D'Ohsson) 《蒙古史》载一二一八年 (元太祖十三年戊寅岁) 蒙古成吉思汗遣使者数人至花刺子模国。算端摩哈美德 (Sultan Mahomed of Khwarizm) 见之于布哈拉城 (Bokhara)。蒙古使者中一人，花刺子模籍也。算端中夜召之，密问成吉

斯汗已征服唐格司国，有之乎。明初西班牙出使帖木儿廷大使克拉维约《纪行书》中，谓察合台汗国人称中国皇帝为唐古斯(Tangus)，犹言猪皇帝也(Pig Emperor，愚为朱皇帝之戏语)。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谓九月二十七日，抵阿里马(Almalik《元史》作阿力麻里)，土人“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俄国驻北京总主教帕雷狄斯(Palladius)谓《长春真人西游记》之桃花石即 Tamgaj 之译音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32—33 页)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西域补传》上，谓桃花石为契丹之大贺氏转音。洪氏未得见席氏及以前阿拉伯诸地理家之记载，皆在契丹未兴以前，故有是说。其原音且与唐朝亦无关系也。

(三) 席氏书中之泰山(Taissan)即汉文天子二字之转音。

(四) 所言中央之大河，即长江也。北为隋，南为陈。陈国上下，惟风流词藻是务，陈叔宝淫纵放荡。隋文帝开皇八年，暴陈主二十恶，遣高颉、杨素、韩擒虎、贺若弼等分道渡江。九年正月(公元五八九年)陷建康，虏陈叔宝，中国一统。当时隋兵制衣或尚黑，陈兵尚红，故有黑衣国及红衣国之传说。明世宗嘉靖时，有波斯人哈智摩哈美德(Hajji Mahomet)至中国言陕甘人尚黑衣。或者隋时，中国西北多黑衣，故有是欤？《唐书·大食传》有白衣大食，黑衣大食，殆与此相类矣。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后周警卫之制，“凡大驾

则尽行，中驾及露寝则半之，小驾半中驾，常行军旅则衣色尚乌。隋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改变。戎服临朝”。故此处所言黑衣国为隋朝，毫无疑义也。

（五）席氏又谓后妃出乘牛车，初见之，颇可讶异。然余详查陈继儒《群碎录》载有“三代两汉用马车，魏晋至梁陈用牛车，唐虽人主妃后，非乘马即步辇，自郊祀外不乘车”诸语。席氏此说亦有据也。

《隋书》卷十《礼仪志》五輿辇：南朝车辂多驾牛。后魏皇帝车辇皆驾马，四望通轳，车驾一牛，正从第一品执事官散官及仪同三司诸公主得乘油色朱络网车。车牛饰得用金涂及纯银。二品三品得乘卷通轳车，车牛饰用金涂。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得乘偏轳车。车牛饰用铜。隋朝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輿辇乖制，请皆废毁，高祖从之。唯所有车辂则皆驾马。席摩喀塔此处所言车辇用牛牵挽，乃曹魏司马晋及南朝之制也。

（六）隋文帝嫌古代长安湫隘，别筑大兴城，离古城不过数里。席氏谓距陶格司城不远，又有库伯丹城，意其即指此而言。古代突厥民族诸国，与亚洲西部等地，皆称长安为克姆丹（Khumdan）。库伯丹与克姆丹同为一字，不过拼写略有不同而已。即此一端，已足证明席氏记载之陶格司为中国，可无疑也。克姆丹之名，见之于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叙利亚文中。阿拉伯地理名家书中皆得见之。鲍梯谓为长安之转音，诺耳曼（Neumann）谓为宫殿之转音，日本佐伯好郎谓为关内之转音。吾意

皆非也。克姆丹即汉文京都 King du 二字之转音也。

(七) 席氏又谓库伯丹城内有二大河贯流之。据宋敏求《长安志》及李好文《长安图》，长安城内确有二河，自渭水分出，在西北朱红门与启军门间入城。其西一河，经东都门、清明门、青门、下杜门而至芳林门之西。其东一河，经青门亭、大安宫东而至芳林门之东。宫殿在城东，所谓大明宫是也。东内苑与西内苑，皆在城之东部。

五 《旧唐书》记拂菻国

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一)。其宫宇柱栊，多以水晶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二)，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鸟举翼^(三)，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着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有一鸟似鹅，其毛绿色，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进食，有毒，其鸟辄鸣。其都城叠石为之，尤绝高峻。凡有十万余户，南临大海^(四)。城东面有大门，其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五)。第二门

之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六)。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其俗无瓦，搆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器热，乃引水潜流，上编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七)。妇人不开襟，锦为头巾。家资满亿，封以上位。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国人俟其欲萌，乃筑墙以院之，防外兽所食也。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唯人着甲走马及击鼓以骇之，其羔惊鸣而脐绝，便逐水草^(八)。俗皆髡而衣绣。乘輜辘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上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九)、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隋炀帝常将通拂菻，竟不能致。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一〇)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一一)焉。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一二)。大足元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

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一三)。(《旧唐书》卷一九八)

(一)《唐书》拂菻之名，乃沿用《隋书·裴矩传》及《铁勒传》中之名也。抄录古史之外，其新有记载，皆与东罗马帝国情形相合。隋末唐初之东罗马，疆宇包含埃及、犹太、叙利亚、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君士旦丁堡及多脑河南巴尔干半岛诸地。总合之，与《唐书》所记地方万里，列城四百，颇相合也。古代锡格儿塔王(King Sigurd)《君士旦丁堡游记》谓船将近岸，见陆上堡垒、村落、城市，相连不绝。与《旧唐书》所记邑居连属者，情况相合。

(二)东罗马全境分为十三道(Dioceses)，而长官则仅有十二人。盖十三之数，人皆视为不祥之数，故仅有长官十二人，以符俗也。

(三)王冠形如鸟举翼，指罗马皇帝及亚美尼亚等地国王所戴冠冕上之垂旒也。今代所遗古钱面上之刻像，王冕垂旒，视之尚如鸟翼也。

(四)其都城叠石为之，尤绝高峻，凡十余万户，南临大海等情，正合君士旦丁堡京城情形。其城东南北三面皆滨海，古城叠石为之。

(五)城东有大门，其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考君士旦丁堡西门为金门，东罗马皇帝梯窝独秀斯(Theodosius)所筑。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之《黄金牧地》书中，记君士旦丁堡城西面为陆地，有金门高峙。大门之内，复有无数小门，皆青铜为之。古代锡格儿塔王《君士旦丁堡游记》书中，谓东罗马皇帝阿

利格秀斯(Alexius)闻锡格儿塔王抵君士坦丁堡，命开金门迎之，其门平时不开，仅于皇帝久离国都归国时一开之，或皇帝远征，得胜凯旋时开之。金门在西城南角。《唐书》谓在东面者，误也。

(六)《唐书》载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记日时，毫厘无失，乃指君士坦丁堡市场之金钟(Golden Horologe)也。事见杜康健(Ducange)《基督教化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Christiana)

(七)《唐书》载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此风俗正与古代罗马相合。吾人今代见西国剧场舞台上，罗马人所衣之驼加衣(Toga)，皆披帔而右袒也。

(八)又羊羔生于土中，其脐与地连，盖指窝尔加河畔诸国传言之羊羔草(Lamb plant)也。刘郁《西使记》载垄种羊，出西海。以羊脐种土中，溉以水，闻雷而生，脐系地中，及长，惊以木，脐断，便行啮草，至秋可食，脐肉复有种。鄂多力克《游记》载喀得里国(Cadeli)甲斯便山(Caspean Mountains)产大瓜。成熟破裂，内有小羊，瓜羊并得。其说不稽，然确有其事，犹之爱尔兰(Ireland)海滨之树有实，实落海内，变为小鸟。皆极可信之事也。十六世纪初叶，喀得奴斯(Hieron Cardanus)与斯喀理格(J. C. Scaliger)二人皆记载此事，称之为 Agnus Scythicus。产于窝尔加河东，实与瓜子无异，草长大，高三尺，与动物无异，有足、蹄、耳，唯无角，角处有丛毛二握而已。伤则流血，

狼最喜嗜之。土人称曰巴罗买次 (Barometz)。俄国语羊草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二卷第 240—241 页)

(九)《唐书》所指夜光璧，亦实有之。班哲明七代拉 (Benjamin of Tudela) 记东罗马皇帝冕上之宝石，夜间可使全屋光明如昼。

(一〇) 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波多力究为何人，至今西国学者，尚无一定之说。查西史东罗马皇帝希拉克流斯 (Heraclius) 卒于公元六四一年二月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其子君士旦丁 (Constantine) 三月后亦卒。希拉克流那斯 (Heracleonas) 即帝位，不久被废。君士旦丁之子君士旦斯二世 (Constantans II) 年方十一岁，被推为帝。法国克拉勃罗德谓遣使至中国者为希拉克流斯 (Heraclius) 之弟梯窝独罗斯 (Theodorus) 其音与《唐书》之波多力稍近。然查梯窝独罗斯已于公元六三八年 (贞观十二年) 被杀矣。法国鲍梯谓遣使者，非希拉克流斯之弟梯窝独罗斯，乃罗马教皇梯窝独罗斯一世 (Pope Theodorus I) 也。教皇即位于公元六四二年 (贞观十六年) 十一月。然学者多不以鲍梯之说为然。圣马丹 (St. Martin) 谓遣使者为瓦伦丁该撒 (Valentine Caesär)。瓦伦丁即推翻希拉克流那斯 (Heracleonas) 而拥立君士旦斯者也。夏德谓波多力即叙利亚之总主教 Patriach，阿拉伯语读之为拔脱力克 Bathric，与中国古代波多力三字之读音相近，并非人名也。诸说之中，吾取鲍

梯之说也。波多力三字，乃 *Papas Theodorus* 之讹音也。第一字讹成一波字，圣父之义也。近代人译作“教皇”二字。梯俄独罗斯全名，则仅余独罗二音，独罗与多力相近也。回教徒于贞观十年后，频年与东罗马战争，尽夺叙利亚全境，又灭波斯。波斯王伊嗣俟 (*Yezdegerd*) 遣使求救于中国。是时唐太宗之威权，达于拔汗那 (*Farghanah*)、缚底野 (*Bactria*)、阿富汗 (*Afghanistan*)、呼罗珊 (*Khorassan*) 等地。英国亨利玉尔以为东罗马之遣使中国，其性质亦与波斯王伊嗣俟之求救相等，兼引起中国皇帝注意于西方阿拉伯人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55 页)

(一一)《旧唐书》又记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此节尤足证明唐时中国必有人亲至东罗马帝国，故所得之事，与西史正相合也。查阿拉伯 (大食国) 哈利发摩维亚 (*Khalif Moawiyah*) 于公元六七一年 (唐高宗咸亨二年) 起始攻东罗马，欲取君士且丁堡都城。继续七载之久，至公元六七八年 (唐高宗仪凤三年) 兵疲财尽，国力稍耗，终不能得君士且丁堡。不得已，乃与东罗马皇帝君士且丁四世约和。帝遣伊育纳斯 (*Ioannes Petzigaudias*) 至大马斯克城 (*Damascus*) 议约。结果阿拉伯人承认三十年不侵扰东罗马，每年输东罗马金三千锭，奴仆五十名，良马五十匹。其后哈利发国内有难，罗马要求增加岁币。东罗马皇帝哲斯丁尼二世 (*Justinian II*)

时，哈利发阿白塔儿马力克(Khalif Abdulmalik)即位，乃全废之。《唐书》所纪结果，与西史相反，或为史官登记时误载。大食臣属于拂菻，而非拂菻臣属于大食也。亚美尼亚史哈利发摩维亚之名作 Maui，其音与《唐书》之摩拽尤相近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44—50页)

(一二)《本草纲目》卷五十下，有底野加，亦即底也伽也。明正德元年著成之《本草品汇精要》亦载底野加。大旨与《纲目》所言相同，另具外国人献此药于中国皇帝图，药丸有红黑二色。据《纲目》谓底野加来自西国，为猪胆(据《本草品汇精要》及《正类本草》应为诸胆合和而成，此必李时珍错改也)所成，与久坏丸药相似，有红黑两色。宋时入中国，味苦，性寒，无毒，能治百病中恶。夏德谓欧洲上古及中古著名之 theriac，即野底加之原音也。据罗马白里内之记载，此药构成分子有六百种之多。能治百毒，惟不能医蝮蛇伤。据白里内所载，此药丸粒方中并无胆，又其构成分子各时代不同。后代有用没药、蛇胆及鸦片者，而鸦片成分颇多。中世纪回教徒欲得鸦片效果者多善用之。鸦片最早即混在此药中输入中国也。据阿拉伯史记载，最良之底野加产于伊拉克或巴格达(Bagdad)附近。(见夏德《中国与罗马东边地》第276—279页)

(一三)《旧唐书》又记高宗乾封二年(公元六六七年)武后大足元年(七〇一年)、玄宗开元七年(七一九年)东罗马与中国皆有交通，开元七年又有大德僧朝贡。大

德僧今人多译作总主教(Archbishop)。

六 《新唐书》记拂菻国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一)。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国数十，以名通者曰泽散，曰驴分。泽散直东北，不得其道里。东渡海二千里至驴分国，重石为都城。广八十里，东门高二十丈，扣以黄金^(二)。王宫有三袭门，皆饰异宝。中门中有金巨称一，作金人立，其端属十二丸，率时改一丸落。以瑟瑟为殿柱。水精琉璃为椽，香木梁，黄金为地，象牙闾。有贵臣十二，共治国。王出，一人挈囊以从。有讼书投囊中，还省枉直。国有大灾异，辄废王更立贤者。王冠如鸟翼，缀珠。衣锦绣，前无襟。坐金蒟榻。侧有鸟如鹅，绿毛。上食有毒，辄鸣。无陶瓦，屑白石墼屋，坚润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气为风。男子剪发，衣绣，右袒而帔。乘輜辘白盖小车。出入建旌旗，击鼓。妇人锦巾。家貲亿万者为上官。俗喜酒，嗜干饼^(三)。多幻人，能发火于颜，手为江湖，口幡眊，举足堕珠玉。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四)。土多金、银、夜光璧、明

月珠、大贝、车磔、码磔、木难、孔翠、虎魄。织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即腐^(五)。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六)。有兽名贙，大如狗。犷恶而力。北邑有羊，生土中，脐属地，割必死。俗介马而走，击鼓以惊之，羔脐绝，即逐水草，不能群。贞观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下诏答贄。大食稍强，遣大将军摩拽伐之。拂菻约和，遂臣属。乾封至大足再朝献。开元七年，因吐火罗大酋献师子、羚羊。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其人黑而性悍。地瘠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槁鱼。人食鹼莽。鹼莽，波斯枣也^(七)。不耻烝报，于夷狄最甚，号曰寻。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夜^(八)。（《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一）《新唐书》所记拂菻国边界，东为苦国，即卓支亚也(Georgia)。一云苦国即叙利亚，阿拉伯人称之为Scham，音译为苦也。北直突厥可萨部，今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以东之地。西濒海即今之爱琴海(Aegean Sea)。

（二）《新唐书》记其都城广八十里。中国古里小于

今里。约五里合今一英里(今三里三合一英里),八十里共合十六英里。班哲明士代拉(Benjamin of Tudela)记君士旦丁堡城广十八迈耳。与《新唐书》所记颇相合也。东门高二十丈,扣以黄金,盖亦指君士旦丁堡西面黄金门而言。《新唐书》亦记为东门,沿《旧唐书》之误也。

(三) 俗喜酒,嗜干饼,正与罗马人习尚相合。其干饼或指今之所谓饼干也。

(四) 多幻人,亦与古代罗马风俗相合。东罗马史家格里哥列斯(Nicephorus Gregoriui)之《东罗马史》载当时幻人,南至埃及,北至君士旦丁堡,西至西班牙境内之加底斯城(Cadiz)无不有其踪迹。所至演术,例如系绳空中,距地极高,人立其上,步履如飞,负孩子肩,射箭其上,莫不如意也。

(五) 《新唐书》谓共海中有珊瑚洲者,此或指阿拉伯亚丁港外之取珊瑚也。至今土人,仍有以取珊瑚谋生者。

(六) 《新唐书》记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盖传闻之辞也。东汉光武时,罗马史家梅拉记中国人善经商,唯交易时,不以面相视,遗货于沙碛中,以背相对。情形亦正相同。

(七) 《新唐书》记拂秣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此磨邻何在,可视下方杜环《经行记》注文。《唐书》之鶻莽,与陶宗仪《辍耕录》第二十七卷,金果条内之苦鲁麻枣,同一原音。《本草纲目》谓万年枣亦名苦鲁麻枣。鶻莽及苦鲁麻,皆由波斯语 Khurma 转音而来也。

(八)《新唐书》又记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夜。此则基督教教规。七日一礼拜，停止一切交易，所以敬神也。饮以穷夜，则风俗好酒。礼拜日之夜，穷饮达旦，所以示乐也。

七 《册府元龟》记拂菻通唐

景云二年(公元七〇八)十二月，拂菻国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五月，拂菻国王遣大德僧来朝^(一)。(《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此两次通使，不见新、旧《唐书》，故揭录于此。

八 《新唐书》记拂菻降附于唐

高仙芝……开元末，表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羈属吐蕃。自仁琬以来，三讨之，皆无功。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功一岁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与令诚俱班师。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摄降附^(一)。(《新唐书》卷一三五《高仙芝传》，又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勃律传》)

(一) 此节末尾谓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不过史家虚夸之辞。拂菻、大食等国当时或皆有祝贺战胜吐蕃之表文，而史家遂谓为降附也。若诚降附，则天宝九载(公元七五〇年)，大食岂敢犯仙芝之威，攻之于怛逻斯城，为石国王车鼻施直冤乎？

九 《通典》记大秦等国

大秦，一名犁鞞（鞞居言反。一云前汉时犁鞞国也），后汉时始通焉。其国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国。其王理安都城，宫室皆以水精为柱。从条支西度海曲万里，去长安盖四万里。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西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人皆髻头而衣文绣。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墩，一如中州。地多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持兵器，辄为所食。其王无常人，皆简立贤者。有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无怨。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本中国人也。土有骇鸡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缜者，以盛米，置群鸡中，欲啄米，至辄警去，故南人名为骇鸡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上多金、

银、奇宝、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龟、白马、朱髦、璚瑁、玄熊、赤璃、辟毒鼠、大贝、车渠(《广雅》云车渠石似玉)、玛瑙(《广雅》云玛瑙石似玉)。赧出西海，有养者，似狗多力，犷恶(赧藏宗反，犷古猛反)。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于上中。候其欲萌，筑墙院之，恐为兽所食也。其脐与地连，割之绝则死，击物警之，乃惊鸣，遂绝，逐水草，无群。又有木难，金翅鸟口中结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记云珊瑚间木难)。有幻人，能额上为炎烬，手中作江湖，举足而珠玉自堕，开口则旛髦乱出。(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须，长四尺五寸。旛音烦。髦人志反。)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细布，作襪毳毼罽帐之属，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绂绀纹。数与安息诸胡交市于海中。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载铁网，令水工没，先入视之，可下网乃下。初生白而渐渐似苗。坼甲历一岁许，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高极三四尺者，围尺余。三年色乃赤好，后没视之，知可采，便以铁钐发其根，乃以索系网，使人于舶上绞车举出。还国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时不举，便蠹败。其王常欲通使于汉。涂经大海，使客往来，皆

賚三岁粮，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隐之。至晋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处，几于日所入也。……

小人，在大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报。

轩渠，其国多九色鸟，青口绿颈，紫翼红膺，绀顶丹足，碧身绀背，玄尾，亦名九尾鸟，亦名锦凤。其青多红少谓之绣鸾。常从弱水西来。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国币货同三童国。

三童，在轩渠国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为一种声，亦能俱语。常货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币，率效国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则用国王之面。王死则更铸。（以上三国，与大秦邻接，故附之。）

泽散，魏时闻焉，属大秦。其地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

驴分，魏时闻焉，属大秦。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飞桥，长二百四十里。发海道西南，绕海道直西行至焉。（《通典》卷一九三）

一〇 拂菻国人物器样画与倮侥国^(一)

拂菻国人物器样二卷。鬼神样二卷。外国杂兽二卷。右六卷，西域僧迦佛陀画，并得杨素家^(二)。（《唐人说荟·贞观公私画史》）

（一）唐时中国与欧洲交通事迹，除“正史”外，尚有野史杂记，是亦可证明当时中国人民多留心外国之事也。太宗时，魏王泰作《括地志》，玄奘慧超二人之纪行书中，亦略述及东罗马也。裴孝源作《贞观公私画史》，记当时东罗马人画像。

（二）据明时僧莲儒所纂《画禅》观之，迦佛陀禅师，天竺人，学行精恣，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于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门上有西神，即是迦佛陀之迹。杨素为隋文帝功臣。文帝崩，拥立炀帝，势倾人主。家藏私画，至唐太宗时，始公之于世。唐裴孝源作《贞观公私画史》（见《唐人说荟》），吾人乃得借以知当时之有是画。惜乎不传，否则真为画中之宝矣。

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倮侥国，其人穴居也。（《括地志》）

一一 蠓蠓国通使于唐

唐宁王傅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行大节，犯颜悟

主，虽死不避。后为盐州刺史，以清白尤异升闻。时岑羲、萧至忠为相，授嘉祚开州刺史。嘉祚恨之，频言其屈。二相大怒，诟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怅，饮马于义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溅水，数惊嘉祚马。嘉祚忿之，骂曰：“臭卒伍，何事惊马！”其人顾嘉祚曰：“眼看使于蠓蠓国（一），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异之。明复至朝，果为二相所召。迎谓曰：“知公迹素高，要公衔朝命充使。今以公为卫慰少卿，往蠓蠓国报聘。可乎？”嘉祚辞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义井，复遇昨惊马人。谓嘉祚曰：“现宰相欲令使远国，信乎？”嘉祚下马拜之。异人曰：“公无忧也，且止不行，其二相头已悬枪刃矣，焉能怒公？”言毕不知所之。间一日，二相皆诛。果如异人言矣。其蠓蠓国在大秦国西数千里。自古未尝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太平广记》卷八二《袁嘉祚》）

（一）萧至忠，唐中宗及睿宗时宰相也。《新唐书》卷一二三有专传。至忠与岑羲皆先天二年被诛。事见《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此节所序之事，亦必先天二年事也。蠓蠓国据其地位及读音，必即 Iberia 之译音也。罗马人称今代西班牙为依贝利亚。正音为依贝，其尾音利亚乃今代英文之读法也。蠓蠓国必先有使者至唐，故此肯言往“报聘”也。

一二 玄奘之记拂懔国

波刺斯国西北接拂懔国，境壤风俗同波刺斯，形貌语言，稍有乖异。多珍宝，亦富饶也。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货，附拂懔国，故拂懔王岁遣丈夫配焉。其俗产男，皆不举也。（《大唐西域记》卷一一。）

一三 慧超之记拂临国

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国。彼王住不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彼国复居山岛，处所极罕，为此就彼。

又小拂临国，傍海西北，即是大拂临国（一）。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寔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宝物，甚足駝、骡、羊、马、叠布等物。衣著与波斯、大寔相似，言音各别不同。（《五天竺国传》）

（一）小拂临似指叙利亚及巴勒斯坦（Palestine）而言。大寔与拂菻之爭，参观上方《旧唐书》之注释。玄奘及慧超皆未亲至拂菻，所有记载，皆仅据波斯人及大食人传闻而已。

一四 杜环之记拂菻国（一）

拂菻国在苦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傍，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二）。又闻西有女国，感水而生。又云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国（三）。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鹑莽。鹑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陆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四）。其寻寻烝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通典》卷一九三）

（一）天宝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俘石国王子，西域

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是时杜佑族子环亦从军，为敌所虏，流离异域凡十余年。宝应初因商贾船舶由海道自广州回。环后著《经行记》一书，记述西域诸国情况。原本久佚，仅杜佑《通典》注中保存数条而已。

(二) 诗人施肩吾有《岛夷行》诗一首（见《全唐诗》第八函第二册），叙鬼市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杜环言鬼市在海中，施肩吾言在海边也。杜环天宝时人，施肩吾洪州人，元和十年登第。

(三) 《新唐书》谓自“拂秣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此方谓“磨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国”。此必欧阳修撰《新唐书》采材于《经行记》时，图省字而有此误也。据此，则秋萨罗必即 Castilla 之译音，西班牙国之古名也。《明史·佛郎机传》作干丝腊。磨邻乃麻格力伯爱尔阿克萨 (Maghrib el Aksa) 之首一字译音。此三字为阿拉伯文。其义犹今人所称之“泰西”也。阿拉伯人征服摩洛哥后，改其旧名而以是新名命之，简称曰，麻格力伯 (Maghrib)。其地为奉信回教者最西之地，由是而后欧人讹作摩洛哥也。赵汝适《诸蕃志》有木兰皮国，亦为 Maghrib 之译音。古代罗马人称其地曰毛莱塘尼亚 (Mauretania)。自阿拉伯人征服后，即废不用。

有数种刻本之《通考》，秋萨罗作秧萨罗。夏德据之，

因以秧萨罗为耶露撒冷(Jerusalem)之转音。(见《中国与罗马东边地》第204页)

(四) 所谓寻寻似即 Sem 之讹音(《新唐书》仅一寻字)。罗马人未征服该地时,迦太基(Carthage)人据有其地。迦太基为腓尼基(Phoenicia)人之后裔。腓尼基人、希伯来人、阿述利亚人、阿拉伯人、阿比西尼亚人皆赛米人种(Semite),希腊人与罗马人称之曰 Sem。寻寻、大秦、大食三种法律皆行于该地。杜环亦未亲至大秦,仅据大食人传闻而已。

一云寻寻即大食人火祆教徒之称。寻,唐音读若 Zim,即祆教。其寻寻烝报,即祆教实行亲属通婚之义。大食法、大秦法、寻寻法,即回教、景教、祆教教义也。

一五 《洽闻记》中载簸菾国海中珊瑚

簸菾国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飞桥。渡海而西,至且兰国,自且兰有积石,积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大船载铁网下海中。初生之时,渐渐似菌。经一年,挺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小者三尺,大者丈余。三年色青,以铁钐发其根,于船上为绞车,举铁网而出之,故名其所为珊瑚州。久而不采,却蠹烂糜朽。(《太平广记》卷四〇三《珊瑚》引自《洽闻记》)

一六 海西国石磬之传入中国

卢纶《慈恩寺石磬歌》：灵山石磬生海西^(一)，海涛平处与山齐。长眉老僧同佛力，呪使蛟人往求得。珠穴沈成绿浪痕，天衣拂尽苍苔色。星汉徘徊山有风，禅翁静扣月明中。群仙下云龙出水，鸾鹤交飞半空里。山精木魅不可听，落叶秋砧一时起。花宫杳杳响泠泠，无数沙门昏梦醒。古廊灯下见行道，疏林池边闻诵经。徒使洪钟秘高阁，万金费尽工雕凿。岂如金质挂青松，数叶残云一片峰。吾师宝之寿中国，愿同劫石无终极。
(《全唐诗》第五函第二册)

(一)《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大秦国条云：大秦国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

一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一) 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杳然灵虚，后而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二)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

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泊乎娑殫^(三)施妄，鈿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思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四)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五)。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经留廿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关。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蓄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宏，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六)，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

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按《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纁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土大笑，訕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七)，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网，俱维绝纽。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龙髯虽远，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

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八)于兴庆宫修功德。于是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宝装璀璨，灼烁丹霞。睿札宏空，腾凌激日。宠贲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道无不可，所可可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且乾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亭毒。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乐，念生响应，情发自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九)，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一〇)，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君耳目。能散祿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翠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

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婆^(一一)，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词曰：真主无元，湛寂常然。权舆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无边。日升暗灭，咸证真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时拨乱，乾廓坤张。明明景教，言归我唐。翻经建寺，存歿舟航。百福皆作，万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筑精宇。和宫敞朗，遍满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乐康，物无灾苦。玄宗启圣，克修真正。御榜扬辉，天书蔚映。皇图璀璨，率土高敬。庶绩咸熙，人赖其庆。肃宗来复。天威引驾。圣日舒晶，祥风扫夜。祚归皇室，祇氛永谢。止沸定尘，造我区夏。代宗孝义，德合天地。开贷生成，物资美利。香以报功，仁以作施，暘谷来威，月窟毕萃。建中统极，聿修明德。武肃四溟，文清万域。烛照人隐，镜观物色。六合昭苏，百蛮取则。道惟广兮应惟密，强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丰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时法主僧宁恕^(一二)知东方之景众也。（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二）

（一）此碑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叙述基督教大义。第二段，叙述自太宗时入中国后之蒙优待。第三段，

頌词。第四段，诸僧署名，汉名及叙利亚名并列。余以叙利亚文不便录写，故阙之。此碑驰名世界，研究家不下数十。吾姑就碑文中外国名词，略释之也。景净述下有叙利亚文一行，即景净之教名亚当(Adam)及其职衔也。

(二) 阿罗诃乃译叙利亚文 Alaha，华言上帝也。

(三) 娑弹乃 Satan 之译音，《圣经》上恶魔也。

(四) 弥施诃即 Messiah 之译音。叙利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皆称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以是名。

(五) 景宿告祥，波斯诸耀以来贡，事迹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四章。

(六) 阿罗本乃 Rabban 之译音。汉文无 R 字母之相当译音，凡外国字前有 R 字母者，辄冠以“阿”“曷”等字也。

(七) 罗舍乃 Abraham 之译音。及烈乃 Gabriel 或 Cyril 之译音。

(八) 佶和乃 Georgius = George 之译音。

(九) 伊斯乃 Isaac 之译音。

(一〇) 此处王舍城，非印度之王舍城，乃阿母河南岸巴里黑城(Balkh)。玄奘《西域记》谓之小王舍城。

(一一) 达娑乃梵文 dasa 之译音。佛之役人之义也。施雷格尔(G. Schlegel) 谓为波斯文 tarsa 之译音，误也。tarsa，波斯文基督教徒之义也。

(一二) 宁恕乃 Hanan Ishu II 之译音。聂思脱里派是时住报达城(Bagdad)之教务大总管(Patriarch)也。(见

日人佐伯好郎之英文本《景教碑文研究》)

附：1. 《景教碑》之研究

明天启五年，长安民锄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居中国西洋教士及教徒李之藻等，皆相矜谓有唐之世，基督教已流行中国。崇禎元年，教士鲁德昭(Alvarez Semedo)受命至西安建立教堂，因得详查该碑。鲁德昭颇知汉文，惟对于该碑之外国文，究不知为何文。盖非希伯来文，亦非希腊文也。德昭后询问驻印度阁蓝葛儿(Cranganor)(名见《元史·世祖本纪》)教士肥南代斯(Père Antony Fernandez)。肥谓为叙利亚文也。公元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耶稣会士(Jesuit)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译成拉丁文，为欧文中最初之译本。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有法文翻译，唯不全耳。一六三一年(崇禎四年)有全体意大利文译本，盖自葡萄牙文重译者也。一六三八年(崇禎十一年)鲁德昭将全文译成葡文，附加注解。碑出地后仅八年，崇拜天主教诸国，皆知有此碑，引起甚多之研究。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鲁德昭之葡文，重译成英文。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译之成拉丁文。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巴拖里(Daniel Bartoli)有《碑文研究汇篇》之刊印，盖聚集所有前人之研究也。十八世纪之末(清嘉庆初年)，英国吉邦(Gibbon)之《罗马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亦有言之。十九世纪时，重译之文，又复甚多。英文中则有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白里枢曼(Bridgman)之

译本，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之译本，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理雅各（James Legge）之译本。法文中则有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胡克（Abbé Huc）之译本，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鲍梯（M. G. Pauthier）之译本，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夏雷鸣（Père Havret）之译本。德文中则有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诺曼（Neumann）之译本，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海楼（Heller）之译本，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海楼再译之本。日本明治四十四年，日文中有关佐伯好郎所著之《景教碑文研究》。最后又有佐伯之英文本《景教碑文研究》，出版于一九一六年。

碑文既达欧洲后，热心者如雷麦萨（Abel Rémusat）、克拉勃罗德（Klaproth）、鲍梯等皆承认其为真确。鲍梯举出证据甚多。而怀疑家如福祿特尔（Voltaire）则讥笑之。儒莲（Julien）不承认为真确。德人诺曼则谓全为耶稣会教士鲁德昭之伪作。吾人就碑文及当时聂思脱里派在东方之历史考证之，绝非后人伪作者也。其证据约略如下：

（一）玄宗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教经，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见《唐会要》卷四九）据此，则碑中大秦寺名之由来，盖有所本而非虚搆者也。

（二）日本高楠顺次郎发见唐德宗时，西明寺僧圆照所辑《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有一节载：“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

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睿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是则景净、弥尸诃等名，同时亦见之他书也。

(三)《册府元龟》第五四六卷载，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曰：“臣闻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欲而心乱必矣。窃见庆立等雕镌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谲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圣王之所严罚，紊乱圣谋，汨斲彝典。昔露台无费，明君尚或不忍，象著非多，忠臣犹且愤叹。王制曰：作异服奇器，以疑众者杀。月令曰：无作淫巧以荡上心。巧谓奇伎怪好也。荡谓惑乱情欲也。今庆立皆欲求媚圣意，摇荡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宜奢淫于天下。若庆立矫而为之，是禁典之无赦也。陛下即位日近，万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广敷节俭，则万姓幸甚。”及烈之名亦见《唐会要》卷六十二《谏诤》。《册府元龟》第九七一卷，载：“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又卷九七五，载：“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僧及烈之名，亦见于碑文中也。

(四) 宋宋敏求《长安志》云，义宁坊有波斯寺。唐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阿罗斯即碑文中阿罗本之误。阿罗本为大秦僧入中国之始。宋时已有言之，固非明时伪造虚搆之名也。

(五) 碑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isthan)，长安为克姆丹(Kumdan)，洛阳为撒拉哈(Saragh)。(参见梁时科斯麻士之《秦尼策国记》，隋时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陶格司国记》，宋文帝时亚美尼亚史家摩西之《哲那斯坦国记》)此等名辞，为古代亚洲西部各国，与中国交通所有之名辞，近代史地学专家，始发明其究竟，匆促间断不能虚搆伪造之也。

(六) 据西方人之记载，基督教之入中国，其期甚早。印度麻啰拔(Malabar)教堂所藏迦尔底文日课经，关于耶稣大弟子圣多默(St. Thomas)传教功勋，有下方之记载：

- (甲) 圣多默使支那人及爱西屋皮亚人(Ethiopians) 皆改信正教；
- (乙) 圣多默使其人受洗礼，给儿童名称；
- (丙) 圣多默使其人信圣父、圣子、圣神；
- (丁) 圣多默使其人有信仰后，能维持其信仰；
- (戊) 圣多默使全印度皆信真理，不拜偶像；
- (己) 圣多默使天国生翼，传教至中国。

又有颂圣多默之歌一首，谓“印度人、支那人、波斯人、海岛居民，以及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爪哇人、罗马人，皆追怀圣多默，而仰拜其名也。”圣多默事业，渺茫不可尽信。其人生死年月，皆不得知。或谓因传教受难，死于印度马八儿(Maa-

bar)。公元三九四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骸骨移葬小亚细亚爱代撒（Edessa）地方。（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01页）

圣多默以外，据某叙利亚人阿拉伯文之记载，又有圣徒巴拖罗谋（Bartholomew）者，亦传教至印度及最远之支那。第四世纪初，罗马著作家阿奴比由斯（Arnobius）著《驳异教者论》（Adversus Gentes），该书第二卷第十二章，谓耶稣福音曾传至印度、中国（apud Seras）、波斯、米底国（Medes）、阿拉伯、埃及、帕提亚（Parthia）、福乃纪亚（Phrygia）以及远至太阳出入处之国境岛屿，皆收感化之效。第四世纪时（西晋末及东晋时代），基督教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及波斯全境乃大兴。盖吾人查见宗教史上，有甚多主教（Bishop）及司祭者（Presbyters）之名，受波斯王撒泊儿（Sapor）之虐戮，列于殉道者（Martyrs）之中也。公元三三四年（东晋成帝咸和九年），木鹿城（Marv—Maru，名见《后汉书》及《新唐书》、《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麻里兀）及途思（Tus，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二地，有主教驻所（Episcopal See）。四二〇年时（宋武帝永初元年），升为总主教驻所（Metropolitan See）。此可证明呼罗珊（Khorasan，名见《唐书》）境内，于甚早时期，已有耶稣教堂矣。公元四三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爱佛速斯（Ephesus）地方会议决裂后，聂思脱里（Nestorius）被黜，而其教旨则甚流行于波斯及所有东方各教堂。四九八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与君士旦丁堡正教完全脱离关系。聂派之生存，多仰赖波斯王之恩眷。其人尤多精岐黄术。在东

方大显其名。第七八两世纪时（唐代），其人传教精神颇盛。叙利亚某著作家谓聂派第二十代教务大总管赛里巴柴喀（Salibazacha，即位于公元七〇三年即唐中宗长安三年，卒于七三〇年，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于公元七一四年（开元二年）至七二八年（开元十六年）间，建立哈烈（Hera，名见《明史》）、撒麻耳干（Samarkand，名见《元史》）及支那三处总主教驻所（Metropolitan Sees）。以前此三处，必为主教驻所（bishopric），依级递升，可无庸疑也。哈烈之主教驻所，约成立于公元四一一年至四一五年间（东晋安帝义熙七年至十一年）。撒麻耳干者，约成立于五〇三年（梁武帝天监二年）至五二〇年（普通元年）间。在中国者，其最早时期，不得在六三五年（唐太宗贞观九年）之前也。教务大总管提摩太（Timothy）（即位于七七八年，即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卒于八二四年，即唐穆宗长庆四年）在位时，有任命大卫（David）为中国总主教之文。聂派教规，每四年招集各地牧师会议一次。第九世纪中叶（唐宣宗时代），吾人复查有免去中国、印度、波斯、木鹿、叙利亚、阿拉伯、哈烈及撒麻耳干诸总主教集会之劳，唯仍须负募集资金，维持总管处之职任之文。盖诸地相去辽远，往返不便也。阿拉伯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Said Hassan）记公元八七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黄巢克广州时，外国居留民中，有回教徒、基督教徒、火教徒及犹太人甚众。唐时，基督教在中国之兴盛，于外国文之记载中，亦可窥见一二也。

晚近英人拉耶德（Layard）在曲儿忒斯坦（Kurdistan，在卓支亚之南）丛山，叶绿（Jelu）谷内，探访聂派古教堂一所。见屋

顶悬挂中国古代磁碗甚多，满积尘垢。守屋者告之云，为古代聂派教士携自中国者。吾意此亦必唐代景教僧所为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01—115 页）

2. 景教祈祷文之发现

唐时，耶稣教《新旧约》以及其他颂圣诸书译成汉文者，究有若干，今虽不可知，然以臆想测之，必有之也。景教碑文，已言阿罗本受唐太宗之欢迎，“翻经书殿，问道禁闱”矣。公元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聂思脱里派徒祈祷时，所用之《圣歌》一篇，题曰《景教三威蒙度赞》。“威蒙度”者，原音为 Emad，叙利亚文施洗之义也。又《尊经》一篇，亦其教中人所用以为该派法王及著经人祝福者也。伯希和之发现，为研究景教史者，大增材料。吾人可借以断定唐时景教徒必曾翻译基督教《圣经》若干篇。惜不传耳！《三威蒙度赞》及《尊经》二篇，文皆不长，且中国学人，多有未见之者，吾故将原文录出，以供参考。

《景教三威蒙度赞》

元上诸天深敬叹，大地重念普安和。人元真性蒙依止，三才慈父阿罗诃。一切善众至诚礼，一切慧性称赞歌。一切含真尽归仰，蒙圣慈光救离魔。难寻无及正真常，慈父明子净风王。于诸帝中为师帝，于诸世尊为法皇。常居妙明无畔界，光威尽察有界疆。自始无人尝得见，复以色见不可相。惟独绝凝清静德，惟独神威无等力。惟独不转俨然存，众善根本复无极，我今一切念慈恩，叹彼妙乐照此国。弥施河普

尊大圣子，广度苦界救无亿。常活命王慈喜羔，大普耽苦不辞劳。愿捨群生积重罪，善护真牲得无繇。圣子端任父右座，共座复超无新高。大师愿彼乞众请，降棧使免火江漂。大师是我等慈父，大师是我等圣主。大师是我等法王，大师能为普救度。大师慧力助诸羸，诸目瞻仰不甞移。复与枯焦降甘露，所有蒙润善根滋。大圣普尊弥施诃，我叹慈父海藏慈。大圣谦及淨风性，请凝法耳不思议。

《尊经》

敬礼妙身皇父阿罗诃，应身皇子弥施诃，证身卢诃宁俱沙。已上三身同归一体。

瑜罕难法王 庐伽法王 摩矩辞法王 明泰法王 牟世法王 多惠法王 景通法王 宝路法王 千眼法王 那宁逸法王 珉艳法王 摩萨吉思法王 宜和吉思法王 摩没吉思法王 岑稳僧法王 廿四圣法王 宪难耶法王 贺萨耶法王 弥沙曳法王 娑罗法王 瞿庐法王 报信法王(一)

次又为著下方诸经者祈祷：

《常明皇乐经》《宣元至本经》《志元安乐经》《天宝藏经》《多惠圣王经》《阿思瞿利容经》《浑元经》《通真经》《宝明经》《传化经》《罄遗经》《原灵经》《述略经》《三际经》《徵诘经》《宁思经》《宣义经》《师利海经》《宝路法王经》《删可律经》《艺利月思经》《耶宁邈经》《仪则律经》《毗遏启经》《三威赞经》《牟世法王经》《伊利耶经》《遏拂林经》《报信法王经》《弥施诃自在天地经》《四门经》《启真经》《摩萨吉思经》《慈利波经》《乌沙那经》(二)
(见罗振玉刊《燉煌石室遗书》及日本佐伯好郎英文本《景教

碑文研究》)

(一) 此方所谓法王,必今人所称大弟子(Disciple)或圣徒(Saint)之类,该派中有功之人也。

(二) 诸经之名,有译音者,有译义者。译音者,其原字皆叙利亚文。例如师利海,叙利亚文 Shlikha 之译音,圣门弟子之义。耶宁迦,叙利亚文 A-nidha 之译音,去世基督教徒之义。慈利波,叙利亚文 Tsuripa 之译音,十字架之义。此外有数字,至今尚未能完全考证。又甚多则为人名之译音,盖著者之名也。

一八 唐末景教之被禁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寢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蠹耗国风,而渐不觉,以至于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泊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置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罹其馁者;一妇不蚕,有罹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缋藻饰,僭儼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残,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

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划除不尽，流衍转滋^(一)。朕博览前言，旁求輿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诸臣，协心正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尼僧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二)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于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失时。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十万，废丹雘无用之室，何啻亿千。自此清淨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体予意。宣布中外，咸使闻知。会昌五年八月。（《唐大诏令》卷一〇三《唐武宗拆寺制》）

（一）唐太宗允许景教流行，并非真正信仰上帝。陈垣谓“唐代之尊崇火祆，有类于清人之尊崇黄教，建祠设官，岁时奉祀，实欲招来西域，并非出自本心。然则唐代两京之有火祆祠，犹清京师各处之有喇嘛庙耳”。（见《火祆教入中国考》）吾谓唐太宗优礼景教之政策，亦无异于尊崇火祆也。唐武宗时，唐室已衰，徒见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禁之亦由经济问题也。

（二）原作穆护祓，鲍梯谓为 Mubids，拜火教者之转

音。余意祓必为祆之误，故改。且查各书关于此事之记载，亦竟有数书刊作祆字者。穆护，余意为波斯语 Magus 之译音，犹言有学之僧人也。

武帝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上都、东都每街留寺二，每寺三十人。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以僧尼既尽，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会昌五年秋七月，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至是勅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合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一九 五代及宋时在中国之 基督教完全禁灭

五代与北宋时，基督教在中国必已完全扫灭，盖是时中国

史籍，无有道及大秦寺及大秦僧者也。同时阿拉伯人摩哈美德（Mahomet）别名阿伯尔法拉及（Abulfaraj）者，有下方之记载。其言曰：

回教纪元三百七十七年时（公元九百八十七年，即宋太宗雍熙四年），在八吉打城（Bagdad）基督教徒居留地某教堂之后，余遇基督教僧那及兰（Najran）。其人年甚幼，面目可爱，静默寡言，不受问则绝不启口。七年前（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尝受大总管之命，与僧五人往中国整顿其地基督教。余访问其旅行情况。那告余云，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教徒矣。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归回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13页）

二〇 唐代学者关于大秦国 矿石及动植物之记载

记载外国矿石、动植物之中国学者，以唐代为最多且博，现举于下：

苏恭，唐高宗显庆中，充右监门长史，受诏与长孙无忌等修订《唐本草》五十四卷。

孟诜，武后时举进士，累迁凤阁舍人。出为台州司马，转同

州刺史。睿宗召用，固辞。卒年九十。《唐书》有传。撰《食疗本草》三卷，海外药品亦有搜罗。

陈藏器，唐开元中，为三原县尉。撰《本草拾遗》十卷。李时珍谓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覈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李珣，五代时人，著有《海药本草》六卷。收采海药，颇为详明。

郑虔，玄宗时充广文博士，与杜甫友善。著《胡本草》七卷，皆胡中物。惜今不传。

萧炳，唐兰陵处士，撰《四声本草》五卷。取《本草》药名上一字，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从讨阅，海外药品，亦有搜罗。

段成式，唐宣宗时人，撰有《酉阳杂俎》三十卷。关于外国事情及动植物，颇有记载。《新唐书》卷八九称其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云。

诸家所记者如下，唐以前及宋明二代之记载亦附于此。

玉

《太平御览》云：交州出白玉，夫余出赤玉，挹娄出青玉，大秦出菜玉，西蜀出黑玉，蓝田出美玉。（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

水银

陈霆《墨谈》云：拂菻国当日没之处，地有水银海，周围四五十里。国人取之，近海十里许，掘坑井数十。乃使健夫骏马皆贴金箔，行近海边。日照金光晃耀，则

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其势若粘裹，其人即回马疾驰，水银随赶。若行缓，则人马俱扑灭也。人马行速，则水银势远力微，遇坑堑而溜积于中。然后取之，用香草同煎，则成花银。此与中国所产不同。（《本草纲目》卷九）

金刚石

《玄中记》云：大秦国出金刚，一名削玉刀。大者长尺许，小者如稻黍。着环中，可以刻玉。观此，则金刚有甚大者。番僧以充佛牙是也。欲辨真伪，但烧赤，淬醋中。如故不酥碎者为真。若觉钝，则煨赤，冷定即锐也。故西方以金刚喻佛性，羚羊角喻烦恼。（《本草纲目》卷一〇）

矾石

李珣曰：波斯、大秦所出白矾，色白而莹净，内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本草纲目》卷一一）

玻璃

《玄中记》云：大秦国有五色颇璃，以红色为贵。（《本草纲目》卷八）

琉璃

《魏略》云：大秦国出金、银、琉璃。有赤、白、黄、黑、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此乃自然之物，泽润光采，逾于众玉。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以众药灌而为

之，虚脆不贞。（《本草纲目》卷八）

枣榛

《吴时外国志》曰：大秦国有枣榛、胡桃、莲藕、杂果。（《艺文类聚》卷八七《果部》）

木香

陶宏景曰：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贡，今皆从外国舶上来，乃云出大秦国。今皆以合香，不入药用。（《本草纲目》卷一四）

肉豆蔻

李珣曰：生昆仑^{（一）}及大秦国。陈藏器曰：肉豆蔻生胡国，胡名迦拘勒。大舶来即有，中国无之。其形圆小，皮紫紧薄，中肉辛辣。（《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昆仑乃南海昆仑，而非新疆南之昆仑山也。

鬱金

李时珍曰：酒和鬱鬯，昔人言是大秦国所产鬱金花香，惟郑樵《通志》言即是此鬱金，其大秦，三代时未通中国，安得有此草。（《本草纲目》卷一四）

鬱金香

陈藏器曰：生大秦国。二月三月有花，状如红蓝。四月五月采花，即香也。（《本草纲目》卷一四）

迷迭香

陈藏器曰：《广志》云，出西海。《魏略》云，出大秦

国。李时珍曰：魏文帝时，自西域移植庭中。同曹植等各有赋。大意其草修干柔茎，细枝弱根。繁花结实，严霜弗凋。收采幽杀，摘去枝叶，入袋佩之，芳香甚烈。与今之排香同气。（《本草纲目》卷一四）

兜纳香

李珣曰：案《广志》云：出西海剽国诸山。《魏略》云：出大秦国，草类也。（《本草纲目》卷一四）

无风独摇

李珣曰：生大秦国及岭南。五月五日采，诸山野亦往往有之。头若弹子，尾若鸟尾。两片开合，见人自动，故曰独摇。（《本草纲目》卷二一）

蜜香

蜜香亦名没香，又名阿嵯。《晋书》云：太康五年，大秦国献蜜香树皮纸。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本草纲目》卷三四）

降真香

降真香亦名紫藤香，又名鸡骨香。李珣曰：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国。其香似苏枋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特美。入药以番降紫而润者为良。（《本草纲目》卷三四）

薰陆香亦曰乳香

禹锡（宋仁宗时人）曰：按《南方异物志》云，薰陆出

大秦国，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胶流出沙上，状如桃胶。夷人采取卖与商贾。无贾则自食之。（《本草纲目》卷三四，又《南方草木状》卷上）

阿勃勒

陈藏器曰：阿勃勒生拂林国。状似皂荚而圆长，味甘好喫。（《本草纲目》卷三一）

苏合香

苏恭曰：今从西域及昆仑来。紫赤色，与紫真檀相似。坚实极芳香，性重如石，烧之灰白者好。苏頌曰：《梁书》云：中天竺国出苏合香。是诸香汁煎成，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国人采得苏合香，先煎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于诸国贾人。是以辗转来达中国者，不大香也。（《本草纲目》卷三四）

茺莢

李珣曰：按《广州记》云：生大秦国，是波斯茺莢也。（《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阿魏

出伽闍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叶。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名阿魏。拂林国僧弯（一）所说，同摩伽陁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酉阳杂俎》卷

一八)

(一) 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波斯拂林之植物，或皆闻自弯者也。

婆那娑树

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阿蔀鞞树。长五六丈，皮包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调，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壳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百枚。核中仁如栗黄。炒食甚美。（《酉阳杂俎》卷一八）

时珍曰：波罗蜜，梵语也。……波斯人名婆那娑，拂林人名阿萨殚，皆一物也。（《本草纲目》卷三一）

槃拏稽树

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周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调。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去风痒。（《酉阳杂俎》卷一八）

齐曷树

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廬（音汤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酉阳杂俎》卷一八）

萃拔

出摩伽陀国，呼为萃拔梨。拂林国呼为阿梨诃咄。苗长三四尺，茎细如箸，叶似蕺叶，子似桑椹，八月采。（《酉阳杂俎》卷一八）

齶(音别)齐

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頊勃梨咄。长一丈余，围一尺许。皮色青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腊月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翦除，反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药疗病。（《酉阳杂俎》卷一八）

波斯皂荚

出波斯国，呼为忽野簷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橼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噉，亦入药用。（《酉阳杂俎》卷一八）

沒树(一)

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缙。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李时珍谓即蜜香。

阿驛

波斯国呼为阿駟(一)。拂林呼为底称。树长丈四五，

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樺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樺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李时珍谓即无花果。

阿勃参（一）

出拂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青，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者。其油极贵，价重于金。（《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阿勃参乃阿拉伯（叙利亚北部）文 Afursama 之译音。叙利亚文作 Apursama，又作 Pursama。亚美尼亚文作 Aprsam，或 Aprasam。希伯来文作 Afobalsmon。希腊文作 balsam。阙去首 a 字音。段成式之记载，甚为详确。此树产于阿拉伯南方之麻嘉（Mecca）、摩德那（Medina）及非洲阿比西尼亚国（Abyssinia）。以后移植于拍勒斯丁（Palestine）。段成式谓为拂林国产，不误。树极稀少，不易移植。树高约十四英尺，躯干对径八英寸以至十英寸。皮有两层，外层薄而红色，内层厚而青色，味质油腻而香。花皆双瓣，果灰红色，大小如豆，蛋形，两端尖。油可医伤，价值甚昂。梯俄福拉斯突思（Theophrastus）谓价比两倍重量之银尤贵也。《酉阳杂俎》所记之赛米人种（Semitic）字，在以后各书中，无有道及之者。即《本草纲目》亦未载也。直至明末，艾儒略《职方外纪》始又见之，作拔尔撒摩。南怀仁《坤舆图说》亦载之。《澳门志略》作巴尔酥麻

香。译葡文 balsamo 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编》第 429—434 页)

榛祇(一)

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荠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本草纲目》卷一三，李时珍谓即水仙。卷一四，又以为山柰也。中古波斯文作 nargi。新波斯文作 nargis。阿拉伯文曰 narjis。阿拉马文曰 narkim。亚美尼亚文曰 narges。拉丁文曰 narcissus，华言水仙花也。榛祇，则译自阿拉伯文者也。今代波斯仍有专植榛祇，以供药用者。水仙中有油可取，古代希腊古文书中亦已载之。(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编》第 427—428 页)

野悉蜜(一)

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若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本草纲目》卷一四，李时珍云，素馨来自西域，谓之耶悉茗花，即《酉阳杂俎》所载野悉蜜花。今代英文称茉莉与迎春两种花，皆为 Jasmine，实由波斯文 Yasmin

而来，野悉蜜即其译音也。

酒

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月即变成酒，饮之可醉。（《酉阳杂俎》卷四）

指甲花

指甲花，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叶如嫩榆，与耶悉茗、末莉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国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极繁，细才如半米粒许。彼人多折置襟袖间，盖资其芬馥尔。一名散沫花。（《南方草木状》卷中）

篋笏竹

篋笏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过二寸，皮粗涩。以镑犀象，利胜于铁，出大秦。（《南方草木状》卷下）

抱香履

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极柔弱，不胜刀锯。乘湿时，刳而为履，易如削瓜。既干，而韧不可理也。履虽猥大，而轻者若通脱木，风至则随飘而动。夏月纳之，可御蒸湿之气。出扶南、大秦诸国。泰康六年，扶南贡百双。帝深叹异。哂其制作之陋，但置诸外府，以备方物而已。（《南方草木状》卷中）

地生羊

段公路（唐懿宗时人）《北户录》云：拂林国有地生

羊，其羔生上中。国人筑墙围之。脐与地连，割之则死，但走马击鼓以骇之，惊鸣脐绝，便逐水草。（《本草纲目》卷五二）

狗

唐武德七年，高昌遣使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生拂林国。中国有拂林狗，自此始也。（《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土拨鼠

陈藏器曰：土拨鼠生西蕃山泽间。穴土为窠，形如獾，夷人掘取食之。《魏志》云：大秦国出辟毒鼠。近似此也。（《本草纲目》卷五一下）

白象

苏頌曰：楚粤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诸国，乃多白象。（《本草纲目》卷五一七，又见唐人刘恂《岭表录异》）

驼鸟

刘郁《西使记》云：富浪（一）有大鸟。驼蹄高丈余，食火炭，卵大如升。（《本草纲目》卷四九）

（一）富浪即 Farang 之译音。波斯及阿拉伯人称欧罗巴洲曰富浪。

第四章 宋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一 《宋史·拂菻国传》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一)，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二)。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三)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葡萄酿酒。乐有箏篪、壶琴、小篳篥、徧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黄、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雨。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

瓶、袈衣、金束带。（《宋史》卷四九〇）

（一）青唐在青海境内，今作柴达木，与宋、夏为邻。

（二）《宋史》言拂菻国历代未朝贡，可谓谬甚。大秦（罗马）汉时已通中国。晋唐二代，且数通使矣。

（三）《宋史》之灭力伊灵改撒，据克拉勃罗德及鲍梯以为即东罗马皇帝迈克尔（Michael Ducas）。查西史迈克尔于一〇七八年（宋神宗元丰元年）被废，然其使者或早遣出。因亚洲大陆行旅不便，羁留途间，致延迟至一〇八一年（元丰四年）始达汴京也。亨利玉尔以为遣使者，非迈克尔即其政敌白里洋牛斯改撒（Bryennius Caesar）。其音亦与灭力伊灵改撒相近。夏德以为灭力伊灵改撒乃塞尔柱克突厥（Seldjuk）副王之号（Melek-i-Rum Kaisar = Under-King of Rum and Caesar），非东罗马皇帝也。查西史突厥王苏烈曼（Soliman）之称号，实为罗马王（King of Rum）。突厥国都是时在小亚细亚伊柯牛姆城（Iconium）。（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56—57页）

二 四川成都大秦寺

杜《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遭火，烧

数千家，楼亦以烬。今人往往于砂土上获真珠。又赵清献《蜀郡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杜田尝引《酉阳杂俎》谓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太侈，焚之之事为证，非也。(一)(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杜〈石笋行〉》)

(一) 吴曾，北宋末人。所著《能改斋漫录》见《墨海金壶》及《聚珍丛书》。杜甫《石笋行》全文如下：“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

杜甫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即公元七六〇年。篇中不提大秦寺事。是大秦寺之建筑必在上元之后矣。《能改斋》此节大秦寺，乃引赵清献《蜀郡故事》。清献即赵抃也，与王安石同时，皆在宋神宗时代。清献仅见真珠楼基，未见真寺。是该寺在清献前，必已毁矣。据上方记

载，成都大秦寺必建于盛唐之后，或亦毁于唐武宗时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四川，唐为剑南道，而成都为首府。故其地有大秦寺，无足异也。

三 陕西盩厔大秦寺

壬寅二月(一)，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诗略)(《苏东坡诗集注》卷二)

(一) 壬寅二月为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一〇六二年)二月，苏轼当时在陕西凤翔县任，大秦寺当时犹存。

杨云翼(一)《大秦寺诗》：寺废基空在(二)，人归地自闲，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暗谷行云度，苍烟独鸟还。唤回尘土梦，聊此弄澄湾。(《中州集》卷四)(三)

(一) 杨云翼，《金史》卷一一〇有专传。金章宗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此诗或即作于承安四年或五年，此时寺已废，空余基址而已。

(二) 盩厔之大秦寺基址，近人向达曾记之，见所著

《唐代长安与西域之文明》附录二《懿王大秦寺略记》(《燕京学报》专号之二,一九三三年十月版)。

(三)《中州集》为金元好问所编,为有金一代之诗集。

四 西班牙人班哲明之游 记载中国事情(一)

由此(锡兰)往秦国(Sin),须航行四十日。其国在东方,外有尼克发海(Nikpha)绕之,海中有俄亮(Orion)星。风涛汹涌,操舟者失驾驭力,漂泊洋中,食物尽后,悉饿死。然舟人甚巧,每航行时,船上预贮牛皮,遇风则将人身缝置皮内,投海中不没。有大鹰至,则口衔之至岸,因得获免焉。(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44—145页)

(一)南宋时代,欧洲著作言中国者甚少。有之仅西班牙国土代拉城之牧师班哲明(Benjamin of Tudela)一人而已。班哲明于一一五九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离乡里,经法国南部至意大利,又至君士但丁堡、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国,更至波斯湾计施港(Kish,名见赵汝适《诸蕃志》),得闻东方印度、中国各地事情。一一七三年(宋孝宗乾道九年)归国,著有《游记》一书。本条所引即记往中国情形。

五 周去非记大秦国(一)

大秦国者，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主号麻啰弗，以帛织出金字缠头。所坐之物，则织以丝罽。有城郭居民。王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设帘帟。四围开七门，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国进贡者，拜于阶庀之下，祝寿而退。屋下开地道，至礼拜堂一里许。王少出，惟诵经礼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礼拜堂拜佛。从者五十人。国人罕识王面，若出游，骑马，打三檐青伞，马头项皆饰以金玉珠宝。逸年大食国王号素丹遣人进贡。如国内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前来抚定。所食之物，多饭饼肉，不饮酒，用金银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盘贮水濯手。土产琉璃、珊瑚、生金、花锦、纁布、红马脑、真珠。天竺国其属也。国有圣水，能止风涛。若海扬波，以琉璃瓶盛水，洒之即止。（《岭外代答》卷三）

（一）《岭外代答》十卷，为南宋孝宗时永嘉人周去非字真夫所撰。去非曾官桂林，东归后，因有问岭外事者，倦于应酬，书此示之，故曰代答。据其自序，书成于淳熙戊戌（即淳熙五年，公元一一七八年。后于大食人爱德利奚之《地理书》二十四年）冬十月五日。其卷二卷三，

为《外国图》。海外诸国，记载颇详。嘉定后，赵汝适著《诸蕃志》两卷，多采此书。有多节甚至字句相同。惟《诸蕃志》又增以新材料耳。

六 赵汝适记大秦国

大秦国(一名犁靛)，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番商所萃之地也。其王号麻啰弗，理安都城(一)。以帛织出金字缠头。所坐之物，则织以丝罽。有城市里巷。王所居舍，以水晶为柱，以石灰代瓦，多设帘帟。四围开七门，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国进贡者，拜于阶阼之下，祝寿而退。其人长大美皙，颇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人皆髡头，而衣文绣。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墩。地多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人持兵器偕行，易为所食。宫室下凿地道，通礼拜堂一里许。王少出，惟诵经礼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礼拜堂拜佛。从者五十余人。国人罕识王面，若出游则骑马用伞。马之头项皆饰以金玉珠宝。逸年，大食国王有号素丹者，遣人进贡。如国内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抚定。所食之物，多饭、饼、肉，不饮酒。用金银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盘贮水濯手。土产琉璃、珊瑚、生金、花锦、纁布、红玛瑙、真珠，

又出骇鸡犀，骇鸡犀即通天犀也。汉延熹初，其国主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犀象、璆瑁，始通中国。所供无他珍异，或疑使人隐之。晋太康中又来贡。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处，几于日所入也。按杜环《经行记》云，拂菻国在苫国西，亦名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工巧，善织络。地方千里，胜兵万余。与大食相御。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诸蕃志》卷上）

（一）赵汝适之《诸蕃志》所言之大秦国，其为叙利亚一带地方可无庸疑。安都城即 Antioch 之译音。麻啰弗为 Mar Aba 之译音。Mar 译言可崇敬，Aba 译言父也。此为古代聂思脱里派总主教之称呼。

七 赵汝适记斯加里野国

斯加里野国^(一)近芦眉国界，海屿阔一千里。衣服风俗语音与芦眉同。本国有山穴至深，四季出火。远望则朝烟暮火，近观则火势烈甚。国人相与扛舁大石，重五百斤或一千斤，抛掷穴中。须臾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从石出，流转至海边复回。所过林木皆

不燃烧。遇石则焚爇如灰。（《诸蕃志》卷上）

（一）斯加里野为意大利人西锡利岛(Sicily)之读音，意人拼作 Sicilia。西锡利岛有爱脱那火山(Monut Aetna)。此节所记情况，虽至今日犹确也。

《职方外纪》卷二：“意大里亚之名岛有三，一西齐里亚，地极丰厚，俗称国之仓之库之魂，皆美其富庶也。亦有名山，喷火不绝。百年前，其火特异。火烬直飞逾海，达利未亚境。山四周多草木。积雪不消，常成晶石。亦有沸泉如醋，物入便黑。其国人最慧，善谈论，西土称为三舌人。最精天文，造日晷法，自此地始。”

赵汝适在远东中国关于西锡利岛略有记载，而宋高宗时，居留西锡利岛阿拉伯人爱德利奚(Edrisi)受岛王罗哲二世(Roger II)之命，著《地理学》一书关于中国颇有记载(见本书《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宋孝宗时，西班牙之犹太人班哲明尝东游至波斯湾上计施国(Kish)，在其处得闻中国事情，记载于其《游记》中。赵汝适之《诸蕃志》亦据之传闻而非亲见者，三人可为遥遥相对矣。

八 赵汝适记芦眉国

芦眉国(一)自麻啰拔西陆行三百余程始到，亦名眉路骨国。其城屈曲七重，用黑光大石整就。每城相去千步，有番塔三百余。内一塔高八十丈，容四马并驱而

上，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缠头塌顶，以色毛段为衣，以肉面为食，以金银为钱。有四万户，织锦为业。地产绉绉、金字越诺布、间金间丝织锦绮、摩娑石、无名异、蔷薇水、梔子花、苏合油、硼砂及上等碾花琉璃。人家好畜驼马犬。（《诸蕃志》卷上）

（一）芦眉国即《明史》之鲁迷国，Rum 转音，Rum 又由 Rome 而来，乃指东罗马而言。观上方所引斯加里野之位置，即了然矣。波斯人甚早即称罗马为 Rum。东西罗马分裂后，鲁迷之名，乃专用之东罗马。十一世纪之末（宋哲宗时），塞尔柱克突厥人（Seljukian Turks）占领小亚细亚，因得袭用鲁迷之名。十三世纪之末，鄂多曼突厥人（Ottoman Turks，即今之土耳其人）代塞尔柱克朝，鲁迷之名，乃又用之于土耳其帝国。帖木儿时代，以及现今之回教徒，统称欧亚两洲土耳其壤土为鲁迷。《战胜史》（Zafer Nameh）称小亚细亚阿那拖里（Anatolia）全部为鲁迷。一四〇二年（明建文四年），土耳其皇帝巴牙察特（Bayazid）为帖木儿所擒，歌里甫爱丁 Sheriff-eddin 称巴为鲁迷皇帝 Kaiseri Rum 云。（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306—307 页）

九 赵汝适记木兰皮国

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数。大食

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一)尔。(《诸蕃志》卷上)

(一) 木兰皮乃阿拉伯文 Maghrib el Aksa 首一字之译音。其义犹今译之“泰西”也。阿拉伯人征服摩洛哥后呼以是名。由此而欧人讹作摩洛哥。《诸蕃志》此处记地中海及欧洲诸国，至为明了。

第五章 元代中国与 欧洲之交通

一 蒙古人对钦察等部之征服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为氏，号其国曰钦察（一）。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曲出生唆末纳，唆末纳生亦纳思，世为钦察国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钦察，亦纳思纳之。太祖遣使谕之曰：“汝奚匿吾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答曰：“逃鹳之雀，丛薄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太祖乃命将讨之。亦纳思已老，国中大乱。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自归于太祖，而宪宗受命帅师，已扣其境。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迎降，从征麦怯斯有功。率钦察百人，从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强勇称。尝侍左右，掌尚方马畜。岁时捐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喇赤。（《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

(一) 公元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 速不台统军征高加索诸部时, 始遇钦察人。蒙古人把钦察等部先后击溃后, 到了克里米亚。至一二三五年, 钦察始为拔都所征服。一二四二年拔都归自匈牙利, 建牙于窝尔加河(Volga)下流戴胥脱乞卜察(Desht Kipchak)之地, 即钦察人之地, 筑撒雷城。耶律楚材《西游录》中之可弗叉, 《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中亦称可弗叉, 《元朝秘史》中之乞卜察, 均钦察也。

九年丁酉春, 蒙哥征钦察部, 破之。擒其酋八赤蛮。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

尝攻钦察部, 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帝闻, 亟进师。至其地, 适大风刮海水去, 其浅可渡。帝喜曰: “此天开道与我也。”遂进屠其众, 擒八赤蛮, 命之跪。八赤蛮曰: “我为一国主, 岂苟求生。且身非驼, 何以跪人为?”乃命囚之。八赤蛮谓守者曰: “我之窜入于海, 与鱼何异? 然终见擒, 天也。今水回期且至, 军宜早还。”帝闻之, 即班师, 而水已至。后军有浮渡者。(《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蒙古诸王会议后, 决遣大军前进。蒙哥(Mangu)将左翼军, 沿里海傍行, 擒八赤蛮(Bachman)。八赤蛮为俄楼烈克(Olerlik)族人, 钦察国诸首领中, 最才能者也。阿速国酋长喀察俄哥拉(Kachar Ogola)亦被

擒。八赤蛮军先败逃，蒙古军追之，久不能得。啸聚逃亡军士及盗贼，渐复成军，屡攻蒙古人，掳掠其财物，出没无常，使之疲于奔命，匿于窝尔加河畔深林中，不易擒获。蒙哥令备船舶二百艘，每艘载军士一百人。自将一队，沿窝尔加河畔，抄掠其森林。其弟拔绰(Budjek)将别队，抄掠河之他岸。至一地，有军营遗迹，为新近遗弃者。一老妇告蒙古人曰：“八赤蛮退藏岛内近处。”蒙古人无船可渡，以追八赤蛮。天忽起大风，河水骤退。蒙古兵涉河，生擒八赤蛮。其从人或被溺，或被杀。蒙古军尽获其所有，不伤一卒而还。八赤蛮乞蒙哥亲杀之，蒙哥不从。命其弟拔绰腰斩之。阿速酋长喀察俄哥拉亦同时被杀。蒙古诸王在附近度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元太宗窝阔台皇帝即位之九年丁酉岁）之夏。夏后，拔都、斡儿达、别儿哥(Barkai)、阔端、不里、科儿康(Kulkan)攻伐博克夏国(Bokshas)、不儿塔斯国(Burtasses)。”（拉施特《史记》，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10页）

兔儿年（十四年己卯，即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再命速别额台(Subtai)勇士征迤北康邻(Kankaly)等十一部落^(一)。渡亦得勒(Etilia)、札牙黑(Jayac)二水，直至乞瓦儿、瑟客儿、绵等城^(二)。（《元朝秘史》卷一三）

（一）康邻等十一部落，据《元朝秘史》汉译本，仅见

康邻、乞卜察、斡鲁思、阿速惕四种。其余马札儿(Madjar)、兀巴只吉(Ubadjighi)、薛速(Siesu)、薛儿格速(Sierkesu)、客失米儿(Keshimir)、不合儿(Bular)、客列勒等七种，蒙古原文《元朝秘史》本内则全有之。汉文译本，皆缺略也。康邻，《元史》作康里，乞卜察作钦察，斡鲁斯作斡罗斯。马札儿名见《元史·速不台传》，又卷一三四《阔里吉思传》，今匈牙利国也。兀巴只吉(Ubadjighi)今阿伯斯(Abazi=Obezy=Abkhazi)地也。其种人自昔未迁移，今仍居于高加索山系之西，黑海之东岸一带地。俄国古史称之为俄拜奇(Obezy)。阿拉伯地理家阿伯尔肥达(Abulfeda)称之为阿伯克斯(Abkhazes)。其城在黑海旁云。薛儿格速(Sierkesu)，《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耳柯思，今之乞耳开斯人也(Cherkesses)。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称之为撒耳柯西(Circasi)。卢白鲁克《纪行书》称之为乞儿开斯(Cherkis)。俄国古代史载蒙古人越高加索山后征服诸国，喀索起国(Kassogi)在其列焉。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谓乞儿开斯族古名为喀萨喀(Kassakh)。至今俄粟特人(Ossets)与明菜里人(Mingrelians)仍称乞儿开斯人为喀萨喀。客失米儿即克什米尔，《元朝秘史》误列于此也。不合儿(Bular)，《元朝秘史》他卷又称铺拉儿(Pular)，又称铺拉尔蛮(Pularman)，《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不里阿耳，布尔加利族(Bulgars)人也。薛速(Siesu)即窝尔加河下流之萨格新族(Saksins)人也。公元十二世纪时，回教著作家已有

言之者。俄国古史有萨格斯族之名。窝尔加河下流，有城亦名萨格新，为其族之根据地。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中称之为萨格西（Saxi）。公元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岁）之末，蒙古人在俄罗斯境内，撤兵东归，侵掠喀麻河（Kama）及窝尔加河中流之布尔加利族克之。蒙古兵取道萨格新（Saccasin）境，与成吉思汗大兵合，一二二九年（元太宗元年己丑岁）萨格新人最先通告布尔加利人与俄罗斯人以蒙古大军复来侵也。客列（Kerlie）乃匈牙利国王之号，史家误以为国名也。他处又作刺刺种。

（二）亦得勒河为今之窝尔加河，札牙黑河为今之乌拉尔河（Ural）。乞瓦儿繇客儿绵城（Kiva Mienkerman）为今俄国南部基辅城（Kief），俄国之古都也。公元一二四〇年（元太宗十二年庚子岁）其城为蒙古人攻陷。繇客儿绵即 Mankerman 之译音，突厥语大城也。俄国白龙（Bruhn）于一八七四年时，考证基辅古名，中世纪时，确尝称曼客尔曼（Mankerman）。蒙古人之得闻此名，盖亦有由矣。波斯拉施特《史记》载一二四〇年，拔都大王征俄国南部时，尝攻围绵可儿干（Mingercan）大城。攻之九日乃陷落。拉施特所记，其指基辅亦极明了，盖亦曼客尔曼之讹音也。白龙引一四七五年（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威尼斯市遣出波斯大使孔达利尼（Contarini）之《纪行》称基俄（Chio=Kief）城亦名麻格罗曼（Magroman）云云。（见白莱脱晋乃蜜《中世纪研究》第

一卷 300—308 页)洪钧将此一名分作二名。谓乞瓦绵城即乌拉岭东之求绵,《异域录》作图敏,客儿绵即今俄克雷木省会星飞洛普尔城。施世杰又谓乞瓦绵即莫斯科未亚,客儿绵即葛惹里,盖皆失之远矣。俄国史家鄂斯克莱圣斯克(Woskressensk)记当时基辅城陷落状况云:“拔都先遣蒙哥率轻骑探之,归报富庶之况。拔都遣使招降,城中人杀之。蒙古兵至,迈克尔(Michael)大公爵奔匈牙利国。府尹狄迷脱里(Dmitry)被推为主,发令守城。拔都大军如密云,飞奔而来,围城数匝。车声辘辘,驼牛高鸣,战马远嘶。兵人呼声震天地,城中人对面耳语,不能相闻。鞑靼人达甫路尔(Tavrul)为城中人所擒,告众曰:‘拔都亲督大军攻城,其诸弟斡儿达(Urdiu=Orda)、拜答儿(Baidar)、不里(Biriu=Buri)、阔端(Kadan)、拔绰(Bechak=Butjek)、蒙古(Mengu)、贵由,(Kinyuk=Kuyuk)等,皆一时勇将,悉隶麾下。’城中人闻之益惧。然皆决心奋勇抗抵,冀免于难。死守多日,基辅大城卒被攻陷。狄迷脱里被擒,拔都惜其勇,赦之,使随左右。隳其城,屠其民。狄迷脱里说拔都以匈牙利富饶可征,俄国贫苦,不足以留,衷心欲使去之他国也。拔都征匈牙利之前,复取窝尔希尼亚省(Volhynia)之乌拉的迷尔城(Vladimir)及格里枢城(Galich)、拉的金城(Ladyjin)、喀梅乃资(Kamenets)等城,方再西行。”云云。(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318—319 页)

再有康邻、乞卜察(Kipchak)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Batu)、不里(Buri)、古余克(Kuyuk)、蒙格(Mangu)，等做后援征去。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出去的，教古余克为长。凡征进去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叫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生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再速别额台的后援巴秃大王等，降其康里、乞卜察等三种，破其斡鲁思种城，悉杀虏其人。惟阿速惕等城百姓，虏得虏了，归附得归附了，立苍鲁合臣，探马赤官，镇守而回。（《元朝秘史》卷一四）

二 钦察人在中国之情况

钦察军队在元廷占要职。世祖时有钦察卫之设。至文宗天历时，分为右钦察卫、左钦察卫，皆属大都府。此外复有隆镇卫，亦有钦察军隶焉。钦察名将，在《元史》上有专传者，为卷一二八七土土哈，后追谥句容武毅王。《元文类》卷二六虞集有碑文颂其功焉。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三亦列之专传。土土哈之子，床兀儿后仕至驍骑卫上将军，枢密院副使钦察亲

军都指挥使。床兀儿之子，燕铁木儿于卷一三八有专传。以拥立文宗有功，授太师、太平王，达尔罕，中书右丞相，顺帝立其女为皇后。《元文类》卷二六马祖常有《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元史》卷一二三苦彻拔都儿，卷一三一完者都、伯帖木儿，卷一三三完者拔都儿、昔都儿，皆钦察人也。

三 蒙古人对俄罗斯之征服

帝遣使趣哲伯疾驰以讨钦察，命曷思麦里招谕曲儿忒、失儿湾沙等城，悉降。至谷儿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敌，皆战败而降。又招降黑林城，进击斡罗斯^(一)于铁儿山，克之，获其国主密只思腊。哲伯命曷思麦里献诸朮赤太子诛之。寻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与其主霍脱思罕战，又败其军，进至钦察，亦平之。（《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

（一）俄罗斯之名，公元一二二三年即元太祖即位之第十八年，速不台侵俄罗斯南部时始见之，其名作斡罗思部，又作阿罗斯，又作兀鲁思，又作乌鲁斯。《元朝秘史》作斡鲁斯，盖皆蒙语 Oros 者也。

癸未（一二二三年），速不台上奏，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甸吉思海^(一)，展转至太和岭^(二)，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儿，方

聚于不租河，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之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与斡罗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战降之，略阿速部而还。（《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一）宽甸吉思海即今里海。

（二）太和岭即今高加索山。

据回教作家之记载，公元一二二〇年时，速不台与哲伯率蒙古军二队，追花刺子模国王摩哈美德，抄掠波斯北境，直抵塔伯里资城（Tabriz）。一二二一年初，进军至卓支亚境内梯富里斯城（Tiflis），击败卓支亚之兵，复回塔伯里资。波斯南境哈玛丹城（Hamadan）人杀蒙古官吏，因往平之，毁其城，又回至塔伯里资，集大军，攻卓支亚，戮其军三万人。移军攻失儿湾国（Shirvan），陷其都城沙买喀（Shamakha）。其国王称号曰沙（Shah），名拉施特（Rashid）。王走至打耳班（Derbend），固守寨岩。蒙古人陷其城，终未得获其沙。移军北向，欲涉高加索山，而山路崎岖不易行，乃强迫拉施特之使者为引导，遂得过山。山之北，有阿兰人又名阿速人，雷斯其人（Lezghis）、撒耳柯思人（Circassians）、钦察人（Kipchaks）皆联合以拒蒙古人。两军激战，无胜负。蒙古人用计离间钦察人，使弃其旧同盟。蒙古人复攻诸部，悉克之。既陷脱尔奇城（Terki），再进军侵钦察国。钦察部众不战而溃，其人多奔至俄罗斯国。蒙古人尽得其土地，进军至克里米亚半岛东南海滨苏塔克城（Sudak）。城极富庶，中世纪时代黑海沿岸重要商埠也，当时

亦为钦察国上。一二二三年，蒙古军征俄罗斯，俄国人与钦察人合军前进以拒之。蒙古人设计，先退军十二日。俄罗斯与钦察之联军，尾随追之。蒙古伏军四起，围击之。血战数日，俄罗斯与钦察之联军大败。蒙古军既获大胜，侵入俄国诸部，此即有名之喀尔喀河(Kalka)畔大战也。

俄国史载蒙古人侵俄国事迹，较之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更为详细。俄国当时分为数部。最要者为苏斯达尔部(Suzdal)，一名乌拉的迷尔(Vladimir)。其国主为大公爵，诸部皆认之为盟主。乌拉的迷尔大公爵初居基辅城。至一一六九年（宋孝宗乾道五年）后，迁居乌拉的迷尔城。钦察逃亡诸酋长中，有柯梯案(Kotian)者（匈牙利史作科坦Kutan），其婿为俄国格里枢(Galich)城之王。柯梯案劝之设法抗拒蒙古人。格里枢王檄召南部俄罗斯诸王至基辅城，相约与钦察人联合以抗蒙古人。基辅、乞尔尼柯夫(Chernigov)、格里枢三王，皆名密赤思老(Mstislav《元史·速不台传》有大小密赤思老之语，必此故也)。三王集军于尼尔白河(Dnieper)畔。蒙古遣使者十人至，皆被杀。俄国诸军出发，初遇蒙古人于柯尔梯槎河(Khortitsa, 尼尔白河之支流，南距爱喀脱利诺斯拉夫城 Ekaterinoslav 五十英里)附近，胜之。俄国军渡尼尔白河，追蒙古人九日，至喀尔喀河(Kalka)。格里枢王密赤思老率钦察人渡河，击蒙古大队，为其所败。蒙古军进击俄国余军，悉歼之。俄国史称为喀尔喀河之大战，时为公元一二二三年夏时也。蒙古军既胜，追俄国人至尼尔白河。俄国诸王被擒者，蒙古人缚置两板间，坐于其上，饮酒高会。（见白菜脱胥乃窠《中

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294—297 页)

据志费尼(Djuveni)《世界征略家传记》(Tarikh Djiham Kuschai),窝阔台皇帝在位时,召集第二次库里尔泰(Kuriltai)大会,决议派遣大军征服拔都封地邻境如阿速、不里阿耳、钦察、俄罗斯等国。窝阔台皇帝命皇子贵由、阔端、拖雷之子蒙哥、拔绰,察合台之子不里、拜答儿、拔都之弟斡儿达、唐古脱、昔班,各率大军助拔都。速不台亦与其列。全军于公元一二三六年二月向西移动。时为元太宗窝阔台皇帝即位之第八年丙申岁也。

《元史》记蒙古第二次用兵征服俄罗斯,甚为简略。卷三《宪宗本纪》谓“尝与诸王拔都征斡罗斯部,至烈也赞城,躬自搏战,破之。”烈也赞(Riazan)原作也烈赞,与原音不相合,谅为误刊,故今改从正音。关于征服南部俄罗斯,仅于卷一二一《速不台传》略言之。谓“辛丑,太宗命诸王拔都等讨兀鲁斯部主也烈班,为其所败。围秃里思哥城,不克,拔都奏遣速不台督战。速不台选哈必赤军,怯怜口等五十人,一战获也烈班。进攻秃里思哥城,三日克之,尽取兀鲁斯所部而还。”俄国史记一二三七年至三八年时(蒙古太宗九年至十年),蒙古人侵伐俄罗斯北部事甚详。俄国东界布尔加利国(Bulgaria,在窝尔加河畔)。蒙古人攻灭布尔加尔 Bulgar(《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不里阿耳)城后,至一二三七年之末,进军至俄罗斯边境,陷拔伦斯克(Pronsk)、秘尔哥落德(Bielgorod)、亦吉思拉未资(Ijeslavets)诸城。抵烈也赞城,其王玉里(Yury)据城固守,蒙古兵攻之。一二三七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城陷，蒙古军屠其民。玉里王与其家族悉死之。玉里之弟罗曼（Roman）守哥罗那城（Koloman）亦被陷，与烈也赞受同样之命运。乌拉的迷尔大公爵玉里（Grand-Duke Yury of Vladimir）之子，名乌拉的迷尔者，受命守莫斯科城，兵败被擒。大公爵玉里闻之大惊，乃去乌拉的迷尔城而至锡梯河（Siti）畔督军，以待其弟基辅城王耶罗斯拉夫（Yaroslav of Kiev）及斯维耶陀斯拉夫（Sviatoslav）之援军。其子乌萨乌落脱（Vsevolod）及密赤思老（Mstislav）二人留守国都乌拉的迷尔城。一二三八年二月二日，蒙古军围乌拉的迷尔城命之降。蒙古军别队至苏斯大尔（Suzdal）者，获胜，掠其地。还与乌拉的迷尔城下大军合。二月八日，城内人开门降，蒙古军屠之。大公爵全家死难。以后蒙古军分为数队，游行四方，抄掠城邑。佛尔吉思奇（Voljsky）、郭罗特资（Gorodets）、阔思脱罗姆思阔爱格里枢（Kostromskoi Galich）、拍莱斯拉夫（Pereslavl）、罗斯掩夫（Rostov）、耶罗斯拉夫（Yaroslav）、于利夫（Yurief）、德密秃罗夫（Dmitrov）诸城，悉被劫掠或焚毁。大公爵玉里仍在锡梯河畔，待诸弟之救。三月四日，蒙古军击杀之，其军士亦多被戮。蒙古军别队进向诺夫哥罗特城（Novgorod），又攻陷佛落克兰斯奇（Voloĭ Lamsky）及塔维尔（Tver）二城。围脱尔脚克城（Torjok）两星期，至三月五日亦下之。拔都进至距诺夫哥罗特城约一百俄里（Versts），忽回攻喀鲁加省（Kaluga）科蔡尔斯克城（Kozelsk）。城虽小，居民奋勇守之。攻之七星期乃陷。蒙古军屠之。拔都屠城后，名其地曰恶城（The bad city）。蒙古军还钦察。玉里大公爵之弟，基辅王耶罗斯拉夫至乌拉的

迷尔城，代其兄为大公爵。

《世界征略家传记》记蒙古人征服俄罗斯诸部云：“布加利亚城既下，蒙古军侵俄罗斯。所至皆胜。抵莫科斯（Mocoss）城，其地富庶无比，肩背相摩，人民之众，几如蚁蝗。蒙古军经深林中，树木丛生，全无道径，虽蛇亦难通行也。蒙古诸王命士卒斩木凿道，宽广可三车并行。既过，抵莫科斯城下，架炮攻之。坏其城堞。围之数日，城中人乃开门降。蒙古人纵兵大杀掠。”多桑谓回教史之莫科斯即莫斯科城也。然白菜脱胥乃窠考谓莫斯科城一一四七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时，为大公爵玉里多耳果鲁起（Grand-Duke Yury Dolgoruky）所建筑。一一七六年（宋孝宗淳熙三年），烈也赞王毁之。蒙古人侵伐俄罗斯时，莫斯科城不大，人口亦不众也。（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12—314页）

关于征服南部俄罗斯，俄国史载乌拉的迷尔大公爵玉里与其诸子，皆为蒙古人所杀。蒙古人退兵后，玉里之弟，基辅王耶罗斯拉夫（Yaroslav of Kiev）代其兄为乌拉的迷尔之大公爵，而让基辅王位于乞尔尼柯夫王迈克尔（Michael of Chernigov）。拔都既平钦察诸部，举兵复伐俄罗斯，掠毛答文部（Mordvins），及莫罗姆（Murom）、哥罗科未咨（Gorokhovets）二城。乌拉的迷尔大公爵，复陷于危险之状。拔都忽旋兵南向，征伐俄国南方诸部，毁拍莱斯拉夫城（Pereslavl）。蒙古军一队，进向乞尔尼柯夫城。基辅王之从弟密赤思老格莱波未趣（Mstislav Glebovich）守之，然卒不敌，城陷被毁。密赤思老子身奔匈牙利。蒙古军先遣蒙哥率轻骑探基辅城。蒙哥至尼尔

白河畔披锁乞尼城(Picssochny)，得望基辅大城。蒙古军遣使招降。城中人杀之。拔都进军至城下围之。基辅王迈克尔(Michael)奔匈牙利。狄迷脱里(Dmitry)为众所推，下令守城。蒙古军攻之多日，城陷被毁。居民多为屠戮。狄迷脱里被执，拔都惜其勇敢之，使随左右。狄迷脱里说拔都攻匈牙利。此为一二四〇年(蒙古太宗十二年庚子岁)时也。(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17—319页)

四 俄罗斯人在中国之情况

至顺元年(公元一三三〇年)二月辛未，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冬，十月，立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营于大都北。市民田四百三十余顷，赐之。十二月，宣忠扈卫斡罗思屯田官给牛种农具。癸酉，诏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凡立营司境内，所属山林川泽，其鸟兽鱼鳖，悉供内膳。诸猎捕者坐罪。二年夏四月甲寅，改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为宣武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又见卷九九《兵志》)、赐银印。壬申，散遣宣忠扈卫新籍军士六百人还乡里。期以七月一日还营。九月，阿苏及斡罗思新戍边者，命辽阳行省给其牛具粮食。十二月癸丑，左钦察卫撒敦献斡罗思十六户，酬以银百七锭，钞五千锭。以

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仍以呼哩所牧官羊给之。三年正月，诸王章吉献斡罗思百七十人。酬以银七十二锭、钞五千锭。己亥，给斡罗思千人衣粮。七月甲申，燕铁木儿献斡罗思二千五百人。八月辛丑，诸王阿儿加失里献斡罗思三十人，渐丁百三人。（《元史》卷三、四、五、六《文宗本纪》）

至元元年夏四月丙寅，诏以钞五十万锭、命徽政院散给达达、兀鲁思怯薛丹、各爱马^{（一）}。（《元史》卷三八《顺帝本纪》）

（一）怯薛丹、各爱马，皆元之禁卫军。此处言达达及兀鲁思人充此二军者。

五 蒙古人在波兰及德意志境内之战争

兀良合台初事太祖，时宪宗为皇孙，尚幼，以兀良合台世为功臣家，使护育之。宪宗在潜邸，遂分掌宿卫。岁癸巳，领兵从定宗征大真国，破万奴于辽东^{（一）}。继从诸王拔都征钦察及兀鲁思、阿孛烈儿诸部。丙午，又从拔都讨孛烈儿及捏迷斯^{（二）}部，平之^{（三）}。（《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

（一）《元史·太祖纪》十年冬十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十一年冬十月，蒲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称东夏。太宗

癸巳，万奴就擒。屠寄《蒙兀儿史·兀良合台传》大真作女真误。

(二) 原文作乃捏迷斯。余意乃字必为及字之误刊。屠寄读作孛烈儿乃，谓即波兰也。孛烈儿乃音与拉丁文Polonia相近。屠说或不误。

(三) 《元史·兀良合台传》所言，从拔都讨孛烈儿及捏迷斯两部，乃指征伐波兰及德意志两国事也。孛烈儿即波兰之转音。捏迷斯即德意志国也。白菜脱胥乃妄谓“俄国史书皆称德国人为捏姆齐(Niemtsy)。单数为捏迷斯(Niemets)。十二世纪初叶，俄国史家纳斯脱尔(Nestor)之书中，皆用此名。纳斯脱尔生于十一世纪之后半，卒于一一一六年(宋徽宗政和六年)。纳斯脱尔书中，记俄国四邻诸国之名。其记载半取之于东罗马著作家。波希米亚(Bohemia)人用捏迷斯(Nemci)之名以称日耳曼人，为时更早。第九世纪，或第十世纪时，格罗内白格(Grüneberg)地方之写本书中，已屡见之。夏法来克(Schafarek)之《斯拉夫考古书》(Slavische Altertümer)谓斯拉夫种诸国，皆称日耳曼人为捏迷斯。考其来由，俄国语言学家谓起于俄字之乃木尔(Nemoi)，瘖哑之义也。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交际时，不能斯拉夫语，因之斯拉夫人加之以此名也。东罗马史家亦称日耳曼人以此名。东罗马速复克利斯《希腊文罗马及东罗马耶稣降生前一百四十六年至降生后一千一百年时间大典》(Sophocles' Greek Lexicon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from B. C. 146 to A. D.

1100)中，载捏迷斯(Nemitze)之字义云奥地利人及日耳曼人也。回教著作家亦尝用此名，例如十四世纪初半之回教史 Masalak al absar 载钦察国境西至捏迷斯国(Nemedj)其地介于法兰克人(Franks)与俄罗斯人之间。土耳其人至今尚称德国人为捏迷斯(Niemesi)。匈牙利人称之为捏迷脱(Nemet)”。(见白莱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22页)

波兰及欧洲他国史书。记当时之战争如下：一一三九年(宋高宗绍兴九年)，波兰王博雷斯老斯三世(Boleslaus III)卒后，其国为四子所分。蒙古人由俄罗斯向西进兵时，波兰境内有四国。博雷斯老斯四世治克拉靠(Krakow)与散多迷尔(Sandomir)二城。孔拉德(Conrad)治马差维亚(Mazovia)与科耶维亚(Kuyavia)二地，建都于拨落资克城(Plotsk)。亨利二世(Henry II)治下西雷希亚(Lower Silesia)、格内生省(Gnesen)、波斯那尼亚省(Posnania)，及喀烈胥省(Kalish)，都于扶拉提斯拉夫城(Vratislaw)，或驻白雷斯老城(Breslau)。迷西斯拉夫(Miecislav)治俄彭恩(Oppeln)与拉梯博尔(Ratibor)两公爵所辖之地。鞑靼人于一二四〇年(蒙古太宗十二年庚子岁)初至波兰，掠罗白林省(Lublin)，后退军至格利西亚(Galicia)。次冬，一二四〇年至四一年之间，蒙古兵履冰，渡维斯拖拉河，掠散多迷尔，进军至克拉靠。距城尚七英里，忽退而归格利西亚。克拉靠府尹乌拉的迷尔追之，救回俘虏甚众，夺回所掠之物无算。稍后，蒙古兵再至，毁散多迷尔及伦锡斯克(Lencisc)，与科耶维亚三城。波兰之军拒之。一

二四一年（蒙古太宗十三年辛丑岁）三月十八日，两军战于锡德路（Szydlow）。波兰军败绩。博雷斯老斯与诸贵族，皆奔至摩雷维亚、匈牙利、日耳曼三国。蒙古军抵克拉靠时，所见者空城而已。蒙古人进兵至西雷希亚（Silesia）。俄塞河（Oder）桥梁已为土人所毁。蒙古人于拉梯博尔地方，或泳水，或由临时浮桥渡河。迷西斯拉夫退至离格尼资城（Liegnitz）。其从兄亨利于共处集军，作拒敌之计。蒙古人先进至白雷斯老城（Breslau）。居民焚城市，聚于河洲卫城中，闭门坚守。蒙古军去而至离格尼资。西雷希亚王亨利已集有波兰日耳曼之军三万余人。条顿勇士（Teutonic Knights）最号勇悍善战，皆投麾下，推博颇俄斯头脑（Poppo von Osternau）为其首领。鞑靼军主将名排达（Peta，即拜答儿之转音）。蒙古军人数多于其敌。一二四一年（宋理宗淳和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辛丑岁）四月九日，两军战于离格尼资附近华尔斯达脱（Wahlstatt）大平原上。德意志、波兰联军大败。亨利王中矛坠马，被杀。蒙古人梟其首，以徇诸地，纵兵屠杀，伏尸盈野。德波联军全师覆没，四境之人，恐慌达于极点，难以笔述。蒙古人驻兵战场不久，即进向摩雷维亚（Moravia）。其地隶博希迷亚王文催斯拉夫（Venceslav of Bohemia）。王遣耶罗斯拉夫斯敦白格（Jaroslav von Sternberg）率军五千人守俄尔迷资城（Olmütz）。蒙古人围之，不能下。耶罗斯拉夫突围攻蒙古人，杀伤甚众。稍后，蒙古人退兵至匈牙利与拔都大军合。（见白菜脱胥乃塞《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320—322 页）

六 蒙古人在匈牙利及 奥地利境内之战争

经哈喇里山，攻马札儿部主怯怜^(一)。速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吁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进。众曰：“怯怜军势盛，未可轻进。”速不台出奇计诱其军，至漵宁河。诸王军于上流，水浅马可涉。中复有桥，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结栈潜渡，绕出敌后。未渡，诸王先涉河与战。拔都军争桥，反为所乘，没甲士三十人，并亡其麾下将八哈秃。既渡，诸王以敌尚众，欲要速不台还，徐图之。速不台曰：“王欲归自归，我不至秃纳河^(二)马茶城^(三)，不还也。”乃驰至马茶城。诸王亦至，遂攻拔之而还。诸王来会。拔都曰：“漵宁河战时，速不台救迟，杀我八哈秃。”速不台曰：“诸王惟知上流水浅，且有桥，遂渡而与战。不知我于下流结栈未成，今但言我迟，当思其故。”于是拔都亦悟。后大会，饮以马乳及葡萄酒，言征怯怜时事曰：“当时所获，皆速不台之功也。”（《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一）怯怜为 Kiraly 译音，匈牙利国王之称号。

（二）匈牙利人称秃纳(Duna)，日耳曼人曰多脑河(Donau)。

(三) 马茶城即马扎儿译音，指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

《元史·速不台传》此节，乃记征匈牙利时事也。据西史，拔都于公元一二四〇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元太宗十二年庚子岁），征服俄国南部后，重组军队。分三军西征。阔端将南军，取道罗马尼亚之莫尔达维（Moldavia）。拜答儿（Baidar）将北军，取道波兰。拔都自将中军，直冲匈牙利国都，三军翼行而进。是时君临匈牙利者为拜拉四世（Bela IV）。其国北界喀拍吞山（Carpathian Mountain）（即《元史》之哈咂里山）、南至阿德里亚帖克海（Adriatic Sea）。公元一二三九年（宋理宗嘉熙三年元太宗十一年己亥岁），钦察国汗库丹（Kutan）率其国人四万家，奔难至匈牙利，匈王优待之。俄罗斯、波兰等部国王，得免蒙古人杀戮者，皆逃至匈牙利。库丹汗改信基督教。其部下所过骚扰。匈牙利人恶之，且疑其与鞑靼人暗通。一二四一年，匈牙利聚众击杀库丹汗。由是钦察人与匈牙利人构怨，退至达牛伯河南岸布尔加利国。沿途骚扰。蒙古北军经波兰、西雷希亚、磨雷维亚，所过克捷。拔都自将大军，于公元一二四一年（元太宗十一年辛丑岁），进向匈牙利。先遣英国人某氏招降拜拉王。某氏是时亦在蒙古军中效力也。一二四一年三月，拔都军由喀拍吞山俄国关（Russian Gate）入匈牙利国境。拜答儿北军稍后由磨雷维亚经匈牙利关（Hungarian Gate）入匈牙利境。阔端与速不台率兵经莫尔达维入匈牙利境。拜拉王遣其妻子至奥国边境，自留守国都。拔都军所过皆捷，直抵派斯德（Pesth）都

城。既至，而匈牙利人尚未预备战斗也。阔罗察 (Kolocha) 地方总主教率众由派斯德都城，突围犯蒙古军。兵败，只身而走。瓦拉丁 (Varadin) 地方总主教救兵至，亦决意攻蒙古军。蒙古人设计，由来道退兵。匈牙利人倾城而出，逐之至萨约河 (Sayo, 《元史》之滌宁河)。拜拉王驻营于河之西岸。其进处有桥，地多沮洳。以为蒙古人仅能由此桥过河，故遣军一千人守之。蒙古人驻营于距离五里之地。其一队，夜间泳水而过，别队以弩炮攻桥。黎明，匈牙利人腹背受敌，大败，死伤过半。拜拉王逃至喀拍吞山中拖录资 (Thurocz) 寨堡。数日后，蒙古军陷派斯德都城，屠之。当拔都大军激战于匈牙利腹地时，阔端南军经脱兰西维尼亚 (Transylvania) 森林中，行三日而至罗丹城 (Rudan)，攻陷之。阿利斯喀代 (Ariscalde) 伯爵与日耳曼守兵六百人，皆被擒。阔端进向瓦拉丁 (Varadin)，一举取而毁之，然当攻卫城时，颇遇困难而已。再进至圣拖买斯 (St. Thomas)，继至配尔格 (Perg) 大城，围之七日乃降。蒙古人强迫俄罗斯、匈牙利、钦察诸国俘虏，从事战阵。越数日，阔端取爱格拉需 (Egresh) 大寺。乃与拔都大军合。一二四一年，夏秋二季，蒙古人驻兵匈牙利，无军事动作。冬季，多脑河结冰，蒙古人履冰渡河，攻陷格兰城 (Gran)。西门伯爵 (Count Simeon) 守卫城。蒙古人攻之不下，冰溶乃退师。继当攻圣马丁 (St. Martin) 要塞之际，驿骑由蒙古至，宣告窝阔台皇帝崩殂消息，并令诸军归回蒙古。一二四二年 (六皇后乃马真称制元年壬寅岁)，蒙古人由匈牙利班师，留阔端一军，追拜拉王。拜拉王离拖录资寨堡，奔奥地利与其妻子

合。至察格拉白(Zagab=Agram)城度夏。闻阔端军至，奔大尔麦梯亚(Dalmatia)。先至斯白拉脱罗城(Spalatro)，继至脱老城(Trau)，终匿于近旁海岛中。阔端军经史克拉维尼亚(Sclavonia)、克罗梯亚(Croatia)，至斯白拉脱罗城围克利沙(Clissa)要塞，坐守拜拉王所逃海岛对岸，三全月乃退师。掠喀他罗城(Cattaro)、苏阿钩城(Suagio)、德利瓦斯拖都(Drivasto)。阔端取道塞尔维亚(Servia)与拔都大军合。(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23—326页)

《世界征略家传记》载蒙古人征伐匈牙利事如下：俄罗斯、阿兰、钦察诸部，悉被歼除后，拔都引大军伐北褥九特部(Bashghirds)。北褥九特信基督教大国也，与法兰克人(Franks)居地接壤。一二四一年(元太宗十三年辛丑岁)春，战争起始，四十万敌军，前进抵拒蒙古人。拔都遣其弟昔班(Shiban)率一万人探敌势。阅七日，昔班归告敌势浩大，远过蒙古之众。两军对峙，拔都登一小山，藏身一昼夜，不与他人交语，祈求神佑。又令部下木速蛮(Mussulman，回教徒)军士皆祷天。次日诸军皆备战，与敌人有大河相隔。其夜拔都命昔班率军一部，渡河攻敌。以众寡相悬，不胜。拔都帅大队，冲北褥九特之中坚，进至开拉尔(一)(Kelar)之大本营，斫断其帐幕之绳。幕倒，北褥九特军上望见之，乃大奔。然仅少数得逃，余则悉为蒙古人所杀。全国委弃于侵略军。此战也，为蒙古用兵以来，最有荣誉之大胜。

(一) 匈牙利国王之称号，即《元史》之怯怜也。匈牙利语正音宜作 Kiraly。

5

阔里吉思，蒙古阿齐台氏，曾祖巴斯不花从攻乃蛮、钦察、斡罗思、马扎儿^(一)、回回诸国，常为先锋破敌。太祖嘉之，赐以虎符。（《元史》卷一三四《阔里吉思传》）

（一）《元史》此节之马扎儿，非今匈牙利。乃匈牙利人旧壤马扎儿城(Madjar)也。其城在高加索山系(Caucasus)北麓，苦马河(Kuma)畔。公元第十三与十四世纪时，其城尚在。十四世纪时，依宾拔都他与瓦丁二人，皆尝见之。《马哥孛罗游记》卷四第二十四章之马扎儿或即指此。俄罗斯史亦载有马扎利城(Modjary)。马扎利即马扎儿。俄国人喜将地方之名变为复数，故改其尾音也。俄国大公爵迈克尔(Grand Duke Michael)于公元一三一九年(元仁宗延祐六年)，在打耳班城(Derbend)(名见《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为月祖白汗(Uzbek Khan)所杀，葬于马扎利城。马扎儿城乃马扎儿民族居住高加索山系北麓时所建筑者。后此族为裴奇内格族(Pecheneg)所迫，西迁至多脑河畔，今之匈牙利也。古代高加索山北，马扎儿故城遗迹，今尚存在。梅林(Gmelin)与克拉勃罗德(Klaproth)二人尝至其地访古，有记载流传于世。(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28页)

七 蒙古人与在叙利亚十字军之交涉

戊午(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宪宗八年,宋理宗宝祐六年),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一)。侃喻以祸福。兀都算滩曰:“吾昨所梦神乃将军也。”即来降。(《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一)《郭侃传》此节乃记在叙利亚之欧洲十字军与蒙古人之交涉也。波斯人称欧洲为 Farang, 富浪即其译音。欲详旭烈兀西征大军与十字军之关系,不可不先知旭烈兀与基督教之关系也。旭烈兀者,拖雷第五子。其母曰唆鲁忽帖尼(Siurkukteni, 名见《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 与蒙哥(元宪宗)、忽必烈(元世祖)及阿里不哥(Arikbuka)为同胞兄弟。唆鲁忽帖尼者, 克烈部(Keraite)酋长王汗(Wang Khan)之侄女, 王汗弟札合敢不(Jakembo)之幼女也。札合敢不有三女。长曰亦巴哈(Abika), 成吉思汗自娶之, 后嫁乌鲁特部长。次女别土出迷失(Bekutemish, 名见《元史》卷七四《宗庙》上, 至元三年, 定为八室。第三室, 皇伯朮赤, 皇伯妣, 别土出迷失), 嫁朮赤(Djuchi, 钦察汗之始祖)。三女唆鲁忽帖尼嫁拖雷(此事亦见《元秘史》, 惟《秘史》未言其次女), 至元二年, 追谥曰庄圣皇后。至大三年, 加谥曰显懿庄圣皇后。克烈部在北宋初, 辽人统治外蒙古时, 即崇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见下

方成吉斯汗未兴前中央亚细亚及蒙古等地基督教情况)。王汗奉基督教,因名约翰王(Malik Yuhanna),阿伯尔法拉哲斯(Gregory Abulfaragius)有明了记载。部长奉基督教,因而全部皆为基督信徒。唆鲁忽帖尼奉基督教,西史亦有明了记载。旭烈兀与瓦儿丹(Vartan)私谈,自谓其母奉基督教云。凡据中国史书,亦确有证也。旭烈兀之元妃托古思可敦(Dokuz Khatun=Tokuz Khatun)者,王汗第二子益梯柯(Ittiko)又名益库(Iku)之女,唆鲁忽帖尼之侄女也,托古思原议配与拖雷,未成礼而拖雷卒。依蒙古人之风俗,父死,姬妾悉归其子。托古思乃嫁于旭烈兀,甚得宠幸。托古思为基督信徒,见于拉施特《史记》。蒙古大军西征,对于基督教徒多所爱护者,托古思可敦之功也。(见霍渥斯《蒙古史》[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三卷第206、212页)

聂思脱里派以及他派之基督教徒,在大食哈里发境内者,初时多以医术文学为哈里发服务,颇得信任,故待遇亦优,常有被任为一方之长官者。埃及及叙利亚之基督教徒,生计富裕,颇遭回教徒之嫉视,常有惨杀之事。旭烈兀之西征大军西进时,基督教徒闻托古思可敦为基督信徒,而旭烈兀部下大将乞都不花(Kitubuka,名见《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二年壬子春,遣乞都不花攻末来吉儿都怯寨。秋七月,命乞都不花征没里奚。七年,怯的不花等讨末来吉儿都怯寨平之。怯的不花即乞都不花也),亦克烈部人,且笃信基督,故皆视蒙古人为救星,阴通款焉。

(见霍渥斯《蒙古史》第三卷第154、170页)多桑《蒙古史》引《世界征略家传记》云，旭烈兀破报达城后，屠杀居民。房屋燃毁，所余唯阿尔开温(即基督教徒)及外国人数家而已。旭烈兀平叙利亚后，东归，留乞都不花守之。大马色克城复叛，乞都不花讨平之。驻军古塔(Ghuta)平原时，法兰克人(Franks,即十字军人)遣代表数人来谒。故蒙古人对西顿(Sidon)及波福忒(Beaufort)两城之十字军人，感情甚佳。不幸而十字军人无故劫掠蒙古人。乞都不花遣其侄往，命还所掠之物，而十字军人又杀之。故乞都不花为报复故，大掠西顿城，毁其城墙之一部。以前托古思可敦及小亚美尼亚王海敦二人所竭力构通于蒙古人及基督教徒间之感情，至此大伤。蒙古人在叙利亚之成功，使十字军人，寝馈不安矣。旭烈兀复下令，将叙利亚境内之法兰克人悉行逐出。阿扣城(Acre)之十字军人将城外园圃，悉除去备战。又急遣人往西欧各国之朝廷求救。使者抵英国，散播谣言，谓安都城(Antioch)及的里颇里城(Tripolis)皆已为蒙古人攻陷。英国国王为之召集廷议，并在教堂祈祷斋戒，求天相助。法兰西国王圣鲁易(St. Louis)在巴黎，亦有同样动作，罢畋猎。一二六一年(元世祖中统二年)教皇遣使各国，鼓吹重兴十字军，抵抗在匈牙利及波斯之蒙古人。然终无所成。(见霍渥斯《蒙古史》第三卷第163—165页，白菜脱肯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143页)

除上方所述外，伊儿汗国对基督教徒素持怀柔。旭

烈兀与埃及王毕拔斯(Bibars)争叙利亚时,旭烈兀则极意连络十字军人、小亚细亚诸王及西欧各国,而埃及王则北连钦察汗(钦察国伯忽汗 Bereke 与旭烈兀虽属同宗,而因边界争端,不惜利用异族,操同室之戈也)。小亚美尼亚王海敦则为旭烈兀之死党也。旭烈兀卒于回教纪元六百六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即公元一二六五年二月八日(元世祖至元二年),年四十八岁。翌年,托吉思可敦亦卒。基督教著作家把海伯柳斯(Bar Hebraeus, 即阿伯尔法拉哲斯)当时为文颂之曰:“复活节初,旭烈兀大王薨。王聪明大度,功烈之盛,从古未有。次年,王妃托吉思亦薨。妃笃信正教,全世界基督教徒,无不深致哀悼,痛惜基督教中大明星,及保护人之云亡也。”亚美尼亚著作家斯德芬澳配亮(Stephen Orpelian)同时亦有颂词曰:“旭烈兀大王卒于一二六四年。王为世界伟人,诚笃不欺,世界主人,基督教徒之希望与柱梁也。王卒后不久,其爱妻托吉思可敦亦随归仙境。二人皆为萨黑伯火者(Sahib Khoja)所毒,诚堪痛恨。上帝宜知王及妃有功于基督教,不下于君士旦丁大帝及其母海雷那(Helena)也。”小亚美尼亚王海敦亦有赞托吉思可敦之词,谓妃竭诚爱护基督教徒,而尽力毁坏回教寺,不喜回教徒,故回教徒亦几于不敢见妃之面也。基督教师瓦儿丹(Vartan)在旭烈兀幕中,深得王及妃之信任。王卒后,妃引与议葬礼,并议阿八哈(Abaka)嗣位事,瓦劝散财施舍,蠲免租税,不必举行弥撒祭,并遵遗命立阿八哈。(见霍涅斯《蒙古史》第三卷第208—

218 页)

国西(密昔儿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国。妇人衣冠如世所画菩萨状。男子胡服，皆好善。寝不去衣。虽夫妇亦异处。(刘郁《西使记》)

八 钦察汗国与北京中央政府之通使

三年(公元一千二百五十三年)，遣必闾别儿哥括斡罗斯户口(一)。(《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俄国史亦记一二五七年，有蒙古军官抵苏斯达尔(Suzdal)、列野赞(Riazan)及墨洛姆(Murom)三城，计民户口，设官收税。教士以外，无能免者。一二五九年，有蒙古军官伯尔克(Berkai)及喀萨乞克(Kassachik)二人，率眷属部下多人，至瓦尔阔甫河(Volkhov)上，计民户口，人民不悦，诺夫哥罗德城(Novgorod)因起叛乱。

元贞元年(公元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夏四月丙戌，诸王也只里以兵五千人，戍兀鲁思(即俄罗斯)界，遣使来求马。帝不允。(《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

延祐元年夏四月壬辰，诸王脱脱斡，以月思别(一)袭位。(《元史》卷二五《仁宗本纪》)

(一) 据西史，脱脱(Toktai)即位于一二九一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卒于一三一二年，即元仁宗皇

庆元年。《元史》所记较迟二年，必因行程需年月也。月思别亦即以皇庆元年即位也。

延祐七年(一千三百二十年)三月丙申，斡罗思等内附，赐钞万四千贯，遣还其部。(《元史》卷二七《英宗本纪》)

泰定三年九月戊辰，命欢赤等使于诸王怯别、月思别、不赛因(一)三部。(《元史》卷三〇《泰定帝本纪》)

(一)月思别，《元史》他卷又作月祖伯，或月即别(Uzbek)，即位于一二二二年，即元仁宗皇庆元年，卒于一三四二年，即元顺帝至正二年。《元史·宗室世系表》作月即别，在位三十年，国势强盛。不赛因，波斯国伊儿汗也，两史作阿布赛德(Abu Said—Bussay)，即位于一二一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卒于一三三五年，即元顺帝后至元元年，其名不见《宗室世系表》。泰定帝及文宗时，频频遣使中央。怯别不可考，似为察合台后裔。

至顺元年(一千三百三十年)八月丁巳，北边诸王月即别遣使来京师。(《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

至顺三年秋七月甲午，北边诸王月即别遣南忽里等来朝贡。(《元史》卷三六《文宗本纪》)

(顺帝后至元)至元二年，月即别遣使来求分地、岁赐，以贖给军站。京师元尤所领府治。三年，中书请置

总管府，给正三品印。至正（原作至大据西史改正）元年（应作二年），月即别薨，子札尼别嗣。其位下旧赐平阳、晋州、永州分地。岁赋中统钞二千四百锭。自至元（一）五年己卯岁始给之。（《元史》卷一一七《朮赤传》）

（一）此至元亦顺帝之后至元。后至元五年，适为己卯岁。世祖至元五年，则为戊辰岁也。札尼别(Djanibeg)为月即别之子，即位于一三四二年，即顺帝至正二年，卒于一三五六年，即至正十六年。名见《元史·宗室世系表》。

至正十三年秋九月辛卯，札你别之地献大撒哈刺、察亦儿、米西儿（一）刀弓锁子甲，及青白西马各二匹，赐钞二万锭。（《元史》卷四三《顺帝本纪》）

（一）撒哈喇为非洲北部沙漠之名。察亦儿不可考。米西儿为 Misr 之译音，即埃及也。

九 勃拉奴克劈尼奉使蒙古

勃拉奴克劈尼，意大利人，以一二四五年（宋理宗淳和五年，蒙古六皇后摄政五年）四月十六日，离法国里昂城，奉教皇使命，请蒙古人在欧洲境内止事杀戮。教皇国书云：“天主仆役之仆役，主教英奴森德(Innocent)谨致书于鞑靼国王及臣民曰：天主好生，创造人类动物，以及地上所有有机物质。以明神为例，故有生之物，莫不相亲相爱，安居乐业，永不相扰。

余闻王等侵入基督教诸国以及他境，所过杀戮，千里为墟，血流盈壑。直至于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气，破坏毒手，未稍休止。解除一切天然束缚，不论男女老幼，无有幸脱王之剑铠者。余代天主行教，闻王所为如此，不胜诧异。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类于一家，据敬天明神之理，特申劝告并警戒，请求王及部下止息此类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王所犯罪恶多而且重，必遭天主所谴，可毋庸置疑。王须急宜忏悔，使天主满意。以前诸国所以为王克服者，乃天主所使，非王之兵力所能也。以后王及部下亟宜停止暴行，须知天主可畏也。骄横跋扈之人，固有时幸逃天主法网。然若怙恶不悛，始终不知迁善谦让，天主未有不严刑惩罚者也。余今遣所爱兄弟约翰（即克劈尼之名）及同伴数人，携国书聘礼，往王之廷。诸人皆谨厚守礼，笃信宗教，通晓《圣经》。余希望王温颜接受，善待诸人，则不啻身受王之惠矣。诸人代余所说者，愿王倾心信之。所言和平方法，尤宜深加采纳。更愿通告诸人，王究因何而扫灭他国，王以后意志如何，亦请示知。诸人往来，长途跋涉，愿王派使护送为便。归回时，亦请供给沿途所需，俾得来达余处也。约翰等僧，皆品行端正，深通《圣经》，能告王等以吾救世主之为人谦逊，故余遣之。若仅能为王奔走，代王布德，有利于王者，则余将不遣彼等，而另遣其他高僧或有权势之人矣。”（见卫三畏《中国总览》〔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第二卷第415—416页）

与勃拉奴克劈尼同行者，有博希米亚(Bohemia)人斯德芬(Stephen)，亦教徒也。行不久，斯德芬病，乃独行至白雷斯老

(Breslau, 今德国境)。有波兰人班尼狄克脱(Benedict)充其舌人,借之同行。以一二四六年(蒙古定宗元年)二月,抵窝尔加河畔拔都大王之廷幕。稍留,即被遣至蒙古哈喇和琳,觐见大汗。途中行三月半,疲困万分。以七月二十二日,抵和琳,亲临贵山大汗(Kuyuk Khan)登极之礼。至十一月十三日,离和琳西归。以一二四七年(蒙古定宗二年)秋,抵教皇之廷覆命。蒙古大汗覆教皇之书云:“长生天气力里,贵由大汗,余人类之君主圣旨:咨尔大教皇,尔及西方基督教人民,遣使携国书,远来与朕讲和。朕召见使者,听其言,阅其书,知尔等之意,确欲讲和。然既欲讲和,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势者,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尔之来书,谓朕及臣民皆须受洗,改奉基督教。朕可简略告尔,朕实不解,为何必须如此也。尔之来书,又谓尔等见国兵杀人,尤以其基督教信徒匈牙利人、波兰人及摩拉维亚人(Moravians)等,甚为诧异(书有数通,上方所译,未举匈牙利人等名。似为他书所载者)云云。朕可简略告尔,尔所云者,朕实亦不解也。然朕若不言,尔或不明其故,兹特答尔如下:彼等不守上帝及成吉思汗之教训,相聚为不善,杀戮我国使,故上帝震怒,命灭彼国,而将彼人交入朕手也。若非上帝所使,人对于人,何能如是乎?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定宗之母,六皇后,亦奉基督教,故有此语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答书附有贵由大汗译文云:“上

帝在天，贵由汗在地，上帝威稜，众生之主之印。”（见卫三畏《中国总览》第二卷第 417 页）

勃拉奴克劈尼《游记》第九章，记契丹(Kathay)之事曰：

蒙古人归国后(征哈喇契丹后)，预备征伐契丹人。契丹皇帝闻之，先率军征蒙古。两军相遇，激战后，蒙古人大败。军中贵人皆死，其得免者，仅七人而已。蒙古人至今远征异域，军败之后，辄自慰云：“古代吾之祖先，尝全军覆没，仅余七人。其后休养生息，仍能繁盛。故军败不足为虑也。”成吉思汗及所余残众逃归国后，少事休息，整备军队，征伐回纥国(Huyri)。(《元史》又作畏吾儿或高昌)回纥人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蒙古人克服后，自其人学习文字。以前蒙古人无文字。今有字，即称蒙古字云。不久，又进征撒里畏吾儿(Saruyur)即黄头回纥，见《元史·速不台传》)、哈喇尼忒(Karanites)、胡第腊忒(Hudirat)，皆胜之。次归国休养。集军征契丹，军心齐一，经久苦斗，乃得征服其国之大部。围其帝于国都甚久，致军粮缺乏。成吉思汗命于每十人中，取其一杀而食之。城中之人，防守甚勇，机炮飞石，弩弓强箭，无不毕俱。弓折矢尽以后，复取银熔之，飞掷蒙古军阵。盖其城内，至为富裕也。蒙古人围攻既久，不能克，乃自军中掘地道，通至城之中央，由地下出与城中人战，围城之军，同时自外攻之，经久始

破其城门。进执其帝，杀之。复纵兵屠城，死者甚众。蒙古人掠其金银财宝，置官治之，旋军回国。此为成吉思汗初次征服契丹国，戮其皇帝之情形（一）。契丹国之一部，以在海中，负险自守，故至今尚未得征服也（似指南宋而言）。契丹人崇信异端，自有文字。据云，亦有耶稣教《新旧约》。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之传记。国中有隐士，遁居山林之中。有专舍，类于吾国之教堂，备祈祷之用。自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天主而已。亦礼拜崇敬吾教中之圣人耶稣基督也。又信灵魂不死之说，皆与吾人相同，唯无洗礼而已。吾教《圣经》，其人亦敬信之，礼爱基督教徒，好施舍，以济贫乏。礼俗谦让，为人温恭，无胡须，面貌与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宽。自有语文，精于工艺，其巧世界无比也。地极富饶，丰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56—158页）

（一）此节史事甚为纷乱，然亦确有根据。所记围城之事，乃指速不台围汴梁也。事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大汗之时。万里以外之人，初至蒙古，言语不通，掌故不熟，仅据传闻而记，固难以精确也。

一〇 卢白鲁克奉使蒙古

卢白鲁克，法国北部佛兰德斯省(Flanders)人也。受法兰西国王圣鲁易之命，出使鞑靼诸王之廷。其目的为何，书中秘不宣布，托言传教东行也。其《纪行书》最有兴味，表示著者为人聪慧多识，眼光过人。书之文章，亦极有条理。卢白鲁克以一二五三年（宋理宗宝祐元年，蒙古宪宗三年）五月七日，进入黑海（记载起始于此）。六月十二日，抵索尔对亚（Soldaia）。八月二日抵撒里答(Sartack,拔都之子，名见《元史》)之帐幕。次至窝尔加河畔，见拔都大王。九月十六日，离拔都之廷，东行至和琳，见蒙哥大汗。一二五四年秋，西归，绕道里海两岸南行。以一二五五年六月，抵叙利亚安都港(Antioch)。卢白鲁克《纪行书》亦有一章载中国之事。其言曰：

过此有大契丹国，余意即古代赛里斯国也。盖其地今代仍产丝，品质之佳，世界无匹。其人称丝为赛里克(一)。其地有城市名赛里斯，因而国亦名赛里斯。有人告余，其国有一市，城墙为银所建筑，城堞为金所建成(二)。国境分划多省。有数省至今尚未为蒙古人所征服。契丹印度之间，有海介之。契丹人身躯短小，言语中，鼻音甚多，两眼上下甚狭。东方之人，大概如是。精于各种工艺，医上深知本草性质，余亲见治病以按脉

诊断，妙不可言。从不检验病人之尿，亦绝不知有其事。喀喇和琳城中，契丹人甚众。其人风俗，子必承继父之职业。契丹人赋税甚重，计每日须付蒙古人一千五百雅斯阔忒(lascot)，或名科斯米(Cosmi，不可考)。雅斯阔忒为银币，每块重十马克(Marks)故每日之数，已达一万五千马克矣(三)。此外更须贡丝、贡食及各种徭役也。……有僧人来自契丹国，余得遇之。访问后，得悉由和琳城往契丹国，须东南行二十日即可至。……一日有契丹僧人某，衣深红色之袍，光彩鲜明，与余同座。余问其衣上红色颜料，何自而得。某僧答云，契丹国东方有高山，山中有动物，极类人，唯不能屈膝，仅跳跃而行。其高仅一骨尺(Cubit，尺度之名，自肘至中指之端末，为一骨尺)，全身皆毛，居岩穴中，人迹罕至之地。猎人携烈酒至山边，凿洞石中，洞形似酒杯。倾酒洞内，猎人藏匿其旁守候之。兽由穴出，饮酒而叫号曰，“请请”(Chin Chin)。因而人名之为“请请兽”(四)(Chinchin)也。他兽闻声皆来，共相饮之。饮毕大醉，群兽倒卧。猎人出而捕缚其手足，以小刀剖其颈上血管，取血三四滴，即纵之去。此血即其衣上之颜料也。宝贵非凡云(五)。

(一) 蒙古人称丝为锡尔克喀(Sirkek)其首与丝相近。古代罗马人之赛里斯首音，亦类丝字，以出产品而称

地方也。

(二) 中国古代谚语，皆称长安王居，有金城汤池之固。远方人必为此语误会，而以为城真金银所建成。古代希腊地理家拖雷美，已斥其非矣。

(三) 非今德人所用之马克。古代马克每枚值今英金磅三分之二。卢白鲁克此节所记，不知仅指和琳，抑指契丹全国而言。余意和琳一城，断不能纳此重赋。

(四) 此即猩猩。所称请请兽，亦猩猩之转音也。

(五) 此节记事，见于《文献通考》卷二四《四裔》六，《哀牢夷条》附注中。又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六。

契丹国无酒，其饮料皆制自米。现今其人虽亦种植葡萄，然不以制酒也。其人又告余一事，言之似确凿有证，然余绝不信有其事也。共言云，过契丹国有一地，人入其境，不论年纪若干，皆不致老也。契丹国滨大洋海。……契丹国通用之钱币，皆为棉纸制成，宽长皆约一掌。其上盖印纹，印类蒙哥大汗之玉玺^(一)。其人写字用毛刷，犹之吾国画工所用之刷也。每一字合数字而成全字^(二)。(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08—161页)

(一) 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祖前蒙古人亦仿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钞。其制无文籍可考。

(二) 此节记中国之字及写字方法，最为奇特。马哥孛罗及他中世纪游历家，无一人言及之者。十六世纪，葡

葡萄牙人抵中国后，始详记中国文字及书字方法。此一事，亦足表示卢白鲁克人之锐敏也。

与卢白鲁克同时至蒙古和琳者，有小亚美尼亚亲王仙拍德(Sempad)及国王海敦(Hayton)。仙拍德有一信，致锡勃罗斯岛王后者，今尚存留。海敦有《纪行书》。后四十余年，其后族人海敦居法国时，有《契丹国记》之作，见《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编中。

一一 李罗氏东来中国

海敦稍后，来东方者，则为威尼斯市李罗氏三人最为著名。一二六〇年（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尼哥罗孛罗及马飞孛罗兄弟二人至黑海北岸之克里米亚营商。后向北行，至窝尔加河畔伯忽汗之廷。次由该处至布哈拉，由布哈拉而至远东忽必烈大汗之廷。大汗见二人大喜，乃遣之西归，通聘罗马教皇。第二次东来时，尼哥罗偕其幼子马哥与俱。三人经阿扣港(Acre)、阿雅斯港(Ayas)、锡瓦斯港(Sivas)、马丁(Mardin)、毛夕里(Mosul)、八吉打(Bagdad)，而至忽里模子(Hormuz)。欲由此航海往中国。唯船舶不堪航海之用，因弃前计，转向北，经起儿曼(Kerman)、呼罗珊(Khorasan)、巴里黑(Balkh)、巴达克山(Badakshan)而登帕米尔高原。更东下至喀什噶尔，由是复经叶尔羌、和闐、罗布泊而入西夏境。绕中国北鄙而至开平府朝见世祖，时为一二七五年（元世祖至元十

二年)。

其后马哥孛罗在中国甚得元世祖之宠用。至一二九二年，孛罗三人护送元公主嫁波斯伊儿汗国。孛罗三人即从波斯返欧洲，一二九五年抵威尼斯。

《马哥孛罗游记》载中国事甚详，鄙人已译成汉文，读者可取专书观之，故今不赘述也。《孛罗游记》影响于后代中欧洲交通史甚巨。哥伦布实即受马哥孛罗书之影响，立志东游，不期而抵美洲者也。

与孛罗氏同时至中国之欧洲人，尚不可胜数。例如马哥孛罗书中所记之日耳曼工程师，攻陷襄阳府时，亦与有功，然皆无记载以留后世也。

一二 人仕元朝之爱薛

爱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直言敢谏。时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统四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世祖尝诏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乐及仪仗以迎导。爱薛奏曰：“高丽新附，山东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无益之费，甚无谓也。”帝嘉纳之。至元五年，从猎保定。日且久，乃从容于帝前，语供给之民曰：“得无妨尔耕乎！”帝为罢猎。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平江南还。奸臣以飞语谗之。爱薛叩头谏得解。寻奉诏使

西北宗王阿鲁浑所。既还，拜平章政事，固辞。擢秘书监，领崇福使，迁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元年，授平章政事。八年，京师地震，上弗豫。中宫召问：“灾异殆下民所致耶？”对曰：“天地示警，民何与焉。”成宗崩，内旨索星历秘文。爱薛厉色拒之。仁宗时，封秦国公。卒，追封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拂林忠献王。子五人，也里牙秦国公、崇福使。腆合翰林学士承旨。黑厮光祿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合广惠司提举(一)。(《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

(一) 元时，欧洲人入仕中国者甚众。而在《元史》上有名者仅一爱薛而已。爱薛，拂林人，即今叙利亚一带，然视为欧洲人亦可也。爱薛似已略领中国文化风味，故得官翰林学士兼修国史也。爱薛之名，其原音似即 Joseph (Jose)，今人译作约瑟者也。爱薛为基督教徒，可于其五子名见之也。也里牙即 Elias 之译音，腆合即 Tekoah，黑厮即 Hosea，阔里吉思即 Gorigos，英文音读作佐治 (George)，鲁合即 Luke 之译音。五名皆基督教徒常用之名。《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为司。阿鲁浑即 Arghun，《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作阿鲁大王。

一三 《元史》中关于基督教之记载

中统三年三月己未，括木速蛮(一)、畏吾儿(二)、也里可温(三)、答失蛮(四)等户丁为兵。(《元史》卷五《世祖本纪》)

(一) 木速蛮，此指回教徒。阿拉伯人自称木斯来铭(Moslem)，犹云奉正教者，后讹作 Mussulman，今英文作 Musulman，木速蛮即其译音也。

(二) 畏吾儿，即唐代西北之回纥(Uigurs)。

(三) 也里可温，始见于《元史》，为蒙古人称基督徒之名称。多桑《蒙古史》引《世界征略家传记》云，蒙古称基督徒为阿尔开温(Arkaun)。波斯拉施特《史记》载北京中书省，有平章四人，取材于大食、契丹、畏吾儿及阿尔开温四国。阿尔开温即也里可温。元时基督教势力颇盛。太祖初兴时，克烈部长王汗、宗王乃颜、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皆基督徒也。

(四) 答失蛮为波斯语 Danishmend 之译音。有学者之义。《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国中有称大石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簿籍。”大石马即答失蛮，乃回教中之僧侣也。

中统四年十二月甲戌，敕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元史》卷五《世祖本纪》)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命儒、释、道、也里可温、答

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元史》卷五《世祖本纪》）

至元七年九月庚子，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至元十三年六月庚午，敕西京^(一)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家室者，与民一体输赋。（《元史》卷九《世祖本纪》）

（一）西京今山西大同，辽为西京大同府，至元二十五年，改西京为大同路。大同地方有基督教徒，亦见于《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教徒卢白鲁克《纪行书》中言：“往契丹途中，皆有聂思脱里派教徒及萨拉森人，虽为异族，然与土人杂居。契丹国内有十五城，皆有聂思脱里派教徒。其人于西京城（Segin）有总主教驻焉，其他人民，皆崇拜偶像。”美国柔克义（Rockhill）注谓西安为陕西西安府，实误。金元之际，仅大同府称西京也。

至元十九年夏四月丙午，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

九月，招讨使杨庭坚招抚海外南番，皆遣使来贡。……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又管领木速蛮、马合马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阙。……

冬十月己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

民納稅。（《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紀》）

至元二十九年秋七月癸亥，也里覓里、沙沙嘗簽僧、道、儒、也里可溫、答失蠻為軍。詔令止隸軍籍。（《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紀》）

至大四年四月，罷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頭陀白云宗諸司。（《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紀》）

泰定元年二月癸未，宣諭也里可溫各如教具戒。……十一月己酉，詔免也里可溫、答失蠻差役。（《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紀》）

天曆元年，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閣。又命也里可溫于顯懿庄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一）（《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紀》）

（一）此之佛事即基督教之祈禱儀式也。教徒鄂多立克《游記》言“小級僧在大汗廷中，時須入宮為其祈禱祝福”。（見亨利玉爾《古代中國聞見錄》第二卷第 225 頁）查鄂多立克居北京三年，約當公元一三二二年至二八年之間，正值泰定帝與文宗時，若其于天曆元年尚未離京，則顯懿庄聖皇后神御殿之作“佛事”，亦必身參其列也。

天曆二年三月丁丑，僧、道、也里可溫、朮忽（一）、答失蠻為商者，仍舊制納稅。（《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紀》）

（一）朮忽，據俄國柏雷狄斯注，即今之猶太人，朮忽即 Djuhud 之譯音（參閱《馬哥孛羅游記》卷二第五章附注）。

至正十四年五月，募宁夏善射者及各处回回、朮忽殷富者，赴京师从军。（《元史》卷四三《顺帝本纪》）

附：1. 元以前西域及蒙古等地基督教状况

据隋时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Theophylactus Simocata)及梯俄方内斯(Theophanes)二人之记载，当第六世纪末叶（隋文帝时），东罗马皇帝莫利斯(Maurice)遣兵助波斯王柯斯鲁二世(Chosroes II)攻突厥可汗巴拉姆(Bahram)时，波斯将军那赛斯(Narses)将俘虏之突厥人数名，送至君士但丁堡。俘虏额上，皆黥有十字架形。莫利斯皇帝见而异之，因问其故。俘虏云，幼时突厥诸部遭瘟疫，死者甚众。适有基督教徒至其地，劝幼童之母，将童子额上黥十字文以避疫。诸母从其言，故至壮仍有之也。梯俄方内斯则竟谓俘虏中有基督徒也。景教教务大总管提摩太(Timothy)在位时(公元七七八年至八二〇年，即唐代宗大历十三年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景教盛行于里海附近各部。有突厥可汗及部下酋长多人，皆崇奉景教。（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15页）

唐武宗以后，景教在中国本部者，势力大衰。然沿边各地，固仍盛行也。由唐武宗以至元之初兴，凡三百五十余年。于此时间，景教在亚洲进行历史，极不明了。各种文字中，皆无可稽考。至一一四五年时（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叙利亚格白拉(Gabala)地方主教奉亚美尼亚王之命，出使教皇犹进三世(Eugene III)之廷。在欧洲宣传远东有约翰王(John)

者，虔信聂思脱里派基督教。王为古者三贤王 (Three Wise Kings)(参见《李罗游记》卷一第十四章)之后裔。尝征讨波斯、米底(Medes, 在亚洲西部其立国较波斯尤早)诸国。王陷爱克巴塔那城(Ecbatana, 即后代之哈马丹城)后, 欲至耶鲁撒冷。至底格里斯河(Tigris), 不能渡而归。十二世纪初半(南宋初), 欧洲各国传布殆遍, 谓中央亚细亚有信基督教某王, 兵力甚盛, 干戈所向, 无不克捷。聂思脱里派徒传之, 以增己派之光荣。加特力派(Catholics)(即天主教)闻之而色为之喜, 以为无意中远方竟有基督教强王摧败回教徒, 代为雪耻也。成吉思汗兵马西进时, 欧人初闻之, 亦竟有以为即拍莱斯脱约翰王(Prester John)也。元代欧洲东来人士, 如卢白鲁克、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John of Montecorvino)等游记书札, 皆有拍莱斯脱约翰之名。欲知悉蒙古初兴时, 蒙古各部基督教状况, 不可不考证此拍莱斯脱约翰, 一名约翰王之究为何人也。约翰王既得, 则蒙古诸部基督教情况, 亦可以思过半矣。

卢白鲁克《游记》关于拍莱斯脱约翰有下方之记载:

当法兰克人陷安都城(于公元一〇九八年, 即宋哲宗元符元年)亚洲北部之君长为菊儿汗(Coir-Khan)。汗者, 其称号, 有代天行道之义。菊儿者, 其名字也。据安都城史记, 突厥人尝求菊儿汗助攻法兰克人。盖突厥人亦发源于其地也。菊儿汗为哈喇契丹王。哈喇者, 黑也。契丹者, 国名也。哈喇契丹犹言黑契丹, 盖以别于契丹本部也。契丹本部在极东, 余以后有专章述之也。黑契丹人居于山谷平原间, 余尝过其境。境内有某牧羊者, 强于腕力, 崇奉聂思脱

里派，为乃蛮部(Naiman)长，其部人皆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菊儿汗卒，聂派牧羊者，自立为王。其同派人皆称之为约翰王。约翰王有奇事甚多，而皆言过其实，夸一为十。盖该处聂派教徒，悉皆如此，善于造谣，无中生有也。其人传布撒里答王(Sartach，拔都大王之子，名见《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朮赤位下)、蒙哥(Mangu Cham)、贵由(Keu Cham)二大汗，皆为基督教徒，而实则皆子虚乌有之事。二汗仅待遇基督教徒，较之他人略为宽厚而已。其心中固无丝毫信仰基督之意在也。约翰王各种奇事之播布，亦正如是。余尝过该王昔时牧地，访问详情。除极少聂派教徒外，竟无人知之者。其牧地今为贵由大汗所有。当余归国时，亦过其境。僧安德鲁(Andrew)与余同时至贵由之廷者也。约翰王有一弟名温克(Unc)，居黑契丹高山之他面。兄弟相距，约三星期路程。温克居喀拉和琳小邑，王克烈(Crit = Keraite)及蔑里乞(Merkit)两部。其人亦皆以游牧为业，崇奉聂派之基督教，唯其王已背弃基督而崇奉偶像教矣。王之左右僧侣，尽皆偶像教徒(即佛教僧)，终日以求神祷妖为事。过温克王之境，为蒙古部(Moal)。人民贫苦，无酋长。占卜巫蛊以外，别无宗教。东方诸地，尽皆如此。再过蒙古部，即为鞑靼部，人民亦贫苦。约翰王卒，无子，乃召其弟温克立为可汗。所部牛羊，大为繁衍。常至蒙古部边境，蒙古部有铁匠名成吉斯(Chinghiz)者，常盗其牛羊，启争端。牧者乃诉之温克王。温克王起兵侵入蒙古部，讨成吉斯。成吉斯逃匿鞑靼部。温克王大掠蒙古及鞑靼二部而还。成吉斯乃谓鞑靼及蒙古

二部人曰：“吾二部因无王以统众，故邻人得凌虐吾辈也。”鞑靼人及蒙古人乃举成吉思为王。成吉思阴部勒军队，袭温克王，胜之。温克奔契丹。温克有女，为成吉思所获，以妻其子。怀孕，生蒙哥大汗。成吉思出战，辄以鞑靼人为先锋，故四方之人，无不知鞑靼之名也。连年战争，死亡殆尽。今则蒙古人设尽方法，谋取消鞑靼之名，而代以己名，俾将自部威名传布四方也。其部落初在之地，及成吉思廷幕驻所，今皆称曰蒙古利亚。鞑靼部为发祥之地，故国人重视之，王都在焉。历代大汗选举，皆在其地。（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8—20页）

此节记事，混杂错乱，似若无稽。然闲熟辽、金、元三史者，固不难为之剖解说明也。卢白鲁克东来，全凭舌人翻译，错误之处，自不能免。此章记事，可分三节剖解之，其误会之处，自亦易明也。

（甲）《辽史》卷三〇《天祚本纪》：“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与诸大臣立秦晋王淳为帝。淳死，立其妻萧德妃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萧德妃归天祚。天祚怒，诛德妃，而责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对曰：‘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于他人耶。’上无以答，赐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

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紮而毕十八部王众。……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整旅而西。先遣书回鹘王毕勒哥曰：‘……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上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刺阿不、招讨使耶律朮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康国十年歿，在位二十年。……”

耶律大石征服中央亚细亚，回教著作家亦有言之者。拉施特《史记》称大石为屠石大夫(Tushi Taifu)。又《世界征略家传记》亦详言大石事迹。《辽史》此节虽短，而读之几如读冒险谈者。十二世纪初半，欧洲各国所传之中央亚细亚某征略家，

即大石也。大石深染汉人文化，必为佛教徒，而非基督教徒，可以断然无疑。至传为基督教徒者，必聂派之好事者为之也。卢白鲁克《游记》亦曾言之矣。卢之菊儿汗，即《辽史》之葛儿罕。菊葛二字，古音相近。回教著作家作古儿汗(Gurkhan)。大石卒，其后嗣皆仍称葛儿罕。其义犹言普遍汗(Universal Khan)也。至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侍终焉。直鲁古死，辽绝。屈出律(回教著作家作 Guchluk)者，乃蛮部长太阳罕之子。成吉思汗未登大位先，尝与克烈部长王汗(《元史》又作汪罕)甚亲密。及王汗败死，太阳罕忌成吉思势力日益澎涨，乃联合蔑里乞部、克烈部、狼刺部，暨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以抗成吉思，战于沅海山，败绩。成吉思即位之三年，乃蛮部被灭。屈出律奔契丹(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契丹主直鲁古善遇之，妻以其女。后竟篡位，听其妻之言，弃基督教而从佛教。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率师伐之，屈出律兵败，奔巴达克山，被杀。(见多桑《蒙古史》第一册)屈出律初时，及其所部乃蛮人，皆信基督教。卢白鲁克及回教著作家，皆言之确凿也。

(乙) 卢白鲁克此章第二段之温克王，亦见于《马哥孛罗游记》。孛罗谓温克即欧洲宣传之拍莱斯脱约翰王也。温克乃中国“王”字之讹音。克烈部酋长王汗，受金封爵为王。番言音重，故称王为王汗。王汗之名，中国人曰托里(见《元史》卷一)，波斯史家谓为托格鲁耳(Togrul)。王汗嗣位，多杀

戮昆仲。其叔父菊儿（《元史·太祖本纪》仅作菊儿，《元圣武亲征录》作菊儿可汗）。帅兵与王汗战，败之。王汗仅以百余骑脱走，来奔于烈祖（即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烈祖亲为将兵逐菊儿，走西夏，复夺部众，归于王汗。王汗之弟，怨王汗多杀之故，复叛归乃蛮部。乃蛮部长为发兵伐王汗。王汗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见《元史》卷一），王汗之叔，亦名菊儿汗。故卢白鲁克误以为此菊儿汗，与西辽菊儿汗为兄弟也。克烈部初在黑龙江上流鄂尔坤河及图喇河两流域。成吉思时，喀拉和琳附近，确为克烈部所辖也。拉施特《史记》亦谓克烈全部皆信基督教。叙利亚之基督教著作家阿伯尔法拉哲斯（Gregory Abulfaragius）记一〇〇一年至一〇一二年間，八吉打城（Bagdad）教务大总管接呼罗珊麻甫城（Merv）主教书，谓远在东北突厥内地，有克烈部王受洗礼，信基督教。王遣使至麻甫城，请一基督教僧往其国，俾施洗礼。彼之部下臣民二十万众，将悉永奉基督教也。大总管应其请，派僧侣教师多人往其国。故克烈部之奉基督教，在北宋初，辽人统治蒙古时已然矣。阿伯尔法拉哲斯大书特书，玛力克岳忽难（Malik Yuhanna，约翰王之义）者，托里王汗（Tuli-Wang-Khan）之称号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5—27页）《马哥李罗游记》亦明载温克汗者，即拍莱斯脱约翰也。成吉思未兴前，王汗及其部下，皆虔奉基督教，已无可疑。贵由大汗（即元定宗）登位时，小亚美尼亚王海敦遣其胞弟仙拍德，赴蒙古和琳贺之。仙拍德在撒马儿罕城时，致书于锡拍罗斯岛王及后，其书今仍存在。书中

有“当今大汗之祖未生时，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一语（见本书《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编中）。据各种记载观之，聂派基督教之传入蒙古，为期实甚早。北宋时必已大兴矣。卢白鲁克谓王汗初信基督教，后则背之，而改奉佛教。余未能查得他种记载，以证明其说也，综观所有西人记载，约翰王之名，盖已三变真人矣。第一为十二世纪初半，格白拉地方主教在欧洲所传之中央亚细亚征略家，其幕后真人为耶律大石。大石未必为基督教徒，吾前已言之矣。大石或对于其国内聂派教徒，待遇极厚，而聂派人遂传以为信基督教，亦如卢白鲁克书中所言蒙哥、贵由二汗情形也。西辽建国，凡九十年，典章文献，皆已湮没，无可征信。第二为卢白鲁克书中之乃蛮部牧羊者，其真人为乃蛮部长屈出律。屈出律及其部下崇奉基督教，吾人幸尚有回教著作家可以证明也。第三为基督教著作家阿伯尔法拉哲斯书明玛力克岳忽难为托里王汗之称号也。最初所传之约翰王，与王汗相距百有余年。其非一人，可以断然无疑。然事之西传，绝非无因。余意耶律大石及屈出律，当时聂派教徒，或确曾加以约翰王之徽号也。西方人姓氏种类无量数，且可随意更改。至若名字，则取诸《新旧约》经典，有限数也。中国及受中国文明薰浴诸国，则正相反。名字无量数，且可任意更改。至若姓氏，则世世相传，不轻更易，且极有限数。西方人同名者，十人中必有二三。国王同名，更不足奇也。

（丙）卢白鲁克书中所记王汗与成吉思之争，亦皆见于《元史》。成吉思在蒙古诸部中之得取威定霸，称尊号者，以

能一胜克烈部王汗，再胜乃蛮部太阳汗也。余查《元史》卷一一五《睿宗本纪》及卷一一六《后妃列传》，睿宗之后，蒙哥大汗之母，唆鲁忽帖尼确为怯烈氏（即克烈），据拉施特《史记》乃王汗之侄女也。

由卢白鲁克之记载，吾人得悉蒙古境内，有克烈、蔑里乞、乃蛮三大部落，皆奉基督教也。其人物有后妃（一），有贵戚，有将相。其在元朝历史上居若何地位，亦可以臆想矣。元朝人名，如岳忽难（Yuhanna）、阔里吉斯（Georgius）、昔里吉斯（Sergius）、雅古（Jacob）等，多至难以胜数者，其故亦可以推测矣。

（一）定宗生母及旭烈兀大王之妃托古思可敦（Dokuz Khatun），皆克烈部人，且奉基督教，回教著作家有确实记载。朮赤太子及睿宗二人之妃，亦皆克烈部人，且为基督信徒也。

以上外蒙三部落外，尚有在内蒙之汪古部，又作雍古部，在《元史》上亦占重要地位。汪古部（Onguts=Wang Ku）之名，亦见于拉施特《史记》。据云，为突厥族，与蒙古不同种也。王汗（Wang Khan）之名，若拼成西字，其读音与汪古甚相近，极易混乱。故元代欧人在中国者，如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鄂多力克等，皆以汪古为即温克。温克又为王汗。王汗即拍莱斯脱约翰王也。《马哥孛罗游记》谓约翰王之子孙世与大汗联姻。据《元史》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其子孙皆世尚公主。阿剌兀思之孙阔里吉思，即孛罗等三人所言之佐治王也。据孟德高维奴之书札，佐治王先奉聂派基督教，后

则改崇罗马加特力教。汪古部有马祖常及赵世延二人，在元世皆负重望也。《元史》上汪古部人有专传者，余就其名观之，皆基督教徒也。（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及附注）汪古部在今山西大同以西至包头一带。《马哥孛罗游记》谓其地有聂派基督教徒甚众。《卢白鲁克游记》且谓西京（Segin，即大同）有总主教驻节矣（参见下节）。其地基督教徒之众，可以知矣。

畏吾儿国(Uighurs)，唐时称为回纥或回鹘。在唐时摩尼教甚行其地，几成国教。十三世纪，蒙古隆盛时，摩尼教日渐渐灭。代兴者，则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也。小亚美尼亚亲王海敦著《亚洲诸国记》，谓畏吾儿国亦名达尔赛国(Tarse)。玛黎奴萨奴拖(Marino Sanudo the Elder)谓鞑靼人文字宗教，皆学自达尔赛国。勃拉奴克劈尼《游记》蒙古征服诸国表中，列有达尔西国(Tarci)。佛拉毛罗(Fra Mauro)之地图中，有达尔赛国(Tharze)。《加塔兰地图》(Catalan map)亚洲中部有塔儿西亚国(Tarssia)，下注三贤王之国也。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二书，有“为便利教授生徒《新旧约》之故，余特绘制图像六幅。像后说明书，则用拉丁、达尔西(Tarssic)及波斯三国文，俾可由任何一种文，得知其义也。”法国研究东方学者莱麦撒(Rémusat)云：“达尔西文即畏吾儿文。达尔西者，鞑靼字信异端者之谓也。鞑靼人初用此字，以称波斯祆教徒，亦名索罗阿斯德(Zoroaster)教徒。后又用之以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也。”（见莱麦撒《新亚细亚杂纂》[A. 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第二卷第 198 页）莱麦撒谓达尔西原为蒙古字。欧

洲之学者甚不赞同。英国人爱利雅斯 (Ney Elias) 译喀什噶尔《拉施特王史记》(Tarikhi-Rashidi) 第二百九十页, 谓乃蛮部人, 大半皆奉基督教也。而此句中“基督教”之原文, 则“塔尔萨”(Tarsa)也。爱利雅斯注谓“畏吾儿国又称塔尔萨国, 或因其国多基督教徒之故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九月二日, 西行四日, 宿轮台之东, 迭屑头目来迎。”迭屑二字之解释, 据吾所知, 中国著作家尙无一人也。丁谦《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直谓“迭屑宜作答失蛮, 为回教别派之称。见洪氏《元代教名考》。”余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九《元世各教名考》谓“《至元辨伪录》云, 释道两路, 各不相妨。今先生言道门最高(原注, 元人称道上为先生)。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 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 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洪钧案谓:“弥失诃见《景教碑》, 失作施。详《西游记》迭屑头目注。”洪氏之迭屑注, 余于其书中遍查, 不能得也。或者其稿已失耶? 无论如何, 洪氏并未言迭屑即答失蛮。不知丁氏之读书, 何以错乱如是也。迭屑之解释, 以俄人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之说为是。拍雷狄斯著《古代中国基督教考》(Ancient Trace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Russian Orient. Record) 谓迭屑乃波斯文(tersa)之译音。自萨珊王朝(Sassanides)时, 波斯人即称基督教徒为迭尔沙(tersa)。有时波斯人亦称拜火教者及迈实(Magi, 古代波斯之道士)为迭尔沙也。(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67页注)洪氏之迭屑注, 亦必取拍氏之说也。明末, 西国在中国教士金尼阁(N. Trigautius) 谓彼在中国时, 尙得闻中国之回教徒称基督

教徒为迭尔赛 (Terzai) 也。其字之来源，彼不能知。唯亚美尼亚人某君言波斯人称亚美尼亚之基督教徒为迭尔赛云。(见金尼阁《耶稣教徒传教中国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137页) 梅宁斯吉 (Meninski) 氏注塔尔萨 (Tarsa)，谓即基督教徒，或拜火教者。畏吾儿国及其文字被称为迭尔赛，亦可见聂派基督教之盛行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53—54页)

元世祖时，有北京之畏吾儿人拉班把扫马 (Rabban Bar Cauma) 及山西霍山之畏吾儿人麻可斯 (Marcos)，皆聂派基督教徒也。二人往西方瞻谒圣地后，在波斯大显其名(见下文)。此二人可代表畏吾儿之基督教。《元史》上畏吾儿人必多奉基督教者。

蒙古初兴无文字，借用畏吾儿文，发号施令。而畏吾儿文则仿之叙利亚文，盖为第八或第九世纪时，景教先辈牧师所传至东方各地者也。其后元世祖时，蒙古又仿畏吾儿文自制国文。清太宗时，满洲人又仿蒙古文制造满洲文。其递嬗变化之迹，至为明了。聂派在东方文化史上之影响，亦可谓巨矣。

2. 聂思脱里派在亚洲之分布

公元四三一年，爱佛速斯 (Ephesus) 会议破裂后，聂派脱离罗马教皇而独立。既不得志于西，乃专意于东。其兴旺之状况，读该派以前在中国及印度之历史，可以窥见一斑也。公元八九三年大马色克城 (Damascus) 主教爱利雅斯 (Elias) 有景教各主教驻节表之作。吾人观之，可以知该教行教区域

若干也。其表如下：

一教务大总管区域，驻报达城（Bagdad）。（名见《元史·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

二区，驻强的萨波儿城（Jandisapur）。（在伊朗库及斯坦省 Khuzistan）

三区，驻尼锡必斯城（Nisibis）。（在底格里斯河畔）

四区，驻毛夕里城（Mosul）。（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五区，驻拜脱格马城（Bethgarma）。

六区，驻大马色克城（Damascus）。（在叙利亚境内）

七区，驻莱夷城（Rai）。（在伊朗德黑兰南）

八区，驻哈烈城（Herat）。（名见《明史·西域传》）

九区，驻亚美尼亚（Armenia）。

十区，驻康特（Kand）。（即撒马儿罕，中国古史谓之康居）

十一区，驻法儿斯城（Fars）。（在伊朗境内）

十二区，驻巴尔达阿城（Barda'a）。（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十三区，驻哈尔汪城（Halwan）。（在今乞力茫沙省 Kitmanshah 佐哈伯城〔Zohab〕南，八英里）

此表成于唐末，最东至撒马儿罕而止。唐与回纥不与其列。可见唐昭宗时，中国已无景教徒。故无设立主教之必要也。

十三世纪中叶，有新表发现。读其表知此时景教流行更有进步。盖西自亚美尼亚与波斯湾，东至唐兀（Tangut，即西

夏)、汴八里(Cambalec, 即今北京), 皆在行教区域内矣。各主教驻节地如下:

一区, 强的萨波儿。(见上)

二区, 尼锡必斯(Nisibis)。(见上)

三区, 巴斯拉(Basrah)。(在波斯湾头)

四区, 毛夕里(见上)及阿尔拜拉(Arbela)。

五区, 拜脱赛流西亚(Beth Seleucia)及喀尔察(Carcha)。

(在阿述利亚)

六区, 哈尔汪。(见上)

七区, 波斯及万(Van)。(万在伊朗西北)

八区, 呼罗珊(Khorasan)亦名麻甫(Merv)。

九区, 哈烈。(见上)

十区, 阿拉伯(Arabia)及阔脱罗拔(Cotroba)。(今索科脱拉岛 Socotra)

十一区, 泰尼(Sinae)。(即中国)

十二区, 印度。

十三区, 亚美尼亚。

十四区, 叙利亚或大马色克城。

十五区, 阿错贝奖省(Azerbaijan)。

十六区, 莱夷(见上)及陀拔斯单(Tabaristan)。(名见《唐书·波斯传》)

十七区, 低廉(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 在里海南岸)。

十八区, 撒马儿罕(Samarkand)。(见上)

十九区, 可失哈耳(Cashgar)。(今喀什噶尔)

二十区,巴里黑城(Balkh)。(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

二十一区,赛笈斯坦(Segestan = Sejistan)。(今伊朗东境)

二十二区,哈马丹城(Hamadan)。(在波斯境内)

二十三区,汗八里(Khanbaleg)。(即今北京)

二十四区,唐兀(Tanchet = Tangut)。(即西夏今陕甘西北)

二十五区,察赛姆格拉及脑克忒。(Chasemgarah and Nuachet, 似为印度名辞,地方无考)

一三四九年,阿姆路(Amru)又有新表,亦分二十五区。地名多半与宋末之表相同。所异者;第四区毛夕里与尼尼微(Nineveh)合区。第五区阿尔拜拉及哈柴(Hazah)合区。法儿斯巴尔达阿二城恢复,仍为主教驻节地。新增入撒马儿汗以东之塔尔克(Tark)区及耶鲁撒冷(Jerusalem)区。汗八里与阿尔法力克(Al Faliq)合区。阿尔法力克何在,不可考。可失哈耳区被删。仅有喀新姆格尔(Kashimghar)及脑克忒合区。亨利玉尔谓此或即指今喀什噶尔。脑克忒名见于阿拉伯人爱德利奚(Edrisi)《地理书》中。玉尔谓或即英吉莎尔(Yanghi Hissar)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22—24页注)据卢白鲁克《游记》,聂派在西京(Segin, 即今山西大同)有总主教驻节,而表内不载,未悉何故。

一四 元时在中国之基督教分两派

元代基督教徒在中国者有二派。一为聂思脱里派(Nestorians),即唐时之景教徒。一为圣方济各派(Franciscans),即

明代天主教之先河。《元史》之也里可温(一)，乃其总名也。二派互相攻击。聂思脱里派势力较盛。时加害于新来之圣方济各派。吾人读约翰孟德高维奴(John of Montecorvino)《第一遗书》(见下文)，可以知其情形矣。

(一) 也里可温之音，究由何来，其义究作何解，依余所查，西人尚无正当说法。陈垣先生引清《辽金元史语解》之伊噜勒昆，谓为有福分之人也。因谓指福音而言云。焯案：《辽金元史语解》一书，全为武断妄说。伊噜勒昆之音，与也里可温(Erkeun)全不相近。其为妄说必也。屠寄所著之《蒙兀儿史记·乃颜传》也里可温注云，即唐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阿罗诃之转音。焯案：景教碑之阿罗诃，西人考证为叙利亚文 Eloh，希伯来文 Elohim 之译音。其义即上帝也。景教碑文借用佛教经典名辞颇多。阿罗诃三字亦见于《佛说大乘观无量寿庄严经》。佛经此节之阿罗诃，他经多译作阿罗汉，简称曰罗汉。梵语 Arhat = Arhan 之译音也。其义犹云佛果(The fruit of Buddha)也。景教徒借用佛经名辞，以译叙利亚文上帝也，今人称罗马加特力教为天主教，若也里可温果由阿罗诃转音而来，则其译义亦当云上帝教或天主教也。屠氏之说，似颇有理，然余亦不敢保证其为确凿不易之说。特较福音之说为优耳。

陈垣先生有《元也里可温考》一书，至有兴味。所搜材料，远过于吾所摘录区区数条。世有专考元也里可温教者，不可不读陈先生之书也。发明也里可温教为基督教，西人虽已于五十年前言之，然陈先生之书，仍不失为

近代有价值之历史学上研究也。公元一八五二年德国孔斯曼 (F. Kunstmann) 著有《十四世纪印度支那传教史》(Die Missionen in Indien und China im vierzehnten Jahrhundert) 一书, 其第三卷乃专言《支那传教史》(Die Mission in China)。第四卷为《鄂多立克游记》。第五卷为《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孔斯曼之书, 专限于西人之记载, 陈先生之书可补孔氏之所乏也。

关于景教僧在东方之生活情况, 汉文及他亚洲诸国文, 皆无记载。吾人仅能于元初西欧东来人士之笔记中, 藉悉略情。然未能尽信。盖元时西欧人东来者, 如卢白鲁克、仙拍德、海敦、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等, 无不攻击聂派也。

卢白鲁克《游记》记远东聂派如下:

“其处聂派教徒, 皆愚而无知。其圣经皆为叙利亚文, 祈祷时亦能诵之, 惟皆不解其义。犹之吾国僧侣之不知文法也。其人皆腐败不堪, 好放债收重利, 沉湎酒色。与鞑靼人杂处者, 沾染鞑靼风俗, 甚至亦有一夫而娶数妻者。入教堂亦效法回教徒之所为, 洗涤下身。星期五日, 举行祝祭, 茹荤食肉, 一切皆效仿回教徒。其主教极罕往该处察视, 甚至五十年中, 不见主教之足迹。偶一莅临, 则预先将所有男童, 以及尚在襁褓中者, 悉行落发。全户口中男丁皆为僧人, 主教去, 则又还俗娶妻。凡此种种, 皆违背教规, 不合先圣之训言。其派僧侣, 不独娶妻, 且行重婚。妻死, 可再娶。僧官皆买卖而成。无报酬不为他人举行圣礼。其人皆恋爱妻子, 贪财好货之心, 炽于宗教信仰。蒙古贵族子弟, 多就学于彼。以福音信条教授。然

己身既罪恶盈满，贪婪无厌，尚何能教人耶？不但未使其人得窥见圣道，实使之愈走愈远也。聂派教士之罪，实浮于蒙古人及拜偶像者。”（见柔克义《卢白鲁克游记》英译注〔Rockhill, *The Journey of William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第 158—159 页）

卢白鲁克虽为元代欧洲东游诸家中，头脑最清明者，而其言吾实未敢全信也。卢书谓放债收重利，事亦诚有之。《元史》中统四年十二月甲戌，敕也里可温种田入租，贸易输税。既种田贸易，即不能不放债收利矣。至元七年九月庚子，敕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至元十三年六月庚午，敕西京也里可温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教徒而有室家，西方各国又何无之。信教即禁有室家，斥为违背教规，责人亦未免太苛矣。据《元史》诸条文义观之，也里可温不娶室家者，亦未始无之也。聂派教士，茹荤食肉，以屈从土人风俗，亦必有之事。故《元史》泰定元年，有谕也里可温各如教具戒之文。至元七年，敕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也。

一五 元初中国景教徒之西行

元初，有汗八里之畏吾儿人拉班把扫马（Rabban Bar Cauma）者，尝自汗八里聂思脱里派总主教马贵哇桂斯（Mar Guiwarguis）受洗礼。又斐尼尔（Bainiel）之子麻可斯（Marcos）生于公元一二四五年（六皇后乃马真摄政第四年乙巳岁），山西霍山人（在今霍州）也。与把扫马（Cauma）为友，

因自总主教马聂思脱里(Mar Nestorios)受洗礼，为基督教徒。马聂思脱里乃继马贵哇桂斯之任者也。二人于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一二七八年)决意西游，往耶路撒冷城(Jerusalem)。经霍山、唐古忒、和闐、喀什噶尔、呼罗珊(Khorassan)、途思(Tus)、阿错贝奖(Azerbaidjan)等地，往八吉打城(Bagdad)。至马拉加城(Maragha)时，遇大总管马屯哈(Mar Denha)，屯哈给以介绍书，俾往拍莱斯丁(Palestine)圣地。二人先至八吉打城，再至阿裴拉(Arbela)、毛夕里(Mosul)、尼锡必斯(Nisibis)、麻丁(Mardin)、个察塔(Gozart)。后居阿裴拉城附近塔莱尔(Tarel)地方圣马迈克尔(Saint Mar Micael)教堂，初，至元五年时，屯哈被迫离八吉打，退居阿裴拉，又退居至阿错贝奖省吴肯纳基城(Ushnej)。至此时，欲求波斯国王阿八哈(Abaka 名见《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允许其归回八吉打。故畏吾儿二人，居圣马迈克尔教堂不久，即被屯哈招回。使之赴阿八哈之廷请愿。一二七九年屯哈尝命呼罗珊途思城主教把喀力克(Bar Kaliq)为中国总主教。把喀力克为人傲慢不逊，屯哈下之狱中，死焉。一二八〇年，屯哈命畏吾儿人麻可斯为契丹总主教，改其名为雅八拉哈(Jabalaha)。麻可斯时年三十五。屯哈又命其友把扫马为巡察总监(Visiteur Général)。一二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屯哈卒于八吉打城。雅八拉哈是时尚未起行回中国。派徒以雅八拉哈深通蒙古语，故公举之为大总管以继屯哈。一二八一年十一月，行就职礼。阿八哈颇赞成之，是为雅八拉哈三世。驻八吉打城，兼管理赛流西亚(Seleucia)及克泰锡

彭 (Ktesiphon) 二城教务(一)。阿八哈大王卒于一二八二年四月一日。其弟阿合马 (Ahmed) 篡位，与雅八拉哈三世颇不洽。然至一二八四年八月十日，阿合马被杀。阿八哈长子阿鲁 (Arghun) 大王即位于八月十一日。优待雅八拉哈，礼貌有加。阿鲁巧慧多才，是时方图征服拍莱斯丁、叙利亚二地，欲结欢基督教诸王，以把扫马能通欧语，故于一二八七年派充欧洲诸国大使。把扫马至君士坦丁堡受东罗马皇帝安特罗尼库斯二世 (Andronicus II) 之优遇，次至意大利国那颇利港。未至罗马而教皇和奴流斯四世 (Honorius IV) 已于一二八七年四月三日卒。既抵罗马，与红衣主教哲罗姆 (Cardinal Jerome) 等行教义上之讨论。哲罗姆尝充阿斯柯利 (Ascoli) 地方主教、拍莱斯秃利那 (Palestrina) 地方主教、小级僧人 (Minor Friars) 总监督。一二八八年被举为教皇，继和奴流斯之任。把扫马次经秃斯坑尼 (Tuscany)、基奴亚城 (Genoa) 而至法国巴黎城。法国国王裴律 (Philip the Fair) 优遇之。次由巴黎往格斯柯尼 (Gascony) 见英国国王。后回罗马，谒见教皇尼古拉斯四世 (Nicholas IV)。复由故道回阿鲁大王之廷。一二九四年 (至元二十六年) 正月十日，把扫马卒于八吉打城。雅八拉哈以一二三一年 (元仁宗延祐四年) 十一月十三日卒于马拉加城 (Maragha)，年七十二岁，时当阿布赛德 (Abu Zaid) 大王 (《元史》作不赛因) 君临波斯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19—121 页)

(一) 西国教会制度，教皇 (Pope) 之下，为大总管

(Patriarch)及红衣主教(Cardinal),又下为总主教(Archbishop),又下为主教(Bishop),又下方为神父教士等。聂思脱里派教徒自公元四三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爱佛速斯(Ephesus)地方会议后,与罗马天主教分裂,不属教皇,在东方自有大总管,执行教皇事权,管辖所有聂思脱里派教徒。各处之总主教及主教,皆由之委任也。

一六 北京最初之总主教 约翰孟德高维奴

约翰孟德高维奴,意大利人,生于公元一二四七年(宋理宗淳和七年,蒙古定宗二年)。一二七二年(宋度宗咸淳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东罗马皇帝迈克耳(Michael Palaeologus)为欲连合希腊与罗马两教派事,遣约翰孟德高维奴使罗马教皇格利高雷十世(Gregory X)之廷。事未成,约翰受命复往东方。至一二八九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复归罗马,报告基督教在亚洲西部盛况,其地君主及人民,皆愿崇奉基督教,乐闻圣道。旭烈兀(Hulaku)之孙阿鲁大王(Arghun Khan)待教徒之宽厚,尤侈言之。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IV)闻之,乃派约翰往东方宣教,给介绍书与阿鲁大王、小亚美尼亚王后、雅各会(Jacobites)之教务大总管、讨来思城(Tauris)主教、忽必烈大汗及海都大王(Kaidu)等,皆请善遇约翰。

约翰东行至塔伯利资城(即讨来思)。至一二九一年

(至元二十八年)始由该处起身往远东,投递国书于忽必烈大汗。据其第一遗札,约翰乃由海道东来,在印度马八儿国(Mabar)逗留甚久。第一遗札书成日期,为一三〇五年正月八日(元成宗大德八年冬或九年春)。书有“余居此布教,无人辅助,几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龙城僧人阿尔奴特来此相助。”由此推之,约翰居中国已十三年。其抵中国日期,当在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也。书中又谓彼于一二九一年离讨来思往印度,在印度勾留十三月。即使彼于一二九一年年底离讨来思,阅十三月,当在一二九三年正月或二月(至元三十年),仍当元世祖未死前,故约翰必得见世祖也。

约翰来远东后,尝三致书于西方友人,报告情形。三书今仍存在。最早者为一二九二年,在印度马八儿国所发,报告印度情形。抵燕京后,于一三〇五年正月八日,有书致可萨利亚(Gazaria,今克里米亚半岛古代突厥可萨部)省牧师及僧侣,书托波斯合赞汗之使者转交。一三〇六年二月,复活祭前五十日,星期日,又有书由拖伦梯奴(Tolentino)人拖玛斯(Thomas)携归罗马。拖玛斯在鞑靼充牧师多年。教皇闻约翰在东方勋绩卓著,乃于一三〇七年春,特设汗八里总主教一席,以约翰充之。复遣送主教七人,襄理约翰。教皇给约翰权力甚隆,比于教务大总管,统辖各处主教及高僧。琐事不须问教皇。仅圣职传授,须得教皇允许,承认教皇为宗师而已。一三二八年(元文宗天历元年)约翰卒,年八十一。现将约翰抵燕京后写之二信录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3—11页)

一七 约翰孟德高维奴信之一

小级僧约翰孟德高维奴谨言：余于一千二百九十一年（至元二十八年）离波斯国讨来思城（Tauris），泛洋往印度。居留印度圣多默（St. Thomas）教堂十三阅月，来受余洗礼者约百余人。与余同伴者，为皮斯托亚城（Pistoia）僧人尼古拉斯。尼后卒，即葬于圣多默教堂内焉。

余则孑身孤行往契丹国。契丹为鞑靼皇帝所辖境域。皇帝之称号曰大汗。余谒见，递呈教皇之国书，请其改奉基督正宗。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大汗待基督教徒颇宽厚。二年以来，余皆与之同居。

聂思脱里派徒，名为宗奉基督，而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教堂，不许建设，稍与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

东方诸国，自昔圣徒绝迹。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形，备极惨酷。其人造作诽谤，谓余乃侦探匪徒，而非由教皇派遣。稍后，其人又伪造证据，谓教皇实有大使派来东方，赠礼物甚夥，至印度时，余暗杀大使，而窃其物也。阴谋诽

谤不止者凡五年。余尝受法庭传审，几受死刑。最后乃得天主怜悯，有某君作证，启发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实冤枉无罪，告者诬妄。大汗将诬告者及其妻妾儿女，悉放逐之。

余居此布教，无人辅助，几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龙城 (Cologne) 僧人阿尔奴特 (Arnold) 来此相助传道。

余于京城汗八里 (Cambaliech) 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自抵此以来，共计受洗者达六千余人。若无上方所叙谗言妨害，则至今受洗者，当有三万余人。来受洗者，至今尚陆续不绝也。

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 (Psalms) 及《圣歌》 (Hymns) 三十首，《圣务日课》 (Breviaries) 二篇，余皆已译成其地方言。因此收养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寺中轮流服务。余莅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及各种文件，亦皆由诸童缮写。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钟磬

之声清亮，至礼毕乃止。歌曲皆由自编，仅以悦耳为限，因余无乐谱及音符书故也。

此间有佐治 (George) 王者，印度拍莱斯脱约翰 (Prester John) 大王之苗裔。门阀显赫，昔信聂思脱里派教说。余抵此之第一年，即深与余结纳，从余之言，改奉正宗 (Catholic, 即天主教)，列名僧级。每奠祭时，王亦盛装来至余处，参预典礼，聂思脱里派徒因谤王为弃教。王率其臣民大部来归正宗，捐资建教堂一所，雄壮宏丽，无异王侯之居。堂内供奉吾人所信仰之天主，三一妙身 (Holy Trinity 译名见《景教碑》) 及吾主教皇。王赐题额为“罗马教堂”。

六年前，佐治王(一)卒，仅留一子，尚在襁褓之中，今则已九龄矣。佐治王卒后，诸弟误信聂思脱里之邪说，复将王生时引归正宗人众，返之歧途。余因仅一人在此，不能远离大汗。王生前所建之大教堂，距此尚有二十日之程，故终未得往视察也。

(一) 佐治王之名，亦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卷四第二章。即汪古部长高唐王阔里吉思也。汪古部在今河套五原县包头镇诸地。皆为蒙古吴喇特旗所辖之境。此方所言之大教堂，亦必在五原县境内。距京师路程，正约二十日。《元史》卷一一八有高唐王专传。高唐王卒之年代，正与此方所记相合。成宗大德二年，征

海都，死于难也。据《元史》，其子曰朮安，亦基督教徒之名，即约翰之转音。朮安即自约翰孟德高维奴受洗礼，故得是名也。

余若有良佐在此，则上方所言不幸之事，当不致发现，盖佐治王生时赏赐余之钱财，仍保存也。再者若无聂派之诽谤排挤，则余所作之事，功效宏大，当不仅此。

余若有二三同伴在此助理，则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诸君欲来此传教，余则无任欢迎。来此者须具有牺牲个人利益，而以作人仪表为职志者，方可也。

来此道途，以经峨特(Goths)国境(今克里米亚Crimea)为最便捷。沿驿道，随邮差而行，五六阅月即可抵此。若由海道则道途辽远，且危险万状。其第一程，约与阿扣港(Acre)至勃洛文斯省(Provence, 古代法国省名)相等。第二程，约与阿扣港至英格兰相等。苟无信风，至有须二年余始得抵此者。然陆道梗绝，不通已久，鞑靼诸王自相攻伐故也。

余来此后不闻教皇与本级僧侣及西方音耗，已十二年矣。二年前，有兰巴特(Lombard, 意大利北部)外科医师抵此，造作谣言，诽谤教皇及本级僧侣；又播布西方事情，多出人意表。余因此心甚焦虑，急欲探悉真状。故谨祈同道僧侣，无论何人，有接得此函者，请

急送之罗马教皇、各大主教及驻罗马本级僧侣代表也。

敬祈本级僧人主任，寄给余唱歌乐谱及诸先圣逸事各一册。因余现仅有袖珍本《祈祷经》一册，附日课数篇，又奠祭经一小册而已。所需诸书，若能各有一册，即可令诸童抄录而读也。今余正建筑第二教堂，以备将诸童分置二处。余今年不逾五十八，然事烦虑多，劳苦过甚，故须发皆已苍白。鞑靼人最通用之语言文字，余已通晓。《新约》及《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皆已译成其文。使人以最佳书法，缮写完毕矣。基督圣法，余用书写、诵读、口演三种方法同时并举，广事宣传。佐治王生时，尝约余将拉丁礼节全文译成方言，俾可在其境内行用。王生时，余尝在其教堂内，用拉丁仪节，举行奠祭；用地方语文诵读《圣经》及《创世记》。

佐治王之子名约翰（《元史》称为朮安，参见上方案语），盖取余名以为名也。余望天主能使之步其父之后尘也。

据余所闻，世界王公地之广，人口之庶，财赋之富，无有能与大汗陛下比拟者矣。书不尽言，至此而止。

一千三百零五年（元成宗大德八年）正月八日 书自契丹国汗八里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43—51页）

一八 约翰孟德高维奴信之二

罗马教皇专使、基督圣教宣道师、基督佣奴、小级僧约翰孟德高维奴谨致书于小级僧总牧师兼大神父、小级僧副牧师、宣道师总董、驻波斯国小级及宣道两等僧侣诸君曰：敬祷天主加福君等，爱护君等，使君等永远健康。窃维兄弟相爱，当离居时，犹须互通书札，以慰远情，况我基督教宣道师等远隔万里，永无见面时期，而情逾于骨肉者乎？

余知君等久未接余书札，必已疑虑不知何故矣。余在此间，亦久未接君等片纸只字，心中至为惶惑，几似余已全为君等所忘矣。直至今年，始略悉君等起居。余得闻谣言，谓君等以吾已死，故心中尤为忧虑也。

今有多事，须告君等。去年正月初，余有友人，仕于合赞汗(一)(Kathan Khan)之廷。其人奉合赞汗之命，来大汗之廷。余因请其为余携一书与可萨利亚(Gazaria)之牧师僧侣等。书中略述余之情况。余更请牧师将余书札，抄录一份，转寄君等。今余又自合赞汗新来大使之从人(二)，得悉余书已达君处。送信者在萨雷城(Sarai)略勾留，即往讨来思(Tauris)云。前书所言者，余今不复述之。惟疑思脱里派徒虐待余之情

况及余所建成之教堂，于此皆不得不再告君等也。

(一) 辅仁大学校长奥图尔(O'Toole) 在某拉丁文原本中，查出 Kathan Khan 为钦察国汗，并非波斯王。余今姑依其音译之为合赞汗耳。钦察世系表中又无人名音与合赞相近，此其难也。

(二) 《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大德八年秋七月癸亥，诸王合赞自西域遣使来贡珍物。约翰此处所记合赞汗第一次使节，必即《元史》所记者。其第二次使节，不见《元史》。波斯合赞汗卒于大德八年，而《元史》则谓其卒于仁宗延祐六年夏四月庚子也。《元史》记载有差误。约翰于一三〇六年即大德十年，尚言有合赞之使者，盖由波斯至北京消息达到甚迟之故。推断不能迟至仁宗延祐六年也。

为便利教授生徒《新旧约》之故，余特绘制图像六幅。像后说明书，则用拉丁、达尔西(Tarsic)及波斯三国文，俾可由任何一种文，得知其义也。

第三事余欲述者，即前所购童男多人，皆受洗礼。迄今已有数人归天。第四事，前函已言之，即余自至鞑靼(Tartary)以来，已有五千人受余洗礼矣。

一千三百零五年，余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宫仅一街之隔。两处相去不过一箭耳。鲁喀龙哥(Lucalongo)人彼得(Peter)者，笃信基督圣教。善营商，当余由讨来思起程时，彼即伴余东来。新

教堂地基，即彼购置，捐助与余，以礼敬天主。大汗国全境。适合建筑教堂之地址，据余所观，未有过于此者矣。八月初旬，地即购妥。嗣得各方善士友朋，慨然解囊相助，乃于圣方济各^(一)(St. Francis)祭日竣工。既舍、房屋、厅庭及会堂，无不完备。会堂可坐二百人。教堂四周，又有围墙环之^(二)。因冬日已近，教堂全部未能完工。所有木料，余皆贮之室内。余希望天主，能使余于次夏完成之也。城内居民以及他处之人，从未闻有教堂者，来见教堂屋宇奂新，红十字架高立房顶。又闻余在室内唱歌，皆讶异万分，不明何谓。当余等唱歌时，大汗陛下在宫内亦得闻之。异教徒见此奇事，皆四方传告。若上天有知，不使吾人失望，当使此事深印异教徒之脑际也。

(一) 读此段第一句文，似于一三〇五年八月购妥地基。然方济各祭日(十月四日)，距八月为期太促，如此工程，恐不能建成。故此处之八月，或指一三〇四年之八月也。

(二) 元之大内，在今故宫北海一带。元之南城基，即今长安街。

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半^(一)，盖汗八里城之大，莫与比拟也。余将所收幼童，分为两队。一队在第一教堂，他队则在第二教

堂，各自举行祭务。余为两堂住持。每星期轮流至一堂，指导奠祭。盖诸童皆非僧人，不知礼仪也。

(一) 迈耳 (mile)，古代罗马量距离之名。中世纪欧洲大陆皆用之，后代英国亦袭用之。吾国人今多译作英里，惟长短已与古代不同矣。

东方诸邦，尤以大汗所辖国境，庞大无比，全世界各国，莫与比京。余在大汗廷中有一职位。依规定时间，可入宫内。宫内有余座位，大汗以教皇专使视余，其待余礼貌之崇，在所有诸教官长之上。大汗陛下虽已深知罗马教廷及拉丁诸国情形，然仍渴望诸国有使者来至也。

此间拜偶像者，宗派甚多，各有其信仰。每派信徒甚多，礼节习惯，亦各不同。其人砥行节欲，较之吾拉丁僧人，更为严刻。

印度诸部，大半为余所亲睹。其余虽未目见，而亦尝详加询访。同派兄弟欲至其处宣教，实至为有益。惟来者皆须品节贞亮方可，盖其处惹动心目之事太多，易引人入歧途也。印度产各种调味香料以及各种宝石。唯吾地水果，彼处产者甚少。天气和暖，故人皆裸体，仅腰部略施布条掩盖。吾地裁缝师及靴匠之技巧，在彼处皆无人需要。其地永久皆夏而无冬季。余在其处，加洗礼于上人者，约百余人(一)。

(一) 据瓦丁(Wadding)所录之书,原函至此忽断。著书人于下方复附加教语,谓为约翰另函所含。而考其文义,则为今函之下断,盖偶尔与上文脱离者也。其附加语如下:

前一年(一三零五年)之函外,约翰孟德高维奴于今年又书一函。函中言依梯俄皮亚(Ethiopia,古代希腊人称非洲之名)某国遣使约翰,请往该处传教,或另派良教师代往。盖自圣玛窦(St. Matthew,耶稣大弟子)及其弟子以后,即无宣道师教彼等基督真理。其人心中则极欲得纯正基督教真理也。

约翰又谓彼于众圣奠日后,加洗礼于四百人。约翰得闻有小级及他级僧侣多人,已抵波斯及可萨利亚两地,因请彼等竭力宣扬耶稣基督圣道,俾可救护众多灵魂也。此函乃一千三百零六年二月,复活祭前五十日之星期日,寄自契丹国汗八里城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51—58页)

一九 罗马教皇遣主教至 中国协助约翰

一三〇七年春(元成宗大德十一年)罗马教皇得悉约翰在东方传教的讯息,乃特设汗八里总主教一席,即以约翰充

之。给约翰权力比于教务大总管，统辖契丹、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Bishop)、高僧(Prelate)等，直隶教皇。小事不报，仅须承认教皇为宗师，及自教皇承领袍服，与袍服传袭须得教皇允许而已。同时复派主教哲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安德鲁(Andrew of Perugia)、尼古拉斯(Nicholas of Bantra or of Apulia)、安德鲁梯斯(Andrutius of Assisi)、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ustordt)及威廉(William of Villeneuve)等七人，携教皇诏书往契丹，传教皇命，兼驻该地襄助约翰。七人中仅安德鲁有一遗札，至今存留。据其遗札，则七人中、仅哲拉德、裴莱格林及安德鲁三人得达目的地，传教皇命，授约翰总主教之职。三人以后相继为刺桐港(一)(Záyton)之主教。尼古拉斯等三人行至印度，因不惯天气，皆病死。威廉则未曾起程。

(一) 即福建泉州。以昔时城下都植刺桐树，故又名刺桐城。

一三一一年(元武宗至大四年)教皇克莱孟五世(Clement V)复派拖玛斯(Thomas)、哲罗姆(Jerome)及佛罗伦斯市(Florence)人彼得(Peter)为主教，往远东佐助约翰。据《大可汗国记》(见下文)，彼得后亦充泉州主教。与四年前所派之安德鲁同居泉州，惟各主一教堂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9—11页)

二〇 泉州主教安德鲁之信

主教小级僧，排鲁儿亚(Perugia)人安德鲁^(一)，谨致书于排鲁儿亚教堂僧瓦尔敦(Friar Warden)神父曰：敬祈天主，永使君平安康健，吾二人相处之远，海陆路程计之，不知其几万里也。吾今所书，其能达足下之希望，实亦甚少。……足下既闻余昔与同伴主教裴莱格林(Friar Peregrine)二人，经历艰苦饥困，海陆危险，衣衫为盗匪劫掠殆尽，九死一生之中，始得仰赖天主之灵，于一千三百零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抵大可汗皇帝陛下之都城汗八里(Cambalisch)。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 阿拉伯语也)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

(一) 安德鲁，意大利排路儿亚城人也。一三二六年(泰定帝三年)尝自泉州致书于其故乡瓦尔敦(Friar Warden)叙述东方情形。其书与约翰前二札，今皆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读其书，吾人乃悉安德鲁或与总主

教约翰不甚相得，故以后往中国南方泉州也。安德鲁似不能专心传教。不惯中国生活，年迈思归故乡，故一三三六年（元顺帝至元二年），复随元朝大使由陆道西归故里也。综计其行程，由罗马东行，经印度洋，抵泉州，入燕京。由燕京回泉州。复由泉州至燕京，扈从蒙古大使，由陆道归意大利。其道里数目，亦不下马哥孛罗。惜无详细记载，仅留数百字书札一篇而已。安德鲁回至欧洲后，似未随蒙古大使东归。盖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未言之也。安德鲁离中国后，其泉州主教之继任人，据瓦丁之记载（诸遗札皆见于瓦丁之《圣方济各会史》中），仅有佛罗伦斯市人哲姆斯（Friar James of Florence）一名，遗留后世。瓦丁记一三六二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刺桐港总主教佛罗伦斯市人哲姆斯与甘勃尼（Campania）人威廉皆为小级僧（Minorites），在中央帝国（Empire of the Medes 即察合台汗国）为基督教信守而死义焉。”考其死义之年，中国南方群雄纷起。哲姆斯在泉州已无大汗之资助，不能再事传教，故西走中央亚细亚之察合台汗国，以便回欧洲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9—11、28页）

此国大皇帝之财富尊荣，国土之广，臣民之众，城邑之多而且大，国家组织，兵马强盛，国中太平，无人敢执刀以犯其邻，种种情形，余将不复赘言。盖若一一书之，不免太长，耗费光阴。且闻者亦绝不信其能如此。

即余亲身来此，闻之亦几乎不能自信也。……

滨大洋海有大城，波斯语称之为刺桐港^(一) (Zayton)。有亚美尼亚 (Armenia) 某妇人，富于资财。在此城建教堂一所，雄壮华丽，为一方冠。由总主教 (指约翰孟德高维奴) 创办一所教堂。建筑之外，该妇复捐巨资以维持之。并于死时在遗嘱书指定教堂先给主教哲拉德及其所率僧侣。故哲拉德为中央教堂最初之居住人也。

(一) 刺桐乃泉州别名。中国人旧有之名而非波斯语也。阿拉伯文称橄榄为才通 (zaitun)。才通与刺桐音相近，故阿拉伯波斯之中古游历家，多误以刺桐城为波斯语也。

哲拉德既卒，葬于该堂内，总主教欲使余往继其任。余未承诺，乃给与上方所述之主教裴莱格林。裴得便，乃往其处管理该教堂数载。至一千三百二十二年 (元英宗至治二年) 七月七日，即圣彼得与圣保罗祭节次周后一日，离尘世。

哲拉德卒前四年，余因他种原因，自觉不便久居汗八里。乃得允许，将给余之阿拉发，即钦赐薪俸，移往刺桐，俾余得在该处居住。刺桐距汗八里有三星期路程 (泉州距北京三星期未必能至，恐为三月之误写也)。薪俸既得，皇帝复准余使用马兵八人随从。途间各处

皆极受欢迎。抵该处时，裴莱格林尚生存。余乃于附近小林中建美丽教堂一所。堂距城仅四分之一迈耳而已。堂中有办公室，足敷二十二僧之用。另有四室，皆可为教务上高官之行台。余继续在此居住，依皇帝所赐俸金为生。据此间基奴亚商人之计算，照本年汇价，皇帝每年给余之俸金，可值一百金佛罗林^(一)(florins)左右云。俸金大半，余皆用之于建筑教堂。在吾所居全省内，教堂寺庙，华丽合适，无有过于吾所建者矣。

(一) 约有今英金五十镑。元朝之优待远人，可见一斑。

裴莱格林既卒，不久总主教(即约翰)任命余为裴所辖之大教堂主教。余于此时已有充分理由，可以承诺总主教之任命。故余于今有时在城内大教堂居住，有时移居余自所建城外之教堂，皆随余之便。余之身体尚甚康健，或仍可任宣教事业数年。惟年已高迈，兼时有不豫，故发已斑白矣。

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然此观念，实为误谬。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犹太人及萨拉森人改信吾教者，至今无一人。然偶像教徒来受洗礼者，前后甚众。既受洗而不守基督正道者，亦复不鲜。

同事兄弟，有四人在印度为萨拉森人所获，皆死义焉。有一人两次被投火中，而皆走出无恙^(一)。天主保佑之奇，可谓极矣。然萨拉森人至今仍无一人弃其谬教，而改信正宗者。

(一) 安德鲁此说乃闻之鄂多立克。鄂于一二年前，自印度携来死义者之灵柩，至泉州埋葬。

凡上方所述之事，余皆略为笔记，以函告足下，俾足下更可转告他人。同教兄弟及私友诸人，余今不能一一致书问候，盖余不知谁尚生存，谁已归天。尚望诸人皆能赦余。望足下皆为吾代候，并介绍吾于排鲁几亚之牧师，令状保管人，及其余诸兄弟。教皇克莱孟遣至汗八里及他处之副主教，皆已归天，惟余一人尚存而已。班太拉(Bantera)之僧人尼古拉斯，阿息西(Assisi)之僧人安德鲁梯斯及另一主教^(一)，初抵下印度即死，葬于其处。盖印度天气不适吾人，最易致病，故客死者甚多也。

(一) 安德鲁必已忘其名。细考之，此人必同行者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ustordt)也。

祝天主永使足下平安，吾与足下亦永别矣。一千三百二十六年(泰定帝三年)正月寄自刺桐^(一)。(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71—75页)

(一) 郭栋臣之《真福和德理传》，有泉州古十字架石

搨影三具。其第一具按语云：“此古石圣架碑式，乃闽之泉州南邑西山下，于明季之万历己未年出地，崇禎戊寅年摹勒。”其第二具按语云：“闽泉州城水陆寺中，有古十字架石，为大司寇苏石水先生之太封翁所得。于崇禎十一年二月中，教友见之。于耶稣受难瞻礼之前日，奉入圣堂。水陆寺乃唐明皇六年所建，今已废灭。”其第三具按语云：“闽泉郡城，仁风门外三里许，东湖畔，旧有东禅寺。离寺百步许，有古十字石。在田侧泥泞中，雨淋日炙，苔藓层封。过者不问，见者不识。忽于崇禎十一年二月，耶稣复活之四日，有教友因扫墓见之。遂于三月望日，邀集信辈，恭奉入堂。《泉州府志》载唐乾符中，郡人构菴，居僧齐罔。广明元年，乃取名东禅寺。今俱废没。以上三十字架碑式，皆出自闽之泉州。”明末所发现之十字架碑式数目，正符元代西欧人之记载。据安德鲁遗札，当时泉州城内，有教堂一所，为亚美尼亚某富妇所捐建。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命之为领袖教堂。泉城内水陆寺建于唐明皇六年。元时必废灭，而地基为亚美尼亚之富妇所购，以建耶稣教堂者也。仁风门外三里许，东湖畔，东禅寺旁百步许，十字架石所在之地，必即安德鲁所建之教堂旧址。元顺帝至正六年，马黎诺里过泉州，记其地有加特力派教堂三所，较之安德鲁时代已增一所。泉州南邑西山下之十字架碑，必安德鲁以后所增之第三教堂遗址也。一九二六年秋末，余至泉州访古。问之共处天主堂西班牙国任道远神父。彼亦闻有此事而不知此三十字架刻石何

往。至今天主堂建设仅三十年耳。泉城耶稣教堂设立六十年，亦不知此事。明末或另有天主堂。清雍正帝驱逐教士，泉州教堂亦毁，十字刻石即于此时遗失。今泉城宽仁铺府学街奏魁宫亦有小石像，在殿之西壁上。像头顶及胸皆有十字架。其为古代基督教徒遗物无疑。

二一 鄂多立克之东游

鄂多立克(Odoric)，意大利福柳利州(Friuli)颇代依城(Pordenone)人也。生于一二八六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鄂多立克即日耳曼戍卒之后裔也。在意大利者称鄂多立克(Odoric)，在日耳曼者称乌尔立克(Ulric)。实同一族。鄂多立克少时，即入圣方济各会，在乌丁(Udine)寺内修道。以能节欲苦行著名。一二九六年(元仁宗延祐三年)即起始旅行。一三二一年(元英宗至治元年)居留印度西部。后来中国，居北京三年。考其时间，当在一三二二年(至治二年)至一三二八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之间。一三三一年(元文宗至顺二年)卒于里第。

鄂多立克之纪程，起始于君士旦丁堡。由是而至脱莱必松德(Trebizond)、爱才罗姆(Erzerum)、塔伯利资(Tabriz)、苏丹尼牙(Soltania)、柯伤(Kashan)、八吉打(Bagdad)、忽里模子(Hormuz)，更由忽里模子乘船泛洋，抵印度西岸塔纳港(Tanna)，更至俱蓝(Kulam)、锡兰岛及圣多默墓地。由是而再东，至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占婆。终乃于广州登陆，再至泉

州。由泉州至福州。由福州经仙霞岭，下钱塘江至杭州，金陵，更渡江，由扬州沿运河北上而达汗八里（即北京）。在汗八里居住三年之久。是时约翰孟德高维奴尚生存，惟年已几八十矣。后离北京西行，经天德军（今河套）、陕西、甘肃而至西藏拉萨。过拉萨以西，鄂多立克之行踪，不能明了。然由各种情形推测之，必经阿富汗迦布逻城（Kabul）、呼罗珊（Khorassan）、里海南岸，而更抵塔伯利资城。由该处取十三年前东行旧道，归威尼斯市。

鄂多立克为中世纪西方四大游历家之一。四大家者，马哥孛罗、鄂多立克、依宾拔都他、尼哥罗康梯也。四家皆亲至中国，而旅行记则皆归故乡后，求人代书者也。鄂多立克之记载，篇页甚多。不能录之于此。清光绪十五年，圣家会士郭栋臣尝将此书译成汉文，题曰《真福和德理传》。鄂省崇正书院有刊本，惜已绝版。余幸获一本。郭氏译述，颇为精审，不同于率尔操觚。余愿以后有暇，与原文校正，另为译本。今仅可将其记载中国特异之点，为他书所无者，略述于下：

鄂多立克在钱塘江上流，见渔人用鸬鹚捕鱼。在杭州见妇人缠小足，富贵之家，喜留长指甲。大汗国全境，划分十二省，每省有瓦细儿（Wazir 首相之义）四人管辖。皆为中国确情。中世纪欧洲东来旅行家，无有言之者。即《马哥孛罗游记》号称最详，亦无此等记载也。

随鄂多立克同行者，有爱尔兰人哲姆斯（Friar James）。哲姆斯随伴路程，究有若干，不可得知。乌丁有书，记鄂多立克卒年之四月五日（鄂卒于一三三一年正月十三日）有遗命赠

同旅行者哲姆斯二马克。哲姆斯之名，不见于游记书中，必疏略之故也。公元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教士维拉（Father Jose Maria Vila）通信，谓在山东临清州附近二里格（约等于六英里）发现十四世纪圣方济各会古墓二处。其一塚有墓石，字迹尚可辨识为贝纳德（Bernard）云。贝随鄂多立克东来，至临清时，适该处有基督教堂，无人管理。因留贝于此。其第二塚，则为圣方济各会某主教之塚也。葬于一三八七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名姓已不可辨识。塚中有封口瓶一只，瓶内藏抄本书一册。取置手中，转瞬即化为灰。又有青铜小箱一只，内藏主教使用之戒指一只，挂胸十字架一副。架上镌圣方济各会之印。维拉通信见一八九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佛罗伦斯市刊印之 *Missioni Francescane*，又整年法国巴黎《地学杂志》第三十九页。惟各种写本之《鄂多立克游记》中，并无贝纳德其人，而他方又未查得确凿记载，此处恐有误会。法国亨利考狄谓恐为一六八〇年时（清康熙十九年）派出之贝纳德（Bernardino della Chiesa）。当时同行者，有教士四人，皆小级僧。贝先充云南副牧师，后升北京主教，卒于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以上所言者外，又有英国人胡子约翰（John the Beard）托名曼德维，亦诡称尝从鄂多立克东游，自著《曼德维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卷帙甚多，而其实则窃取鄂多立克之记载及古代希腊地理家拖雷美诸说，混合而虚构一书。昔时欧洲人以为中世纪确有英国奈脱爵约翰曼德维游

历至中国。直至晚近，考据家详细考察，始断定为伪书。鱼目珍珠始有分辨。（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二卷第11—34页）

二二 北京第二任总主教尼古拉斯

约翰孟德高维奴卒于一三二八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一三三三年（元顺帝元统元年）约翰死信，得达阿维南（Avignon）教皇之廷。教皇乃于是年九月十八日，新任法国巴黎大学宗教学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为汗八里总主教。同行者有僧人二十名，平民六名。东行至阿力麻里，受察合台汗之优遇。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Benedict XII）尝有国书申谢之。后北，尼古拉斯及其同行者皆不知所往。或皆未抵北京。盖一三六九年（明太祖洪武二年）教皇有旨，调汗八里主教科斯麻士（Cosmas）充驻钦察国撒雷城主教，而以威廉柏拉拖（William of Prato）代之。旨中不见尼古拉斯之名。一三三八年（顺帝至元四年）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至北京时，其《纪行书》明言北京无主教。俄国白菜脱胥乃窞谓马黎诺里抵北京时，总主教尼古拉斯或仍逗留途间，尚未至北京。《明史》卷三二六《拂菻传》，谓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于洪武四年八月（一三七一年）召见，命赉书诏，还谕其王。《明史》之捏古伦或即失踪之总主教尼古拉斯。德国夏德及其他学人，皆然其说。尼古拉斯或尝实经商，或有不得不冒商人之理也。明太祖给捏古伦之诏书

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隕絕其命。中原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諸臣。東渡江左，練兵養士，十有四年。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瑄，南平閩粵，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諸邦，皆遣官告諭。惟爾拂菻，隔越西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捏古倫，齎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懷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茲詔告。”明太祖詔書，顯然未達教皇。捏古倫以後亦失蹤，不知所往。（見亨利玉爾《古代中國聞見錄》第三卷第 11—13 頁）

二三 元順帝諭羅馬教皇

約翰孟德高維奴既卒，而新總主教尼古拉斯久不至北京。公元一三三六年（順帝至元二年）在中國之阿蘭人，皆為基督信徒，乃上書于羅馬教皇請主教。元順帝同時亦頒給教皇諭旨一道。使者共十六人，以法蘭克人安德魯（Andrew the Frank）及日耳曼那梭人威廉（William of Nassio or Nassau）、契丹國阿蘭人拖該（Thogay, an Alan of Cathay）為領袖。由陸道西行，于一三三八年（順帝至元四年）抵意大利阿維南城。安德魯嘗在中國南方泉州（Zayton）充主教者也。元順帝之諭旨云：“長生天氣力里，皇帝之皇帝聖旨。咨爾西方

日沒处，七海之外，法兰克国 (Frankland) 基督教徒主人，罗马教皇。朕遣法兰克人安德鲁及从者十五人于尔教皇之廷，设法修好，俾以后时得通聘。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每日祈祷时，不忘朕之名也。朕之侍人阿兰人，皆基督之孝子顺孙。朕今介绍之于尔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沒处之珍宝，不可空回也。准此。鼠儿年(即顺帝至元二年)六月三日，书自汗八里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177—183 页)

二四 阿兰人上罗马教皇书

敬祷上帝，赐福吾主皇帝大汗，万寿无疆。福定琼斯 (Futim Joens)、香山董琪 (Chyansam Tungii)、者燕不花爱文奇 (Gemboga Evenzi)、嘉琛俞乔 (Joannes Yuchoy)、鲁比士平则奴斯 (Rubeus Pinzanus) 等(一) 谨泥首上书于圣父教皇法座曰……下走福定等自昔受法座使者约翰孟德高维奴之教诲养育，崇奉天主教，于是举止有方，心神藉慰。约翰大师才学高超，德行逾俗。出言为重于当世，行措为则于后人。不幸八年前，竟离下走等而仙逝。下走等生者居世无教师，死者魂魄无抚慰。下走等久闻法座已遣主教东来，然至今尚未抵此也。下走等敬请法座早日任命聪明才能，道学高超使人，来东以慰下走等之望也，并请催使

人速即束装就道。盖下走等居此，犹之群羊而无牧人，无教诲无抚慰也。……法座使者来至皇帝大汗之廷，盖不下三四次矣。皆蒙待遇优渥，尝赏有加。使者皆交口应承，回西之后，携来法座之书。然至今杳如黄鹤，未闻有尊使者至也。今此之役，敬乞法座注意，报聘之书，不可不答，通好之使，不可不遣也。此间基督信徒，屡告他人，法座之使不久即至。若终无专使，岂不遗羞他人，使之讥基督教徒播布谎言耶？故下走福定等待法座使者之来，不胜其翘首西望也。鼠儿年六月三日，谨上自汗八里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77—183页）

（一）多桑《蒙古史》谓此使节亦为商人冒充，欧洲各国朝廷见之屡矣。多桑盖未得读马黎诺里游记也。阿兰人上罗马教皇书中诸人名，亨利玉尔略为注释。玉尔谓 Futim 为中国人抚台二字之变音。Chyansam 为丞相二字之变音。Pinzanus 为平章二字之变音。玉尔之注，盖亦非也。余尝详考之《元史》中诸阿速（即阿兰）名将列传，乃知以上诸名字，并非抚台、丞相、平章之变音，乃为当时确实人名之拼音也。Futim 即福定。名见《元史》卷一三二《杭忽思传》，为杭忽思(Hans)之孙，伯答儿之次子。成宗大德四年（公元一三〇〇年），伯答儿卒，福定袭职，官怀远大将军，寻改右阿速卫达鲁花赤，兼管后卫军。武宗至大四年（公元一三一一一年）福定升枢密同签，命领军一

千，守迁民镇。寻授定远大将军，签枢密院事，后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右卫阿速达鲁花赤。二年，进资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后至元间，进知枢密院事。Chyansam 即香山，名见《元史》卷一三五《口儿吉传》，为口儿吉 (George) 之子，事武宗仁宗直宿卫。天历元年 (公元一三二八年) 九月，兵兴，从战宜兴，击杀敌兵七人。自旦至暮，却敌兵凡一十三处。以功赐金带一，授左阿速卫都指挥使。Gemboga 即者燕不花，名见《元史》卷一二三《捏古刺传》，为捏古刺 (Nicholas) 之孙，阿塔赤之子。英宗时，为进酒宝儿赤。天历元年 (公元一三二八年) 迎文宗于河南，授兵部郎中，招阿速军四百余人，进兵部尚书，双珠虎符，后迁大司农丞。后至元初，充同知枢密院事。二年 (公元一三三〇年即发信教皇之年) 冬十一月壬戌，命兼宫相都总管府达鲁花赤。领隆镇卫左阿速卫诸军。Joannes 即嘉琿，名见《元史》卷一二三《捏古刺传》，者燕不花之兄，亦捏古刺 (Nicholas) 之孙也。仁宗时，父阿塔赤卒，继袭父职，充左阿速卫千户。天历元年，从丞相燕帖木儿战居庸北，有功，进拱卫直都指挥使，寻迁章佩卿。Rubeus 名字，在阿速诸传中，不可查得，然其为真确，可无疑也。

二五 教皇回报元朝之书

关于一三六八年（元顺帝后至元四年）之使节，吾人复有下方之纪载。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Benedict XII）接待诸使，极为优渥。下令授蒙古使者一人为警卫官（Sergeant-at Arms），随从左右。不久，即回答蒙古大汗国书，任命专使，东往汗八里朝廷。教皇回答大汗及阿兰诸人之函，竟未道及以前使节，至为可异。其书无甚兴味，可不必录也。同时，复有致钦察汗、察合台汗之函。又察合台国两大臣，皆信基督教者，亦有书给之，言教皇不久亦将有专使至二国也。又威尼斯市长及议会，匈牙利、西锡利（Sicily）诸国王，亦有介绍书，请招待诸使。各使怀此诸函，于一三三八年七月（元顺帝后至元四年）离阿维南起行。阅数月，教皇任命专使尼古拉斯李内（Nicholas Bonet S.T.P.）、尼古拉斯麻兰诺（Nicholas of Molano）佛罗伦斯市约翰（John of Florence）、匈牙利人格利哥雷（Gregory of Hungary）等，携国书东行。时为一三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即教皇班尼狄德即位之第四年，旧历十一月十一日也。同行者若干人，无详细记载。推想之，同行之传教僧人，必甚众也。当时日耳曼历史家某氏，谓有小级僧人五十名同行。然不知何据也。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追想记》载在汗八里都城时，同僚者共有三十二人。使者中以何人为领袖，似无明文。教皇国书中，马黎诺里之名，列在第三。然读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追想记》全书，则著者似即其领袖也。瓦

了《史记》关于此次使节，仅有马黎诺里一人之名。教皇四专使之一，尼古拉斯卒内不久即折回。一三四二年（顺帝至正二年）五月，教皇克莱孟六世（Clement VI）有命令，任之为麻尔塔岛（Malta）主教。

二六 《马黎诺里游记》之 发现及其行程

马黎诺里（Marignolli）个人历史所可知者，仅于其著作中，略得一二而已。马黎诺里之族，为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斯市望族。马黎诺里约生于一二九〇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之前。尝充小级僧人，奉使东方。一三五三年（顺帝至正十三年）马黎诺里归自东方，抵阿维南，递呈大汗国书于教皇英奴森德六世（Innocent VI）。国书中叙述大汗崇拜基督教规，爱敬其徒，承认其基督教臣民可以服从教皇训令，并请增派传教师至远东云。一三五四年（至正十四年）日耳曼皇帝察里四世（Charles IV）至罗马城，行加冕礼时，得遇马黎诺里。至是闻马尝奉使远东，故招之，遂随归日耳曼，命著《波希米亚史》。其书古代土人见之者甚鲜，束藏布拉格市（Prague）教堂内四百余年，无人顾问。一七六八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宣教师多不内（Reverend Gelasius Dobner）著《波希米亚通史》始将马黎诺里之作取出，列之于其书内。世界学者方得读其书。然多不内之功，不过将抄写本变作刻印本而已。一八二〇年

(清嘉庆二十五年)德国人梅诺脱(J. G. Meinert)始将多不内《通史》中《马黎诺里游记》提出,依其原文,重行清理,加以注解,刊之于《波希米亚科学会报告》中,题为《教皇专使小级僧约翰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于是世人始得知有马黎诺里之书,并当时中国朝廷与罗马教皇通聘之事迹。一八五六六年(清咸丰六年)德国孔斯曼(F. Kunstmann)著《第十四世纪印度中国基督教传布状况》一书,其第五卷为《马黎诺里游记》(Der Reisebericht des Johannes Marignolla),并有注释。英国亨利玉尔据此二书,译成英文,另加注解,列之于其所著《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二卷中。余今之译,则又据玉尔英文译本而成者也。

马黎诺里书非游记体裁,凌乱无序。欲知其行程,非读竟全书,留心钩稽,不得悉也。兹为便读之故,于未窥全豹之先,特将其行程提录如下:

使节全体于一三三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十二月,离阿维南城。在那坡利港稍事稽留,以待鞑靼大使。盖大使等游历意大利各市,尚未归也。一三三九年(元顺帝至元五年)五月一日,抵君士旦丁堡城。留至中夏,乃渡黑海至喀法港(Caffa)。继至撒雷市(Sarai)钦察汗月祖伯(Uzbek)之廷。一三三九年之末,在撒雷度冬。至次年(至元六年)五月启身。由普通商道而行,经玉龙杰赤(Urghanj),以九月抵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在该城勾留甚久。直至一三四一年之末(至正元年)始再起程东行。在柯模里(Kamul),即哈密)又留多日。至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七八月间,始达

北京。瓦丁及中国史书皆记于此年抵北京也。在汗八里（即北京）居留三四年之久，始南至刺桐港（Zaytun，即泉州），港中有小级僧教堂。于一三四六年（至正六年）或翌年（至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刺桐航向印度。途中无多记载。仅道及于复活祭星期日，抵麻啰拔（Malabar）科伦伯姆城（Columbum，即俱蓝国）而已。与该城基督教徒同居一年之久。至一三四八年（至正八年）或次年（至正九年）乘西南季候风，航至印度半岛东岸科罗曼德尔滨海省（Coromandel Coast），参谒先圣多默（Thomas）之墓祠。在该处留仅四日，更往访撒巴国（Saba）。马黎诺里以为即《圣经》所云之设巴国（Sheba）。当彼至时，仍为女王治国。撒巴国何在，不可考。有以为即爪哇岛者，又有以为即马尔底甫群岛（Maldives）者。马黎诺里抵印度稍前一二年，摩洛哥国人依宾拔都他（Ibn Batuta）亦尝至马尔底甫，记该岛亦为女主当国，女王名喀底嘉（Kadija），父死，兄被废，乃为人民所拥立。《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及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辛丑，来贡之女人国，亦似即马尔底甫群岛也。离撒巴后，马黎诺里乘船拟往麻啰拔而回欧洲。不期海中遇风，吹至锡兰岛，为回教海盗所擒，拘留四月。自东方携带珍宝，悉为所劫。离锡兰后，乘船至忽里模子（Hormuz）。经巴比伦故墟，而至八吉打（Baghdad）、毛夕里（Mosul）、爱代沙（Edessa）、阿雷坡（Aleppo）、大马色克（Damascus）、格里里（Galilee）及耶露撒冷城（Jerusalem）。再经锡勃洛斯岛（Cyprus）而归意大利。据瓦丁《史记》，马黎诺里以一三五三年（至正十三年）还抵阿维南城，献呈大可汗致教皇之

国书。书中言大汗尊敬基督教，承认其奉基督教之臣民服从教皇，并请再增遣宣教师往东方也。

一三五四年（至正十四年）教皇任命马黎诺里为喀拉白利亚（Calabria，意大利南部）必失那奴（Bisignano）地方主教。马黎诺里或以曾往东方契丹国，辛苦万分。所余残年，不欲再居于喀拉白利亚之偏僻孤陋小邑，故对于教皇任命，似未就职。即以同年随日耳曼皇帝北游，至孛拉格城（Prague）。《波希米亚通史》亦必以此年著成者也。居孛拉格市几年，不可得知。惟一三五六年（至正十六年）马黎诺里充佛罗伦斯共和市大使，至阿维南城谒教皇。一三五七年（至正十七年）又在波洛格那城（Bologna）颁给赦罪特权于某教堂。斯时年已高矣。何年卒，不可考知。

二七 《马黎诺里游记》摘录

马黎诺里分其书为三卷。第一卷为《世界史》（Thearchos）。由上帝创造世界起，至建筑巴伯尔塔（Babel）止。第二卷为《国王史》（Monarchos）。由尼姆罗特（Nimrod）起，至法兰克、日耳曼、波希米亚止。第三卷为《宗教史》（Ierarchos）。由梅尔其崔塔克（Melchizedek）、摩西（Moses）、阿龙（Aaron）起，至基督教创始，以及罗马各教皇、波希米亚各主教而止。著者专述上帝创造世界，继及于天堂，谓在印度东方爱敦（Eden）地方。因之著者忆及其前奉使东方之事，而述之如下：

至此，余欲增加数节，述余个人之见闻。余名约翰，

小级僧人，佛罗伦斯市籍。今忝任必失那奴(Bisignano)地方之主教。愚陋无才，时虞蹉跌。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命余与数人携国书与礼物，赠送鞑靼大汗。其国在东方，威权所达，几有东方世界之半。兵马强盛，国库充实，城邑相连，管辖众国，难于胜数。各民族之在其境内者，不知凡几，皆各自有语言文字。若一一言之，将骇人听闻也。

十二月，吾等离阿维南城。四旬大斋(Lent)之初，抵那波利城。居留至三月底复活祭日，以待鞑靼大使某公。其人奉大汗之命，来自汗八里大都，持国书，通好于教皇。请教皇派遣专使至其廷，俾两国以后，常相和好，与基督教徒订信守之联盟，盖亦敬爱基督之教训也。国内诸大酋长，号阿兰人者，有三万之众，管理东方全部。其人皆崇奉基督教，或出于诚心，或由于名义。亦上书教皇，自称教皇之奴隶，并言愿为法兰克人效死，盖其人称吾辈为法兰克人，非自法兰西(France)乃原于佛兰克国(Frank-land)也。有小级僧人约翰孟德高维奴者，明哲好学，先充兵士，后为判官，既又以医术事佛烈大力皇帝(-)(Emperor Frederick)。七十二年前只身往东方宣教，颇受其人之敬爱，为其处第一宣教师。某公奉使西来，观光意大利诸城。今在基奴亚城游览，不久即乘船来此，偕吾辈同行。

(一) 佛烈力二世 (Frederick II) 皇帝，卒于一二五〇年 (宋理宗淳和十年，蒙古宪宗即位之前一年)。此时约翰孟德高维奴仅三岁而已，断无充兵作判官等事。马黎诺里似有误会。多不内及梅诺脱二人谓马黎诺里指约翰勃拉奴克劈尼而言。克劈尼于一二四六年，奉教皇英奴森德四世 (Innocent IV) 之命，奉使鞑靼也。

五月一日，由海道抵君士旦丁城，舣舟倍拉 (Pera)。居留至圣约翰洗礼节 (St. John Baptist) 日，即一千三百三十九年 (顺帝后至元五年) 六月二十四日也。在君士旦丁城时与希腊人教务大总管及圣苏菲耶 (St. Sophia) 宫廷议会全体，行教义上之大辩论，吾人幸得天主之助，赋吾人以锋利之口舌，战胜邪说，使其自认叛教之罪，以前之谴责，无可逃也。其人无他诉说，惟恨罗马教师，傲慢无礼，无可忍耳。吾人于此，亦可谓不枉费光阴矣。

过圣约翰洗礼节日，乃复解缆，渡黑海，八日而至喀法 (Caffa)。其处基督教徒甚多，宗派各异。由喀法前行，至第一鞑靼皇帝 (一) 月祖伯之廷，递呈国书、锦衣、战马、美酒与教皇之赠物。月祖伯汗待吾等颇优，赐给衣食。在其廷过冬乃行。行时，复赏赐甚厚，并给驿马及旅费，俾得至中央帝国 (Middle Emperor, 察合台国) 都城阿力麻里。在阿力麻里停留良久。又购地

建筑教堂一所，掘井数处，教练唱歌，加洗礼于数人。自由公开宣教。其前一年，主教与小级僧六人，在阿力麻里因宣教之故，为基督而死。吾人虽蹈险，亦不顾也。殉道诸人，为主教礼加德(Richard)，伯尔根对省(Burgundy)人也，僧人法兰锡斯(Francis)，亚历山大港人也，僧人巴斯喀尔(Paschal)，西班牙人也。巴斯喀尔未死之先，见天门忽开。预知其本身及同人，将有殉道之事。又预言撒雷(Saray)之鞑靼人，将遭洪水灭亡。天主震怒，毁灭阿力麻里城，为报复其死义之事。死后第三日，阿力麻里皇帝被弑。又其他甚多光辉之事，皆为彼所预料。又安科那(Ancona)僧人老伦斯(Laurence)、舌人印度僧彼德(Peter)、商人基落脱(Gillott)等，亦皆同时殉道。

(一) 第一鞑靼皇帝者，言由西来第一次所见之鞑靼皇帝也。

离教皇宫廷第三年之末，吾等乃离阿力麻里而抵锡罗斯喀贡(Cyollos Kagon)。其义犹言沙山也。沙为风吹，聚积而成。鞑靼人未兴以前，人皆以为沙山那边即无人居住，更无人信其别有国也。鞑靼人得天主之助，与体力强健之故，竟跋涉之，得抵穷荒之境。其地即古代哲人所称热地，无人涉之域也。鞑靼人涉之，余亦二次涉之。大卫(David)《圣诗》中所称之荒漠

(Posuit Desertum) 即此也。过沙山(一)，乃至东方帝国都城汗八里。其城之大，户口之众，军威之盛，吾将不复赘言矣。大汗见大马、教皇礼物、国书、罗伯塔王(King Robert)书札及其金印，大喜。见吾等后，更为欢悦。恩遇极为优渥。觐见时，皆衣礼服。余之前，有精致之十字架先行，香烛辉煌。至宫殿内，赋《天主惟一》之章(Credo in Unum Deum)。赋诗毕，余为大汗祈祷，加福于彼。大汗亦低首受之。

(一) 马黎诺里之沙山，究何在，颇为难言。或在哈密附近，古所谓龙堆也。马黎诺里谓曾二次涉之，梅诺脱谓第一次为中国之戈壁。第二次为叙利亚境内沙漠；盖为马黎诺里归还欧洲时所经过者也。古代如希腊亚理斯多德等，皆言热带不可居。马黎诺里之名，虽不见于《元史》，然其事迹固有记载也。《元史》卷四〇《顺帝本纪》载“至正二年，秋，七月，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佛郎国即欧洲，盖波斯等处所用之名辞也。法国伯希和据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推算谓在一三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退朝至馆舍。舍装饰美丽。大汗命亲王二人，侍从吾辈。所需皆如愿而偿。不独饮食诸物，供给吾辈，即灯笼所需之纸，皆由公家供给。侍候下人，皆由宫廷派出。其宽待远人之惠，感人深矣。居留汗八里大都，

几达四年之久，恩眷无少衰。吾等衣服、馆舍、器具皆赠给上品。来此同事，共有三十二人，总计大汗供给费用，达四千余马克。留汗八里时，常与犹太人及他派教人，讨论宗教上之正义，皆能辩胜之。又感化彼邦人士，使之崇奉基督教正宗。因之拯救灵魂于地狱苦境者不少也。

汗八里都城內，小级僧人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宫。堂內有总主教之寓所，颇为壮丽。城內他处，尚有教堂数所，各有警钟。教士衣食费用，皆由大汗供给，至为丰足。

大汗见吾辈家乡念切，无意流连，乃许归还教皇，携其赠物，并三年费用。临行，设宴欢送，宣言请教皇复派余或他人有红衣主教之品级者，来至汗八里充主教。盖东方人士，不论其是否基督教徒，皆崇拜主教也。同时，来者须亦为小级僧人。盖彼方人士，相识者只此级僧人而已。前教皇基罗拉摩(Pope Girolamo)初亦小级僧人。教皇派遣约翰孟德高维奴至东方，宣教多年。阿兰人及鞑靼人仰之如圣人，而孟亦小级僧人，居留汗八里约三年(一)，乃复起行，携大汗赠给之路费，并良马二百匹，经蛮子国(Manzi)而归。途间所见城邑村庄，难以数计。灿烂光荣之世界，非举舌所能表达。……

(一) 马黎诺里前言居北京几将四年，后又言约三年，文字相隔仅二节，而有若是之差异。二者不知孰是？

锡兰山记(Mountain Seyllan)

余今将略述锡兰山情形于此，一以求吾书之完备，再则读者或亦觉有兴味，能得益也。皇帝陛下读之，或亦可以悦意，否则略去之可也。先则必须述吾如何得抵该处，次乃述余在该处所见之情形也。

初，离别大可汗时，得其颁赐诸物及旅费甚多。陆路因有战争，闭塞不通，行旅裹足。故拟取道印度西归。大可汗乃令吾等经蛮子国(Manzi)。蛮子国昔时名曰大印度(India Maxima)。

蛮子国疆土甚广，统辖城邑郡国无数。若与未亲见者言之，皆必摇头不信。物产丰富，所产水果，有为拉丁诸国所未知。国中共有大城市三万。此外尚有村堡，凡不胜数。康勃绥(Campsay)城最著名，面积最广，市街华丽，人民殷富，穷奢豪侈。建筑物雄壮伟大，尤以佛寺为最。有可容僧侣一千以至二千人者，实为今代地面上未有之大城，即古代恐亦罕有其匹。昔时著作家谓其城有美丽石桥一万座，皆饰以雕刻及持戟贵人之塑像。未亲履其地者，读之皆以为不经之谈。然其所言者，皆确实事情也(一)。

(一) 康勃绥即马哥幸罗《游记》之京师(Kinsay)，鄂

多立克《游记》作康绥 (Cansay)，裴哥罗梯之《通商指南》作喀绥 (Cassai)，依宾拔都他《游记》作汉沙 (Hansa)，拉施特《史记·契丹国记》作兴绥 (Khingsai)。皆由中国京师二字转音，南宋之都城，今之杭州也。所谓昔时著作家，马黎诺里或指马哥孛罗及鄂多立克二人而言。多不内注谓康勃绥为印度胡茶腊之首府甘毘逸 (Cambay)，繁华富庶，印度人称之曰开罗 (Cairo)，全谬误矣。

又有刺桐城 (Zaytun) 为大商港。亦面积广大，人口众庶。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财产丰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栈房 (fondaco) 一所，以储存商人来往货物^(一)。又有数钟，皆为上品。有二钟，为余在该城所命铸者。铸成，举礼悬挂于萨拉森人居留地之中央。其一余命名曰约翰尼那 (Johannina)，他则命名曰安拖尼那 (Antonina)。

(一) 刺桐即泉州之古名也。回教徒最忌恶钟。有则必禁之。依宾拔都他记在喀发市 (Caffa) 时，闻四面钟声，几于惊惶失措。马黎诺里此处记置钟于回教徒居留地之中心，言之似欣欣然有喜色也。

吾等于圣斯德芬祭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离刺桐港。于圣星期 (Holy Week) 之礼拜三日，抵科伦伯姆城 (见前)。欲先往参拜圣多默 (St. Thomas) 之祠墓。次向圣地^(一) (Holy Land) 航行。故在下印度 (Lower

India) 登舟。下印度又名密奴巴(二) (Minubar)。自圣佐治节(St. George's Eve), 海中迭起风涛, 险恶情状, 难以言喻。余所乘船, 没入海中而复出者, 六十余次。幸有天助, 得免于难。海中所见, 尤为奇异。海水如在火焰中。飞龙口中吐火, 所过之处, 将船上之人卷至他船(三)。余所乘者, 幸得天主恩顾, 及所携基督圣体之神力, 又室女玛利与圣克拉拉(四) (St. Clara) 救护之功, 终得无恙。船中基督信徒, 皆举行忏悔, 潜默祈祷。虽于风伯逞威之际, 依然鼓勇前航。托生命于神助, 求灵魂之安全而已。托天主之慈顾, 得于圣十字架建造日之清晨(五月三日) 驶入锡兰拍维力斯(五) (Pervilis) 港口。港正对天堂。有火者贾安(六) (Coya Jaan) 者, 昔为阉官, 崇奉回教, 富于资财, 故得割据此岛之大部, 抗拒王命, 横行一方, 虐政不亚于暴君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209-269 页)

(一) 基督教徒圣地即拍莱斯丁(Palestine)。

(二) 密奴巴为阿拉伯人嘛啰拔(Malabar)之称号。爱德利奚及阿伯尔肥达书中, 皆作阿尔嘛尼巴(al-Manibar)。拔都他及喀资维尼(Kazwini)作阿尔嘛里巴(Al-Malibar)。

(三) 印度洋风涛, 素来汹涌。法显《佛国记》载离锡兰后, 值大风船漏。当夜闇时, 但见大浪相搏, 晃若火色,

鼉鼉水性怪异之属，与马黎诺里所遭遇者相同也。

(四) 圣克拉拉为基督教中女圣徒，为圣佛兰锡斯(St. Francis)之同邑人及弟子也。

(五) 亨利玉尔谓拍维力斯距今科伦波港(Columbo)不远，喀鲁甘格河(Kaluganga)口，班拖忒(Bentotte)附近之巴拜林(Barberyn)又名拜鲁瓦拉(Beruwala)者，即其地也。今代居民多为渔户，港湾小，可泊船。沿海通商颇盛。马黎诺里未抵锡兰前一二年，依宾拔都他亦尝在该处。

(六) 拔都他记马八儿国新算端那锡乌丁(Nasir-uddin)妄自尊大，命其相兼水师提督贾拉斯梯(Jalasti)僭号曰火者贾汗(Khwaja Jahan)。此号在印度仅德梨皇帝之首相可以有之。贾拉斯梯后率水师占领科伦波。马黎诺里之火者贾安必即拔都他之火者贾汗也。

二八 元代关于拂郎献马之文献

天马赞

皇帝御极之十年(即至正二年)七月十八日(即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拂郎国献天马，身长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二十有一日，敕臣周朗貌以为图。二十有三日，诏臣揭傒斯为之赞。赞曰：

虽乾秉灵，惟房降精。有产西极，神骏难名。彼不

敢有，重译来庭。东逾月窟，梁雍是经。朝饮大河，河伯屏营。莫秣大华，神灵下迎。四践寒暑，爰至上京。皇帝临轩，使拜迎称，臣拂郎国，邈限西溟，蒙化效贡，愿归圣明。皇帝谦让，嘉尔远诚，摩于赤墀，愿瞻莫矜。既称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修倍犹羸。色应玄武，足蹶长庚。回眸电激，顿辔风生。卓犖权奇，虎视龙腾。按图考式，曾未足并。周骋八骏，徐偃构兵。汉驾鼓车，炎刘中兴。维帝神圣，载籍有征。光武是师。穆满是德。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进一退，为国重轻。先人后物，万国咸宁。（揭傒斯《文安公文集》卷一四）

天马行应制作并序

至正二年，岁壬午，七月十有八日，西域拂郎国遣使献马一匹，高八尺三寸，修如其数而加半。色漆黑，后二蹄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视它西域马可称者，皆在髡下。金辔重勒，驭者其国人，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以意谕之。凡七渡海洋，始达中国。是日天朗气清，相臣奏进。上御慈仁殿，临观称叹。遂命育于天闲，饲以肉粟酒湏。仍敕翰林学士承旨臣夔夔，命工画者图之。而直学士臣揭傒斯赞之。盖自有国以来，未尝见也。殆古所谓天马者邪？承诏赋诗，题所画图。臣伯琦谨献诗曰：

飞龙在天今十祀，重译来庭无远迩。川珍岳贡皆贞

符，神驹跃出西洼水。拂郎蕞尔不敢留，使行四载数万里。乘舆清暑滦河宫，宰臣奏进闾阖里，昂昂八尺阜且伟，首扬渴乌竹批耳。双蹄县雪墨渍毛，疏鬣拥雾风生尾。朱英翠组金盘陀，方瞳夹镜神光紫。耸身直欲凌云霄，盘辟丹墀却闲颡。黄须圉人服龙诡，鞞鞞如萦相诺唯。群臣俯伏呼万岁。初秋晓霁风日美，九重洞启临轩观。袞衣晃耀天颜喜，画师写仿妙夺神，拜进御床深称旨。牵来相向宛转同，一入天闲谁敢齿。我朝幅员古无比，朔方铁骑纷如蚁，山无氛祲海无波，有国百年今见此。昆仑八骏游心侈，茂陵大宛黻兵纪。圣皇不却亦不求，垂拱无为静边鄙。远人慕化致琅奠，地角已如天尺咫。神州昔藉西风肥，收敛骄雄听驱使。属车岁岁幸两京，八鸾承御壮瞻视。骆虞麟趾并乐歌，越雉旅獒尽风靡。乃知感召由真龙，房星孕秀非偶尔。黄金不用筑高台，髦俊闻风一时起。愿见斯世崑崙如羲皇，按图画卦复兹始。（周伯琦《近光集》，见《元诗选》）

天马颂

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郎国进天马。二十一日庚寅，自龙光殿敕周朗貌以为图。二十三日壬辰，以图进。翰林学士承旨巉巉，传旨命傒斯为之赞。臣惟汉武帝发兵二十万，仅得大宛马数匹，今不烦一兵而天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臣

虽弩劣，敢不拜手稽首而献颂曰：

天子仁圣万国归，天马来自西方西。玄云被身两玉蹄，高逾五尺修倍之。七渡海洋身若飞，海若左右雷霆随。天子晓御慈仁殿，西风忽来天马见。龙首凤臆目飞电，不用汉兵二十万。有德自归四海羨，天马来时庶升平。天子仁寿万国清，臣愿作诗万国听。（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

天马赋

翳房星之委精，钟天马之权奇。澡神质于渥洼，砥劲气于月氏。贞非坤牝，健本乾为。上分扶舆之秀，下孕蜿螭之藪。风云资其格力，雨露泽其光仪。膺广凤臆，鬣秀龙髻。首昂渴鸟之势，影捷杜矢之驰。于是陋駟騄之产，迈麒麟之姿。驂六飞于广漠，舞九奏于希夷。若乃朝刷昆仑，夕秣玄圃，驾缦笙之子晋，道霞觞于王母。风冉冉兮斯征，灵缤缤兮来宁。览熙世之德辉，属万物之欣睹。愿陪禁卫，自献西土。乃命移中，戒造父，释云幕于金鞍，暎孚尹于琼户。出则锵和，鸾驂舆组。媚日馭之光华，展天衢之步武。然其气质不可求之驪黄之余。其刍秣不可畀之皂枋之伍。峙玉山之殖，未足供其醑，委金台之贄，未足议其估。是知天马固难得而不易畜也。所以罕见于盛时，仅闻于前古。时则有仿邹枚，请废乐府。而客或难之曰：“时方歌鹿鸣之章，

子乃为天马之赋。得无驰驾鼓车者，宁不与此而迥殊也哉！”嗟夫！宝不自贵，以人而贵；物不自异，以人而异。方神驹绚綵于水涯，固期骛劣之同滞。至其裂帛矢而庭实，竟乃自齿于天驷。信物美而无所遗兮，亦奇才之能自致。负盐车而上太行者，慨未遇夫伯乐。伏皂枥而志千里者，又何惭乎老骥。振长鬣而一嘶兮，冀识余之所意。埽埃风而上征兮，愿借翠云以为鞅。随飞龙而上下兮，羌先路其焉避。彼岂乘虚而腾踏兮，追云逐电之可冀也。庶几求之玄黄之外兮，则亦骏骨之可市也。（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

天马赞

至正二年秋七月，上在滦京。拂郎国来献马，长丈一尺有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首复增三之一焉。身纯黑，后二蹄白。食台粟倍常，间以肉种。奇伟骁骏，真神物也。拂郎在西海之西，去京师数万里，凡七渡巨洋，历四年乃至。上御慈仁殿受之。后月，乘以归燕，既敕画工为图，仍命词臣赞之。臣某具员学馆，目睹盛事，谨百拜稽首而赞曰：

房星降精，龙出水中。挺生雄姿，西极为空。圣人御天，臣不敢驾。四年在途，祇献墀下。立云披身，白玉并蹄。昂首如山，万骑让嘶。神物应期，振古无匹。不命自来，怀远之德。省方时乘，一日两京。吉行

无馭，永奉皇明。（吳師道《禮部集》卷一一）

天馬歌

于穆世祖肇上迹，受天之庆大命集。神寓鴻圖大
无及，功烈皇皇共开辟。四方下上沛流泽，列圣相承績
丕績。哲王嗣位建皇极，大臣弼輔尙禹稷。礼乐制度
靡有隙，六府孔修万姓悻。天子圣德于昭共，念承皇祖
心弗宅。日月同明天地廓，绝域穷陲归版籍。万国贡献
岁靡息，琛瑤瑰异陋金锡。岂须征讨费兵革，文怀远人
尽臣服。至正壬午秋之日，天馬西来佛郎国。佛郎之
国邈西域，流沙弥漫七海隔。浪波横天馬横涉，馬其犹
龙弗颠踏。东逾月窟过回纥，陆地不毛千里赤。太行
雪积滑如石，电激雷奔走飆歘。四年去国抵京邑，俯首
阙廷拜匍匐。帝见远臣重忧惕，慰劳以酒赐以帛。远
臣牵馬赤墀立，金羈络头朱汗滴。房星下垂光五色，肉
骀巍巍横虎脊。崇尺者六修丈一，墨色如云蹠两白。天
闲麒麟俱骏骨，天馬來时皆辟易。骠驥屈乘未足惜，大
宛渥洼斯与敌。穆王八骏思游历，汉武穷兵不多得。天
馬自来征有德，史臣图颂永无斲。再拜歌诗思仿佛，愿
帝爱贤如爱物。更诏山林访遗逸，□□治化齐尧日。帝
业永固保贞吉，天子万寿天降福。（陆仁《乾乾居士集》）

天馬歌

佛郎天馬來西域，远进彤庭立伏側。凤臆晶荧珠

汗流，龙髻绚烂朱幘色。遂令豢养归八坊，喂之粱肉当倍常。横门春明宫树好，朔漠风暄沙草长。吉行推日京城内，照路宝鞍黄帕盖。蹄截玉肪浮夜光，身被玄云得露彩。圉官牵出自东华，敕赐金刀剪五花。骁腾有神谁貌得，意气倾人良有夸。翠旗玉斧时巡狩，山回龙虎居庸口。追风骏踏去如云，骕骦万骑俱尘后。皇恩旷荡海寓敷，梯航太平天子都。秦王何如汉武世，无逸岂输王会图。金河雪融净于洗，潏潏绿涨桃花水。莫教试浴向深渊，定逐苍龙九天起。（秦约《草堂雅集》卷一二）

题画海南入贡天马图（一）

余吾天马生水中，毛如泼墨耳插筒。雄姿挺挺浴海气，一刷万里追遗风。九夷入贡宾来服，画出犹能骇人目。韩子休教喂地黄，太仆能令饱粱肉。谁怜东郊瘦马碲兀如堵墙，汗水力尽德不扬，尚望明年春草长。（马臻《霞外集》，见《元诗选》）

（一）查《元史》及他书，元顺帝时，并无海南入贡天马事。故此节之海南，恐为佛郎之误。且马黎诺里等由泉州南泛印度洋西归，尤能使人误以为海南之国也。其天马图，亦必上方周朗所绘之天马图也。当时除朝中大臣亲见者外，民间所传天马事，虽皆渊源于佛郎献马，然究多传闻之辞。佛郎何在，无人能知。既闻天马，心中即怀《史记》汉武帝大宛取天马故事。故当时尚有陈泰《所安遗

集》中《天马赋》一篇、刘洙《桂隐集》中《天马歌》(见《元诗选》)、何麟瑞《前天马歌》、《后天马歌》二篇(见《元诗选》)、宋无《子虚翠寒集》中《天马歌》一篇(见《元诗选》)似皆指佛郎国所献天马而言。余以其歌中无佛郎字样,又未明言为外国所献,故屏而不录。

题平章公所藏天马图

君不见余吾水中天马出,赤鬣编身朱两翼。割玉为鞍鞴不得,锦衣使者捷若飞。紫韁金勒看君骑,却忆拂林初献时。凤城五门平旦启,驰道行骄辔耳耳。路旁见者谁不喜,众中牵出朝未央。挥雾流洙满道香,毛带恩波眩日光。龙眠老子识马意,行过天闲重回视。白笔描成落人世,我公购之滦水滨。百金市画冀得真,奔霄追电何足云。从今吹笛大军起,料知一日行千里。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九)

应制天马歌

臣闻圣元水德在朔方,物产雄伟马最良。川原饮馱几万万,不以数计以谷量。承平云布十二闲,华山百草春风香。又闻有骏在西极,权奇俶傥钟乾刚。茂陵千金不能致,直以兵戈劳广利。当时纪述虽有歌,侈心一启何由制。吾皇慎德迈前古,不宝远物物自至。佛郎国在月窟西。八尺真龙入维縶。七逾大海四阅年,滦京今日才朝天。不烦剪拂光夺目,正色呈瑞符吾玄。凤

鬻龙臆渴乌首，四蹄玉后髻其前。九重喜见远人格，一时便敕良工传。玉鞍锦鞞黄金勒，瞬息殊恩备华饰。天成异质难自藏，志在君知不在物。方今天下有道时，绝尘讵敢称其力。臣才罢弩亦自知，共服安舆无更轶。（许有壬《至正集》卷一〇）

题弗郎天马图

春明立仗气如山，顾盼俄空十二闲。一去瑶池消息断，西风吹影落人间。（《丁鹤年诗集》卷二）

天马二首

佛郎献马真龙种，六尺之高修倍之。图画当今属周郎，歌诗传旨敕奚斯。空闻市骨千金值，不羨穷荒八骏驰。有客新来传此事，与君何惜滞明时。四年远涉流沙道，筋骨权奇旧肉馐。晓秣龙堆寒蹙雪，晚经月窟怒追风。汉文千里知曾却，曹霸丹青貌不同。拂拭金鞍被来好，幸陪天厩玉花骢。（郭翼《林外野言》卷下）

代法郎国进天马表

神龙御宇，遡观至治之成。天马来廷，谨效职方之贡。敢殚舟车之重译，恭伸臣妾之微诚，中谢。窃以茱水负图。曾见羲皇之世，渥洼毓秀。载闻汉帝之时，必有圣明。庶膺嘉贶，矧值重熙之运，宜昭上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穷邦，海滨僻壤。种分夷裔，遁居西域之西。心慕华风，引领北辰之北。岂登天之无路，每就日

以瞻辉。幸此名驹，可充方物。虽匪望云之质，亦称绝地之姿。历无草之流沙，驱驰万里。备六飞之法驾，警蹕九重。前旌旗而后属车，观玉台而游闾阖。僥沐至尊之宠馭，实增小节之荣光。辄遣陪臣，冒干典属。此盖伏遇恩加九有，道合三无。舞干羽于两阶，诞敷文德。执玉帛者万国，共为帝臣。异区并献于白狼，休应常符于朱凤。周邦来贺，尽归覆焘之中。歧道有夷，孰在要荒之后。臣礼惭输贡，意切戴盆。大一统于舆图，永囿无为之化。协六律于乐府，宁间太乙之歌。（王禕（一）《王忠文文集》卷九）

（一）王禕字子充，义乌人。《明史》卷二八九有专传。禕生于元末，隐居青岩山，禕虽为明臣，然其生大半皆在元朝。此篇文章，虽无著成年代，余意其必在至正初年，佛郎因献马稍后一二年之间也。《四库全书·王忠文文集》谓为禕练习作文时所作。尤可证明此为至正初期之作品，不得谓为明代文章也。

至正九年，脱脱子加刺张与太子爱育失黎达孛同嬉戏。太子使加刺张负己，作老鸦声，旋绕殿墀三匝。已而复使加刺张作老鸦，而已负之，亦三匝。加刺跪曰：“加刺奴婢也，太子使长也。奴婢不敢使使长负。”帝子怒挞之，啼哭之声，闻于帝。帝问之曰：“谁哭耶？”左右曰：“脱脱子加刺张也。”问何谓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

对。上喜曰：“贤哉此子也。”祁后因起曰：“脱脱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颔之。会佛郎国进天马，黑色五明。其项高如下钩，置之群马中，若橐驼之在羊队也。上因叹羨曰：“人中有脱脱，马中有佛郎国马。皆世间杰出者也。”祁后阴使人走甘州召脱脱，至京师，见帝。遂复以为相。（《庚申外史》）

至正丁亥（至正七年，即公元一千三百四十七年）冬，寓京口乾元宫之宝俭斋。适毘陵监郡岳忽难^{（一）}、平阳同知散竺台偕来访。自言在延祐间（公元一千三百十四年至一千三百二十年）忝宿卫近侍，时有佛晷国使来朝，备言其域当日没之处，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地有水银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国人取之之法，先于近海十里，掘坑井数十。然后使健夫骏马，驰骤可逐飞鹰者，人马皆贴以金薄，迤逦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则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势若粘裹。其人即回马疾驰，水银随后赶上。行稍迟缓，则人马俱为水银栏没。人马既回速，于是水银之势既远，力渐微。却复奔回，遇坑井，则水银溜积其中。然后其国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银也。其地又能捻毛为布，谓之梭福。用密昔丹叶，染成沉绿，浣之不淡。其余氍毹锦叠，皆常产也。至正壬午间，献黑马，高九尺余，鬃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产。来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据马黎

诺里记载由起程至北京凡四年),过七渡海(二),方抵京师焉,岳监郡竺同知既别去,仆书而记其说,是岁十一月十九日也。(朱泽民《存复斋文集》卷五。陈继儒转录此节于其所著《偃曝谈余》)

(一) 岳忽难即 Yuhannan 之译音。基督教徒之名。罗马教皇专使东来,岳忽难得知之,诚无足奇也。

(二) 元顺帝给教皇谕旨,有“七海之外”一语。中国诸家记载,亦有“七渡海洋”之语。所谓七海者,何海乎?梅诺脱谓为阿拉耳(Aral)、甲斯便(Caspian)、阿索甫(Azov)、黑海(Black Sea)、玛摩拉海(Sea of Marmora)、多岛海(Archipelago,又名爱琴海 Aegean Sea)、地中海(Mediterranean)凡七海。南宋时,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Edrisi)记大洋(Great Ocean)之外,亦有七海。支那海(Sea of China)、红海(Red Sea)、青海(Green Sea,即波斯湾)、大马色克海(Sea of Damascus,即地中海)、威尼斯海(Sea of Venice)、滂突斯海(Sea of Pontus)、卓尔章海(Sea of Jorjan,即里海)是也。第九世纪时阿拉伯航海家,亦谓由巴斯拉港(Basra)至中国,须过七海云。凡此皆不过言其悠远,未必有若何科学意义也。

二九 约翰柯拉及其著作

约翰柯拉(John de Cora)者,驻波斯国孙丹尼牙城(Sol-

ania)总主教也。著有《大可汗国记》(The Book of the Estate of the Great Coan)。原书为拉丁文,在甚早时期,即有依勃雷(Ypres)地方高僧长约翰(John le Long)译成法文。今代各书所传者,皆译自法文。而拉丁文原本,则久已散佚。约翰柯拉籍隶意大利甘勃那省(Roman Campagna)柯拉邑。为多密尼根派僧人。以一三二九年(元文宗天历二年)八月九日,受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之命,为波斯国孙丹尼牙地方之总主教。孙丹尼牙城在可疾云(Kazvin)及赞章(Zendjan)(二名皆见《元史·西北地附录》)二城之间,古代米底亚国(Media)境内,为一三〇五年时(元成宗大德九年)旭烈兀(Hulagu)之曾孙鄂尔介都(Oldjaitu)所建。《大可汗国记》约作于一三三〇年左右。作者自一三〇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在东方,尝为调和亚美尼亚教堂与罗马教堂事,颇著勤劳。久与异教之人相处,故东方情形最为熟悉。亚洲西部各国之战争,皆身亲其境。尝至印度洋索柯脱拉岛(Socotra)。又尝隶基奴亚水师,击败上耳其人数次。曾否亲至中国,无从考知。惟据《大可汗国记》所载约翰孟德高维奴葬时景况,似曾亲临其役也。

法文译本《大可汗国记》尚有写本二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又有一种在《阔东丛书》(Cottonian Collection)内。一五二九年(明世宗嘉靖八年),法文译本始在巴黎刊布。晚近法人贾凯(M. Jacquet)又将法文译本,在法国《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 Vi, pp. 57-72)上,刊印一次。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法人巴克尔(Louis de Backer)著《中世纪极东诸国记》(L'Extreme Orient au Moyen age)一书,出版于巴

黎。《大可汗国记》见该书第 335—346 页。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英人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一书，复据法国《亚洲杂志》贾凯所刊印者，译成英文。见第二版《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89—103 页。余今又据玉尔之英文本译成汉文。约翰柯拉亦教会中人。藉其果曾亲至中国，亦必以教务而来者也。

三〇 《大可汗国记》

一、 国中政治

契丹国大可汗者，世界所有国王中最强者之一也。国内贵人，皆其臣下，须敬礼之。阿力麻里城（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皇帝，及包赛（Boussay，《元史》作不赛因）皇帝，月祖伯（名见《元史》）皇帝，亦皆臣属大可汗。三帝每年贡献大可汗生虎、豹、骆驼、鹰、鹫及大宗珠宝。盖三帝皆承认大可汗为其君长也。三帝皆有威有势。昔月祖伯皇帝尝与包赛皇帝失和宣战，月祖伯征集兵马至七十万零七千人，而国中仍不觉有人丁缺乏之虞（一）。藩臣如此强盛，则大可汗之威力，即可以思过半矣。

（一）此战似即波斯史家瓦萨甫(Wassaf)所记公元一三一八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不赛因与月祖伯之鬭也。月祖伯大队骑兵，侵掠波斯北境，每兵带马三匹，大掠打

耳班(Darband)附近而去。

大可汗国号契丹(Cathan)，或曰契塔(Cathay)。国境起自极东，直至大印度(Inde the Greater)而止。直线向西，须行六阅月方毕。

国内有汗八里及喀绥(一)二大城。境内大小臣民，皆为大可汗之庸役奴仆。大可汗君临之下，人民顺之畏之。事无大小，不敢抵抗或干犯禁令。尝有显王某，战阵时违法当死。大可汗赐诏令斩之。王接诏，虽在所部之前，即时跪下，引领就戮，莫敢支吾。大可汗待遇臣下，大小高卑，皆秉大公，不稍偏歧。

(一)即《马哥孛罗游记》京师 Kinsay 转音。南宋之都城，今浙江杭州也。

每年三月朔日，即彼国元旦日(一)。大可汗于是日衣紫袍，全身盛饰金银宝石，出受臣民朝贺，人民始得一睹天颜。见大可汗，则所有臣民皆下跪。俯伏而拜曰：“此乃地上老佛爷(原文作天主，今改作老佛爷以符中国称呼)，能富贵我，给吾民以和平与公道也。”大可汗人极仁慈，怜爱臣民。无论何人，皆以至公之道待之。凡有请求，无不应许。虽囹圄中囚犯，亦施以恩惠。惟殴打父母，伪造钞币及毒死他人者之三种人，大可汗断不宽宥也。

(一)阴历元旦，大抵在阳历二月间或正月下旬，不

致迟至三月朔日，此处恐传闻有误。

元旦日，大可汗赏赐臣民金银宝石甚丰。虽最小之恩赐，亦值黄金一巴力斯姆（balisme，重量单位之名），甚至常有值至……（原文此处阙数目字）巴力斯姆者。每一巴力斯姆，值黄金一千佛罗林（Florin，约值今英金五百镑）。

大可汗慈悲为怀，故常储积各种粮食，如米麦谷黍之类，以待饥馑。国中仓廩，难以数计。凶荒时，大可汗命将各仓积谷，半价出卖。故虽至凶之年，亦不惧有饥馑之患也。大可汗代天主爱育黎元，常厚施舍。病而不能求食，或贫至不能自贍，或举目无亲友者，大可汗皆代为设法，周济其急。举国人民，无有不受大可汗之惠泽者。横征暴敛，则更所未闻。大可汗之财富来自各种赋税，言之可信也。大可汗有甚多宝库，皆满贮金银珠宝，以及各种珍贵之物，犹以在各大城邑者，为尤富也。

境内各城邑间，皆有邮差居所。邮差或步行，或骑马，腰股上系响铃，为皇帝递送公文。行近站时，则将腰上响铃振之，声达站中。站内人闻之，亦如此预备。接到公文，即再行火速奔驰，递往别站。如是而递至全国各地，昼夜不停，至送达目的地为止。虽在三月路程以外之消息，大可汗皆可于十五日內知悉之也。待遇

使臣礼节，尤为优渥。在其国内，无论来去，皆供给所需。

二、契丹国教皇

契丹国亦有总主教，如吾国之有教皇也。彼人称之为大脱鲁修斯^(一)(Grand Trutius)，亦臣属大可汗，尊大可汗为君长。然大可汗礼遇崇隆，班在他人之上。皇帝出，则与帝并肩而坐。有所需求，皇帝无不应准^(二)。大脱鲁新(Grand Trucins，此字与大脱鲁修斯为同一字，惟拼写略异。)常削顶剃须，戴红冠，衣红袍，统领全国僧尼为其教宗师。有不守教规，不遵号令者，大脱鲁新可改正之。大可汗不干涉其权。僧侣之中，亦有牧师、主教、方丈等名目，皆隶大脱鲁新。

(一) 此名不知何来。玉尔谓由大和尚三字而讹误。恐亦未必也。

(二) 《元史·释老传》世祖时，即尊番僧八思巴为帝师。及卒，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国中各城市，皆有僧庙尼庵，各依教规而居，听大脱鲁新之号令。举国之中，无一城一市无庙宇。甚至一城有八九以至十余庙寺者。每寺中，至少亦有二百僧人。人极富裕，故能施舍，礼敬天主。生活有序，朝起祷神，终日敬神七次。寺内有钟，以铜铁铸成，状类

密封之车顶，定时撞之。人尚贞节，教师僧侣皆不娶妻，崇拜偶像。偶像有多种，其上有四神，四神皆以金银雕塑^(一)，立于诸像之外。四神之上，又有大神，统辖所有大小神像。

(一) 恐即俗语所谓四大金刚。

三、契丹国风土。

契丹国人口殷众。都市大于巴黎及佛罗伦斯者，不一其数。人烟稠密之地甚多，至若小城市，则更不可以数计。草场牧地亦甚多。香甜草本，亦皆有之。国中大江河，湖泽甚多，面积之半为水。地狭人众，故水上亦多人居。其人在船上建木屋。故可浮家水上，由此省以达彼省，贸迁有无。商人全家妇孺及家庭应用什物器具，皆载之于舟上木屋。有终生生活于水上者，水上家庭之妇女所作事业，与居陆上者无稍异。若问其人生于何处，则无可回答，仅告以生产水上而已。水陆人口，皆甚殷众。国中牲畜，不足以供食品所需，故由外国输入者甚巨，而国中肉价亦昂。惟其国产米、麦、大麦等，各种谷类，颇丰裕。大可汗每年收贮谷类甚夥，藏之仓廩，以待凶年，如上所言，米则每年可收获二次。

国中不产油橄榄及葡萄酒^(一)。所售者，皆输自外国，故价值甚昂。然其人自米中，可制油酒，各种水果

皆丰，惟榛则无之。产糖甚丰，故价亦至廉。

(一)《神农本草》已有葡萄。盖汉前陇西已有，惟未入关。至汉武帝时，张骞使西域，带来蒲陶实。《史记·大宛传》言天子始种苜蓿、蒲陶。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大宛酿酒之法，张骞当时亦必传来。此节记元时中国尚无葡萄酒，不能不怀疑。《汉武帝内传》有“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之句，尤可证明中国以前有葡萄酒也。

国强大而升平，除皇帝卫兵及保护城邑之军队以外，无敢携带兵器及煽动战争者。包赛皇帝国中(即波斯)产树。其皮中有白汁流出，状类乳，味美而甘，人民取以为饮。又有以制食物，所产甚多，大有益于其地之人也。由树身或树枝割之，皆有汁流出。汁之色味，与酒相似。又有树产果，大与榛实相仿，或类圣格拉湘(一)(St. Gratian)之果。果熟，国人取其实。实类麦粒，以制面包面条，人皆嗜食之。

(一)亨利玉尔谓圣格拉湘之果，不知究为何物。圣格拉湘之祭日即十二月十八日。

四、汗八里及喀绥二大城之治理

此二城甚大，名驰宇内，每城周围有三十迈耳。居民甚众，据确实调查，即保卫汗八里治安之军队，人数

已达四万众矣。喀绥（即京师之转音，今杭州）城内，居民更众，商业繁盛，故军队数目，亦较为多。国中四方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俱备。城中有萨拉森军队（即回教徒）日夜巡防。

五、国中所用货币

大可汗制纸币，每张中央有红印，四周有黑字。纸币价值大小，视中央红字为定。有值一格罗脱（Groat）者，有值一代尼耳（Denier，即古代意大利各地所用货币之名）者，币价多少不等。金银货币之价值，亦依纸钞为定。

其国货物种类，较罗马巴黎为多，蕴藏金银宝石尤富。盖凡外国商贩来其地贸易者，辄留所带金银宝石于其国，而携归其地所产调味香料、丝、绸、缎、金衣等物。诸物出售至多。

皇帝专有纸币仓库，宽宏非凡，见者皆为惊讶。纸币腐旧，不堪行使，则携至国库守库官处。官见纸上红印或皇帝（原文此处书作国王，今改作皇帝以符上文）之名，已不可见，则换给新币。每一百另收手续费百分之三。朝廷赏赐，亦皆以纸币付给。

六、人民生活状况

国中人民，装饰华丽，生活富裕。金银丝绸虽多，而麻布则稀。故虽衬衣，亦皆以丝为之。衣服则以鞣

鞞布、花绫缎及他种锦绣材料制成，时饰以金银宝石。衣袖长至能掩指甲。各种零星食物，甚多以竹笋制成。笋粗而大。人食各种兽肉，遇大宴会，则杀骆驼，以其肉入席，依土法烹调，其味至饕。鱼类甚多，他物品亦无不有。上方所言各种食物，皆用土法烹调，亦如他民族之各自有食法也。

七、葬法

儿童生，父母详记其时日。及死，亲戚朋友，为制糊纸之尸架，盛饰金银，置尸其上。尸旁，置没药及香。次将尸架置车上。死者亲友挽车至特别预定地点，将尸及车架一切等物，举火焚之。盖以为火者，能炼黄金。举火焚尸，则尸体秽恶，亦可洗净，俾以后可以清洁之身，再投生于世。尸体既焚，亲属归家。制死者之像而供之。像藏专室，每年逢死者生日，则于像前焚伽罗木香及他种芳馥之香，以志不忘。

八、国中小级僧人状况

汗八里城有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者，小级僧人，教皇克莱孟派往其国之专使也^(一)。总主教在汗八里城内建小级僧教堂三所^(二)。各所相距皆有二里格 (Leagues, 合中国二十里) 总主教又在刺桐城建教堂二所^(三)，刺桐临大海。距汗八里可三月行。有小级僧人二名，在两教堂内充主教。其一为排鲁几亚之安德鲁

(Andrew)。其他即佛罗伦斯市之彼得^(四)(Peter)也。总主教约翰于其地收得耶稣基督信徒甚众。总主教为人正直坦白,人神喜悦,尤见宠于大皇帝陛下。总主教及其信徒有所需求,皇帝无不为之设法供给。信异端者及基督教徒,皆爱重之。设无疑思脱里派徒之阻碍及为害,则全国必已改奉加特立派正宗基督教矣。聂派教徒,阳奉基督而实乃邪恶之人也。

(一) 孟德高维奴乃教皇尼古拉斯第四世所遣者。此处记载有误。

(二) 据孟德高维奴之遗札,北京城内,仅有教堂二所,而此处言有三所。其第三所,必在一三〇六年后建成者。

(三) 鄂多立克《游记》亦载刺桐有教堂二所。安德鲁遗札亦言有二所。一三四六年,马黎诺里过刺桐时,增至三所。

(四) 彼得乃一三一一年教皇克莱孟第五世派往远东襄助约翰孟德高维奴者。见上文。

总主教费尽苦心,欲使聂派教徒服从罗马教会,明告彼等,若不服从,则彼等之灵魂,将不能拯救矣。缘此聂派叛教者,皆恨之切齿。

总主教为人,天人悦服。不幸已离尘世。葬时,四方基督教徒及信异教者,皆群来为之执紼。来宾之众,

几不可以数计。异教徒皆衣其地风俗上之丧服。基督教徒及信异教者，争取总主教遗留之衣服，归作纪念品，备极虔敬。依基督信徒之法，以最荣誉仪礼葬之。至今尚有人抱极大之热情常往墓地致祭。

九、 国中聂派叛教者之状况

汗八里城内有叛教者甚众，号曰聂思脱里派徒。其人皆守希腊教会礼节，不从罗马教堂，崇奉异派。加特力派基督教徒之服从罗马教堂者，皆深为所恨。当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在城内，为小级僧人建筑教堂也，聂派教徒辄于夜间潜往毁之，或竭其能力加以各种妨碍。惟对总主教，或其所辖僧人，或其所洗教徒，以皇帝陛下爱悯保护之故，尚不敢公然加害。

聂派教徒，居契丹国境内者，总数有三万余人。皆雄于资财，惟甚惧正派基督教徒。其派教堂皆整齐华丽，有十字架及像，以供奉天主及古先圣贤。其人代皇帝举行各种祈祷，故常得享受特权。若其人能与在该国之小级僧人及良善基督教徒共同合作，则全国人民及皇帝陛下，皆已久奉基督矣。

十、 大可汗对基督教徒之恩眷

大可汗待遇国中基督教徒之服从罗马教堂者，恩眷至为隆渥。资助一切所需，其为皇帝所轸念爱护可知也。教徒有请求皇帝供给教堂十字架圣殿，以祀耶

稣基督者，皇帝无不欣然许诺。惟帝亦转求代为祈祷天主，祝使圣躬康健。尤以说教时，须代为之。皇帝允许并鼓励基督教士往信异教者之浮屠寺(Vritranes)中，说天主大道，又使信异教者往听基督教士之说道。信异教者亦皆乐往，常表示虔信之诚心，解囊施舍以助。基督教徒有需救助者，皇帝陛下即遣其臣仆急周济之。

关于鞑靼最上皇帝，大可汗国之治理，论述至此为止。（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89—103页）

三一 西班牙驻阿力麻里城 传教士巴斯喀尔

巴斯喀尔(Pascal)，西班牙维多利亚城(Vittoria)人也。幼入圣方济各教会，及壮，被遣往中央亚细亚察合台汗国阿力麻里都城宣道。瓦丁(Wadding)《圣方济各教会史》第七册，有巴斯喀尔事迹及遗札一篇，极有兴味。阿力麻里(一)城遗址，在我国领土之内(二)。凡巴斯喀尔遗札谓阿力麻里城教会归东方契丹国总牧师管理区统辖。是则阿力麻里城教士仍受北京总主教之指挥。巴斯喀尔遗札不能不收罗者，亦此故也。

(一) 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阿里马。耶律楚材《西游录》亦作阿里马城。刘郁《西使记》作阿里麻里城。中世纪欧洲人之著作，皆

拼为 Armalec。回教著作家皆写作 Almalik。《西游记》谓土人呼果曰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西游录》谓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名。法国库儿退 (M. Pavet de Courteille) 及英国莱登 (J. Leyden)、爱斯京 (W. Erskine) 三人皆尝翻译《巴伯儿史记》(Baber Nameh) 亦皆谓城名乃突厥文苹果树林之义也。

(二) 阿力麻里，徐松、丁谦及法国克拉勃罗德 (Klaproth) 皆谓在伊犁河支流阿里玛图河上。克谓近今库儿葛斯 (Kurgos) 村。三氏之说，是否确当，尚未可据为定论。惟徐丁二氏，谓即由阿里玛图之音而来，则误矣。阿力麻里为城名，阿里玛图为河名。二者不可混合。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已分辩明白，无须余之多赘也。清高宗敕改《元史》西北地阿力麻里为即阿里玛图，武断妄说甚矣。据考察，阿力麻里或即固尔札旧城。固尔札 (Kulja = Kuldscha = Kuldja) 新城汉名宁远。回城在惠远城东南九十里，乾隆二十七年筑，名宁远城，回众居之。垣高一丈六尺，周四里有奇。门四，东景旭，西环瀛，南嘉惠，北归极 (见祁鹤皋《新疆要略》卷之二)。新旧城皆在伊犁河畔，旧城在上游，距新城约二十六以至二十八英里。

巴斯喀尔初在西班牙国维多利亚城某寺内充教士，受命往阿力麻里传道。一三三八年 (元顺帝至元四年) 八月十日，尝由该城寄书维多利亚友人，报告情形。

书发后，未及一年，巴斯喀尔为回教徒所杀。马黎诺里于其死后一年，奉使往北京，过阿力麻里城，亦得悉其事。故于

其《奉使记》中，有表旌之语。约翰文透吐尔 (John of Winterthur)《宗教史》亦载之。意大利皮撒市 (Pisa) 人巴拖罗谋 (Bartholomew) 在十四世纪末叶，著《圣徒传》，亦详记巴斯喀尔死义情形。所记与瓦丁无多出入。其言曰：

一三四〇年 (元顺帝至正元年)，在契丹牧师管理区，一名鞑靼管理区内之鞑靼中央帝国 (Middle Empire of Tartary) 阿力麻里城，有下方所列诸小级僧人为信守死义：阿力麻里城主教李嘉德 (Richard)、亚历山大港人佛兰锡斯 (Francis)、西班牙人巴斯喀尔 (Pascal)、勃洛文斯省 (Provence, 意国北部) 人雷曼德 (Raymond)。以上四人皆在职僧人。又亚历山大港人劳伦斯 (Lawrence)、勃洛文斯省人彼得 (Peter)，皆俗人修道之士。印度黑人约翰，隶圣方济各教会第三级，曾受诸僧洗礼，崇奉基督正教，悉同时被难。诸人初皆蒙其国皇帝优待。帝尝有痼肿，亚历山大港人佛兰锡斯为之祈祷医治，乃得愈。因是帝延之为御医，以父礼事之。赐诸僧土地及特权。又允许诸人在国中自由传教。更以其七岁幼子，从诸僧受洗礼，取名约翰。不幸昊天不吊，帝出猎，为奸人所毒，四子亦皆为戮。奸人阿梨算端 (Alisolda) 乘机篡位。阿梨亦皇族，信回教。素耽放鹰走马行猎。阿梨既即位，令国中受诸僧洗礼为基督教徒者，须悉改奉回教，有违令者，杀毋赦。诸僧悉不遵令，故皆被缚，系于一绳，游街示众。为暴民所殴辱，唾面骂，拳足交加，割去耳鼻，切断手足，终乃梟其首。

阿梨在位不久即被杀，宫殿被焚。以上诸僧，皆卒于一

三四〇年。圣约翰巴不铁斯忒 (St. John Baptist) 祭日。时哲拉德鄂多 (Gerard Odo) 为小级僧领袖也。

瓦丁书中死去诸僧名单。略异于巴拖罗谋上方所云。瓦丁书中无雷曼德之名，而另有摩德那省基奴亚商人威廉 (William of Modena) 者，为义愤所动，亦同时被害。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亦无雷曼德之名，并谓劳伦斯为安柯那 (Ancona) 人，死义之基奴亚商人，名基洛脱 (Gilott) 云。甘姆思 (Gamis) 记李嘉德为法国东部白根对省 (Burgundy) 人。一三三八年 (元顺帝至元四年) 教皇班内狄德十二世 (Benedict XII) 任为阿力麻里城主教，一三四二年 (至正二年) 死。

十四世纪初半，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二部。西部都于撒麻耳干，治理阿母河以北诸地，东部仍都于阿力麻里。两部皆篡夺相寻，祸不旋踵。君既时易，故国家政策，亦时变改。一三三三年 (元顺帝元统元年) 依宾拔都他 (Ibn Batuta) 尝晤答儿马失林 (Tarmeshirin) 汗。闕二年，拔都他得闻答儿马失林为布丹汗 (Butan) 所废。布丹汗待基督教徒及犹太人甚善，而虐待回教徒。拔都他《游记》尝载之。布丹汗在位不久，为金克失汗 (Jinkshi) 所废。金克失亦与基督教徒相善。一三三八年 (元顺帝至元四年) 罗马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有国书致察合台国金克失汗 (书中作强西 Chansi)，谢其优待基督教徒及礼遇往汗八里之总主教尼古拉斯。又一书致金克失汗之大臣，道及赐地建教堂事。金克失为也先帖木儿所废。也先帖木儿又为阿梨算端所废。阿梨乃窝阔台之后裔。阿梨又为喀藏所废。巴拖罗谋所记以父礼事基督教僧佛兰锡斯者，必

即也先帖木儿。马黎诺里在阿力麻里所遇中央帝国皇帝必即喀藏。喀藏待基督教徒甚善。(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31—35 页)

三二 巴斯喀尔之信

亲爱之神父诸君赐鉴：君等谅已知悉余离君等后，偕僧脱兰斯托那(Friar Gonsalvo Transtorna)先至阿维南城(一)，次至阿息西(Assisi)，欲仗圣父之灵，取得赦免利益也。又次由威尼斯乘巨舟，下阿德利亚的海(Adriatic Sea)。经过滂突斯海(二)(Pontus)时，见左岸为斯科拉芬尼亚(Sclavonia)，右岸为突厥(Turkey)。至希腊国君士旦丁堡附近格拉他(Galata)地方登岸，访晤驻东方契丹国总牧师(三)。次又换乘他船，渡黑海，海深不可测。既渡，抵可萨利亚(四)(Gazaria)。其地隶鞑靼国(五)北方总牧师管理区。次又渡一海(六)，其深亦不可测。至塔那(七)(Tana)登陆。

(一) 古代罗马教皇驻地。

(二) 今名马摩拉海(Sea of Marmora)。

(三) 契丹国总牧师此时何故驻于君士旦丁堡实不可解。

(四) 今克里米亚半岛。

(五) 中世纪欧洲人称钦察汗国以是名。

(六) 阿索甫海(Azov)也。

(七) 中世纪欧洲之游历家所记，有塔那港两处。其一在阿索甫海滨。其二则在印度西海岸孟买市之北。

余之同伴皆迟到，余乃先与希腊人数名乘车往萨雷城^(一)(Sarray)。余到后，同伴者亦随至。彼等复与僧人数名，更先行至玉龙杰赤^(二)(Urganth)。余初亦欲随行，惟再三思虑，乃决意留学其国语言文字后再前行。幸获天主之助，不久余即能操可曼尼亚(Chamanian)语(即钦察语)，识畏吾儿文(Uigurian Character)。盖鞑靼(即钦察)、波斯(即伊儿汗国)、迦尔底(Chaldaeae)、米底(Medes, 即察合台汗国)及契丹(Cathay)诸国，皆行用此二国之语言文字也。嗣后，余之同伴者皆归自玉龙杰赤而回西班牙。余以不欲辱负教皇之任命，故毅然独身留此。盖吾闻之，凡来此方传教之僧人，所享权利与往耶鲁撒冷者相同。不论生时或死后，皆能得赦免全身罪恶。守道至终者，必能得人生莫大荣誉也。

(一) 萨雷城为钦察汗国之都城，拔都大王所建，在窝尔加河北支阿克吐巴河(Akhtuba)之左岸。(拍拉斯Palas)记窝尔加河沿岸有两处，皆可为古代萨雷城之遗址。其一在窝尔加河正流与阿克吐巴支流交汇处，地名柴莱

甫博德(Zarepod),地势平坦,硗鹵不毛,距里海二百四十英里。其二在赛里脱伦诺果罗独克(Selitrenoi Gorodok),在窝尔加河之下流。第二处似与裴哥罗梯(Pegolotti)《通商指南》所言由靖塔吕(Gintarchan)至萨雷乘船一日可至者相合。阿拉伯诸地理家谓萨雷城距里海二日程,似亦指第二处而言。萨雷者,蒙古语宫殿也,城市甚大。依宾拔都他谓彼尝于晨起,步行穿城,至过午尚未完。面积宽广,可以想知。萨雷城尝二次为帖木儿攻陷。一三九五、六年间(明太祖洪武二十八九年)为帖木儿完全摧毁。(见《马哥孛罗游记》序言第二章注一)

(二) 玉龙杰赤名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一六年。《圣武亲征录》亦作玉龙杰赤。《元朝秘史》作兀龙格赤。《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有帝亲征,至赛马尔堪与其主札拉丁战于月亦心揭赤之地。赛马尔堪即今萨马尔罕(Samarkand),月亦心揭赤当作月恋揭赤,亦心二字,乃恋字行书之误。玉龙杰赤今西人拼作 Urghandj。阿拉伯地理家多称作教家尼(Jorjaniah = Djordjanieh),多桑《蒙古史》谓玉龙杰赤为蒙古人之名,恐亦不确。蒙古人亦不过闻之于中央亚细亚土人耳。马黎诺里奉使东方时,尝过其境。一三八八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为帖木儿夷平,然不久复兴。其城古为花刺子模国都城。属基洼汗国,跨阿母河(Oxus)两岸。有桥连络之。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城为蒙古人所毁。所余者,仅工匠若干,皆移送蒙古。后百年,似恢复旧观。吾人读裴哥

罗梯《通商指南》及拔都他《游记》可以知矣。后阿母河改道，玉龙杰赤遂一蹶不复振矣。一五五八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英国人任金生（Anthony Jenkinson）至其地，仅数百家上屋村庄而已。任金生书中称之为 Urgence。玉龙杰赤新城在旧城东六十英里，位于阿母河今道岸上，为基洼汗国商业中心点。

语言闲熟后，得天主之佑，时讲演真道于萨拉森人及背叛基督正宗而入歧途者（似指聂派教徒）皆不须舌人传译。嗣余接总牧师来函，谓余须服从其命令，继续行程至目的地，以尽责任。

余留萨雷城一年有余（一）。此城在鞑靼国，北方总牧师管理区内，居民皆萨拉森人。三年前，有吾同教僧人斯德芬（Stephen）者，因宗教信仰为萨拉森人所杀（二）。余与数亚美尼亚人同登舟，泛底格里斯河（三）（Tygris），沿瓦突克（Vatuk）海（即里海，又名巴库克 Bacuk 海）行十二日，而至萨拉齐克（四）（Sarachik）。由萨拉齐克雇骆驼而行。盖乘骆驼则其苦不堪。行五十日而至玉龙杰赤城。鞑靼（钦察）与波斯两帝国交界处也。此城又名胡斯（Hus），城内有觉伯（Job）墓云。

（一）时萨雷城有基督教堂二所。一在城内，又一所名圣约翰，在城外三英里。巴斯喀尔即寄寓其一，无庸疑也。

(二) 瓦丁《教会史》第七册，记斯德芬事，甚有兴味。斯德芬·彼得瓦拉丁(Peterwaradin)人，隶圣约翰教堂。年甚少时，尝于一三三四年(元顺帝元统二年)为师傅所责，心有不甘，乃改信回教，后复悔之。还从基督，公斥回教于市肆，触怒回人，被焚死。

(三) 即窝尔加河。《马哥李罗游记》亦称窝尔加河以是名。盖中世纪人误信窝尔加河为即底格里斯河上流，入里海后，经地下而与底格里斯本身合。

(四) 鞑鞑语小宫殿之义。在乌拉尔河口，距里海一日程。地位甚不佳。一五五八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英国人任金生(Jenkinson)尝至其地。今日遗迹尚在。砖瓦皆硕大，墓塚累累，境外有昔时寨垒环之。四周约二三英里，迹在古里甫(Gurief)地方。

次余又乘骆驼车，与一群哈格林(Hagarenes)恶棍及摩诃末教徒同行。旅行队中，仅余一人为基督教徒。余之行程甚简，仅带一仆人而已。仆名青国(Zinguo)。幸得天主之助，终得抵米底^(一)(Medes)帝国。余在途间，所遭困苦纷至迭来，烦难万分，惟天主稔之而已。欲告君等而限于篇幅。鞑鞑皇帝为异母昆仲所弑(指钦察国事)，大乱将起。与余同行之萨拉森骆驼商队，被阻途间，羁留萨拉森人城邑者多月。

(一) 即察合台汗国，又名中央帝国。地在阿母河以北，介于契丹及波斯之中，故又名中央帝国。瓦丁《教会史》

第七册，载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 (Benedict XII) 致察合台汗书，及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皆称该汗国为中央帝国。圣马克图书室 (St. Mark's Library) 所藏边洋科 (Andrea Bianco) 绘制之《世界图》亦称该汗国为 Imp. de Medio。《加塔兰大地图》上之称号，与巴斯喀尔此扎相同，皆作米底帝国 (Empire of Medeia)。《梅底修 (Portulano Mediceo) 图》谓阿力麻里 (Armalec) 为 Imperium Medorum 之都城。中世纪之游历家及地理家对于米底一名，皆不能清了，故有谓米底与波斯皆仍存于当世云。海敦 (Hayton) 谓米底包括曲儿忒斯坦 (Kurdistan) 及法儿斯 (Fars) 二省。克拉维局 (Clavijo) 谓在波斯本部及呼罗珊之中间云。

羈留既久，乃为萨拉森人讲真道数日于丛人广众之中，高扬耶稣基督之名，与其所传《福音》，揭露假圣人之奸伪欺诈行为。萨拉森人谛听后，有还声相诟者。而余声音洪亮，台下犬吠咆哮之声，为之掩混。仰仗吾真主耶稣基督在天之灵，吾不惧之。圣灵乃更给余福祥安逸。彼等待余甚善。当彼等之复活祭节(一) 请吾立于其教堂前讲演，因为圣节而四方之克的尼 (Cadini = Kadhi = Kazi, 回教中之主教也。回人法律宗教不分，克的尼掌理教务外，复负有为人排难解纷之责。在法律上，实又兼审判官之职务也) 及塔力西曼尼 (Talisimani, 回教中之僧人也) 皆来聚集。得圣

灵之指导，余与彼辈在其教堂辩论宗教及伪书《可兰经》，又及其教旨，凡二十五日。于此二十五日间，余每日仅得一餐。所食者，惟面包与水而已。

(·) 回人称曰拜拉姆(Bairam)，为回教人大节。基督教徒称拜拉姆为复活祭者，盖以在勒墨藏节(Ramazán)之后。而勒墨藏节则又称为回人之四旬斋(Lent，以在复活祭前四十日间之故)，回教徒则转称基督教徒之复活祭日为拜拉姆也。

幸得天主之佑，三位一体之说，得宣示其人。至终其人乃不得不承认其真确。每有辩论，辄能胜之。代耶稣基督及圣母教会扬眉吐气，争得光荣。以后此等妖魔小丑，又来欲引余入邪途，给余贿赂，许余美女姬妾，金银土地，良马牛羊，及世间各种之娱乐。然余迄不为动，每而斥之。其人乃群聚而掷余以石者凡二日。更时投火烧余面足，还有一段时间拔余须髯，欺凌侮辱。知余困苦，不负所托者，仅有天主而已。深信耶稣基督终能救我，故虽处穷境，而心仍泰然，不改吾乐。

幸逢佳运，余得安抵阿力麻里城。此城在米底帝国之中央，契丹总牧师管理区境内。计由玉龙杰赤、波斯(伊儿汗国)、鞑靼(钦察国)边界起，以至阿力麻里，全途间，余皆终日与萨拉森人为伍。所有言语、行动、衣服，皆遵耶稣基督而行。萨拉森人时以毒药供余，又

投余于水，饱余以拳，以及种种损害，有非一函书札所能尽述者。余深信天主能赦免余一切罪恶，及能使余得升天堂乐国，故虽受更苦境遇，甚至于死，亦非所恤。亚们(一)。

(一) 亚们，希伯来语，犹云愿所希望者皆实现也。

余将与君等永别矣。请为吾祈祷，并为所有传教者祈祷，为有志传教者祈祷。传教事业，可救护无数灵魂，至为有益，君等不必再思见余于西班牙。若来此方，或可一晤，否则将在天堂会晤也。天堂乃吾辈永久休息，安乐欢娱继承之处。救世主耶稣基督亦在彼也。

基督尝言，《福音》播布全世界后，则末日亦将至。余故在各国宣传《福音》。使有罪恶者，得见其罪恶，并告以救济方法。至使彼辈诚心感化，则仍惟天主宏力是赖也。

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圣劳伦斯祭日(八月十日)寄自米底帝国之阿力麻里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册第81—88页)

三三 马祖常和赵世延

元代外国人入居中国者甚众，而以汉文文章著名者，当首推汪古部之基督教世家马祖常及赵世延二人。一九一九年，

鄙人居浙江台州黄岩县时，译注《马哥孛罗游记》至卷一第五十九章，为审查佐治王(King George)之是否汪古部长阔里吉思，乃查《元史》中汪古人有专传者，是否有基督教徒之名，俾可与其部长同一宗教也。因察得每传中必可得有基督教徒之名也。《元史》卷一四三，有《马祖常传》，卷一三四，有祖常先祖《月合乃传》，《元文类》卷六七，有祖常所作《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自叙其家世。吾细察之，其中仅有曾祖帖穆尔越哥一名为蒙古人之名，汉式之名二十五人，余十四名悉基督教徒之名也。而多半则皆为通用之名，余则亦见之于《圣经》。把造马野礼属之名，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中，尤多见之。吾故断定马祖常奉基督教也。后至北京尝与陈垣等言之，垣初以为仅名字相同，不足信。余争以理论求有线索，非凭空臆造，且一篇之中，竟有十四名之多，事岂偶然。一九二三年，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时，乃发现更有力之证据五，可以证明余说之不诬。余实乐不可言也：（一）杨维禎《西湖竹枝集·马祖常小传》云：马雍古祖常字伯庸，浚仪可温氏。浚仪者，开封。可温者，也里可温之省文或脱文无疑也。（二）黄潜《金华文集》卷四三《马氏世谱》云：“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始来中国者，和祿采思。”聂思脱里即 Nestorius 之译音，和祿采思即《圣经》中 Horam Mishech 之译音。（三）《马氏世谱》云，祖常有族祖奥刺罕，杨子县达鲁花赤。据《至顺镇江志》卷十六，丹徒县达鲁花赤，马奥刺憨也里可温人，元贞二年六月至。其与奥刺罕同为一人，先后为杨子丹徒两县达鲁花赤无疑。奥刺罕为也里可温，祖常当然为也里可温。奥刺罕即 Abraham

之译音。(四)据《马氏世谱》祖常又有从诸父名世德，以国子生擢进士第，由监察御史，迁中书检校官。据余闾《青阳集》卷三《合肥修城记》云，马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温人。由进士第，历官中书检校，同一人也。世德为也里可温，祖常当然为也里可温。(五)元好问《遗山集》二七《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记金太宗尝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扶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还。金太宗所遇，与《新约使徒行传》九章二节，保罗所遇相类。故由各种证据观之，马祖常之奉基督教，毫无疑义。

赵世延亦雍古部人。曾祖黥公(Tekoah)，祖按竺迓(Anthony)，父黑梓(Hosea)，叔彻里(Charles)，子伊噜(Julius)，皆基督教徒之名也。世延之奉基督教可与马祖常相等，毫无疑义。《元史》卷一八〇有世延专传。世延文章，传者甚少。据陈垣所见，有《南唐书序》、《京师东岳庙昭德殿碑》等碑，见《元西域人华化考》。

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有文集行于世。尝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以进。受赐优渥。文宗尝驻蹕龙虎台，祖常应制赋诗，尤被叹赏，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云。(《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

世延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

至顺元年，诏世延与虞集等纂修《皇朝经世大典》。……世延历事凡九朝，扬历省台五十余年，负经济之资，而将之以忠义，守之以清介，饰之以文学。凡军国利病，生民休戚，知无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棍于理。尝较定律令，汇次《风宪宏纲》，行于世。（《元史》卷一八〇《赵世延传》）

附：元代中国各地教堂考

元时在中国基督教各处之教堂数目，亦可于中西文书籍中略查悉之。基督教为欧西人所奉之教，其来中国之人士皆注意及之。故欲悉元时内地基督教堂情形，须于其时来华人士之记载中求之，而证以汉文书籍中，发现诸片章记载而已。元时，西方人士记载之最要者，为马哥孛罗《游记》、鄂多力克《游记》及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与诸教士之遗札而已。

直隶北京城内聂思脱里派教堂数目，无记载可考。惟据各种情形观之，当不少也。新来之加特力派圣方济各会于一三〇六年（元成宗大德十年）有教堂二所。至一三三〇年左右（元文宗至顺元年）增至三所。教徒六七千人。（据孟德高维奴遗札及孙丹尼牙总主教之《大可汗国记》）

直隶长芦镇（一）有基督教堂一所，教徒若干人。派别不明。（据《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六十章）

（一）《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沧州景城郡属县七，

中有长芦县，附近有盐山县。《金史》卷二五《地理志》沧州清池县领镇五，长芦其一也。

山西大同(一) 聂思脱里派有主教驻其地。(据卢白鲁克《游记》)元成宗大德时，加特力派有大教堂一所，壮丽比于王宫，为高唐王阔里吉思所建。(据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一遗札)大同迤西为汪古部旧壤，聂思脱里派最盛之地。《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至元十三年六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大同之有基督教徒，《元史》亦明言之矣。

(一) 辽金时，皆称西京。元初亦仍之。

甘肃沙州(今名敦煌县) 户口中大半为拜偶像者，唯亦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及回教徒。(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章)教堂数目不详。

甘肃肃州 据马哥孛罗之记载，人民半为偶像教徒，半为基督教徒，其数之众，可以知矣。孛罗未详言其派别，然其为聂思脱里派可无庸疑。教堂数目不详。

甘肃甘州 人民有拜偶像者，有回教徒，有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在城内有教堂三所，建筑极为华丽。(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四章)甘州有基督教堂亦见于《元史》卷三八《顺帝本纪》：“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甘州府志》卷四古迹云：“十字寺元世祖祀其母别吉太后处，复建，今大寺也。”大寺即大佛寺，在甘州城南门内进口西首。《甘州志》卷二云：“初世祖定甘州，太后与在军中。后没，世祖使于十字寺

祀之。至是岁久，祀事不肃，故议定之。其礼未详。”盖太后亦在甘俎者。（见《甘肅志》卷一六《杂纂》）世祖皇帝母即睿宗之元妃，据《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名峻鲁忽帖尼怯烈氏。《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纪》：“天历元年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所谓佛事，祈祷而已。据西方人记载，克烈部于北宋时即崇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世祖之母为怯烈氏。《文宗本纪》及《顺帝本纪》皆记后与也里可温及十字寺有关系。峻鲁忽帖尼似为后之蒙古式原名，而别吉则为基督教中妇人之名，其相当之西字原音为 Beatrice 或 Bertha 也。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定宗生母及旭烈兀大王之妃托古思可敦皆克烈部人，且皆奉基督教。故世祖之母，别吉太后之奉基督教可无庸疑。稽之西史，吾所言者确不诬也。霍渥斯《蒙古史》第三部第 206 页，旭烈兀尝与瓦儿丹（Vartan）私语云：“吾母亦基督教徒，吾心中最爱基督教徒也。”旭烈兀与元世祖乃同胞兄弟也。

甘肃额里折（一） 其地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据《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七章），教堂数目不详。

（一）名见《元秘史》续二，即凉州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七章，作 Erginul。蒙古民族发音无 L 字母，凡有 L 字母者，皆用 r 字母代之，而对于 r 字母发音前，辄加一有音字母，如 a 或 e 或 o 或 u 等。故汉人之凉州 Liang Chow 依蒙人读法，应作 Eriehew。至马哥孛罗之 Erginul，乃意大利人之拼法也。

甘肃鄯州（今西宁） 其地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据《马

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七章)

甘肃额里合牙() 其地人民大半为拜偶像者，亦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有教堂数处，皆建筑华丽。(据《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八章)宁夏为昔时西夏国之都城。西夏又名唐兀，又名河西。《马哥孛罗游记》载唐兀国各处有基督教徒，《元史》亦载之也。《元史》卷一二：“至元十九年十月，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小亚美尼亚亲王仙拍德致锡勃罗岛王及后书，谓唐兀人民多信基督教，仙拍德尝亲入其地教堂访观情形云。

(一) 名见《元秘史》续二，即宁夏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八章作 Egrigaia。汉人宁夏依蒙古人读音，应作如是也。今代阿拉善之额鲁特人，仍称宁夏为押里该亚，即额里合牙之转音。蒙古人仍称之为亦里该可屯(Irge Khotun)。

外套 外套在今鄂尔多斯北，黄河北岸诸地是也。唐时，其地为天德军，金元间，为汪古部牧地。《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作 Tenduc，即天德军之译音。汪古部崇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已见前文，其地人民似全奉基督教。汪古部名人见于《元史》者有三族：一为部长高唐王阔里吉思之族，二为马祖常之族，三为赵世延之族。此三族皆奉基督教。

新疆喀什噶尔 其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甚众，亦有教堂，唯数目不详。(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三章)十三世纪中叶，景教主教驻节表第十九区，即喀什噶尔也。

新疆叶尔羌 其地有聂思脱里派及雅各派(Jacobite)基督

教徒。（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五章）

新疆赤斤塔拉思（Chingintalas） 其地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二章）

新疆伊犁 伊犁一带，有圣方济各会天主教牧师驻劄，见巴斯喀尔遗札。

东三省 元世祖时，东三省为宗王乃颜之封地。乃颜为基督教徒，《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章及第五章，曾详言之。乃颜为强藩，全境内可征集人马至三十万众。马哥言：“乃颜曾受洗礼，为基督教徒。帅旗上有十字架以为标识。”乃颜败后，世祖仍慰问基督教徒，不加谴责。乃颜既奉基督，其部下亦必皆从其主也。马哥孛罗在中国时，约翰孟德高维奴尚未抵北京，罗马加特力派之基督教亦尚未输入中国。故乃颜以及所有同时之其他基督教徒，必皆聂思脱里派也。

山东临清州 清光绪十八年，在该处发现圣方济各会主教古塚。有墓石，谓葬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云。既有主教古塚，必有教堂也。

江苏扬州 马哥孛罗官扬州三年，而其《游记》未记扬州有基督教堂，盖当彼时，扬州必无教堂也。三十余年后，鄂多力克记扬州有圣方济各会小级僧之教堂一所，聂思脱里派教堂三所。三十年间之进步，可以想见矣。《元典章》卷三六：“延祐四年七月，行省准中书省咨。御史台呈，淮东廉访司延祐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御位下彻彻都苦思丁起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御香，赐与功德酒段等，照得崇福院奏，奉圣旨奥刺憨驴，各与一表里段子，别无御赐酒醴。彼奥

刺憨者，阿温氏（此照原本，当作也里可温）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系扬州之豪富，市井之编民。乃父虽有建寺之名，年已久矣。今崇福院传奉圣旨，差苦思丁等起马四匹，资酒醴二瓶，前来扬州传奉圣旨恩赐。是乃无功受赏，为此本司今抄崇福院差札在前申乞照详。得此，据见申本台看详崇福院官当元止是奏奉御香，别无所赐奥刺憨酒醴，又不经由院宣徽院（掌酒醴），有违定例。后如有似此违例者，拟合依圣旨懿旨事意施行，仍令合干部分再行照会，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部省咨请依上施行。”（转录陈垣增订三版《元也里可温考》）奥刺憨即 Abraham 之译音，基督教徒常用之名也。至顺《镇江志》卷一六，丹徒县达鲁花赤马奥刺憨也里可温人，忠翊校尉，元贞二年六月至。《镇江志》所载者，与《元典章》所载者，实同一名，仅多一马字冠于名之前耳。聂思脱里派徒，人名冠马（Mar）字者尤多，故《元典章》之奥刺憨似为聂派教徒。鄂多立克《游记》所载聂派教堂三所，或即奥刺憨之父所建者。

江苏镇江《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七十三章《镇江府记》谓“此城有聂思脱里派教堂二所，建于耶稣降生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是年大可汗遣其臣名马薛里吉思（Mar Sarghis）者，来宰是邦。马为聂思托里派徒，治理此城凡三年。于此三年中，马在此城建基督教堂二所，至今犹存。马氏之前，此城无教堂，亦无基督教徒也。”马薛里吉思为聂派教徒通用之名。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叙利亚文亦见此名。《马哥孛罗游记》之马薛里吉思事迹，见于汉文书籍者甚多。其详可查陈垣《元也里可温考》。余今仅转录至顺《镇江志》关于马

氏建寺之记载于左:

至顺《镇江志》卷一四,元镇江府路总管府,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虎符怀远大将军,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将军,副达鲁花赤。

同志卷一八侨寓类,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至元十五年,授明威将军,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因家焉。造七寺,见僧寺类。每岁贡舍里八,见上贡类。

同志卷九,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学教授梁相记其略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空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马利亚)灵迹,千五(当是三之误)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薛迷思贤,地名也。也里可温,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灭里,外祖撒必为太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官名)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刺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驰驿进入舍里八,赏赉甚侈。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

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瓮门捨宅，建八世忽木刺大兴国寺。次得西津竖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刺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刺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县开沙，建打雷忽木刺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瓦结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迎礼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场，始为大备。且敕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八，世业也。谨不可废。条示训诫，为似续无穷计，益可见公之用心矣。因辑其所闻为记。”

同志卷九，寺观类。丹徒县龙游寺在金山，旧名泽心。阁五，曰万佛。翰林侍讲虞集为记。其文曰：“山有佛祠，始建于晋明帝时。梁武帝著水陆斋仪，亲至其寺行之。至宋真宗赐名龙游禅寺。国朝至大己酉，僧应深以天子之命主之，兼昇以马薛里吉思所据银山东西二院，且敕使修水陆大会，如梁之仪。延祐至治间，又两敕建会，如至大故事。于是应深

以辛酉之岁，即寺之右，建大阁焉。上严万佛之像，下肖罗汉之容，为位五百。

同志卷一〇，道观类，般若院在竖土山巅。至元十六年，木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即金山地建二寺，一曰云山寺，一曰聚明寺。至大四年，改为金山下院。锡今名。

集贤学士赵孟頫奉敕撰碑。其略曰：“皇帝登极之岁，五月甲申，诞降玺书，遣宣政院断事官泼闷，都功德使司丞臣答失帖木儿，乘驿驰谕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曰：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命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官具给需日用物，以还金山。庚辰，游降玺书护持。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十有一月，庚戌，都功德使臣海音都，特奉玉旨，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下院。命臣孟頫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臣孟頫不佞，谨拜手稽首为文。”

同志卷一〇，原按，金山晋建武始立寺，名洋心。梁天监水陆法式成，即寺营斋。宋大中祥符改名龙游，赐江南西津田及地山。皇朝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任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建两十字寺西津冈颠。金山田地，为也里可温所夺。二十有七年，乃复得二寺为下院。三方辉炤，一峰中流，益以壮伟，乃作颂云云。

翰林学士潘昂霄又奉敕撰碑。略曰：“佛大矣，法门不二。如虚空，无来去。大千刹土，应缘而现，而其法门则一而已，宁有二乎？外此以为法，非吾佛所谓法也。金山占名利，屹乎

大江中流，胜绝天下。江南□(原阙)诸山南来，抵江而止。巉岩对峙，视中流之峰，脉理融贯，倾耸揖顾，若外护然。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者，绾监郡符，势张甚。掇危峰秀绝之所，屋其颠，祠彼教，曰银山寺。营隙为侪类葬区。噫！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为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今皇践祚，敕宣政臣婆闍等，即寺故像撤去之，仿京刹梵相，朱金紺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应声长老，锡名金山寺般若禅院。举域一辞，归诚赞美。集贤大学士臣李邦宁奏宜文坚珉，示永远。翰林学士承旨臣且牙答思，承诏臣昂霄属笔。”（以上至顺《镇江志》诸条，清同治时，俄国总主教拍雷狄斯(Palladius)曾发见之，译刊于《中华纪事月刊》(Chinese Recorder)第六卷第108页。《元通制条格》卷二九，元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也里可温马昔思(当是里之误)乞思，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并买来的田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么道，教爱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么道。“圣旨有来，俺商量来，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税，久远定体行的上头。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者，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圣旨了也。钦此。

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类，侨寓户三千八百四十五，也里可温二十三(录事司一十九，丹徒县三，金坛县一)。口一万五百五十五，也里可温一百六(录事司九十二。丹徒县七，金

坛县亦七)。躯二千九百四十八，也里可温一百九(录事司一百二，金坛县七)。躯者，才身无家，寄居于人者也。侨寓者，他郡人寄居此郡者也。(解说据陈垣《元也里可温考》)

浙江杭州 《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七十六章，记杭州有聂思脱里派徒教堂一所。鄂多力克《游记》第三十二章，亦记杭州有基督教徒，惟未言教堂数目并谓教徒仅路过者耳。上方至顺《镇江志》梁相《大兴国寺记》谓马薛里吉思并在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马哥孛罗所志之教堂一所，必即大普兴寺也。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六城内胜迹，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应作十字)寺基也。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谢丕建祠以奉晋赠太傅谢安、宋赠太傅谢深甫、皇明赠太傅谢迁者。康熙《钱塘志》卷一三，祠庙，谢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寺址。嘉靖间，吏部侍郎余姚谢丕建。祠址旧颇广阔，规模宏敞。明末兵燹后，没归他姓。裔孙州同谢秉公捐贖赎回。虽不敌昔时什一，而榱桷聿新，时论称之。中有题额，长洲文征明书。今谢祠亦久废矣。

浙江温州 《元典章》卷三三：“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策先生诱化。”此节所谓掌教司衙门者，必主教或总主教驻节所也。何以必于温州立主教者，盖温州为元时通商七港之一，蕃人荟萃之地也。

福建泉州 《马哥孛罗游记》未记泉州有教堂及基督教

徒。盖元世祖时，泉州尚无其人故也。泰定时，鄂多力克过泉州，记其地有小级僧人教堂二所。一三二六年（泰定三年）泉州主教安德鲁遗札，亦谓泉州当时有加特力派教堂二所。至正六年时，马黎诺里过泉州，则记其地有加特力派教堂三所。盖于二十余年间，在泉州之教务必大盛也。

云南省城 《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十八章，谓云南户口亦有少许聂派基督教徒。惟有否教堂，则未明言。至顺《镇江志》梁相《大兴国寺记》，马薛里吉思至元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马薛里吉思常有志于推广教法。镇江既有所建寺二所，则云南之有聂派教徒，或亦彼之功也。

以上所言诸地，或在由北京出居庸关，经大同、河套、宁夏、凉州、甘州、肃州、嘉峪关往西域之路途间，或在由北京沿运河南下，泝钱塘江，过仙霞岭，下闽江，经福州而至泉州，由泉州泛洋往海外诸国之路途间，欧洲人元时来中国，或返欧洲，皆必经此二道也。元时中国内地教堂数目，必不仅此，特以当时欧人无记载，而中国各地志书，汗牛充栋，考古家尚未能一一查阅而已。

三四 汪大渊记印度与欧洲通商^(一)

甘埋里国^(二)，居西南洋之地，与佛朗相近。乘风张帆，二月可至小唎喃^(三)。其地造舟为马船，大于商舶。不使钉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层。用板棧，

渗漏不胜，梢人日夜轮戽水不竭。下以乳香压重，上载马数百匹，头小尾轻，鹿身吊肚，四蹄削铁，高七尺许，日夜可行千里^(四)。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五)，来商贩于西洋互易^(六)。去货丁香、荳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椒之所以贵者，皆因此船运去尤多，较商船之取，十不及其一焉。（《岛夷志略》卷下）

（一）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所著《岛夷志略》上下二卷，成于元顺帝至正十年，即公元一三五〇年。大渊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而游。书中所言，盖皆其亲见者。此节所记，乃印度西海岸与欧洲当时贸易之情况也。

（二）甘埋里即《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八章之Cambaet。印度人又写作Khambativa，或作Kambayat。马黎奴萨奴拖（Marino Sanudo）作Cambeth。今西人皆拼作Cambay或Cambaia。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南毗国条作甘琶逸。公元九一五年（后梁末帝贞明元年），阿拉伯地理家麻索提（Mas'udi）尝至其地，谓商业繁盛。马哥孛罗亦谓“商业甚旺，产蓝靛极多。善制胶布皮革。又由此国运出棉花甚多。其余货物种类，难以一一述之也。外国商人航船至此者极众。带来货物亦伙，以金、银、铜及铅粉为大宗。国无海盜，民人良善，以贸易及制造为业。”马哥孛罗同时人马黎奴萨奴拖谓其地为印度通商二大港之

…。汪大渊同时人，摩洛哥之游历家依宾拔都他谓“市极繁华。市内回教寺构造坚固，美丽异常。外国富商所建居房，亦皆悦目”。十五世纪时，康梯谓市之四周，有十四迈耳。十六世纪初，其地仍甚繁盛，为印度最大埠头之一。今其地已荒芜。

(三) 此节之唎喃即《元史》之俱蓝。泉州及粤地人读喃如蓝(Lam)，例如《诸蕃志》之蓝无里，《元史》皆作南无里，《明史》作南巫里，实皆为 Lambri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一章) 或 Lamori (见鄂多力克《游记》第二十章) 之译音也。

(四) 大渊此节所言之马船，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九章。

(五) 佛朗即《元史》卷四〇《顺帝本纪》至正二年来贡异马之佛郎国，《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之富浪国。诸名皆为波斯语 Farang 之译音，欧洲之称谓也。《岛夷志略》此节所言，实即一千一百余年前之《后汉书》所谓“天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诸语之再述而已。

(六) 此方所谓西洋，非今吾人所谓之西洋，乃明初郑和时代之西洋。详明张燮《东西洋考》。

古里佛(一)，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刺密迤，亦西洋诸国马头也。……珊瑚、珍珠、乳香诸等货物，皆由甘埋里、佛朗来也。去货与小唎喃国同。蓄好马，自西极

来，故以船载至此国。每匹互易，动金钱千百，或至四千为率，否则番人议其国空乏也。（《岛夷志略》卷下）

（一）汪大渊之古里佛即马黎诺里之 Columbum 之译音，俱蓝之别音也。自西极运马，其详可参观《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七章及其附注，又波斯瓦萨甫及拉施特二史家，亦记由波斯计施(Kish)运马至印度、马八儿、甘瑟逸及附近诸港情形。

三五 元代海外贸易及征税方法

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一）。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艘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时客舡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番货等。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番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十九年，又用耿左丞言，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仍听舶户通贩抽分。

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十月，忙古剌言舶商皆以金银易香木，于是下令禁之，唯铁不禁。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并福建市舶司入盐运司，改曰都转运司，领福建漳、泉盐货市舶。二十三年，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铜钱。二十五年，又禁广州官民毋得运米至占城诸番出巢。二十九年，命市舶验货抽分。是年，十一月，中书省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卖者，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输税。其就市舶司买者，止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漏舶物货依例断没。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一条。条多不能尽载，择其要者录焉。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市舶司凡七所。独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为税。自今诸处，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税务。凡金、银、铜、铁、男女，并不许私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于回帆之时，皆前期至抽解之所，以待舶船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违期及作弊者罪之。

三十一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元贞元年，以舶船至岸，隐漏物货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阅之。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唎喃（原作唎喃。唎字必唎字之误刊。唎喃即俱蓝）、梵答刺亦纳（Fandaraina）三番国交易。别出钞五万锭，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大德元年，罢行泉府司。二年，并澈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罢之。至大元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二年，罢行泉府院，以市舶提举司隶行省。四年，又罢之。延祐元年，复立市舶提举司，仍禁人下番，官自发船贸易。回帆之日，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番之人，将丝银细物，易于外国。又并提举司罢之。至治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泰定元年，诸海舶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若夫中买宝货之制，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献例给价。天历元年，以其蠹耗国财，诏加禁止。凡中献者，以违制论云。（《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一）《元史》记当时市舶司如是。元顺帝时，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亦略记中国市舶且有评论，吾今亦并录于此，备参证焉。其言曰：“中国法例，凡船欲开往外洋者，水上巡官及书记必登船来查。凡船上之弓手、仆役及水手，

皆逐一簿记后，方许放行。船归中国，巡官复来盘查，对证前记。若查有与簿记不符，或有失落者，则例须船主负责。船主须证明失者已死亡或逃走，或因他故，不在船中之理由。不然，则关吏捕之入狱。若无疏失，则关吏命船长开具详单，船上载有何货，价值共有若干。问毕，搭客方许登岸。至岸，关吏查验所有。若查有不报关，私藏之货，则关吏将一切货物及船舶概行充公没收。天下不平之事，莫逾于此。余足迹遍天下，信异教之国，以至奉回教之国，仅于中国见有此不平之事。在印度亦有类似于此者。然私货被查出之后，亦仅科以十一倍之罚而已。摩诃末苏丹在位时，除苛税并此亦废之矣。”（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四卷第 115—116 页）

三六 商人裴哥罗梯及其《通商指南》

法兰赛斯哥巴尔杜西裴哥罗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者，生于何时，卒于何时以及个人历史，皆无从知。吾人所知寥寥数条，亦仅自其书中摘出而已。裴哥罗梯尝充佛罗伦斯市(Florence)巴尔底公司(Company of the Bardi)之经理。一三一五年(元仁宗延祐二年)至一三一七年(延祐四年)间，充驻比利时安忒维泊港(Antwerp)该公司之经理。后调任伦敦。一三二四年(元泰定帝元年)五月起，至一三二七年(泰定帝四年)八月止，又充该公司驻锡勃洛斯岛(Cyprus)之经理。裴哥罗梯之书约于一三四〇年时著成。其东方之记事，则

闻之他人。德人李透 (Ritter) 著《地理学》 (Erdkunde, II. P. 404) 谓裴尝亲至契丹, 实全无根据。(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138—140 页)

裴哥罗梯之《通商指南》最可证明当时中欧通商之盛。氏虽未亲至东方, 然确闻诸曾至东方商人。吾人读其书, 可悉当时欧亚二洲陆道通商所经之道途及情况若何也。

裴哥罗梯全书之体例, 大概如下方所译数章, 完全为商贾而作, 干枯无味。自著成以后, 即束藏于意大利佛罗伦斯市理嘉德图书馆。当时曾否流通, 不可得知。即至后代印书术发明后, 印此书者, 亦绝不得见。至一七六五年时, 始有佛罗伦斯市人帕格尼尼 (Gian Francesco Pagnini del Ventura) 者, 刊印之于《丛书》中。裴哥罗梯之书, 原名《诸国记》 (Libro di Divisamenti di Passi, etc. = The Book of the Descriptions of Countries, etc.)。帕格尼尼改为《通商指南》 (Practica della Mercatura) 今译即依之也。帕格尼尼刊印后, 世人知之者仍甚少。一七九二年时, 德国人斯勃伦格尔 (Sprengel) 著《地理学发明史》 (Geschichte der Wichtigsten Geographischen Entdeckungen, von M. C. Sprengel, zweite Auflage, Halle, 1792) 始大表扬之, 刊印之, 注释之。稍后, 又德国人福尔斯忒 (Forster) 著《北方纪行及发明史》亦利用之。福氏德文原书, 似已绝版。法文译本, 今尚存在, 题名为 Hist. des découvertes et des Voyages dans le Nord。经此二人之表彰, 裴哥罗梯之书, 于是乃大显。尤以其前三章记往契丹之路途及贸易情况, 为最有兴味。表明元季欧洲商贾来中国之道途, 通

商情形，来中国甚为易事，及当时欧人在中国者，必甚众也。
(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137—171 页)

三七 《通商指南》中有关中国之记载

第一章 陆道至契丹

由塔那 (Tana) 至靖塔昌 (Gintarchan = Astrakhan) 乘牛车须行二十五日，乘马车约十日或十二日。途间颇有盗匪。由靖塔昌至撒雷 (Sara)，有河道可通，乘船一日即至。由撒雷至撒拉康科 (Saracanco) 乘船八日可至。不由水道，陆道亦可至。然由水道，货物运费颇小也。由撒拉康科至玉龙杰赤 (Organci) 乘骆驼车二十日可至。带货而行，必可获利。玉龙杰赤商务繁盛，货到即可消出。由玉龙杰赤至斡脱罗儿 (Oltrarre，名见《元史·太祖本纪》，《地理志》作兀提刺耳)，乘骆驼车，三十五日至四十日可至。若无货物随行，可由撒拉康科直至斡脱罗儿，仅五十日程耳。较之绕道玉龙杰赤便捷多矣。由斡脱罗儿骑驴带货，四十五日可至阿力麻里 (Armalec)。途间盗匪甚伙，几乎每日皆可遇之。由阿力麻里骑驴七十日可至甘州 (Camexu)。由甘州骑马四十五日至一大河名曰□ (原文河名缺，意即长江也)。复由河道下行，至京师 (Cassai = Cansai = Quin-

sai 即杭州)。其地商务最盛，可将随身之银锭换纸钞，钞名巴立西(balishi)。纸钞四张，值契丹银锭一索摩(Sommo)。由京师至汗八里(Gamalec=Cambalec)王都三十日程(一)。

(一)《元史》卷一一七《朮赤传》，谓其封地在西北极远，去京师(汗八里即北京)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朮赤封地即钦察国。后经拔都力征经营，疆宇更广。其都城在窝尔加河畔撒雷城。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一遗札言由克里米亚至北京须时五六月，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谓须时八阅月以上。三书小有不同，而大抵相符也(参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四《朮赤传考误》后案语)。

第二章 往契丹时途中所需诸物

第一，必须将胡须留长，不可剪剃。在塔那时，须觅舌人。宁以高价雇用良舌人，不可吝省而雇劣等舌人。盖雇用良舌人，所多出之价，尚远不及劣等舌人以后之浮费也。舌人以外，至少尚需带男仆役二人。皆须通可曼尼亚(一)(Cumania)语。由塔那起身时，如商人欲带妇人同行，则可以带往，不欲带亦可不带，唯带妇同行，较之不带者为佳也。然所娶之妇，亦须通可曼尼亚语，方为便也。

(一)据卢白鲁克及马哥孛罗二人之《游记》，可曼尼亚即钦察也。

由塔那至吉塔昌 (Gittarchan, 第一章作靖塔昌, 即阿斯塔拉下), 须带面粉咸鱼, 可供二十五日之食用者。肉不须带, 盖沿途皆可购买也。又第一章所记全程诸站, 皆须自带糗粮。至于多少, 则须视诸站相距时日多少也。所有糗粮, 皆为面粉及咸鱼而已。他物不须自带, 盖沿途皆有, 尤以肉品为最多也。

据商人曾至契丹者言, 由塔那至契丹, 全途皆平安无危险。日间与夜间相同。唯来往商人, 死于途中者, 则所有财货, 皆归当地国王所有。王委官吏至寓所收没之。死于契丹国者亦然。若有兄弟随行, 或知己同伴, 冒称为死者之兄弟, 则官吏交出其财货, 不没收也(一)。

(一) 没收无子嗣之蕃商财产, 其制由来旧矣。《新唐书》卷一六三《孔戣传》云:“蕃舶泊步, 有下碇税。始至有闾货宴。所饷犀琲, 下及仆隶。戣禁绝无所求索。旧制, 海商死者, 官管其贖。满三月, 无妻子诣府, 则没入。戣以海道岁一往复, 苟有验者, 不为例, 悉推与。”此乃孔戣对外商之特别德政, 然非旧制也。《宋会要》政和四年五月十八日诏:“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 已经五世, 其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遣属者, 并依户绝法, 仍入市舶司拘管。”南宋楼钥《攻愧集》卷八六《崇献靖王赵伯圭行状》云:“真里富国大商死于城下, 囊贖巨万, 吏请没入。王

曰，远人不幸至此。忍因以为利乎？为具棺斂，属其徒护丧以归。明年，戎酋致谢曰，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来者且言，死商之家，尽捐所归之资，建三浮屠，绘王像以祈寿。岛夷传闻，无不感悦。至今其国人以琛贡至，犹问王安否。”此亦为伯圭特别德政，而非定制也。《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家财条云：“身丧户绝，别无应继之人。其田宅、浮财、人口、头匹尽数拘收入官。”裴哥罗梯此节所言，正合当时吾国法制也。

又有一危险，亦不可不知。老国王死，新王未即位之前，常有不法之事，加诸法兰克人及他外国人也。其国人称罗马尼亚(Romania)以西诸地之基督教徒，悉为法兰克人也(罗马尼亚指东罗马而言)。四方道路，亦极危险，不可旅行。待至新王即位以后，诸事始恢复原状。

契丹国内，城市甚多，尤以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此城周围一百迈耳。城内比户鳞居，人口甚众。

由塔那至契丹，每商携带舌人一名，男仆二人。载运之货，约值二万五千金佛罗林(Florins，每佛罗林值今英金九仙令六便士。计每商载运之货，几值一万二千镑)。全途所费，约六十以至八十银索米(Sommi，

英金一百四十镑至一百九十镑),善于计算料理者,所费当不出此数也。载运货物之牲畜,全途之水草饲料费,约为五索米或更少之数。以上费用数目,包括饮食、零用及仆役工价皆在内。由契丹归回塔那时,费用亦皆如之,每索摩值金佛罗林五枚。牛车一辆,需牛一头,可载货十康塔儿(Cantars)。康塔儿,基奴亚人所用重量之名也。骆驼车一辆,需骆驼三头,可载货三十康塔儿。马车一辆,需马一匹,可载丝六零半康塔儿。每一康塔儿,合二百五十基奴亚磅(Pounds),丝每捆约合一百一十基奴亚磅,以至一百一十五磅。

全路线中,仅塔那至撒雷间之一节,稍有危险。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

商人欲由基奴亚或威尼斯起身至上方所述诸地,更至契丹者,可带竹布随行,至玉龙杰赤即可出售。在玉龙杰赤可购买银索摩带行,以后不必再买他物。仅最佳丝货,可带若干,盖不似粗货之须运送费也。

商人行此路者,可骑马或骑驴或乘他牲畜,皆随便。

商人所带之银,抵契丹后,其国主随即收入府库内,而另给商人以纸钞。钞皆黄纸所制成,其上盖有国主之印。此类纸币,其国人名之为巴立西,通行全国,上下一体行用。商人可用之购买丝货及他各种之货。

纸钞与银币相等，不因其为纸而须多付出也。纸钞者有三种，价格不一，依钞面所印之字以为定。(一)

(一) 元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同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文。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伪造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五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武宗至大二年，复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元之钞法，至是凡三变。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凡钞之昏烂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钞库以新钞倒换。除工墨三十文。三年减为二十文。所倒之钞，每季各路就令纳课正官，解赴省部焚毁。隶行省者，就焚之。泰定四年，定焚毁之所，皆以廉访司官监临。隶行省者，行省官同监。其制之大略如此。(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钞法》) 裴哥罗梯此书言纸钞

有三种，不知指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银钞三种而言，抑指中统钞十计、百计、贯计者而言，不甚了然也。

每一索摩之银，可购契丹丝十九磅或二十磅。基奴亚之重量也。每索摩之银，须有基奴亚重量八两半。其成分每磅须得十一两十七窠尼(Deniers)之纯银(每磅十二两)。

在契丹国一索摩之银，可购花绫缎子三匹半，或纳石梯(一)(Nacchetti)金锦三匹半以至五匹。(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51—155页)

(一)《元史》卷七八《舆服志》，纳石失即金锦也，纳石梯即纳石失之复数。

第六章 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一 《明史·拂菻传》

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隕绝其命。中原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诸臣。东渡江左，练兵养士，十有四年。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菻，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一)，赍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怀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

告。”已而复命使臣普刺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贡。后不复至。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自开辟以来六千年，史书所载，世代相嬗，及万事万物原始，无不详悉，谓为天主肇生人类之邦。言颇诞漫，不可信。其物产珍宝之盛，具见前史。（《明史》卷三二六）

（一）捏古伦一去不返，究竟已达欧洲与否，莫得知也。其后使臣普刺等，复奉命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普刺等似已达其国，故以后乃遣使入贡也。惜其无详细纪行书以留后世也。由普刺之名观之，其非汉人可断然也。普刺岂亦捏古伦之同国人欤？捏古伦吾人既承认为 Nicholas 之译音，普刺岂 Paul（今译作保罗）之译音欤？

二 《殊域周咨录》记拂菻

拂菻古名密昔儿，在大葱岭之上。其北至海（四十程），西亦海（三十程），东南灭力沙，东自大食、于阗、回纥抵中国。《唐书》谓其去京师四万里。宋元丰四年，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使来献方物。元祐中，其使两至。本朝洪武四年，诏遣其故民捏古伦往谕其国。诏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华夏扰乱十有八

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之臣。东渡江左，练兵养民，十有四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国，皆遣官告谕。惟是拂菻，隔越西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赉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之德，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示。”国王乃遣使来朝，并贡方物。永乐中，复遣使至贡。自后不常至，或间一来朝云。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箏篥、编鼓。国主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国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褐紫，并缠头，出骑马。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战斗。小有争，但以文字往来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皆为国主名，禁民私造。其产金、银、珠、西锦、千年枣、马、独峰驼、巴榄、葡萄。（《殊域周咨录》卷一一）

三 德国人细尔脱白格《游记》

明初，有德国人约翰细尔脱白格(Johann Schiltberger)者，

尝至中央亚细亚察合台国，执役于帖木儿之军队中多年。至一四二七年（明宣宗宣德二年）始归德国，著有《游记》一书。其中略记中国，盖在帖木儿朝廷时所亲见者也。其言如下：

契丹国大汗，遣使带马四百匹，至帖木儿之廷，责取贡赋，盖帖木儿不入贡者，已五年矣。帖木儿引使者至其都（即撒马儿罕），继乃遣之回国，告以归后须报告契丹大汗。帖木儿自此不复称臣纳贡于大汗。不久彼将亲来见大汗，使之称臣纳贡于帖木儿也。使者归，帖木儿下令全国，亲征契丹。征集大军一百八十万人。东行一月余，抵沙漠，须行七十日始得越过。水草缺乏，天气寒冽，马死者甚众。帖木儿乃归国都，病死。（《细尔脱白格游记》，见《巴威利亚人细尔脱白格在欧、亚、非执役和旅行纪事》一八七八年英文本。Reisen des Johannes Schiltberger, München, 1859, S. 81; The Bondage and Travels of Johann Schiltbergeer, a native of Bavaria, in Europe, Asia and Africa, by Hakluyt Soc. 1878)

四 西班牙使臣克拉维局 《奉使东方记》

同时，西班牙国遣使臣克拉维局（Ruy Gonzalez de Cla-

vijo) 通好于帖木儿。克拉维局以一四〇三年(明成祖永乐元年)抵撒马儿罕,留于该城凡二年,至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始归。著有《奉使记》一书,亦略记中国。其言曰:

导大使等,至主人房右边。有役人持使者之手,引坐于契丹国皇帝朱四汗(Chuyscan)使者之下。帖木儿昔尝纳贡契丹,使者盖来责贡赋也。帖木儿见西班牙诸使位在契丹使者之下,乃命改坐于契丹使者之上,而契丹人坐于其下。役人传帖木儿之命,来曰:“西班牙国王吾之友也,其使者当坐于上。契丹国主为奸恶贼人,吾之仇也,其使者当坐于下。自是以后,宴会引见,席位皆当如是。”役人使译官告西班牙大使以帖木儿之命。……

契丹国皇帝名朱四汗,盖统有九邦大帝之义。唯察合台国人称之为陶格司(Taugas),猪皇帝(一)(Pig Emperor)之义也。朱四汗为大国之主,帖木儿昔尝称臣纳贡。今不肯再纳矣。(二)……

(一) 恐为朱皇帝之戏语。参观上方席摩喀塔之记载。

(二) 克拉维局及细尔脱白格二人同时在撒马儿罕,未相闻问。两人所记,皆帖木儿仇恨明帝之事迹。考之《明史》亦确有证据。唯中国史语多隐讳。当时欧洲二游客之记载,可补中国史之缺也。《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儿罕传》载: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匹,并

上表祝寿。明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成祖曾遣使敕谕其国。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戒备。五年六月，安等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寻令人导安遍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至是帖木儿死，其孙哈里嗣。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云云。帖木儿一生大事，及各次战争，皆见于《柴费那美》(Zafer Nameh)一书，译义犹云《武功记》(Book of Victory)也。书为毛拉那歇力甫爱丁阿梨(Maulana Sherif-eddin Ali of Yezd)所著。毛拉那者波斯野司特城(Yezd)人也。书成于一四二四年(永乐二十二年)，皆根据帖木儿史官所载。当初皆为畏吾儿文，盖为畏吾儿人所记，确实无误。法国裴梯妾拉克劳(Petiti dela Croix)尝自波斯文译成法文。达尔倍(J. Darby)于一七二三年时(清雍正元年)复自法文译成英文。书共两册。猪皇帝之名，亦见于《武功记》。洪武二十八年，明朝使节，《武功记》亦载之。谓“洪武二十九年(西文译本作一三九六年，明使或于二十八年冬出发，故迟一年也)帖木儿在西红河(Sihun，即锡耳河)畔乞那斯城(Chinaz)度冬时(或为年初之冬)，契丹国皇帝唐古司汗(Tanghuz Khan)之大使至。携带珍异礼物。大酋长导之入见，献呈礼物状书，并告远来之意。召见后，遣归其国。”无羁留使节之语。似有遗脱，或隐讳之也。明太祖死于洪武三十一年夏(即一三九八年)。后成祖叛于

燕，南下陷金陵，建文帝不知所往，《武功记》亦略记其事，谓“一三九九年（依西文原本）秋冬时，帖木儿驻节哈喇巴格(Karabagh)时，闻契丹国皇帝唐古司汗在位甚久，崇拜偶像，至是乃死。契丹国人叛，国内大乱。”据《武功记》，帖木儿于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决意征讨契丹，整备军实多时。正当率领大军东行之际，不意至兀提刺耳(Otrar,又作斡脱罗儿,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讹打刺),乃忽于二月十八日(约当永乐二年底或三年初)卒,东征之军乃止。西班牙使臣克拉维局以一四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离撒马儿罕西归。途中便道至哈喇巴格,拜访帖木儿之孙俄马儿米儿柴(Omar Mirza),以一四〇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抵俄马儿之廷幕后,始得闻帖木儿死之消息。克拉维局《游记》谓帖木儿死于撒马儿罕者误也。吾人当以《武功记》为正。帖木儿长子哲汗吉儿(Jehangir)早卒,故遗命以长孙皮儿摩哈美德(Pir Mohammed)嗣撒马儿罕之汗位。哈烈(Herat)则封于第四子沙哈鲁(Shah Roh,名见《明史》卷三三二《哈烈传》)。帖木儿死后,其孙哈力尔素尔坦(Khalil Sultan)(即《明史》之哈里)不遵遗命,篡位自立于撒马儿罕,统治阿母河以北诸地。哈力尔者,帖木儿第三子米兰沙(Miran Shah)之子也。以勾结帖木儿部将柯对达德胡桑尼(Khodaidad Husseini),故得立。哈力尔在位不及四年,与柯对达德失和,为其所废,放于蒙古里斯坦(即别失八里)。一四〇九年,柯对达德为蒙古里斯坦汗所杀,哈力尔得归

故国。然哈烈王沙哈鲁是时已据有撒马儿罕，乃遣哈力尔至波斯莱夷城（Rei）。以一四一一年（永乐九年）卒于其地。

四方货物，云集撒马儿罕城者甚众。由俄罗斯及鞑靼里（Tartary）运来竹布、皮革。由支那运来丝货，美丽非凡，尤以绸缎为最。又麝香一物，世界他处所无。红玉、钻石、珍珠、大黄等物，亦皆来自支那。支那货物，在撒马儿罕者，最良且最为人宝贵。支那人者，世界上最精巧之工人也。其人自夸，世界民族仅其种人俱有二眼，佛兰克人一眼，而莫耳人（Moor，即阿刺伯人）则皆瞽者也。故其人为世界最优秀之种也。由印度运来香料诸物，如肉豆蔻、丁香、豆蔻花、肉桂、生姜及其他诸物，皆亚历山大港所无者也。……

帖木儿征讨土耳其后，归撒马儿罕。契丹国皇帝之大使亦至，来责取贡赋。以前帖木儿尝每年入贡，而至是不贡者，已七年矣。帖木儿谓使者曰：“七年不贡，诚有其事。然已决意不再贡矣。”帖木儿不贡将及八年，而契丹国皇帝亦久未遣使责问者，国中有故也。……

契丹国皇帝死后，分其国于三子。而长子则欲并夺二弟之封为已有，因事杀其幼弟。中弟乃与其兄战，败之。兄畏中弟报复，乃纵火焚宫殿，自与其徒皆死

之。中弟乃得独揽大权。国内既平静，于是遣使于帖木儿，责取贡赋，(一)须如昔日之入贡其父也。帖木儿骂绝之。契丹皇帝闻后，不悉恨怒否也。

(一) 据《明史·成祖本纪》及《撒马儿罕传》，永乐元二三诸年，并未遣使西域，仅云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云。岂《明史》有遗漏乎？

由撒马儿罕至契丹国都汗八里(Cambalu)，须行六阅月。有两月则经荒野中，向无人至，仅牧人驱其牛羊，四处逐水草而已。今年六月，有骆驼八百匹载运货物，由汗八里而至撒马儿罕城。帖木儿既闻契丹大使所责问，乃命将所有骆驼货物，悉行扣留。吾等在该城时，尝亲见随骆驼而来之人，乃就而访之。其中有一人，居留汗八里凡六阅月。据云，其城近海，大于塔伯利资(Tabrez)城二十倍。塔伯利资城长一里格(一)(League)，汗八里城既二十倍之，故其长亦必有二十里格也。由此观之，汗八里实世界最大之城也。其人又云，契丹国皇帝威权强盛无比。出征时，所统大军不计外，尚可余马兵四十万人，留守国境。军队之大，可以想知。契丹国主不许他人骑马，唯统兵一千人以上者，始得骑马也。其人又述契丹国及汗八里城之奇事甚多。……

(一) 里格是量道路距离之单位，各国用法不同，但

通常用者约三英里长。

契丹国皇帝昔时尝信异端，而今则改信基督教矣。……

由撒马儿罕城向契丹国境行十五日，即抵女人国 (Amazons)。其地风俗，至今尚不许男子居留。每年中，仅一次得其王之允许，可借其生女至最近之地，与男子交会。择所悦者同居，共饮食。会期过，则复归本国。至家后，若生女则留育之。生男则遣送于其父。女人国昔时臣属契丹皇帝，今则属于帖木儿，崇奉希腊派之基督教。其人乃古代脱罗爱 (Troy，在小亚细亚土耳其国内) 城阿马森 (Amazons，即古书所传之女人国) 之苗裔(一)，为希腊所灭，乃移居至此。”(见《克拉维局奉使东方记》英译本。[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 A. D. 1403-6, Tran. by C. R. Makham, London] 第 133—134 页)

(一) 女人国为古今东西人之虚构。中国正史载女人国事者，亦不少也。《梁书》卷五四：“扶桑东千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竟入水，则妊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隋书》卷八三：“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

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开皇六年遣使朝贡。”《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拂菻西，有两女国，种皆女子，附拂菻。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文献通考》载：“西女国在葱岭之西，其俗与东女同，附于拂菻。贞观八年，朝贡始至。”《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疏勒传》言：“朱俱波南三千里，女国也。”《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女人国贡海人。二十六年闰十月，辛丑，罗斛、女人二国，遣使来贡方物。”遍查东西载籍，女人国究何在，无一定地点。

五 尼哥罗康梯《游记》

一四三八年时（明英宗正统二年），意大利人尼哥罗康梯（Nicolo Conti）游历东方诸国，至印度以东诸地，著有《游记》一书。康梯未言明曾否抵契丹，然关于中国，则有一节记录也。亨利玉尔谓据其内容，康梯必曾已达中国，而亨利考狄则又以为未至中国。盖苟曾亲至中国，不当再用《马哥孛罗游记》中之古地名，而应用中国人新名，如以后之葡萄牙人也。吾之意，康梯或曾至岭南福建诸地。其不用中国人新名者，则以个人旅行，言语不通，仅恃同伴代达，而康梯之同伴或皆为阿刺伯、波斯等地之人。故所得皆仍为蒙古时代之名字也。康梯记中国曰：

过马秦奴斯省（Macinus，马秦 Machin 为梵语摩

河秦 Mahachin 之讹音。不可与后代之蛮子 Manzi 混合)有契丹国者,富庶强盛,驾于诸国。契丹国主尊号为大汗(Great Khan),犹皇帝也。国大都城,曰汗八里西亚(Cambaleschia)。城为四方形,周围二十八迈耳(mile)。城中为王居,坚固华丽。城之四角,有圆形寨垒。每垒周围四里。垒内贮存各种军器、战具及攻城机械,盖以备防守之用也。由王居有甬道,经城中,通至四角寨垒。人民反叛时,王可由之而退至垒内自守。离此城十五日行,又有大城曰南勃台(Nemptai,有谓为南京之转音者。然甚不可恃。福州附郭有南台,音颇与此相近),为今王所建,周围三十里。户口殷庶,过于他城。据尼哥罗所言(一),此二城内,房舍宫殿之建筑,及装饰品之陈布,皆与意大利相同。人民温和慎重,聪慧多智。富厚过于以前所述诸国。

(一) 康梯此书为口授,由笔录人写成,故称康梯为尼哥罗。

尼哥罗后离阿瓦(Ava在缅甸境),航海十七日后,抵一河口。河不甚大。才拖那港(Xeythona)即在河口(音与马哥孛罗之刺桐港近,即泉州)。沿河上驶十日,抵彭柯尼亚城(Panconia)。城周十二里。居留该处,凡四阅月。所经各地,仅此一处产葡萄耳,然亦甚微也。印度全境(中世纪欧洲之游历家亦有混称中国

南方为印度者)皆不产葡萄,故亦无酒。此方人民不以葡萄制酒。又产波罗、橘、栗、瓜、樟脑、檀香木等。其瓜皆小而青。樟脑则取自樟树。未取以前,先祀神,乃再断其皮而蒸之。否则去而不可见矣。……

契丹商贾,皆极富厚。船舶皆大于欧洲诸国所用者。船身两边有三层木版,船内分部。有防水部,以保安全。其人称吾辈为法兰克人,其他国人皆盲目者,吾辈仅以一目视,独彼人则以双目视也。东方诸国,仅契丹国人食时用棹及银碟。妇女用粉黛涂面。坟墓皆在山边掘穴,起拱门,外有圆墙围之。(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75—176、266—267页)

六 博嘉记东方使节

康梯《游记》之笔录人博嘉(Poggio Bracciolini)于书之末,复附以数语云:

本书将付印之际,有北方上印度(India)某国使者(一),受其国教务大总管之命,来欧洲拜访教皇,及探访西方基督教徒情况。其国距契丹国仅二十日程,崇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惜言语不通,无相当舌人以作翻译,故欲自其人访问东方情形,颇为不易。良机坐失,诚为憾事。然其人亦言有大汗,管辖九王云。(见亨

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77—178 页)

(一) 博嘉此节之使节，似为畏吾儿或蒙古克烈部所遣者。盖该二国，皆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且距中国亦皆约二十日程也。

七 意大利人巴巴罗记鞑靼大使之谈话

意大利人觉撒发巴巴罗 (Josafat Barbaro) 于一四三六年 (明英宗正统元年) 尝奉使波斯，路过黑海北岸塔那港，得遇鞑靼人某，其人尝受窝尔加河畔蒙古王 (案即拔都后裔) 之命，出使中国，至北京。巴巴罗与之会谈后，大悦。一四八〇年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巴巴罗自著《奉使波斯记》 (History of the Embassy to Persia)，鞑靼某君谈话亦列入之 (巴巴罗之《奉使波斯记》在赖麦锡《游记丛书》第二册中)。其言曰：

察合台国有大城曰撒马儿罕。秦尼人及马秦尼人 (古代西方人之中国人称号) 来往经过此城者甚众。契丹国之商贾旅客，在此城者亦甚众。……余未尝亲至察合台国以东诸地，然亲闻多人言之矣，余将于此一述之也。秦尼及马秦尼二省，幅员甚广，居民皆拜偶像。制造磁器盘碟，货物富裕，尤以宝玉及丝织诸物为最。由此二省，可至契丹。余昔在塔那时，得遇鞑靼人某君。其人尝奉使至契丹，一日余与之谈话，涉及契丹。某君告余，过上方所述诸地以后，抵契丹境。入其境则各站

所需费用，皆由其国供给，以至汗八里城。国主待遇优渥，有专馆可寓。商人往其国者，亦受同等待遇。次有人引之见王。至宫门前，被命跪地。四围皆平坦，颇宽长。远处有石台高起，国王即在其处，坐于椅上，以背向门。王之两旁，有四大臣相对而坐，面皆向门。由门至四大臣坐处，两边皆有卫士恭立，手持银杖。中间有空路，路上跪有舌人多名，其跪法犹如吾国妇女之跪坐踵上也。引使者至宫门前，问其奉使目的。使者递呈国书，由舌人转交国王或四大臣。舌人译之，次乃回语欢迎使者，命归馆。并告以回答公文，即将交下也。使者不须再面王，有事可与馆中专使接洽。全事办竣迅速，使人心悦也。某君之仆人及子，皆尝随从至契丹，亦告余云，其国政事公平，使人惊异。……城内及四乡，石块下寻获之物，或行旅途间遗失之物，无人拾取。道上行路，忽有人问之何往。被问者不悦所问，或疑问者不怀善心，可往法庭诉之。问者若不能给良好及合法理由，必受罚也。其国政治公平，及崇爱自由，可以想知。

至货物支配方法，其人告余云，商人至其地者，皆持货交与方太吉(fonteghi,官名)，其职在检查货物，有为国王所喜者则留之，而交换以价值更高之物，其余则交还商人，自由出售。小交易则用纸币。每年可将旧纸

币换取新币。新年时，持旧币至铸造厂，复交以百分之二佳银币，即可换得新纸币，而旧钞即投火中焚之。其地之银，皆以重量出售。又有粗质之铜钱，亦流通市面。

余意契丹人皆崇奉异端，然察合台国及他国人皆谓为基督教徒。余尝问其根据理由，则云其地寺庙中之像，皆与奉基督教诸国相同也。余在塔那时，一日与鞑靼大使某君，并肩立于门前，有威尼斯人尼古拉斯狄多(Nicholas Diedo)者，衣绢布外套，有宽袖，套衣下更附皮衫，头巾下垂及背，首戴草帽，价约四索(Sous)，行过门前。鞑靼大使望见之，惊曰：“与契丹国人之衣，正相同也。其人必与君等同宗教，故服制全相似也。”

契丹国天气寒冷，故不产葡萄酒。然他种养生之物，则皆富裕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78—179、269—270页）

八 《明史》之阿速、沙哈鲁

阿速(一)，近天方、撒马儿罕，幅员甚广。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鱼盐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恶斗。物产富，寒暄适节。人无饥寒，夜鲜寇盗，雅称乐土。永乐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贡马及方物，宴赉如制。以地远不能常贡。天顺七年，命都指挥白

全等使其国，竟不复再贡。（《明史》卷三三二）

（一）《明史》此节之阿速与《元史》上之阿速部，虽同名，然恐非一地也。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三，谓《元史》阿速即俄罗斯南境之阿素富城（Azov）。虽为穿凿，然《明史》此节之阿速或为然也。前一节巴巴罗所记鞑靼某君受窝儿加河畔蒙古王之命，出使中国至北京。或即永乐十七年（公元一四一九年）酋长牙勿沙之使者欤？以此节所言地方山川形势言之，其为俄国南部，黑海岸沿之地，已了如指掌之明。天顺七年即公元一四六三年。

沙哈鲁（一）在阿速西海岛中。永乐中，遣七十七人来贡，日给酒馔果饵，异于他国。其地山川环抱，饶畜产。人性朴直，耻斗好佛。王及臣僚处城中，庶人悉处城外。海产奇物，西域贾人以轻直市之，其国人不能识。（《明史》卷三三二）

（一）阿速若果为俄国南境阿素富城，而此节之沙哈鲁既在阿速西海岛中，则其地位必在更西。惟不能确指为今何地也。

九 保罗托斯加内里致 哥伦布书谈中国情形

医士保罗（一）谨致书于克里斯陀巴尔哥伦布（二），

比维起居纳福是颂。顷承惠书，敬悉足下发鸿愿，立大志，期于得达产香料之国。喀斯的尔（Castille）战争以前，有葡萄牙国王之宠友某君，受王命，亦来书询问航海指南，与足下之书相同。余尝于前数日作书覆之，并绘寄海图一张。今将致某君之图函，悉抄录寄赠足下。足下见此，对于所询问者，将有满意解决也。致某君之书如下：

（一）保罗托斯加内里（Paolo Toscanelli），十五世纪中叶意大利佛罗伦斯市人。长于哲学、天文学、医学，名冠当时，多有千里驰书与之讨论学术者。哥伦布当时立志远航，先驰书问访，保罗之复书有二，此处所录为其中之一谈及中国情形者。

（二）哥伦布（Cristobal Colombo 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欲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西行航线，后奉西班牙王之命，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但他始终认为所发现之新大陆即印度。

“医士保罗谨致书于里斯本（Lisbon）僧正（Canon）肥南马丁（Fernan Martins），比维起居纳福是颂。顷承惠书，敬悉足下身体康健，复与葡萄牙国王结为知交。王威德巍巍，度量宽洪，而足下得与为友，逊听之余，欢欣无似。仆昔尝与足下论及有短捷路径，可航海而至产香料之地，较之取道基尼亚（Guinea）者，省时

日也。今蒙葡王垂询简明证说，俾使浅学者，亦得一望而知。仆意此事，若以地形为圆球之状，则极易明了。今为省事易明之故，特绘制航海图一幅，寄赠葡王陛下。图中详绘贵国海岸岛屿，向西航行起程之处，沿途所经之地。最后之目的地，航线离北极赤道，究应若干，起身处与目的地，相距道里，究为若干，皆一一标明。足下依此航行，即可抵产香料宝石之国。其地肥美，最为富厚。仆言其国在西，而普通则皆谓在东。足下或讶异，不解其故也。然苟一思地为圆形，向西直航，经地之下面，其地自可达也。若由陆路，经地之上面，则其地方向固在东方也。图中南北直线，所以标明东西相距里数。东西直线，所以标明南北相距里数也。图中又绘明岛屿数处，俾遇风不能航达目的地时，偶漂流至其处，航海者睹图，得知其身究在世界何方也。苟漂至诸地时，或者亦可籍土人而知目的地情形若干也。传说诸岛中，仅有商贾居之。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载运胡椒至刺桐。其载运别种香料之船舶，尚未计及也。其国人口殷庶，富厚无匹。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可以数计。皆臣属大汗(Great Kan)。大汗者，拉丁语大皇帝也。都城在契丹省。二百年前，其祖先尝欲与基督教徒交通，遣使教皇，问请学人，教化其国。

教皇使人，阻于途中，半道而归(一)。欧格奴斯(Eugenius)教皇时(二)，又遣使者来教皇之廷。余尝见其使，亲与之谈论。访问其国江河长宽若干，河岸城邑若干。据云，河岸有城市二百余处。各城皆有大理石建成之桥，桥头皆饰以石柱。国人待基督教徒，至为宽仁(三)。拉丁人大可设法往其国。盖不独金、银、珍珠、宝石、香料，所在皆是，可以致富也。而吾人亦可与其国学人、哲士、天文家等交谈，互换知识。统治国家之才能，巧慧战争之方法，吾人皆可自其人学习取材也。仆俗事羁身，无暇再多言。上方所述，或能得满意了解。葡王陛下，以后若有垂问，仆愿竭其能力，使之满足也。专此布陈。一千四百七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自佛罗伦斯市。”

(一) 托斯加内里此节，引用《马哥孛罗游记》。元朝推翻，明朝代兴，欧人未知，故此节言其祖先也。

(二) 欧格奴斯即位于一四三一年即明宣宗宣德六年，卒于一四四七年即明英宗正统十二年。

(三) 托斯加内里此书所言之使节，不见《明史》。或者即上方博嘉所记之使节也。

由里斯本向西直行，可抵京师城(Quinsay, 即杭州)，城市美丽，人烟稠密。图中表示两地距离共二十六方格，每方格长二百五十迈耳。京师周围一百迈耳。

城内有桥十处。京师之义，犹云天城(City of Heaven)也。前人至其地者，述各种奇事、巧匠，富厚甲天下。由里斯本至京师间，道里几占全球三分之一。京师城在蛮子省(Mangi)，然距契丹省不远。王居即在契丹也。安梯利亚岛(Antilia)足下业已知之，由该岛至日本国(Cippangue)共有十方格之程。日本岛产黄金、珍珠、宝石极富。其地庙宇宫殿，皆以金砖金块建成。计至其地，所应航行之道里，并不多也。此外尚有多事，似宜略述一二，然勤于思虑者，不言亦自可明也。专此布陈。敬祝祇安(一)。(见《哥伦布纪行》英译本〔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trans. by C. R. Markham, Hak. Soc. P. viii〕)

(一) 此函后人在哥伦布日记中查出。末尾无年月，盖哥伦布自抄录时所脱略也。然据其文观之，必在一四七四年六、七月间也。

一〇 《明史·佛郎机传》

佛郎机(一)近满刺加。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二)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

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刺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祖宗朝贡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香物，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船不绝于海澨，蛮人杂糅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疏下，礼部言“道隆先宰顺德，鳌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刺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番人所使，乃伏法，绝其朝贡。其年七月，又以接济朝使为词，携土物求市。守臣请抽分如故事，诏复拒之。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炮利兵

肆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疏世利等，驾五舟击破巴西国^(三)。嘉靖二年，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鋐进之朝。九年秋，鋐累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台城堡，未尝不设，乃寇来辄遭蹂躏者，盖墩台止了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故往往受困。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帝悦，即从之。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然将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初，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至是货至者寡。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给事中王希文力争，乃定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几绝。巡抚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籍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

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困裕民，两有所赖，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也。”从之。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至二十六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副使柯乔等御却之。二十八年，又犯诏安。官军迎击于走马溪，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余遁去。纨用便宜斩之。怨纨者御史陈九德遂劾其专擅。帝遣给事中杜汝楨往验，言此满刺加商人，岁招海滨无赖之徒，往来鬻贩，无僭号流劫事，纨擅自行诛，诚如御史所劾。纨遂被逮自杀，盖不知满刺加即佛郎机也。自纨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浣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四十四年，伪称满刺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家^(四)，守臣以闻。下部议，

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万历中，破灭吕宋，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益炽。至三十四年，又于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闳敞奇闳，非中国所有。知县张大猷请毁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会试入都，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外海，还我壕镜故地。当事不能用。番人既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吏其上者，皆畏惧不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总督戴耀在事十三年，养成其患。番人又潜匿倭贼，敌杀官军。四十二年，总督张鸣冈檄番人驱倭出海，因上言：“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驱斥，不费一矢，此圣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而壕镜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安施。似不如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部议从之。居三年，设参将于中路雍陌营，调千人戍之，防御渐密。天启元年，守臣虑其终为患，遣监司冯从龙等毁其所筑青州城，番亦不敢拒。其时大西洋人来中国，亦居此澳。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

然。然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其人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赤须，好经商，恃强陵轹诸国，无所不往。后又称干系腊国^(五)。所产多犀象、珠贝。衣服华洁，贵者冠，贱者笠，见尊长辄去之。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自灭满刺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番，无敢与抗者。（《明史》卷三二五）

（一）佛郎机之名，又见《明史》卷三二五《满刺加传》，又卷三二四《爪哇传》，又卷三二五《苏祿传》，又卷三二三《美洛居传》，皆指葡萄牙人而言。明武宗正德时，葡萄牙人征服满刺加（Malacca，今马来半岛麻六甲），故《明史》称其地近满刺加。时南洋各地波斯阿拉伯人甚多，称西方欧洲人为佛郎机（Franks），即唐代之拂秣，明代即指葡萄牙人。卷三二三《吕宋传》载佛郎机与吕宋互市久，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其人既得地，筑城列火器。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此乃指西班牙人而言。菲律宾群岛中，最大者为吕宋。周游世界第一人麦哲伦（Magellan）于一五二一年（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始发现之。西班牙人屡攻之不克。至一五六九年（明穆宗隆庆三年）西班牙水师提督雷格斯勃（Legaspe）发现吕宋岛。阅二年，建

马尼拉城(Manila)作根据地。以后遂逐渐征服全岛。

魏源《海国图志》卷四〇《荷兰国沿革》引《明史·和兰传》，源注云：“佛夷惟市香山，未尝据吕宋。据吕宋者乃西洋之大吕宋。以其国名名此岛，至今尚然，未尝为佛郎机所据也。”又卷四一《佛兰西国沿革》引《明史·佛郎机传》，源注云：“佛兰机旋去澳不居，非今之澳夷也。今称澳夷，实名葡萄亚也。”魏氏盖不知佛郎机名字之由来，故有是误也。今法国之通中国甚晚。至清顺治十七年始有船至广东。雍正六年始设商店于广州。嘉庆七年始设领事。翌年即撤。至道光十二年始再成立。

(二) Capitano, 首领之义。

(三) 即波斯。

(四) 《皇明世法录》作蒲丽都家, 即葡萄牙(Portugal)。

(五) 干系腊国, 西班牙之旧名。

一一 《皇明世法录》记佛郎机

佛郎机在海西南, 近满刺加, 向不通中国。正德十三年, 其酋弒立, 遣使三十人, 入贡请封。至广东, 守臣以其国不列《王会》, 羁使以闻。诏给方物直, 遣归。使者留东筮, 劫行旅。至掠食婴孩, 广人苦之。守臣勒水兵攻剿, 乃遁。会满刺加愬佛郎机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鳌相继疏请驱绝。后诸番夷舶, 并不之粤, 潜

市漳州。久之，兵部议满刺加诸国通市，不宜概绝，请禁漳而收之于粤。报可。嘉靖二年，佛郎机人别都卢等拥众千余，破巴西国，遂寇广东新会县。守臣剿擒之，生得别都卢等四十余人，诏梟境上。二十六年，寇漳州，私市嵵屿。海道副使柯乔御之，遁去。四十四年，有夷目哑喏喇归氏者，浮海求贡，初称满刺加国，已复易辞称蒲丽都家。两广镇巡以闻。礼部议南番无所谓蒲丽都家，或佛郎机所托也。行镇巡详核为谢绝。相传其国颇富饶。多畜犀角、象牙、珠贝、胡椒。身長七尺，高鼻白皙，莺嘴猫眼，须卷而发近赤，亦多髯首薙须。贵者戴冠，贱者顶笠，见尊长撤去之。着衫裤垂至踵，皮履，衣服用锁袱西洋布琐哈刺，最华洁。俗信佛，喜诵经，每六日一礼佛。先三日食鱼为斋，至礼拜日，鸡豕牛羊不忌。手持红杖而行。饮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面，贫与奴仆食米。婚娶论财，贖女奩贖数倍。无媒妁，诣佛前相配，以僧为证，谓之交印。国有大故，亦多与僧谋。人死貯布囊以葬，所畜半入僧室。市侩互易，搦指节示数，累千金不立文字。指犬为约，无敢负。相会则交扞心。误扞首，勃然忿争，或詈辱及子孙父祖家长，辄以死斗。性凶狡嗜利，善大銃，中人立死。嘉靖初，广东巡简何儒尝招降佛郎机人，得其蜈蚣船并銃法，以功升上元簿。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风浪，用板

杆蔽矢石，长十丈，阔三尺，旁架橹四十余，置銃三十四，约每舟撑驾三百人，橹多人众，虽无风可疾走。銃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銃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曰佛郎机。然惟夷人精用之，中国不及也。（《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一二 《殊域周咨录》记佛郎机

别有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或云此喃勃利国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与相对。其人好食小儿。然惟国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

其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本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机大酋弑其国主，遣加必丹末〔原作必加，兹据《明史·佛郎机传》更正〕等三十人入贡请封。有火者亚三，本华人也。从役彼国久，至南京，性颇黠慧。时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导亚三谒上，喜而留之。随至北京，入四夷馆，不行跪礼，且诈称满刺加国使臣，朝见欲位诸夷上。主事梁焯执问，杖之。其舶往广州澳口。布政使吴廷举闻于朝。寻捡无《会典》

旧例，不行。遂退舶东筦南头。盖屋树棚，恃火銃以自固。每发銃，声如雷。

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舶夷初至，行使金钱。后方觉之）。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

适回回人写亦虎仙以贡献事诬陷甘肃文武大臣。亚三与虎仙皆恃彬势，或驰马于市，或享大官之饌于刑部，或从乘輿而餽珍膳享于会同馆，或同仆臣臥起，而大臣被诬者，皆以桎梏幽囚，意颇轻侮朝官。焯每以法绳约之。二夷人相谓曰：“天颜可即，主事乃顾不可即耶？”彬闻之，谓焯凌虐驾下人员，将奏治。适武宗晏驾，皇太后懿旨诛彬。又满剌加王诉佛郎机夺国仇杀，于是御史丘道隆、何鏊言其悖逆称雄，逐其国王，掠食小儿，残暴惨虐，遗祸广人，渐不可长，宜即驱逐出境。所造垣屋，尽行拆毁，重加究治。工匠及买卖人等，坐以私通外夷之罪。诏悉从之。诛其首恶火者亚三等（写亦虎仙同伏诛）。命抚按檄备倭官军逐余党丑类归去。海道宪帅汪鋐率兵至，犹据险逆战，以銃击败我军。或献计使善泅者凿沉其舟，乃悉擒之。

初，佛郎机番船用挾板，长十丈，阔三尺，两旁架槽四十余枝，周围置銃三十四个，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

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一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有东筦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铎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铎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嘉靖二年，铎后为冢宰，奏称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上从之。至今边上颇赖共用。

《月山丛谈》云：佛郎机与爪哇国用铳，形制俱同，但佛郎机铳大，爪哇铳小耳。国人用之甚精，小可击雀。中国人用之稍不戒，则击去数指，或断一掌一臂。铳制须长，若短则去不远。孔须圆滑，若有歪邪涩碍，则弹发不正。惟东筦人造之，与番制同。余造往往短而无用。铎入宰吏部，值北虏吉囊入寇，请颁

佛郎机统于北边。凡城镇关隘皆用此以御寇。然铍奏语颇烦，兵部郎中吴縉见而笑之。铍怒，黜知铜仁府。或戏縉曰，君被一佛郎机，打到铜仁府。

仍诏佛郎机人不得进贡，并禁各国海商亦不许通市。由是番船皆不至。竟趋福建漳州。两广公私匮乏。

嘉靖中，巡抚都御史林富上疏曰：“臣惟巡抚之职，莫先于为民兴利而除害。凡上有益于朝廷，下有益于生人者，利也。上有损于朝廷，下有损于生人者，害也。今以除害为民，并一切之利禁绝之，使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之心，则广东之废市舶是也。谨按《皇明祖训》，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淳泥诸国，俱许朝贡。惟内带行商，多设谲诈，则暂却之。其后亦复通。又《大明会典》内，安南、满刺加诸国来朝贡者，使回，俱令于广东布政司管待，所以送迎往来者，实欲懋迁有无，柔远人而宣威德也。正德间，因佛郎机夷人至广，犷悍不道，奉闻于朝，行令驱逐出境。自是安南、满刺加诸番舶，有司尽行阻绝。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皆萧然也。夫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况市舶

官吏，公设于广东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无禁，则国家成宪果安在哉？以臣筹度，中国之利，盐铁为大。有司取办，仡仡终岁，仅充常额。一有水旱，劝民纳粟，犹惧不克。旧规，至广番舶，除贡物外，抽解私货，俱有则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货抽分，解京之外，悉充军饷。今两广用兵连年，库藏日耗。藉此足以充羨而备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广西一省全仰给于广东。今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虽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查得旧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两数万。此其为利之大者三也。货物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值。其次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菽，展转贸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此其为利之大者四也。助国给军，既有有赖焉，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谓开利孔而为民罪梯也。议者若虞外夷闯境为害，则臣又思之，暹罗、真腊、爪哇等国，皆洪武初入贡方物，臣服至今。淳泥诸国皆永乐中来朝，没齿感德者。而占城则成化间被篡继绝蒙恩者焉。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来，未有敢为盗寇者。见今番舶之在漳闽，亦未闻其小有警动，则是不敢肆侮为害，亦彰彰明矣。况久阻忽通，又足以得其欢心乎？请敕广东福建海道宪臣及备倭都

指挥于广州洋澳要害诸处及东莞县南头等地，督率官军，严加巡察。凡番舶之来，私自行商者，尽皆逐去。其有朝贡表文，出于《祖训》、《会典》所载各国，密调得真，许往广州洋澳驻歇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即驱出境。敢有抗拒不服，督发官军擒捕。而凡所谓喇哈番贼必诛。权要之私通与小民之诱子女下海者，必重禁。稍有疏虞，官军必罪。如此，则不惟一方之利复兴，所谓王者无外之道亦在是。庶我中国怀柔有方，公私两便矣。”奏下，从其言。于是番舶复至广州。今市舶革去中官，舶至澳，遣各府佐县正之有廉于者，往抽分货物。提举司官，更亦无所预。然虽禁佛郎机往来，其党类更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

首领人皆高鼻白皙，广人能辨识之。游鱼洲快艇，多掠小口往卖之。所在恶少与市为狙佞者日繁有徒。甚至官军贾客亦与交通云。（《殊域周咨录》卷九）

一三 香山嶼夷

丁未年（万历三十五年，公元一六〇七年），广东番禺举人卢廷龙请尽逐香山嶼夷^(一)，仍归濠境故地。时朝议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盖其时嶼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杂沓住居，吏其土者皆莫敢诘。甚有利其宝

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时督两广者戴燿也。又七年甲寅（万历四十二年，公元一六一四年），则督臣为张鸣岗疏言嶼夷近状，谓：嶼中私蓄倭奴，且私筑墙垣，抗杀官兵。倭已有妻子庐舍。今不亡一夫，逐名取船押送出境，数十年嶼中之患，一旦祛除。惟倭去而夷留。议者有谓必尽驱逐，须大兵临之，以弭外忧。有谓濠镜内地，不容盘踞，今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贸易，心消内患。然濠镜地在香山，官兵环守，彼日夕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即扳其喉，不血刃而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无涯，番船往来，何从盘诘？奸徒接济，何从堵截？勾倭酿衅，莫可问矣。若以为非我族类，必拔而去之，此在庙堂断而行之耳。盖其说与卢廷龙疏，柄凿之极。或者彼中情形，实是如此，此与河套一议正同。当世宗时，以为安边第一要着。今日谈虏事者，心为套不可复，亦不宜复，其说甚辩。盖疆圉多故，时异势殊，不可执汲隅见。今嶼夷安堵，亦不闻蠢动也。（《万历野获编》卷三〇）

（一）香山嶼夷即上文之佛郎机，亦即葡萄牙，据于广东香山濠镜嶼，故称香山嶼夷。

一四 葡人巴罗斯之记载

一五一七年（正德十二年）满刺加总督之遣使中国，葡萄

牙史家巴罗斯(J. de Barros)有详细纪载。德国人索尔涛(D. W. Soltau)将巴罗斯所著之《亚细亚》，于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译成德文。俄国白莱脱胥乃突又自德文将遣使中国事一章译成英文，列之于其所著《中世纪研究》一书。吾今又自英文译成汉文如下：

葡萄牙水师提督达尔伯克喀(Alfonso d'Albuquerque)，于公元一千五百十一年(明正德六年)征服满刺加。越数年，其弟佐治(Jorge d'Albuquerque)充满刺加总督，于一千五百十五年或次年(正德十年或十一年)遣裴来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往支那(一)。裴氏乘马来人海船而往。至一千五百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迄无回音，不知裴氏下落。乃复遣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Andrade)往支那。亦无功而返。抵满刺加时，得遇裴来斯特罗。裴已至支那，售出货物，获大利而先归矣。总督决意再遣安特拉德往支那。船上满载胡椒，于一千五百十七年(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起旋。同行者有皮来资(Thomas Pirez)，以葡萄牙国王大使名义，往聘支那。皮来资素充药剂师，然为人敏捷，善于应对，使当外交，折冲樽俎，颇为相宜。八月十五日，抵屯门岛(Tamang)。距支那陆地尚有三海里。外国商船往广东(Canton)者，皆须寄泊于此。安特拉德于此遇其友人柯尔和(Duarte Coelho)。柯当安氏

第一次奉使支那时为同伴。后至暹罗过冬，来抵此港，已一月矣。葡人欲往广东，支那官吏不许。安特拉德强驶入内河，放炮举敬礼。抵广东后，国使皮莱资与随员登陆。支那人接待颇优，择安寓以舍之。葡人所载货物，皆转运上陆，妥为贮藏。安特拉德遣柯尔和返满刺加，报告总督，探险队已安抵广东矣。总督又遣马斯客伦哈斯(Mascarenhas)踏勘支那海岸。马氏率数舰抵福建(Fo Kieng)漳州(Chin Cheo)。一千五百十五年(正德十年)八月，总督遣西眇(Simao d'Andrade)至屯门岛(Tamu)，代其兄安特拉德。安氏于九月杪独自归回满刺加。皮莱资与其余诸人皆留于广东。无几，支那朝廷回文，皇帝允许召见皮莱资。然直至一千五百二十年(正德十四年底)正月(巴罗斯所载年月与《明史》不相合)皮莱资始由广东起程，朝拜皇帝。使节乘船至梅岭山(Ma leng shang)，山南为广西(Kan Sing)、广东(Kan Tong)、福建(Fo Kieng)三省。弃船陆行，往南京。盖皇帝适在其处暂居也。途间共行四阅月始至(《明史》载武宗正德十四年，即公元一千五百十九年南巡，驻南京，十月回北京)。皇帝命使者至北京，盖帝已先自起行矣。一千五百二十一年正月，皮莱资抵北京。同时，广东官吏奏参葡萄牙人恶事多款。一则由于满刺加苏丹(Sultan)之臣，运动支那官吏，言葡

人之来，冒混商贾，而实则侦探国情。再则西眇统率葡人起壕障，虐待屯门岛土人。故支那人对葡人至是变为恶感，甚至有言葡人拐诱幼童者。报告达北京，皇帝不欲再见皮莱资。三月后，帝死（《明史》载武宗死于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二月，即正德十六年也）。新帝即位，诸臣请杀葡萄牙使者，皇帝不听，命送使者回广东，听候后命。礼物皆退还。同年，西眇归，喀尔乌（Diego Calvo）代之。皇帝死耗达广东，支那官吏令葡人退出屯门岛。葡人不从，支那舰队攻之。葡人大败而退，损伤颇多，时为一千五百二十年六月也（应作一千五百二十一年）。皮莱资抵广东，支那官吏系之狱间。（见白莱脱肯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317—319 页）

（一）葡萄牙人最早于公元一五一四年（明正德九年）初抵中国海岸贸易，大获利而归，见赖麦锡（Ramusio）《游记丛书》第一册第 180—181 页。一五一四年一月六日，安德鲁葛沙列斯（Andrew Corsalis）致鲁伦初美德旗公爵（Duke Lorenzo de Medici）书，谓“中国商人，亦涉大海湾，载运麝香、大黄、珍珠、锡、磁器、生丝及各种纺织品如花绶、绸缎、锦缎等甚多，至满刺加贸易。其人多才巧，不亚吾辈。然而丑小，衣服类于吾人，有鞋袜。其人信异端，然有言其亦信基督教者，惟不知确否。客岁葡萄牙人有航海至中国者，其国官吏禁止上岸，

谓许多外国人入居其国，违背其风俗常例。然诸商人皆得售出其货，获大利而归。言带香料、胡椒、肉桂、生姜、丁香等至中国，获利同于葡萄牙也。其国天气甚冷，故用香料最多。由满刺加至支那，船向北行，共五百海里”云云。（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80页）

一五 赖麦锡记波斯商人 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

赖麦锡(Ramusio)者，明世宗时，马哥孛罗同里威尼斯市之地理学家也。纂有《游记丛书》(Navigazioni et Viagi)，《马哥孛罗游记》在第二本内。其《序言》列《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Hajji Mahomed)谈话记》。吾人读之，可以知悉当时中国与西方陆道交通之情况也：

《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八章记肃州(Suc-cuir)产大黄，贩运至此方，及他埠者极多。今普遍用于病人。对于此物宜有正确之知识，然至今仍无书籍详记此物。余数年前（约当一千五百五十年即嘉靖二十九年）得闻之于某波斯商人。其人多闻多见，巧慧善断，言此物甚详。我应该特别记之。

商人名哈智摩哈美德，波斯里海滨歧兰省(一)(Chilan)陀拔思城(二)(Tabas)人也，尝亲至肃州。数年前，运大黄甚多，求威尼斯市出售。一日余至木

拉奴市(Murano)午餐,因暇出城。同行者为维罗那市(Verona)人桑米歇(Michele San Michele)及拖麻索君梯(Tommaso Giunti),二君皆余之良友也。波斯商人亦在其列。午餐过,波斯商人启口谈话。米歇万白(Michele Mambre)翻译之。万白精通阿刺伯、波斯、土耳其诸国语,为人温厚可亲,今充本市议政厅土耳其语译官。哈智先言其尝亲至肃州与甘州(Campion)二城。二城皆在大汗国境极边唐古忒省(Tangath),《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八章及第三十九章曾详言之。哈智云,其国大汗名大明汗(Daimir Can)。二城长官皆由之任派。由回教徒之境壤往其国者,最初即至此二城。哈智与骆驼商队由波斯及里海附近之困,贩货而抵契丹者也。肃州甘州以东,商队不得通行。欲往者须以大使通聘名义,方得至大汗之廷。肃州城甚大,而居民极众。房屋皆以砖建成,与意大利相似。城内寺庙甚多,神像皆雕之石上。城位于平原。细川小河,难以胜数,流贯全城。各种生活必需品皆备。用黑桑树养蚕,制丝极多。无酒,然皆饮蜜酒也。天气寒冽,故仅有梨、苹果、杏、桃、瓜、葡萄等水果。哈智告吾等,谓大黄则各地皆产之,唯最佳者则仅产于附近高峻石山(三)上。山顶源泉无数,杂木茂生。上色皆红,因时淫雨,泉水溢流,泥泞载道,难于跋涉。

哈智怀中有大黄生时之图，取出示余，说明其根叶之状况。此图乃在彼邦时所绘，绘制极精。哈智云，其生时真确天然之态，即如是矣。契丹国人罕有用之以充药剂者。唯磨碎后，与香料混和制成香，以供佛而已。契丹国他处产大黄极旺，致有用之以充燃薪，或施之病马，多而不为人所贵，有如是云。肃州大黄山，又产小根一种，名曰万白龙尼秦尼^(四) (Mambroni Cini = Mamiran-i-Chini)，至为土人所宝贵。可治各种疾病，治眼尤妙。土人取而混以玫瑰水，以石捣和之，傅之眼上，效果极佳。此物至今无人运至此方。哈智亦不能详细言之。哈智见余在诸人中，聆其说最为欣喜高兴，因再告余云，契丹国复有树一种，各地之人皆用其叶。树名“嘉宜契丹”^(五) (Chai-Catai = Chā-i-Khitai)。克强府^(六) (Cacianfu) 产之，行用极广，全国宝之。土人取叶，或干或鲜，和水煮之。饿腹时饮一二杯，可祛热病、头痛、胃痛、腰痛、骨节痛诸病。唯须极热时饮之。哈智云，此叶儿可治疗百病。病名一时难记。痛风亦其一也。咽食太多，觉胃不舒畅时，仅将此汁，略饮少许，片时即愈。土人极宝贵之，出门旅行时，皆携带少许，预防疾病以一袋之大黄，换此“嘉宜契丹”一两，其人犹尚乐为也。契丹人云，若波斯及法兰克诸国之人，知此叶之用，各商贩必皆停止购买拉文特秦尼 (Ravend

Cini = Rawand-i-chini = China Rhubarb)(中国大黄), 盖其人称大黄以此名也。余问哈智, 可告余由甘州 (Campion) 及肃州归还至君士旦丁堡之道途乎? 哈智请译人万白答云, 彼极乐告余全途情形也。哈智云, 其归回时, 非由去时旧道。当彼起程时, 适青帽 (Green Caps) 鞑靼诸酋长之大使, 率领扈从人甚众, 由里海北面鞑靼大沙漠 (Desert of Tartary), 往君士旦丁堡土耳其朝廷, 欲与结约, 共攻索非族 (Soffi)。青帽鞑靼亦称伊锡尔巴 (Iscilbas) 人, 与土耳其人皆仇恨索非族。哈智与之同行, 至喀发港 (Caffa) 乃相别。哈智云, 若由去时之道而归, 则情形如下: 离甘州至高台 (Gauta) 六日程, 路途皆以波斯法孙克 (Farsenc) 计之, 每法孙克合威尼斯三里。每日所行, 约八法孙克。涉沙漠或踰高山时, 每日所行, 仅达其半。沙漠中旅行, 所须日数, 较之平地, 当加倍也。由高台至肃州五日程。由肃州至哈密 (Camul) 十五日程。由此以东, 皆拜偶像者之境域, 以西则回教徒之地矣。由哈密至吐鲁蕃 (Turfan) 十三日程。过吐鲁蕃经嘉理斯城 (Chialis), 十日行。次至呼治城 (Chuche, 今库车) 又十日行。再次至阿克苏城 (Aqsu), 二十日行。由阿克苏至喀什噶尔城 (Cascar) 二十日程, 皆经荒凉沙漠中。以前所经, 沿途皆有人居住。由喀什噶尔至撒马儿罕 (Samarcand)

二十五日程。由撒马儿罕至呼罗珊 (Corassam) 境内布哈拉城 (Bochara) 五日程。由布哈拉至哈烈城 (Eri = Herat) 二十日程。次至维莱米城^(七) (Veremi) 十五日程。再至可疾云城 (Casbin = Kazvin) 六日程。由可疾云城至孙丹尼牙城 (Soltania) 四日程。由孙丹尼牙至讨来思 (Tauris) 大城六日程。以上皆余亲闻自波斯商人哈智者也。其言极有兴味。余聆之至为满意。因有甚多城邑之名，与马哥孛罗所记者相同也。以此之故，余不得不揭之于此，俾互证焉。

(一) 名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贾耽广州通海夷道。

(二) 即贾耽之陀拔国。

(三) 近人谢彬《新疆游记》云，南望焉支山，层峰积雪，蜿蜒若画。山中产药材三十余种，大黄最佳，故亦称大黄山。实祁连山北支也。(见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刊本，第53页)

(四) 玉尔谓即人参。劳费尔谓即黄连。吾取劳说。

(五) 契丹茶也。亨利玉尔云，赖麦锡此书为欧洲各种文字中第一部书记载中国茶者。

(六) 克强府即京兆府之转音，唐宋金元皆用此名，今之西安府也。

(七) 维莱米在今伊朗京城德黑兰 (Teheran) 东二日程。

哈智未离此城之前，复告余甘州详情及其地人民风俗状况甚多，似亦可以约略记之于此。分门别类，一如哈智所言，读吾书者，或不无裨益也。

甘州城……其地人民，皆服黑棉衣。冬时，贫者于棉下复加以狼羊之皮。富者则用黑貂与貂鼠之皮，价值极昂。首戴黑帽，下垂如塔糖状。其人短矮不高。蓄须与吾人相同。年中某季时尤多。

房屋构造，与吾国相似，亦用砖石，楼房有二三层者。房顶天花板涂漆，彩色互异，极其华丽。漆工甚众。甘州城内某街，悉为漆工之居也。

王者为表示其高贵华丽起见，命人造一大坛，坛上有丝制之罗帐。帐边用金银镶之，悬挂珍珠宝石甚夥，价比连城。王及友人坐其上，奴隶四五十人舁而游行城市，以为消遣。普通贵人出门乘肩舆，无彩饰。舆夫四人以至六人。

寺庙建筑之式，与吾国教堂相仿，皆用梁柱，宏大雄壮，有可容四五千入者。城内有男女二神像，各高四十尺，立于地上。每像皆一石所雕成，全身涂金。此处之石工都是第一流者。

其石有运自二三月路程之外者，皆用大车载之。车有高轮四十，轮边皆以铁镶之。每车须以马骡五六百匹牵挽之。

小像甚多，有六七首而十只手者。每手各握异物，如蛇、鸟、花草等类。

某寺内，有修道人甚众，居寺房，其门扃闭，终身不得出，外人送物以食之。又有僧人甚众，游行街市，与吾国之僧人相似。

其地风俗极奇。家族亲戚有死者，人皆服棉制白衣多日。其衣服剪裁之制，与吾国相同，皆长曳及地。袖宽阔，与威尼斯市人之戈梅多(gomedo)相似。

其国亦有印刷术，书籍皆印成者。余因欲详悉其国印刷术，是否与我国相同，故约准某日，偕波斯商人至拖麻索君梯(Thomaso Giunti, 人名)圣久良奴(San Giuliano, 地名)之印刷局参观，俾比较焉。哈智既见锡板、螺旋印刷机等物，乃谓两国之印刷术，实大相同也。

镇市四周，有砖城围之，砖墙之内，皆以土实之。城上宽广，马车四辆可并行其上。城上又有堞楼多所，皆至高大。环城皆置炮，其密亦如君士旦丁堡大突厥之防守也。城外有深隍，平时无水，引水充之，亦极易也。

其地有牛一种，庞大莫比，毛极长，白而微细^(一)。

(一) 此指青海西藏之牦牛也。

契丹国法，禁止人民及信异端者，远离本国与出外

貿易也。

呼罗珊(Corassam)沙漠之北以至撒马儿罕，皆隶青帽人。其人亦名伊锡尔巴(Iscilbas)族。青帽人为鞑靼后裔，崇奉回教，首戴圆锥形之青绒帽。自称此名，以别于索菲族(Soffi)。其人与索族有不共戴天之仇。索菲族据有波斯，亦崇奉回教。首戴红帽。青帽人与红帽人因宗教解说不同，及边地争夺之故，时相攻伐。青帽人当今所辖之境，有布哈拉及撒马儿罕二大城。每城皆自有王(一)。

(一) 红帽人即开乞尔拔胥人(Kizilbash)。青帽人即月即别人(Uzbegs)。月即别人，元太祖长子朮赤之第五子昔班(Shiban)之后裔也。其封地初在阿拉尔海北，与白党汗国(White Horde)为邻。白党汗乃朮赤之子鄂尔达(Orda)后裔，拔都封地在西，称金党汗。昔班第六代孙阿伯尔克尔(Abulkhair)生于公元一四一三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后逐白党汗而并其国。白党汗奔蒙古利斯坦国(Moghulistan，今伊犁准部之境，察合台东枝也)。其汗封白党汗以楚河(River Chu，《唐书》碎叶川)上，西鄙边邑。白党汗所率部众之后裔，留于其地者，自号哈萨克人(Kasaks)。徐松、魏源皆以《元史》之阿速部为即哈萨克人，可谓误而又误矣(见徐松《西域水道记》、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阿伯尔克尔征服花刺子模及上耳其斯坦，其子昔班尼(Sheibani)于十六世

初叶（明孝宗弘治末年）征服撒马儿罕及阿母河（Amu Daria = Oxus）以北之地。数年后，复将呼罗珊境内帖木儿子孙，悉摈逐之。月即别人所创之国，直至近世俄罗斯人侵入中央亚细亚时始亡。

其人多精于奇学。有乞迷爱学（Chimia，阿刺伯语）者，吾人所称之炼金术（Alchemy）也。理迷爱学（Limia，不可考）者，吸引爱情之学也。西迷爱学（Simia，波斯语）者，幻术学也。其国无铸成之钱币。上等社会及商贾皆用金银小杠，割成小块，以便行使。甘州肃州居民，风俗皆如是。

甘州城内市场中，每日有幻人集演西迷爱学之术。于丛人广众之中，显其奇术，例如取其同伴一人，以刀从中央分割之，或割去手足。观者皆望见血流如涌，其实则未伤人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90—296页）

一六 《明史·鲁迷传》

鲁迷（一），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遣使贡狮子、西牛。给事中郑一鹏言：“鲁迷非常贡之邦，狮子非可育之兽，请却之以光圣德。”礼官席书等言：“鲁迷不列《王会》，其真伪不可知。近上鲁番数侵甘肃，而边吏于鲁

迷册内，察有土鲁番之人，其狡诈明甚。请遣之出关，治所获间谍罪。”帝竟纳之。而令边臣察治。五年冬，复以二物来贡。既颁赐，其使臣言，长途跋涉，费至二万二千余金，请加赐。御史张祿言：“华夷异方，人物异性。留人养畜，不惟违物，抑且拂人。况养狮日用二羊，养西牛日用果饵。兽相食与食人食，圣贤皆恶之。又调御人役，日需供亿。以光祿有限之财，充人兽无益之费，殊为拂经。乞返其人，却其物，薄其赏，明中国圣人不贵异物之意。”不纳。乃从礼官言，如弘治撒马儿罕例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诸国贡马及方物。明年，还至甘州。会迤北贼入寇，总兵官杨信令贡使九十余人往御，死者九人。帝闻，褫信职，命有司棺敛，归其丧。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并入贡。其贡物有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锁服、撒哈刺帐、羚羊角、西狗皮、捨列狮皮、铁角皮之属。（《明史》卷三三二）

（一）鲁迷之原音为 Rum，而 Rum 又由 Rom 而来。实乃指土耳其帝国也。《明史》此节记嘉靖时代（公元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六年）土耳其与中国共有五次之交通。唯每次所称贡使，究真为国王所遣者，抑商人冒充者，不可得知也。嘉靖五年之使节，甚至与朝廷较量价值，似尤不应为国王使节所当为者也。明世宗时，土耳其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已百余年，伐匈征奥，地跨欧

亚非三洲。正为土耳其国运旭日中天时代。苏烈曼大帝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君临土国四十余年，为突厥民族历史最荣誉之时代。遣使绝域，乃意中事。下节荷兰人白斯拜克在君士旦丁堡时，亦竟遇有曾至中国之土耳其游客。观其记载，即可知《明史》所记各次贡使之真情矣。

一七 《皇明世法录》记鲁迷

鲁迷不详所始，或云地属哈烈。嘉靖三年，其王遣使自甘肃入贡狮子二、西牛一。都御史陈九畴以闻。给事中郑一鹏言所献皆非土性，乞就彼犒遣，以光圣德，杜窥伺。不报。明年，礼部尚书席书奏鲁迷不载《王会》，真贋莫辨。顷土鲁番数侵甘肃，而甘州抚夷官于鲁迷数内，查有夹带土鲁番夷众，其诈甚明。请善遣出塞，仍治所获奸谍。诏镇巡体覈。五年，复贡。命畜狮牛内府，仍留熟夷五人饲之。贡使颇索加赏，云往买瓦刺费且二万金。诏定五年一贡，每贡起送十余人。贡物有玉石、珊瑚、珠、金刚钻、花帐子、舍列孙、皮花瓷、汤壶、羚羊角、锁服。二十三年，北虏寇甘州。总兵杨信以上官百户马能言，令鲁迷诸国贡夷九十余人，前御虏。写亦阿力等九人死焉。都御史詹荣以闻。上从兵部议，褫信职。逮能于理。以写亦阿力死事，给棺敛

费，送归本国，仍谕国王以优卹意。（《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一八 白斯拜克记土耳其游客之谈话

一五六〇年顷荷兰人白斯拜克(Auger Gislen De Busbeck)奉日耳曼皇帝查理第五(一)(Charles V)之命，出使土耳其国，驻于君士旦丁堡多时。尝自土耳其某游客得闻中国之事一节。后归国，一五六二年(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德国富兰克福特城(Frankfort)尝致书于友人，记其事曰：

余尝遇土耳其游客一人，告余契丹国事情甚详。余今将为君述之也。上国游客崇奉秘教，其教专使人游行至最远之国，礼敬上帝于峻岭荒磧之中。此人足迹几遍于东方各国，尝在其地，遇见葡萄牙人。后发游兴，欲至契丹国一覩其地城池人民为快。乃与商贾结伴同行，盖向来往契丹国者，皆须结大队而行，小群不得通过，且途间常有些凶狡部落袭击行旅常使人生畏，故不得不结大队也。离波斯后，行不远，至撒马儿罕、布哈拉(二)、塔什干诸城。诸地之王皆为帖木儿郎(Demirlan)后裔。过此之后，有大沙漠，有野蛮之部落所居之处，亦有较为文明之人所居之处。然各处食物水草之供应皆极稀少。故旅客皆须自带糗粮，因之所需駱

驼极多。大队人畜同行，谓之喀拉凡(三)(Caravans)。旅行多日，趲蹠甚劳。终乃抵一小隘，契丹国边境之关塞也(四)。其国大部分皆为平原内地。近关处有连山，崎岖危险，不通行人。仅此一隘，可以通行。国王遣兵驻守之。商贾至者，皆须报告运载何物，自何方来及人数若干。报完后，王之卫士，日间则举烟，夜间则纵火以为号。传至别一了望塔，以次沿途递传而至王都。传报迅速，不数时即可竣事。若用他法，则或须数日之久也。王亦举烟火以回答。商人或全许入境，或仅半数，或全不许入境也。若许入境，则由关隘起身后，皆有引路人指导前行，每日有站可停。站中衣食之价，皆甚廉平。行多日后，乃抵契丹国都。既至，报告所有，赠送国王以相当之礼物。王皆酬以重价。其余货物，可以自由出售，或换他货。限定若干时日，必须回归故国也。盖契丹国不喜有外国人逗留其境，恐其国风俗习惯，为外国人所混乱也。商人遣送出国之路，与入国者相同。

(一) 查理第五是时为神圣罗马帝国之皇帝兼西班牙国王。

(二) 由波斯东来，先至布哈拉后至撒马儿罕。

(三) 原为波斯语骆驼商队之义。今欧洲英法德各国语，皆借用之。

(四) 似即嘉峪关。

土国游客又言契丹人精于各种技艺,开化文明,深知礼让。自有宗教,与基督教犹太教及摩诃末教皆不同,唯礼节则类于犹太教也。其人有印书术已数百年矣。上国游客在其国见活字版印成书籍甚多,可以证明此事也。印书之纸,皆极薄,为蚕丝所制成^(一)。仅能一面印字,他面则留空白。

(一) 指绵纸而言。

城内旅馆甚多。产麝香,香为一种小兽身体上流出之物,兽类羊羔。其国不产狮。赞美狮之雄伟,故愿付重价以购求之也。

余自土国游客所闻契丹国事情如上。真确如何,则其人自负其责。或者余问其人契丹国事情,而谎答他国之事以塞责,亦未可知也。余既自其人闻契丹国事甚多,乃问之自其国归时,曾带有奇草根、异花果或异石等物否。其人答云:“并未带回他物,仅有此小根一条,藏之身畔。疲倦及受寒时,则取一小块咀嚼之。舌咽后,即觉身体发温,精神振奋。”言时,其人自袋中取出,使余尝之,并命余须谨慎,仅可取小块嚼之。余之医官威廉(William),是时适亦在旁,取而嚼之。以性烈之故,竟致口肿痛。威廉谓此必附子^(一)(Wolfsbane)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96—

(一) 此必人参也。

一九 《明史·意大利亚传》

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Matteo Ricci)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一)，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尼加洲(二)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而耶稣生于如德亚。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汎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诸

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入宫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进献。则内臣混进之非，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审译，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诸番朝贡，例有回赐，其使臣必有宴赏。乞给赐冠带还国，勿令潜居两京，与中人交往，别生事端。”不报。八月，又言：“臣等议令利玛窦还国，候命五月，未赐纶音。毋怪乎远人之郁病而思归也。察其情词恳切，真有不愿尚方锡予，惟欲山栖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羈，愈思长林丰草，人情固然。乞速为颁赐，遣赴江西诸处，听其深山邃谷，寄迹怡老。”亦不报。已而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粢，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赐葬西郭外。其年十一月朔，日食。历官推算多谬。朝议将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当令译上，以资采择。”礼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请仿洪武初设回回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测验。从之。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Alphonso Vagnani)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其徒又

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如珂乃召两人授以笔札，令各书所记忆，悉舛谬不相合，乃倡议驱斥。四十四年，与侍郎沈淮、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且疑其为佛郎机假托，乞急行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Emmanuel Diaz)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帝纳其言。至十二月，令丰肃及迪我等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令下久之，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发。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与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参劾，议行屏斥。窃念臣等焚修学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堕恶业。惟圣明垂怜，候风便还国。若寄居海屿，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诸处陪臣，一体宽假。”不报。乃怏怏而去。丰肃寻变姓名，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其国善制炮，视西洋更巨。既传入内地，华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启、崇祯间，东北用兵，数召澳中人入都，令将士学习(三)。其人亦为尽力。崇祯时，历法益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Jacobus Rho)、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Köln)等，以

其国新法相参较，开局纂修。报可。久之书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为历元，名之曰崇禎历。书虽未颁行，其法视大统历为密，识者有取焉。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毕方济 (Franciscus Sambiasi)、艾如略 (Julius Aleni)、邓玉函 (Joannes Terrenz) 诸人。华民、方济、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利里亚国人。玉函，热而玛尼国^(四)人。庞迪我，依西把尼亚国^(五)人。阳玛诺，波而都瓦尔国^(六)人。皆欧罗巴洲之国也。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且有《职方外纪》诸书在，不具述。（《明史》卷三二六）

（一）利未亚洲 (Lybia) 即今阿非利加洲。

（二）墨瓦腊尼加洲 (Magellanica)，明末欧洲之地理学家以为南美洲之南，南极中之洲名。

（三）《明史》此节谓天启、崇禎年间，东北用兵，数召葡人入都，其人颇为尽力，可参看传教士鲁德昭 (Semedo) 所著《中国》(China) 一书。荷人莱希登 (Seyger Van Rechteren) 尝刊马克达瓦罗 (Marc d'Avalo) 之《澳门志》，中言十七世纪初叶澳门事甚详，谓葡人在澳有铸炮厂一所，可铸造各种炮云。

(四) 热而玛尼国(Germania)即今日耳曼。

(五) 依西巴尼亚国(Hispaniar)即今西班牙。

(六) 波而都瓦尔国(Portugal)即今葡萄牙。

二〇 《万历野获编》记利玛窦等

利玛窦字西泰，以入贡至，因留不去。近以病终于邸。上赐赙葬甚厚。今其墓在西山。往时予游京师，曾与卜邻，果异人也。初来，即寓香山澳，学华言、读华书者凡二十年。比至京，已斑白矣。入都时，在今上庚子年(万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〇〇年)途经天津，为税监马堂所谁何，尽留其未名之宝，仅以《天主像》及《天主母像》为献。礼部以所称大西洋为《会典》所不载，难比客部久贡诸夷，姑重赏遣还。上不听，俾从便僦居。玛窦自云其国名欧逻巴，去中国不知几千万里。今琐里诸国亦称西洋，与中国附近，列于职贡而实非也。今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

丙辰(万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南京署礼部侍郎沈淮、给事晏文辉等同参远夷王丰肃等以天主教在留都煽惑愚民，信从者众，且疑其佛郎机夷种，宜

行驱逐。得旨，丰肃等送广东抚按，督令西归。其庞迪义（义应作我）等晓知历法，礼部请与各官推演七政，且系向化西来，亦令归还本国。至戊午（万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十月，迪义等奏曰：“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食大官者十七载。近见要行驱逐。臣等焚修学道，尊奉天主，如有邪谋，甘堕恶业。乞圣明怜察，候风归国。若寄居海屿，愈滋猜疑。望并南京等处陪臣，一并宽假。”疏上不报。闻其尚留香山嶼中。

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监少监马堂解进大西洋利玛窦进贡土物并行李。时吾乡朱文恪公以吏部右侍郎掌礼部尚书事，上疏曰：“《会典》止有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随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令入宫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赍给，则该监混进之非，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译，而私寓僧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给所进行李价值，照各贡译例，给与利玛窦冠带，速令回还，勿得潜住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且使眩惑愚民”。不报。（《万历

利西泰发愿力，以本教诱化华人，最讲释氏。曾谓余曰：君国有仲尼，震旦圣人也。然西狩获麟时已死矣。释迦亦葱岭圣人也，然双树背痛时亦死矣，安得尚有佛。余不谓然，亦不以为忤。性好施，能缓急人，人亦感其诚厚，无敢负者。饮啖甚健，所造皆精好。不权子母术，而日用优渥无窘状。因疑其工炉火之术，似未必然。其徒有庞顺阳，名迪我，亦同行其教，居南中，不如此君远矣。渠病时，搽擦苏合油等物遍体，云其国疗病之法如是。余因悟佛经所禁香油涂身者，即此是也。彼法既以辟佛为主，何风俗又与暗合耶？利甫逾知命而卒。（《万历野获编》卷三〇）

二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略传

利玛窦字西泰，一千五百五十二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生于意大利之马塞拉塔城（Macerata）。年十九，入耶稣显修会（The Society of Jesuit）。一千五百七十七年，阅数国，乃至大西海滨名邦波尔都瓦尔。利子入见其王，王款甚厚。航海东来，历怒涛狂沙掠人啖人之国，不灾不害。次年泊小西洋，易舟而东。

又次年，为万历九年，辛巳，始抵广东香山澳。明年，癸未，利子入端州，居端州几十载。初时，言语文字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倩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篇，无不尽畅其意义。始稍著书。利子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之，知中国古书，皆利子之力也。厥后到南雄府，大京兆王公玉沙讳应麟，适宦南雄。一见利子，深相爱慕。少司马石公，亦敬爱利子，遂携利子之南郡。比抵南都，未逢知己，心殊怅然，乃舍南都而转江右焉。二十六年，戊戌，王大宗伯忠铭者，素闻利子名，将入京，欲携偕往。过韶州，遂携郭子仰凤，共到豫章，偕利子之京都。未有朝见之机，利子复同郭子南回。时冬日河冻，暂留郭子于山东，独回苏州，与故人瞿太素之南都。时王大宗伯正官南都，大司寇赵公、大司徒张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叶公群慕利子名，皆投刺过谒，迭为宾主。理学名儒李公心斋、礼部都谏祝公石林，尤深相契合。万历二十八年庚子，遂与同会庞顺阳以礼科文引躬诣阙廷，贡献方物。诸当道款接如礼。而山东开府心同刘公，阅贡物，备加优待。乃越黄河，抵临清，适督税内官马堂，邀功拦阻，悉将贡物奏章，自行上达。奉旨起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同入燕都。献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琴、万国

图。皇上欣念远来，另见便殿，垂簾以观。命内臣习学西琴，问西来曲意。利子始译八章以进。后蒙赐问大西教旨及民风国政等事。于是钦赐官职，设饌三朝，宴劳利子等。固辞荣祿，受廩筑。上奉圣像于御前，置白鸣钟于御几，后命画工图形进览。时大宗伯蔡公者，以属夷贡献、必由本部，而利子乃从内官进，不无以此为嫌。利子因述马堂强留邀功之意，公始释然。暂循旧例，留利子于夷馆中。利子以旅人浮海东来，观光上国，住中华二十余年，颇识文字，与他夷来宾为名利者不同也。具疏请命，或两京，或吴越，乞示安插。礼部并为题覆，未蒙报可。内官出谕利子曰：“弗固辞，主上方垂意。若固辞，则上心滋不喜。”于是礼部赵公邦靖周旋其间，利子始安意京师，借庞子儼屋以居。至其日用饮食所需，取给于光祿，遵上命也。中州都会，原有教堂，乃如德亚国所传天主占教。适其教中艾孝廉计偕入京，造访利子。利子将《天主经典大全》一部，系如德亚原文，并附译大西文字示之。艾君诵读其文，深喜而拜焉。艾子同袍张君，同访利子，谓汴梁昔有一教，名十字教，以奉天主为主，张孝廉亦奉教之后裔也。奈百年来，多不得其传。利子以所佩十字架示之，张君一见，不禁泪下。是后利子遣从游黄明沙驰访其实。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来传之详耳。是后张君选

授关中教谕。时有鄂本笃从大西到关中，亦耶稣会士也。夙闻东方有伽也唐者，礼义文物之邦，人皆奉天地主宰为宗。以为与天主圣教，正相符合，欲得其实。陆行三年，经狂沙掠人之国，历尽艰难，方到关中，乃知所闻之国即中国。利子闻之，遣人迎取。值其病笃，一见同会者，喜溢望外，遂安然去世矣。所惜一路所经图记，为盗所劫而不传。利子住京师十年，交游益广，著述益多。时与名公论学，旁及度数。与徐宗伯则译《几何原本》、《测量》等书。与李水部则译《同文算指》、《浑盖通宪》、《乾坤体义》等书，俱已行世。自是四方有道之士，多致书请问，利子率手自裁答。时又为寓中国西士之长，书札往还，亦缕缕长言，利子不倦也。生平乐于接引，所称明镜不辞屡照，清流无惮惠风，利子有焉。每日除褪躬瞻礼，存想省察诵经外，皆谈道著书之候。而门有过访，又亟倒屣出迎。时患头风，虽伏枕呻吟，闻问道者至，即欣然延接，悉忘其苦，客退呻吟如故。于是从教日广，喜与利子相亲。利子率谆谆乐告之。即有贫贱者，利子亦作平等齐观，其接见与大宾无异也。庚戌岁，上计名公，及省试孝廉，轮蹄相错，利子披示，各愜于怀。新到会士熊有纲、费揆一，初未习中国语言文字。利子又殫其心力，时与指陈。持斋日外，亦不用非时饮食，而当时教务，亦已应接不暇。诸会士皆

以利子春秋渐高，何以都无倦色，不可谓非天主默佑简阅之身也。李公我存，久习利子，服其器识，凡有所行，多与相商。觉从利子之言则顺，间有不从，后辄有悔。时忽患病，京邸无眷属。利子朝夕于床第间，躬为调护。及病甚笃，已立遗言，请利子主之。利子力劝其立志奉教，得了然于生死之际而受洗，且奉百金为圣堂用，而李公之疾亦痊矣。利子以异地之身，积劳成瘁，自得病首日，即谓诸会士曰：“兹我去世之期也。”遂依圣教善终规则行之。诸奉教者，利子无不喜容接之，而加慰勉焉。时时仰祈天主，垂佑中华，俾人人尽识圣教，共沾洪恩。复念皇上体恤远人，思所以报答涓埃者。望天主玄默福佑，得以阐扬大道。此尤病中倦倦致意者也。越数日，利子临终，再告解请领圣体。铎德依礼捧至寢所，利子奋力强起，投地扣奉不已。同会以病笃劝其安寢。利子不敢纤毫爽越焉。有顷，忽闭目如有所思，乃安然坐逝矣。时万历庚戌年四月也。李公我存经其丧事，市坚木为棺，会士阻之不得。匠人欲速其工，惧天炎而体变。李公曰：“勿亟。尔第加工，利子虽百日不坏。”越两日始就木。诸缙绅来吊者，无不极口称赞。利子歿后，中朝诸公，议欲请葬地。而庞子顺阳，熊子有纲具疏奏请，命下礼部题覆。今相国吴公以少宗伯署部事，偕正郎林公、员外郎洪公、主政韩万象

公，具言其慕义远来，勤学明理，著述有称，伏乞赐葬等情，上报可。吴公牒下京兆王公查覆，有籍没杨内官私创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一)。并为庞熊诸子，恭敬天主，焚修祝厘之所。京兆玉沙王公立石为文记之。有内官言于相国叶公文忠曰：“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利子所著各书如下：《天主实义》二卷 《畸人十篇》二卷 《辩学遗牍》一卷 《几何原本》六卷 《交友论》一卷 《同文算指》十一卷 《西国记法》一卷 《测量法义》 《万国舆图》 《西字奇迹》 《乾坤体义三卷》 《句股义》 《二十五言》一卷 《圆容较义》一卷 《浑盖通宪图说》二卷 《经天该》一卷

(一) 利玛窦墓在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滕公栅栏似为明末清初时旧名，今代其地仅名曰栅栏，又曰石门，而滕公之名，竟无人知。与利玛窦墓同行者，东首为南怀仁墓，西为汤若望墓，南首为龙华民之墓。

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 字精华，一千五百八十二年生于意大利西锡利岛。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先传教于江西，后进都中。至清朝顺治十一年甲午，卒于北京。墓在京师阜城门外滕公栅栏。所著各

书如下：《圣教日课》《念珠默想规程》《灵魂道体说》一卷《急救事宜》《地震解》一卷《死说》一卷《圣善撒法行实》《圣人祷文》

庞迪我 (Didacus de Pantoja) 字顺阳，一千五百七十一年，生于西班牙国。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至，即同西泰利先生进朝。遂留都中传教。后回澳，卒于一千六百十八年。墓在香山澳。所著各书如下：《七克》七卷《人类原始》《庞子遗铨》二卷《实义续编》《天神魔鬼说》《受难始末》《辩揭》一卷

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 字有纲，一千五百七十五年生于意大利那波利港。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至。传教北京。天启年间，钦取修历。后回广东。一千六百二十年，卒。墓在香山澳。所著各书如下：《泰西水法》六卷《简平仪》《表度说》

阳玛诺 (Emmanuel Diaz) 字演西。一千五百七十四年生于葡萄牙。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至。传教北京江南等处。后驻浙江。至清朝顺治十六年卒。墓在杭州方井南。所著各书如下：《圣经直解》十四卷《十诫直诠》《景教碑诠》《天问略》《天神祷文》《圣若瑟行实》《轻世金书》二卷《避罪指南》(未刻)《代疑论》《天学举要》

毕方济 (Franciscus Sambiaso) 字今梁。一千五

百八十二年生于意大利那波利港。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至中国。钦召进京,寻往河南。后徐文定公延归上海,传教吴下诸郡。嗣往浙江,转入闽中,复至金陵,又往粤东。明末时,卒于广州府。墓在省城北门外。所著各书如下:《灵言蠡勺》二卷 《睡答》一卷 《画答》一卷

邓玉函 (Joannes Terrenz) 字涵璞。一千五百七十六年生于瑞士国。明天启元年辛酉,至。传教某处,后入都中。佐理历局。参加《崇禎历书》一百卷之编纂。善医。格究中国本草八十余种,惜未翻译。卒于一千六百三十年。墓在北京阜城门外滕公栅栏。所著各书如下:《人身说概》二卷 《奇器图说》三卷 《测天约说》二卷 《黄赤距度表》二卷 《正球升度表》 《大测》二卷

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字道未。一千五百九十一年,生于德国科龙城(Köln)。明天启二年壬戌,至。钦召入京。修正历法。与徐光启、罗雅谷等合撰《西洋历法新书》三十六卷。清朝特命修时宪历,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卿,敕赐通微教师,除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又加一级,进光祿大夫。康熙五年丙午,疾卒。墓在京师阜城门外滕公栅栏。所著各书如下:《进呈书像》 《主制群征》二卷 《主教绿

起》五卷 《浑天仪说》五卷 《民历补注释惑》一卷 《赤道南北两动星图》 《拉丁文中国耶稣会传教史略》
《真福训诂》 《古今交食考》 《西洋测日历》 《远镜说》
《星图》八幅 《交食历指》七卷 《交食表》九卷 《恒星历指》四卷 《恒星表》五卷 《恒星出没》二卷 《测食说》二卷 《测天约说》二卷 《大测》二卷 《奏疏》四卷 《新历晓惑》一卷 《新法历引》一卷 《历法西传》一卷 《新法表异》二卷 《共译各图八线表》一卷 《学历小辩》一卷 《则克录》

罗雅谷 (Jacobus Rho) 字味韶。一千五百九十年，生于意大利米兰城 (Milan)。明天启四年甲子，至。传教山西绛州。崇祯四年辛未，钦取来京修历。与徐光启、汤若望等合撰《西洋历法新书》共三十六卷。崇祯十一年戊寅，卒。墓在阜城门外滕公栅栏。所著各书如下：《斋克》二卷 《哀矜行论》二卷 《圣记百言》一卷 《天主经解》 《圣母经解》一卷 《天主圣教启蒙》 《求说》一卷 《周岁警言》一卷 《测量全义》十卷 《比例规解》一卷 《五纬表》十卷 《五纬历指》九卷 《月离历指》四卷 《月离表》四卷 《日躔历指》一卷 《日躔表》二卷 《黄赤正球》一卷 《筹算》一卷 《历引》一卷 《日躔考昼夜刻分》

艾儒略 (Julius Aleni) 字思及。一千五百八十二

年生于意大利白利格西亚城(Brixia)。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至。先入都门。徐文定公迎归上海,转行浙江,宏宣圣教。叶相国福唐复迎入闽。至清顺治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北门外十字山。所著各书如下:《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八卷 《降生引义》 《涤罪正规》 《万物真原》 《三山论学》 《西学凡》 《性灵篇》 《性学粗述》 《职方外纪》五卷 《西方答问》二卷 《几何要法》四卷 《景教碑颂注解》 《圣体要理》 《圣体祷文》 《出像经解》 《十五端图像》 《口铎日抄》八卷 《道原精萃》八卷 《圣梦歌》 《利玛窦行实》 《熙朝崇正集》四卷 《杨淇园行略》 《张弥格遗迹》 《悔罪要旨》 《五十余言》一卷 《四字经》 《弥撒祭义》二卷 《坤舆图说》

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i)字则圣,意大利亚国人。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至。后更名高一志,传教山西。崇禎十三年卒,墓在绛州南门外。所著各书如下:《西学修身》十卷 《西学齐家》五卷 《西学治平》 《四末论》四卷 《圣母行实》三卷 《圣人行实》七卷 《则圣》十篇 《十慰》 《斐录汇答》二卷 《励学古言》一卷 《童幼教育》二卷 《譬学》二卷 《空际格致》二卷 《寰宇始末》二卷 《教要解略》二卷 《推验正道论》一卷 《达道纪言》一卷 《神鬼正纪》四卷

方济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纳袜辣国 (Navarre) 人。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甫至广东属地上川岛即卒。沙勿略初在东印度及日本传教,后来中国,中华之人,莫由知其名。遂使三十年后来华之利玛窦得享天主教开山之名也。

费奇观(G. Ferreira)字揆一,路西大尼亚国(Lusitania 即葡萄牙)人。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至。传教河南,后至江西建昌,复往广东,卒。所著各书如下:《振心总牍》一卷 《周年主保圣人单》 《玫瑰经十五端》一卷

郭居静 (L. Cattaneo) 瑞士人。万历二十五年至。以崇禎十年卒于杭州。著:《性灵诣主》一卷 《悔罪要旨》一卷

何大化 (Antonio de Gouvea) 葡萄牙人。崇禎九年至。康熙十六年卒于福州。著:《蒙引要览》

罗如望 (Jvao da Rocha) 葡萄牙人。万历十六年至。天启三年卒于杭州。著:《天主圣教启蒙》 《天主圣像略说》

罗明坚 (Michael Ruggieri) 意大利人。万历九年至。康熙六年卒。著:《天主圣教实录》

孟三德 (Eduard Sande) 葡萄牙人。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卒于澳门。著:《崇禎历书》 《长历补

注解惑》《主制群征》《主教缘起》《远镜说》《进呈书像》《浑天仪说》

苏如汉 (Jvao Soerio) 葡萄牙人。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卒于澳门。著:《圣教约言》

金尼阁 (Nicholas Trigault) 字四表, 法兰西人。明万历三十八年, 庚戌, 传教浙江。崇禎二年, 己巳卒。墓在杭州方井南。著有:《况义》一卷《推历年贍礼法》《西儒耳目资》三卷

鲁德昭 (Alvaro Semedo) 字继先。路西大尼亚国人。明万历四十一年, 癸丑, 至。传教杭州, 转金陵, 复回广东, 卒。墓在香山澳。著有《字考》《中国通史》

傅汛济 (F. Furtado) 字体斋, 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天启元年辛酉, 至。传教浙江、陕西等处。复往广东香山澳, 卒。墓在香山澳。著有:《寰有诠》六卷《名理探》十卷

费乐德 (R. de Figueredo) 字心铭, 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天启二年壬戌, 至。传教河南, 究习中国文学。崇禎十六年壬午, 卒。墓在开封府。著有:《圣教源流》四卷《总跋念经》《念经劝》一卷

伏若望 (J. Froez) 字定源, 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天启四年甲子, 至。传教杭州。崇禎十三年庚辰六

月，卒。墓在方井南。著有：《助善终经》 《苦难祷文》
《五伤经规》 《善终助功》

瞿西满 (S. Cunha) 字弗溢，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崇祯二年己巳，至。传教福建，后进都中，复往广东。清朝顺治十七年庚子，卒。墓在香山澳。著有：《经要直指》

杜奥定 (A. Tudeschini) 字公开，意大利亚国人。明崇祯四年辛未，至。传教陕西，后往福建。某年，卒。墓在福州府海滨。著有：《渡海苦绩纪》

郭纳爵 (I. da Costa) 字德旌，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崇祯七年甲戌，至。传教陕西等处。后转福建。清朝康熙四年乙巳，往广东。五年丙午，四月，卒。墓在广州府，河之南。著有：《老人妙处》 《教要》 《原染亏益》上下二卷 《身后编》上下二卷 《烛俗迷编》

孟儒望 (I. Monteiro) 字士表，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崇祯十年丁丑，至。传教江西，后往浙江，复回小西洋卒。著有：《辩敬录》 《照迷镜》 《天学略义》 《圣号祷文》 《炼狱祷文》

贾宜穆 (G. Gravina) 字九章，西济利亚国 (Sicilia) 人。明崇祯十年丁丑，至。传教浙江江南等处。清朝顺治十六年，卒于苏州常熟县。墓在虞山铁拐亭之北。著有：《提正编》六卷 《辨惑论》

利类思 (L. Buglio) 字再可, 西济利亚国人。明崇祯十年丁丑, 至。传教江南、浙江、四川等处。逮清朝潜心述撰。著有:《超性学要》三十卷 《天主性体》六卷 《三位一体》三卷 《万物原始》一卷 《天神》五卷 《六日工》一卷 《灵魂》六卷 《首人受造》四卷 《主教要旨》 《不得已辩》 《昭事经典》 《司铎典要》 《七圣事礼曲》 《司铎课典》 《圣教简要》 《正教约征》 《狮子说》 《进呈鹰论》 《天学真诠》

潘国光 (F. Brancati) 字用观, 西济利亚国人。明崇祯十年丁丑, 至。传教江南苏松等处, 驻修上海。清朝康熙四年乙巳, 至广东。十年辛亥, 卒于广州府, 后回葬上海南门外。著有:《圣体规仪》 《十诫劝论》 《天神会课》 《圣教四规》 《未来辩论》 《天阶》 《瞻礼口铎》

安文思 (G. Magalhaens) 字景明, 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崇祯十三年庚辰, 至。传教四川等处。逮清朝顺治五年戊子, 来京。康熙十六年丁巳, 卒。墓在阜城门外滕公栅栏。著有:《复活论》

卫匡国 (M. Martini) 字济泰, 意大利亚国人。明崇祯十六年癸未, 至。传教浙江。后又进京师, 复往福建广东等处, 仍至浙江。清朝顺治十八年辛丑, 卒。墓在方非南。著有:《灵性理证》 《述友篇》

聂仲迁 (A. Greslon) 字若瑞, 法郎济亚国人。顺治十四年丁酉, 至。传教江西。著有:《古圣行实》

柏应理 (P. Couplet) 字信未, 比利时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 至。传教福建、浙江、江南等处。著有:《百问答》《永年瞻礼单》《圣坡而日亚行实》《四末真论》《圣若瑟祷文》《周岁圣人行略》《圣教铎音》

殷铎泽 (P. Intorcetta) 字觉亏, 西济利亚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 至。传教江西。后至杭州。著有:《耶稣会例》《西文四书直解》三卷(与相应理、鲁日满合撰)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字敦伯, 一字勋卿, 拂览第亚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 至。传教陕西。十七年, 召入京, 纂修历法。康熙八年, 己酉, 特命治理历法, 授钦天监, 由监副而擢至监正, 加太常寺卿, 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 加一级。著有:《仪象志》十四卷 《仪象图》二卷 《测验纪略》一卷 《验气说》《坤舆图说》二卷 《熙朝定案》二卷 《妄推吉凶之辨》一卷 《善恶报略说》《坤舆全图》《道学家传》一卷 《妄占辨》一卷 《西方要纪》《神威图说》《教要序论》一卷 《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 《告解原义》一卷 《圣体答疑》一卷 《赤道南北星图》《简平规总星图》

陆安德 (G. Lobelli) 字泰然，拿玻理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至。传教广东，后往江南等处，进京师。复往广东。著有：《真福直指》二卷 《圣教略说》一卷 《圣教问答》一卷 《万民四末图》 《默想大全》 《圣教撮言》一卷 《圣教要理》一卷 《默想规矩》一卷 《善生福终正路》一卷 《讲道规矩》一卷

鲁日满 (F. Rougemont) 字谦受，拂览第亚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至。传教江南。康熙十五年丙辰，卒于太仓州。墓在常熟县，北门外铁拐亭之北。著有：《问世编》 《圣教要理》 《要理六端》

郑玛诺(一)字推信，广东香山澳人。自幼往西国罗马，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并两国语言文字，深于音学，辨析微茫。康熙十年辛亥，来京。十三年甲寅，卒。墓在阜城门外滕公栅栏。(见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韩霖张庚《圣教信证》，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329—330 页，巴克尔《中国与欧洲之交往》)

(一) 韩霖张庚之《圣教信证》所载明末清初西来之教士，凡九十一人。上方所举有著作之诸人外，又有郑玛诺一名乃中国人，自幼即往西国。此人似为葡人重启中欧交通后，中国第一人曾至欧洲者。

二二 徐光启与李之藻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杨镐四路丧师，京师大震，累疏请练兵自效。神宗壮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列上十议。时辽事方急，不能如所请。光启疏争，乃稍给以民兵戎械。未几，熹宗即位，光启志不得展，请裁去，不听。既而以疾归。辽阳破，召起之还朝，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方议用，而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议不合。御史邱兆麟劾之，复移疾归。天启三年，起故官，旋擢礼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贤党智铤劾之，落职闲住。崇祯元年召还，复申练兵之说。未几，以左侍郎理部事。帝忧国用不足，敕廷臣献屯盐善策。光启言屯政在乎垦荒，盐政在严禁私贩。帝褒纳之，擢本部尚书。时帝以日食失验，欲罪台官。光启言：“台官测候，本郭守敬法。元时尝当食不食，守敬且尔，无怪台官之失占。臣闻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帝从其言，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四年春正月，光启进《日躔历指》一

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复上《测候四说》。其辨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郑以伟并命。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赠少保。（《明史》卷二五一）

李之藻者，杭州仁和人，字振之，又字我存，万历二十六年会魁。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至京。玛窦精通儒术，一时名士均乐与之游。之藻过从尤密，间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则当，不如其言则悔。遂大倾服而问道焉。万历三十一年，玛窦著《天主实义》，即与之藻等质疑送难而成者也。论道之余，兼及理数。明季学者，喜言心性，而之藻于天文、地理、几何、算术、美术、音乐、工艺诸学，皆能致精思。杨廷筠尝曰：“往余晤西泰利公京邸，与谭名理数日，颇称金兰。独至几何圆弦诸论，便不能解。公叹曰：‘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振之两度居燕，译得算术若干卷。既脱稿，余始闲请而共读之，共讲之。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

旧所未有也。”之藻居燕数年，与玛竇译成《乾坤体义》。复自著《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等。……之藻虽交玛竇十年，而未尝领洗。……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之藻忽患病。京邸无眷属。玛竇躬为调护，亲切如家人。及病笃，自忖必死，立遗言，请玛竇主之。玛竇慰藉备至。之藻幡然参彻于生死之际，遂受洗礼，圣名良，因号凉庵居士。并捐百金为圣堂用。已而病愈，语人曰：“此后有生之年，皆上帝所赐，应尽为上帝用也。”之藻病愈未久，而玛竇卒，乃为玛竇经纪其丧。复为玛竇同会庞迪我、熊三拔疏请于朝，赐玛竇葬地。时南京、上海久已开教，而杭州尚付阙如。三十九年，之藻丁父忧，告归。乃邀郭居静、金尼阁二司铎及修士钟明仁入越，馆于家。丧葬仪式，悉从教礼。其后别僦一屋为圣堂。一六一一年五月八日，行第一次弥撒礼于杭州。之藻招致二司铎之力也。……之藻复演利玛竇之旨，著《同文算指》十卷。……四十四年八月，南京教难。……遽兴大狱，王丰肃、钟明礼、钟明仁等三案，逮捕至二十六人。王丰肃者，意大利司铎。二钟兄弟，广东新会人，修士也。王后更名为高一志。……天启三年，之藻复告归。庐居灵竺间，名其园曰存园，自号存园寄叟。专心译著，不闻外事。自天算、舆地以外，更及物理名理诸书。艾儒略《职方外纪》成。……修士傅汛际者（《明史》

汛作兆误),波尔杜曷学士也,以天启元年,至中国,入杭州。之藻与译希腊古贤亚利斯多特勒之书。已成者,有《寰有诠》六卷、《名理探》十卷,其价值不在欧几里得《几何》下,而不甚见称于世,则以读者之难其人也。……崇祯二年九月,设局于宣武门内东城根首善书院,颜曰历局。光启为监督,之藻佐之,召西洋人龙华民等参其事。《新法算书》百卷即当时所修。未成而之藻卒,时崇祯三年十一月,之藻奉教后二十年也。之藻未卒之前年,尚刻《天学初函》二十种,曰初函者,拟续刻也。而毕方济《睡答》、《画答》,杨廷筠《圣水纪言》等,亦均之藻梓行之。之藻博学多通,时辈罕有其匹。其为文汪洋浩瀚,才气四溢。时西士寓书罗马者,无不称之藻为此间才士,以故之藻于西土殊有名。(见陈垣撰《李之藻传》,《国学》第一卷第三期)

二三 《明史·和兰传》

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永乐、宣德时,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颅伟倍常。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大泥、吕宋及咬啮吧(一)者,和兰人就诸国转贩,未敢窥中国也。自佛郎机市香山,据吕

宋，和兰闻而慕之。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澳中人数诘问，言欲通贡市，不敢为寇^(二)。当事难之。税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游处一月，不敢闻于朝，乃遣还。澳中人虑其登陆，谨防御，始引去。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和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宗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锦乃代为大泥国王书，一移宗，一移兵备副使，一移守将，俾秀、震赍以来。守将陶拱圣大骇，亟白当事，系秀于狱，震遂不敢入。初，秀与酋约，入闽有成议，当遣舟相闻。而酋卞急，不能待，即驾二大舰直抵澎湖。时三十二年之七月。汛兵已撤，如入无人之墟。遂伐木筑舍，为久居计。锦亦潜入漳州侦探，谎言被获逃还。当事已廉知其状，并系狱。已而议遣二人谕其酋还国，许以自贖，且拘震与俱。三人既与酋成约，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国尚依违未定。而当事所遣将校詹献忠赍檄往谕者，乃多携币帛、食物，觐其厚酬。海滨人又潜载货物往市。酋益观望不肯去。当事屡遣使谕之，见酋语，辄不竟，愈为所慢。而宗已遣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

金饋案，即許貢市。酋喜與之盟。已就矣，會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胆智，大聲論說，酋心折，乃曰：“我从不聞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無所懼，盛氣與辨。酋乃悔悟，令之范還所贈金，止以哆囉哇、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饋案，乞代奏通市。案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十月末，揚帆去。巡撫徐學聚劾秀、錦等罪，論死、遣戍有差。然是時佛郎機橫海上，紅毛與爭雄，復泛舟東來，攻破美洛居國，與佛郎機分地而守。后又侵奪台灣(二)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闌出貨物與市。已又出據澎湖，築城設守，漸為求市計。守臣懼禍，說以毀城遠徙，即許互市。番人從之。天啟三年，果毀其城，移舟去。巡撫商周祚以遵諭遠徙上聞。然其據台灣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復築城澎湖，掠漁舟六百餘艘，俾華人運上石助築。尋犯廈門，官軍御之，俘斬數十人，乃詭詞求款。再許毀城遠徙，而修築如故。已又泊舟風櫃仔，出沒浯嶼、白坑、東椗、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間，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復助之，濱海郡邑為戒嚴。其年巡撫南居益初至，謀討之。上言：“臣入境以來，聞番船五艘續至，與風櫃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勢愈熾。有小校陳士瑛者，先遣往咬囉吧，宣諭其王。至三角嶼遇紅毛船，言

咬啣吧王已往阿南国，因与士瑛偕至大泥，谒其王。王言咬啣吧国王已大集战舰，议往澎湖，求互市。若不见许，必至搆兵。盖阿南^(四)即红毛番国，而咬啣吧、大泥，与之合谋，必不可以理论。为今日计，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调兵足饷方略。部议从之。四年正月，遣将先夺镇海港而城之，且筑且战。番人乃退守风柜城。居益增兵往助，攻击数月，寇犹不退，乃大发兵，诸军齐进。寇势窘，两遣使求缓兵，容运米入舟，即退去。诸将以穷寇莫追，许之。遂扬帆去。独渠帅高文律等十二人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献俘于朝。澎湖之警以息，而其据台湾者，犹自若也。崇禎中，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乃与香山佛郎机通好，私贸外洋。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其酋招摇市上，奸民视之若金穴，盖大姓有为之主者。当道鉴壕镜事，议驱斥，或从中挠之。会总督张镜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已为奸民李叶荣所诱，交通总兵陈谦为居停出入。事露，叶荣下吏，谦自请调用以避祸。为兵科凌义渠等所劾，坐逮讯。自是奸民知事终不成，不复敢勾引。而番人犹据台湾自若。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华人未尝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牕，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

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然以舟大难转，或遇浅沙，即不能动，而其人又不善战，故往往挫衄。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舵后置照海镜，大径数尺，能照数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产有金、银、琥珀、玛瑙、玻璃、天鹅绒、琐服、哆啰嗟。国土既富，遇中国货物当意者，不惜厚资，故华人乐与为市。（《明史》卷三二五）

（一）咬嚼吧即爪哇岛中之巴达维亚市（Batavia）。荷人莱希登（Seyger van Rechteren）一六二八年（明崇禎元年）之《东印度纪行》，谓爪哇人称巴达维亚市曰雅喀脱拉（Jaccatra 今名雅加达），中国人则称之为咬嚼吧（Calappa）云。

（二）一五九四年（明万历二十五年），葡萄牙人禁止荷兰船往里斯本（Lisbon），间接输入中国货物且不能，故一六〇四年乃遣瓦维克（Wybrand van Warwich）领船一艘直往广东。时葡人占据中国澳门，以澳门葡人之压迫，不得通商。一六〇七年（万历三十五年），同样计划，复成画饼。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瓦伦丁（Valentyn）著《荷兰东印度公司史》（公司初建于一六〇二年，即明神宗万历三十年）谓一六〇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荷兰人始至中国领海，泊于澳门。在其处毁葡萄牙巨舰一艘。一六二二年（明熹宗天启二年）六月，荷人赖佑菀（Kornelis Rayerszoon）率船十五艘围攻葡人

于澳门，欲据有其地。以八百人登陆，大败而退，失人员三分之一。赖佑菽死之。乃占据中国之澎湖，筑垒而守。荷人称其地为排斯克陀尔群岛 (Pescadores)。莱希登记荷人占澎湖后，因中国政府不许通商，故封锁漳州 (Chincheo) 江口，抄掠所有中国海上大小船舶，断绝中国与菲律宾群岛贸易。至一六二四年 (天启四年) 荷人自澎湖撤兵，交还该岛与中国。然其人退出澎湖后，乃复东航至中国之台湾岛西南部，占领其地。葡萄牙人称台湾岛为伊儿哈福儿摩撒 (Ilha Formosa)，此言美岛 (beautiful island) 也。至今西人沿用此名。一六六二年 (清圣祖康熙元年)，郑成功驱逐荷人，收复台湾。

(三) 台湾之名，虽始见于《明史》，然自隋以来，中国人即以之与琉球为同一地，清初天主教教士谓中国人于一四三〇年 (明宣德五年) 前不知有台湾者，则大误矣。

(四) 阿南即荷兰，闽广人之读音也。

二四 《皇明世法录》记和兰

红夷自古不通中国，与佛郎机接壤，时驾大舶横行爪哇、大泥间。及闻佛郎机据吕宋，得互市香山澳，心慕之。万历二十九年，忽扬帆濠镜，自称和兰国，欲通贡。澳夷共拒之，乃走闽。闽人李锦久客大泥，与和兰

习。说其酋麻韦郎曰：“若请市，无以易漳。漳海外故有澎湖屿，可垒而守也。宋瑄在闽，若第谨事之，计无不取如携者。”三十二年七月，遂诈为大泥国王书，移闽当事及中贵人高宗，而以巨舰尾至澎湖。时海上汛兵俱撤。夷伐木驾厂，如履无人之境。而李锦徐拿鱼艇附入漳，诡为所掳脱归。当事系锦，及前所遣猾商潘秀，令谕夷还自赎。已并遣材官捧檄往，乃多赍酒币觐厚偿。海上奸氓，又潜移华货私与市，夷益生心观望。而宋瑄已羸夷贿，许以三万金为寿，与寻盟。会当事所遣往谕材官沈有容雅饶才略，从容谕夷，多中窾。其酋麻韦郎颇心动，众露刃相挟，沈厉声折之，为语塞。因仅以夷刀及玻璃等器，遣瑄求市。已而当事严禁兵民接济，疏请声剿。夷度坐困，竟以十月宵遁。勾引锦秀等论如法。旋奉旨传谕大泥国移檄和兰，无为细人所误。维时闽海幸复宁谧，而本夷从此习华境曲折，心不能无他觊。兼之海上利夷金钱，勾引实繁有徒。四十五年，更从吕宋港口，迎击华商。尔后遂大入澎湖，据为三窟矣。其人深目碧瞳，长鼻赤发，闽人因呼为红毛番，又称为红夷云。舟长可三十丈，横广五六丈。树五桅，凡三层，旁凿小窗，置铜銃，以俟桅下。大銃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震数十里，非敌迫亦不轻施也。舵后铜盘，大径数尺，往来海

道不迷，称照海镜。奉事天主甚谨。每役使乌鬼行巨涛中如平地。或云，红夷富金钱，遇华人货当意辄厚偿，不甚较直。海上货为红夷售，则价骤涌。其来领国母钱巨万，求开市，不习战。已因中国驱逐，始募倭冲锋。所恃独铜銃。其舟既大，亦不便回旋，可以计破。今红夷銃法，盛传中国，佛郎机又为常技矣。（《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二五 《万历野获编》等关于 “红毛夷”的记载

红毛夷自古不通中国，亦不知其国何名，其地何所。直至今上辛丑（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〇一年），始入粤东海中。因粤夷以求通贡，且于澎湖互市。不许。次年，又至闽海。时税监高宥肆毒，遂许其市易。以抚按力遏而止。至岁甲辰（万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〇四年），徐石楼（学聚）抚闽，忽有此夷船近海壩住泊。时漳州海商潘秀等素商于大泥国，习与红夷贸易，且恃税监奥主因先世于旧浯屿通贡市为辞。两院仍拒绝，遂罢议。而通番奸商私与互市，与吕宋诸国无异，距今又十五六年矣。彼日习海道，而华人与贸易亦若一家，恐终不能禁。说者又以广之香山屿夷盘据为戒，似亦非

通论也。当此夷初至内地，海上官军素不习见，且状貌服饰，非向来诸岛所有，亦未晓其技能，辄以平日所持火器遙攻之。彼姑以舟中所貯者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云。次年复漂洋出粤东，迫近省会。粤人谋之香山嶼诸贡夷。皆云，彼火器即精工，万无加于我曹，愿首挫其锋。比舳舻相接，硝铅互发，则香山夷大鬪，所丧失以万计。及诱之登岸，焚其舟，则伎俩立穷。自此相戒毋犯。嶼夷因与讲解议和。往来大浸，听其贩鬻，然终无敢以互市请者。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诸炮，因仿其式并方制造。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已足凭为长城矣。其人双瞳深碧，举体洁白如截肪，不甚为寇掠。亦有俘执解京者，大抵海上诸弁诱致取赏，非尽盗也。近且駸駸内徙，愿为天朝用，亦亘古未有之事。（《万历野获编》卷三〇）

洋舶之大者独檣舶，能载一千婆兰，一婆兰三百斤，番语也。次牛头舶，于独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舶，于牛头得三之二。次料河舶，于三木得三之一。底二重，皆以铁力木厚三四尺者为之，锢以沥青、石脑油、泥油、填以礪石，钉以独鹿木，扎以藤，缝以椰索。其碇以

铁力水杪，钉以桄榔篋笮淬钉，以蛇皮内膏。盖海水咸，烂铁妨磁石，故皆不用铁物云。桅凡三。一桅常植，二桅以风而植，桅长者十四五丈，或二三接，中皆横一杆，上有望斗，容四十余人，又以木为人，或升或降，遍置梯绳之间，前木照，后舵，以黑鬼善没者司之。其舶小者，四围皆密，腹中仅留一孔，自上而下，飘洋时，稍公缚身桅下，余悉在舶腹之中。凡上舶容人千余，中者数百，皆有舵师、历师。然必以罗经指南，尸罗经者为一舶司命，毫末分利害焉。每舶有罗经三，一置神楼，一舶尾，一在半桅之间，必三鍼相对不爽，乃敢行海。大鱼至，以铜铍击而退之，大鱼去，而波浪为怪，以长剑斩之。其人为西南诸番将卒工商之属，一一凶狠。海寇皆莫敢近。故得输其珠玑奇物，以辐辏五羊。尝有贺兰国舶至闽，有客往观之，谓其舶崇如山岳，有楼橹百十重，上悬五色幡帜环飞，庐皆置木偶以疑远，内则含伏大佛郎机铳百位，外则包裹牛革数重，月以丹漆涂斲一周以为固。梯以藤结而上下，客登则番人从雀室探其首，眼皆碧绿，发黄而面黧，以手相援，见之惊犹魑魅，登未及半，则施放火器，黄雾蔽人，咫尺渺不相见，声如丛雷，轰阗足底。译人云，此吾国所以敬客，愿毋恐。其人无事皆细裁大笠，著红縗长褙，金钮连绵至地，或持骨朵，或负手闲行，自晨至暮不息。帆绳交结

如网罗，或皆在其上坐卧。帆以布，凡七，张之，绳以棕细藤，窗牖以玻璃嵌之。舱以辟支缎铺之，凡十数重。酒以葡萄以香春器以宝玉碗，高倾以泻注成贯珠为礼。瓜蔬味皆酸脆。碧色笔管以木为之，如冠簪而细小。有一卷长二丈余，绘画山川，有番字识其下，考之，皆五虎门内水深浅处，其心故不可测也。贺兰舶亦尝至广州，舶腹凡数重，缒之而下，有甜水井，菜畦、水柜。水垢浊，以沙矾滤之复清。悬釜而炊，张锦绷白氍而卧，名曰栗床。人各以柔韦韬手，食则脱之。食皆以苏合油煎烙，馒头、牛膾皆度色如金黄乃食。其刀可屈伸，如蛟蛇左右盘拿，如古之鱼肠剑然。时鼓弄铜琴铜弦，拍手鞞肩，对舞以娱客，似有礼者。吾广承平时，西南诸番常至者有十五国，其安南、占城、暹罗、真腊、斛锁里五国，岁一朝贡，余则或至或不至。所患者吾奸民为彼舌人通事时，或椎发环耳侏傒入群，为之乡导，诱之以妇女妖淫，告之以官司轻重，示之以地形虚实，为我腹心祸患。正德间，佛朗机给称入贡，自西海突犯东莞城，大肆杀掠，此其明征矣。贺兰从古未至，而红毛鬼者长身赤发，深目蓝睛，势尤狰狞可畏。比年数至广州，其头目号曰白丹，每多闽、漳人伪为之。其骄恣多不可制。红毛鬼所居大岛，在交趾南，盖倭奴之别种也。常入洋中为盗。其船有五桅者、九桅者，首尾皆有舵以

利回旋。舵工分班使风，昼夜兼行，惟视罗经所向。时登桅视千里镜，见远舟如豆子大，则不可及，若大如拇指许，即接长其桅而追之。桅有雌雄二竅，箍而楔之，益左右帆，数百里之遙，逾时可及。吾船亦有三五桅者，两舷作木城，摇橹于中，且行且战。若大炮多，风顺，亦可逸去。倘寡不敌为所擒，则尽屠矣。红毛鬼之为恶若此。嗟乎！吾粵三面阻海，而南澳为左蔽，濶洲为右翼，虎门为前屏，此皆险要。倭与红毛若乘汛，举连天之舶而前，则南澳必先受敌，虎门犄角二隅，未多置兵，则内户不键也。诸船既往来飘忽，而山寇阴行勾引，其为祸可胜道哉！（《羊城古钞》（一）卷八）

（一）《羊城古钞》，清乾隆年间顺德仇池石辑之关于古代广州史料汇篇，八赉堂藏版。

二六 鄂本笃之来中国

鄂本笃(Benedict Goës) 葡萄牙人，一五六一年生。年青时充水兵驻印度。后受莫臥儿朝皇帝阿克巴(Akbar) 赏识宠爱。一六〇一年耶稣会大僧正举之充探契丹之职。鄂于次年由印度启程。一六〇七年鄂病死于肃州。利玛窦据其遗留日记等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其后金尼阁存录于其所著《耶稣会教徒传教中国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pud Sinas)中。现据亨利玉尔英译本将三章转译于下。

耶稣会会员葡萄牙人鄂本笃(Benedict Goës)

被选往访契丹国

昔威尼斯人马哥孛罗尝著书详记契丹国事，名震欧洲。惟世代湮远，人已忘之。甚有谓为寓言，世间确无此国者。耶稣会神父之居莫臥儿^(一)朝廷者，尝致书于居住印度西部之同事人，叙述回教徒传说。谓契丹国更在东方，位于莫臥儿王国之北。此虽旧事重提，而实新闻也。诸神父并深信其地有基督教牧师、寺院、僧侣、祈祷等也。神父尼古拉斯皮门塔(Nicholas Pimenta)者，葡萄牙人也，充吾会之东印度探访员，闻而大喜。急欲往其地，为吾会宣力传教。更谓其地基督信徒，皆远隔教皇，所作所为，逾越规训，在所不免。故尤不可不往探访也。皮门塔因上书于教皇及葡萄牙国王，求赞成此举。王乃令总督阿里亚斯撒尔丹哈(Arias Saldanha)襄助此举，给皮氏以金钱及奖励。总督受命，极力相助。盖总督亦赞成传布基督教，尤愿推广吾会也。皮门塔乃择吾会会员鄂本笃当此行。鄂亦葡人，忠诚巧慧，居莫臥儿国甚久，闲波斯语，熟回教风俗习惯。二事皆为充当此行所不可缺者也。

(一) 莫臥儿帝国建于一五二六年(明嘉靖五年)，明末，欧人至印度者，称印度中部为莫臥儿(Mogor，

Mogul),而在葡萄牙人口中,印度之名,仅施于果阿(Goa)及西海岸诸地而已。

神父利玛窦自支那国京城迭次致书印度诸同事,谓契丹乃支那帝国之别名。惟在莫卧儿朝中诸神父,来函所见,全然相异。皮门塔对于两说,初则怀疑不决。继则偏信莫卧儿诸神父之函。盖诸书已明言契丹各地,有回教徒甚众,而支那无该教之踪迹也。再支那业已证明向无基督教,而回教徒身历契丹境者,皆言之确凿,契丹有基督教也。亦有谓契丹与支那为邻国,因之误传,支那即契丹也。故皮门塔等会商决定,派人探访,以释群疑,兼寻与支那有否短捷交通路线也。

契丹国有基督教徒,或为回教徒之谎言,盖彼人素不可恃也;或由其国教仪外观,略似吾教,遂有此误报也。回教徒不奉一切偶像,偶见支那庙宇中群像,有似吾教圣母及圣徒者,遂以为其国教,同于基督教也。支那庙中坛上有灯及烛。其国僧侣之服,与吾教礼书所言勃鲁维尔(Pluvials)服相似。请愿人行列诵经,正类吾人歌颂。音调亦酷似吾教堂中之格利哥雷唱也。其他宗教上之仪礼,用以祈神祷天者,亦多与吾人相似。外国商旅,若回教徒等骤见之,未有不混以为基督教信徒者也。

鄂本笃既受命，乃整理行装，预备起程，矫扮亚美尼亚商人，长衣缠头，腰挂弯刀，背负弓与箭筒，蓄须发甚长。衷心虽奉基督，而在途间，人皆以为摩诃末之徒也。易亚美尼亚名曰伊色阿伯德拉(Isai Abdulla)。伊色即耶稣之转音，阿伯德拉犹云天主之仆役也。莫臥儿皇帝阿克巴(Akbar)素与耶稣会上友善，尤喜鄂本笃，故赞助壮行，给御笔书多通，或致王之友，或致来贡藩王，敕令沿途保护。所以矫装为亚美尼亚人者，盖不若是，则不得过。若被知为西班牙人，则中道被阻，可断然也。又携带货物多种随行。一则使人见之，以为实是商人。再则货物售出，可以作为路费也。葡萄牙之印度总督，捐重资，购办西印度及莫臥儿国之各种货物。阿克巴亦慨捐巨金以助行。神父哲罗姆沙忽略(Jerome Xavier)主掌莫臥儿国基督教事务多年，派熟悉沿途诸国事情者二人伴行。一为教士李俄格力曼奴斯(一)(Leo Grimanus)，俾鄂本笃长途远征，不生厌心。他则为商人戴梅忒流斯(Demetrius)。又给仆役四名侍奉左右。四人昔时皆为回教徒，而今已改崇基督教矣。然皆不得力，故抵腊和儿(二)(Lahore)后，即遣之归，而另佣亚美尼亚人，曰亦撒克(Isaac)者同行。亦撒克已有妻孥，居腊和儿。亦撒克为全队中最忠者，沿途辛苦万分，无一怨言，古所谓良友，殆不虚也。鄂

本笃告别长官后，乃起程。据当时训令观之，起程日期，为此世纪之第三年（一千六百零三年）正月六日也。

（一）李俄格力曼奴斯似即一五九〇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阿克巴遣往果阿充大使之助祭李俄格力摩牛斯（Leo Grymonius）也。格力摩牛斯希腊人，巧慧而练达。

（二）腊和儿，莫臥儿帝国之陪都也。他书记鄂本笃于一六〇二年（明万历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起程，十二月八日，抵腊和儿。训令或于起程后，送往腊和儿者也。鄂本笃抵腊和儿后，并未依训令，住该城教堂耶稣会士平海罗（Emanuel Pinheiro）及柯尔西（Francis Corsi）二人处，乃居威尼斯人格力西（John Galisci）之家也。

每年商人，欲往喀什噶尔国者，须在腊和儿结队同行。喀什噶尔国自有王。所以须结队同行者，一可途中互相辅助，再可抵抗盗匪也。此次与鄂本笃同行者，共凡五百人。随从驃马、骆驼、车辆甚众。是年四旬大斋（一千六百零三年之复活祭在三月三十日）时起程，离腊和儿。行一月，抵阿塔克市（一）（Atheç），仍在腊和儿省境内。休息两星期后，复起行。渡一河，宽约一箭之遙，有渡船，专载商旅。在河之对岸，休息五日，有来警告前途有盗匪阻路者。又行二站（原作二月，玉尔谓应

作二站,茲改正),抵配夏哇(二)(Passaur = Peshawar)休息二十日,始再前行,往向一小城。途间遇一参圣者,言前行三十日程,有一城,曰喀帕儿斯达姆(三)(Cappertam)其人不许回教徒入城,违者死。异教商人,则可入城无阻,惟不得入其庙宇。本地居民入庙,须衣黑服,否则亦不得入庙。地皆膏腴,出产甚丰,尤多葡萄。参圣者言次,赠鄂本笃葡萄酒一杯。鄂尝之,乃酒也。其味清冽,无异于吾国所产者。是处回教徒素不饮酒。因疑该处居民,为非回教徒,而实基督教徒也。留于遇参圣者地点(四)二十余日。继闻前程途间多匪,乃自地主请兵四百人护行。由该处起行二十五日,抵吉代里(五)(Ghideli)。全途行李货物,皆沿山麓而行。持兵器之商人,自山顶眺望,以防盗匪。盖盗皆藏山顶,时自顶上飞石,掷击行旅。护卫之士,在山顶前行。若遇盗匪,则以武力驱之。商人在此付通行税一次。盗匪来袭,同行者多受伤,生命财产,经大危险,始得平安。鄂本笃与余人奔入林中,深夜始归,幸免贼手。又行二十余日,后抵可不里城(六)(Cabul)。百货荟萃,商贾云集。此城仍隶莫卧儿皇帝版图。诸人稽留于此凡八阅月。商人中有不愿前行者,亦有因人教过少,不敢前行者。

(一) 阿塔克今名阿托克(Attock)。位于印度斯河

上。地势险要。一五八一年(明万历九年),莫臥儿皇帝阿克巴建此,以防其弟可不里总督哈启姆弥儿柴(Hakim Mirza)之侵入,阿克巴名之曰阿塔克巴那拉斯(Atak Banaras)。同时又在国之东南,建一要塞,名曰喀塔克巴那拉斯(Katak Banaras)。阿托克在今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附近。

(二)配夏哇城位于巴拉河(Bara Stream)左岸之山顶上。可俯瞰四周平原。东南距斯瓦忒河(Swat)及可不里河交汇处十三里半(英里)。距开伯尔关(Khyber Pass)口甲姆路德(Jamrud)炮台十里半。东晋法显《佛国记》作弗楼沙国,为乾陀罗省(Ghandara)之首府。一五五二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胡马云(Humayun)见寨垒多毁,乃重修之,命一重将驻守。阿克巴时,巴尔格拉姆(Balgram)又重修之。

(三)喀帕儿斯达姆即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之讹音。在印度库士山中。回教徒称其人曰喀菲儿(Kafirs),犹云信异端者也。其人自昔嗜饮酒。算端巴伯儿《史记》载喀菲儿人项间皆悬皮酒壶,渴时不饮水而饮酒也。好勇斗狠。无文字、庙宇、僧侣。民食中,以山羊肉为最多。间亦有食鸱鸺及鹿者,惟鸡、鸡卵及鱼则无食者。故河中之鱼,可掬也。信惟一之上帝,然又崇拜三神。一神曰帕力沙奴(Palishanu),刻于木上,有银目。天久雨或久旱或瘟疫流行,则祈祷之。祭则以羊,洒羊血于神像之身。祭时妇女不得近旁。人死葬之以棺,营窆于山中。宣誓言

和，以舐盐为信。

(四) 鄂本笃请得护兵四百人之地，玉尔谓或即哲拉拉八德(Jalalabad)城也。此城距配夏哇七十九英里，可不里一百零一英里。阿克巴皇帝建于一五七〇年(明穆宗隆庆四年)。

(五) 吉代里即今代之哲代雷(Djegdeléh)，距可不里四日程。

(六) 可不里(Kabul，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即《新唐书》之迦布逻城，今为阿富汗国都城。一五〇四年(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算端巴伯儿攻陷后，即驻其地，君临四境，凡二十年，始更侵入印度，建莫臥儿朝。巴伯儿卒，封给少子喀姆兰(Kamran)。后为其兄胡马云(Humayun)所夺。胡马云卒，封给少子弥儿柴哈启姆(Mirza Hakim)。哈启姆卒于一五八五年(明万历十三年)，可不里城遂归其长兄阿克巴。由是直至一七三八年(清乾隆三年)，皆属印度莫臥儿朝皇帝。后为那的儿沙(Nadir Shah)所有。由那的儿沙传之阿合玛特沙杜拉尼(Ahmad Shah Durrani)。其子帖木儿(Timur)始建都于此。

当是时，喀什噶尔王之妹，归自麦加城(Mecca)，道经可不里，与商队同行。喀什噶尔王名魔法默德汗(Maffamet Can)，其妹乃和闐(Cotan)王之母也。王妹号曰爱智哈奴姆^(一)(Age Hanem)，萨拉森人常加

荣名于往麦加城谒摩诃末之尸者曰“爱智”。王妹崇奉摩诃末，适自万里外之麦加城归来，故回教徒称之以是名也。斯时王妹短乏旅费，故转向商人借贷，并允于归国后，加重利偿还。鄂本笃因思欲往契丹，必经喀什噶尔国境，莫卧儿皇帝命令效力，过此即止。欲取得他国王之保护，此诚为良缘，机不可失。于是将所带货物售出，借给王妹黄金六百锭，并于契约上，注明不收利息。王妹为人度量宽洪，抵国后，果不忘鄂之惠，偿以玉，值数倍于鄂所贷者。支那人最爱此宝石，携往契丹售之，利可倍徙也。

(一) 爱智哈奴姆原文为 Hajji-Khanum，犹言参圣公主(The Pilgrim Princess)也。麻法默德汗正音应作摩哈默德汗(Mahomed Khan)摩诃末葬于麦地那(Medina)，不在麦加。此处记载有误。

教士李俄格力曼奴斯不耐风尘之劳，乃自此归回腊和儿。同伴者戴梅忒流斯因事留此不能前行。鄂本笃乃仅偕亚美尼亚人亦撒克与商队同行。以前同行诸商人外，斯时又加入新客数名。不虞前程有危险也。

起行后，第一站抵察拉喀儿^(一)(Ciarakar)，其地多铁。此城在莫卧儿国边境。以前皇帝诏书，各地不敢不遵，故得免留难勒捐等事。抵此则天高皇帝远，始

觉行旅不易矣。再行十日，抵八鲁湾^(二)(Paruan)。人烟稀罕，此为莫卧儿国极边矣。休息五日，再起行，过高山，峰峦耸入天际。行十二日，抵恩格兰^(三)(Aingharan)再行十五日，抵喀尔奚亚(Calcia)。居民须发皆黄，类低国人民^(四)，住乡村茅屋中。再行十日，抵哲拉拉拔德^(五)(Gialalabath)。有婆罗门人在此向旅客征收过路税。盖得白鲁阿拉塔^(六)(Bruarata)王之允许也。再行十五日，抵塔里寒^(七)(Talhan)。适逢乱事，故羁留于此凡一阅月。喀尔奚亚人民揭竿起事，道路阻塞也。

(一) 察拉喀儿(Charikar)在可不里城北四十英里，高儿班德山谷(Ghorband Valley)之口。依宾拔都他《游记》尝载之。铁砂皆来自高儿班德矿穴，锻炼后，贩至可不里出售。

(二) 八鲁湾之名，已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地居印度库土山之一隅。有数峡道，交会于此，形势甚险要，故自昔即著名于亚洲古史。爱德利奚(Edrisi)《地理书》作法儿湾(Farwan)，谓“城市不大，居民殷实。市场中，肩背相摩，四周风景绝佳，房屋以泥砖构成，全市位于班笈希儿河(Banjhir)畔”。

(三) 总计鄂本笃由可不里城至塔里寒，所需之时共七十五日，而实则至多十六日，以至二十日即足矣。李枢

(Leech) 谓恩格兰为八鲁湾峡中一村，距关口二十六英里。亨利玉尔谓此名或由阿韩格兰(Ahan-gharan)二字而来。阿韩，铁也。格兰，矿也。各图中皆无喀尔奚亚之名。玉尔谓库勒姆(Khulum)城王族曰喀拉枢(Khallach、Killich)。喀尔奚亚或由喀拉枢而来。玉尔又谓阿母河北布哈拉城丛山中，有波斯种人，曰喀尔察人(Ghalchas)，不属他国。其人多贫，面貌美好。与鄂本笃所记须发皆黄，类于低国人民者略相同也。斯坦因谓萨里库儿(Sarikol)人民中，有吉利吉思人，以游牧为业。此外又有塔笈克人(Tajik)，言语面貌，皆与格尔察人(Galcha)相似，居住极东之伊兰民族也。亨利考狄谓喀尔奚亚当在昆度斯(Kunduz)及塔里寒中间之康纳拔德(Khanabad)附近。

(四) 低国者今之荷兰、比利时也。英文曰 Netherlands，德文曰 Niederlande，皆即低国之义。盖此二国，处来因河下流，地势低洼故也。

(五) 此节之哲拉拉拔德与上两节请得护兵四百人之哲拉拉八德不同。以前之哲拉拉八德在配夏哇与可不里中间，播勒川(Beilam)与可不里河交汇处。此处之哲拉拉拔德应在库勒姆(Khulum)与塔里寒中间，昆度斯或阿梨阿拔德(Aliabad)附近。

(六) 白鲁阿拉塔即布哈拉之讹音。

(七) 塔里寒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在昆度斯东五十英里。《马哥孛罗游记》作塔伊康(Taicán)。自是以东，直至帕米尔高原东面之乞乞克力克关(Chichiklik

Pass),鄂本篤似由馬哥李羅故道而行也。

由是前行,抵哲曼(Cheman),屬撒馬兒罕王阿伯德拉汗(Abdulahān)所轄。王兼管拔汗那(Burgānia)、布哈拉(Bacharata)及鄰近諸國^(一)。哲曼城市甚小。城中長官遣人來請商隊入城。蓋城外恐有喀爾奚亞叛民來襲也。商人答以寧願納過路錢,欲于夜中起程也。長官聞之,嚴禁前行。謂喀爾奚亞人此時無馬,若商隊前行,馬將盡落叛人之手。以後叛徒勢力更張,搔擾此邦,抄掠人民,將更甚于前。最妙之策,莫如全隊入城,與城中人合力抗御叛民也。商人于是進城。將至城牆邊,即有來報,叛徒已至。長官及隨從,聞而逃奔。商人協議,將行李作牆,以便守衛,收集石塊,積之如丘,以補欠缺。喀爾奚亞人睹此,遣人來慰,諸商無須驚擾,彼人將保護商隊前行也。商人聚議,甘言不可听,決計逃入林中為上策。或有將此謀泄之叛徒者。于是其人即時蜂擁前來,越過行李,取所悅者而去。匪徒呼商人出林中,允許諸人取所余財物,走入城中。鄂本篤歸檢諸物,僅失馬一匹。后以棉布若干易回之。諸人留城中,時懼叛徒破城,屠戮所有人口也。當此危急之時,有布哈拉國大首領俄羅拜忒愛拔達斯干^(二)(Olobet Ebadāscan)者,遣其弟入賊中,曉以利害。賊人懼,始許商人前行。然全途中,仍時有盜匪,尾隨于商隊之

后，见机则窃夺货物也。鄂本笃尝殿后行，有盗四人，伏道旁，出而攻击。鄂取所冠波斯帽投之，贼人接而以为足球。玩戏之际，鄂乘机策马逃奔，得与大队相合。

(一) 窈桂内 (Deguignes) 考鄂本笃旅行时，阿母河北，撒马儿罕、布哈拉及拔汗那等地，皆隶月即别 (Uzbek) 朝代。国君名曰阿伯德尔麦铭 (Abdul Mummin)。此节之阿伯德拉汗必即其人。

(二) 玉尔谓俄罗斯拜忒爱拔达斯干其原音或为阿拉拜格爱巴达克山 (Ala-Beg e Badakshan)，犹言巴达克山酋长阿拉也。

经崎岖之路，履危涉险，凡八日，而抵登吉巴达克山 (Tenghi Badascian)。登吉者，难路之义也。路峡可畏，二人不得并行。悬崖千仞，其下有河，俯视令人目眩。城中居民与兵士多人，连合来袭商队，鄂本笃丧马三四。稍后，馈以礼物若干，皆得赎回。在此停留十日，始再起行。一日而抵察儿求那儿 (一) (Ciarcunar)。遇暴雨，宿旷野中五日。风雨侵袭之外，复有盗匪来攻。由此前行十日，抵塞儿帕尼儿 (二) (Serpanil)。国上空旷，人烟断绝。次登撒克力斯玛 (三) (Sacrithma) 高山，道径险陡，登者须择最健之马以行。余人多择他道，绕屈以行，道虽长，然较平坦也。鄂本笃有两骡，因疲而跛，役人欲纵之去，后费大力，始得引之追及他人。

行二十日，抵撒里库儿^(四)(Sarcol)。有小村多所，鳞次而居。停留二日，俾马得休息。再前行二日，抵哲察力忒^(五)(Ciecialith)山脚，满地冰雪。登山时，有多人冻毙。鄂本笃幸免于死。行于雪中凡六日夜，终抵唐盖塔儿^(六)(Tanghetar)。至此已入喀什噶尔国境矣。亚美尼亚人亦撒克失足，落大河深水中，几于淹毙。卧河涯八小时，鄂本笃始奋力救出之。

(一) 察儿求那儿(Ciarciunar)为波斯语 Char Chinar之讹音。其义为“四株乞纳儿树”也。克什弥尔湖中确有小岛曰察儿乞纳儿。因有四株高大乞纳儿树，故得名。

(二) 塞儿帕尼儿，玉尔谓为锡尔依帕米尔(Sir-i-Pamir)之讹音。其义犹云“帕米尔之顶”也。阿母河、药杀水、叶尔羌及喀什噶尔诸水，皆发源于此。

(三) 撒克力斯玛似为鄂格速斯河源撒力克比(Sarikball)山。

(四) 撒里库儿在帕米尔高原之东部。

(五) 哲察力忒山在撒里库儿之北，为博罗儿山横岭，伸向叶尔羌方面者也。

(六) 唐盖塔儿(Tangi-tar)，“狭峡”之义也。在乞乞克力克关之东。

又前行十五日，抵鸭柯尼枢^(一)(Iakonich)，道路崎岖难行。鄂本笃所携之马，竟有六匹皆死于困倦。又行五日，鄂本笃乃离大队先行，驰至鸦儿看^(二)(Hiar-

chan) 首府。遣回马匹，以助同行，又送食品，以资同伴。不久大队商旅及包裹行李，皆安抵首府。时为耶稣降生一千六百零三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也。

(一) 考狄谓鸭柯尼枢为叶尔羌(Yarkand)西南大村鸭喀阿力克(Yaka-arik)。由乞乞克力克往叶尔羌，路必经之。鄂本笃由印度至叶尔羌所行之路，似即玄奘法师所行者。

(二) 鸭儿看即叶尔羌。名见《元史·世祖本纪》。有时又作押儿牵。

在鸭儿看时，鄂本笃尝致书阿格拉诸同事。言过帕米尔高原之苦。因寒丧失五马，天气酷冷，人马几不能呼吸。由是致死者，比比然也。人皆食蒜韭及干苹果。雪深时约须四十日，始能过高原。马哥孛罗亦记过帕米尔须四十日也。

往契丹之余程及查明契丹国即支那帝国

鸭儿看为喀什噶尔国之都城，商贾如鲫，百货交汇，屹然为是方著名商场(一)。可不里骆驼商队，至此为止。不再前行，欲往契丹，须重组队伍。商队领袖，为王所任命，纳金若干，便可得职。王付以全权，在全途间，可以管辖商人。在此羁留十二月，新商队始得组成。盖道途遥远，艰难危险，商队不能年年有之，须待

人多成群，始可组织。且须知悉何时，能得允准，进入契丹也。

(一) 鄂本笃于一六〇四年（明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及八月间，尝自叶尔羌致书印度同事言，凡欲得往契丹商队长一职，须付国王麝香二百袋，随从四人，皆负使节名义，从行商人一百七十二名，皆须付队长重金，始得一往。故队长每行一次，亦有重利也。

契丹人最贵碧玉，玉如大理石，光亮透明。携往契丹市之，其利倍徙。最良之玉，贡献皇帝，所得回赏，辄百倍原价，故商人群趋于贩玉也。其稍劣而未为皇帝所选者，则市之人民，利厚无穷。虽路程万里，困倦不堪，所费极多，而出入相权，利仍百倍，故人趋之若鹜也。玉可制花瓶及袍带之衫针。雕成花叶，工甚华丽。支那人称此石曰玉石 (Iusce)。今其国中，多不胜数。玉有两种，第一种最良，产和阗河中。距国都不远，泅水者入河捞之，与捞珠相同。磨琢后，有大如大燧石者。第二种品质不佳，自山中开出，大块则劈成片。宽约二爱耳 (ells)。以后再磨小，俾易车载。产玉之山，名曰石山 (Stone Mountain)。土人称曰康桑吉喀修^(一) (Cansanghi Cascio)，距叶尔羌约二十日程。此国地理书所载玉山，或即此也。石山远距城市，地处僻乡，石璞坚硬，故采玉事业，不易为也。土人云，纵火焚烧，

则石可疏松。采玉之权，国王亦售诸商人，售价甚高。租期之间，无商人允许，他人不得往采。工人往作工者，皆结队前往，携一年糗粮。盖于短期时间，不能来至都市也。

(一) 鄂本笃记玉有两种。一种捞自河，一种采自山。与中国史书所记者，完全相同。《新五代史》卷七四《于阗国传》云：“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滂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滂玉。”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一，叶尔羌河下云：“自叶尔羌城南七十里至波斯恰木。又西南五十里至汗亮格尔。又西南百五十里至英额庄。又西南三十里至齐盘山。又西南五十里至阿子汗萨尔。又西南六十里至密尔岱山。山峻三十许里，四时积雪，谷深六十余里。山三成，下成者麓，上成者巅，皆石也。中一成，则琼瑤函之。弥望无际，故曰玉山。采者乘牦牛至其巘，凿之坠而后取，往往重千万觔。”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谓密尔岱山即周穆王所至之群玉山也。康桑吉喀修乃波斯语 Kan sang-i-及突厥语 Kash 之讹也。喀修者，玉也。全义犹云，玉石矿也。

国王名曰摩哈美德汗(Mahomed Khan)。鄂本笃往朝之。进献时辰表、望远镜及欧洲带来诸奇珍。王见而大悦，遇鄂甚优。鄂初不宜泄欲往契丹之谋，仅言

往喀什噶尔东邻嘉理斯国(Cialis = Karashar), 祈王颁护照, 以便行程。王热诚助之。王即前在可不里城所遇往麦加参圣王后之子也。鄂尝借给王后黄金六百锭, 后甚德之, 故今以殊礼待鄂。廷中官吏, 不久亦皆与鄂为知交(一)。

(一) 一六〇四年(明万历三十二年), 二月二日, 鄂本笃自叶尔羌致书沙勿略(Xavier), 言该地居民闻有亚美尼亚之鲁迷(Rumi)人(回教徒之欧人称号), 不守回教法律, 皆大惊惶, 街谈巷议。鄂恐有变端, 乃朝王求保护。王优礼之。其国首相在鄂之行李中, 见有十字架一具及《福音书》一本, 颇注意之。因劝鄂于第二次朝见时, 呈之于王。王敬受书, 因使鄂读一节, 解释其义。鄂乃取书中《耶稣升天颂圣歌》读之, 并以至诚至悲之情, 解释救世主荣升天堂事于诸回教徒前。又略为讲解圣灵降临, 及耶稣光临判断事情。第二次又开卷为诵读《圣诗》第五十节, 又为讲解悔罪之事。环绕而听之诸回教大师, 皆已老耄, 须髯垂胸, 闻鄂言后, 莫不相顾惊讶, 国王亦言前所未闻也。王又请观十字架, 并问基督教徒祈祷时, 面向何方。鄂答以天主无往不在, 故祈祷时, 人面所向, 不拘何方皆可。基督教徒对于洗罪观念与回教徒亦略不同。回人谓洗濯身体, 可以洗去罪恶。基督教徒则谓仅洗躯体, 无益于灵魂, 灵魂自有洗罪方法也。诸人聆言, 皆悦意而退。自是王常召鄂本笃入宫。某日王示鄂圆虫形文字纸一张,

并问鄂纸上所言为何。鄂读之竟(纸上究为何种文字,未详言),知所言乃三位一体之说,并乘机告以天主之威力,无往不在,大莫与比。王之左右闻鄂言,皆赞赏之。因转相问曰:“其所言之基督教徒,莫非吾辈所称喀菲儿人(Kafirs)乎?喀菲儿人亦承认有天主,与吾辈相同也。”(喀菲儿人居印度库士山中。在阿富汗国东北境。)王曰:“所言者,必为摩拉(Mullah)也。”(摩拉,回教之牧师也。)摩哈美德汗即和闐国王,来鸦儿看迎接其母。以鄂在可不里时,有惠于其母,故待之礼貌特殊。闻鄂讲解《圣经》时,莫不倾心而听。

阅六月,昔时同伴之戴梅忒流斯先以事留可不里不能行,至是亦抵鸦儿看。鄂本笃及亚美尼亚人亦撒克见戴抵此,皆欢忭大悦。然同居不久,戴氏实使新友皆感不乐也。当是时,得国王允许,诸商人中,自举一假皇帝。其余商人,则依其风俗,向假皇帝行敬礼,贡献方物。戴氏为人吝嗇,不肯解囊贡献。假皇帝有权可械系其臣民,或鞭笞之也。戴氏几于不能脱此两刑。鄂本笃居间调处,慨然解囊,代为贡献,戴氏始得赦免。某夜有贼数人,穿墙破扉而入宿舍,缚亚美尼亚人亦撒克。拔刀加其颈,禁止声张。掠物之际,其声惊醒鄂戴二人。至起而贼已遁矣。物未被窃,亦云幸矣。

鄂本笃昔在可不里时,尝贷款和闐王母,至是往

索之。和闐去鴉儿看有十日程，来回一月足矣。逾一月，鄂尚未归。萨拉森人因散播谣言，谓鄂不肯祈祷摩诃末，已被回教僧人处死。国人称僧人曰喀悉施(Cashishes)。其国风俗，凡旅客死无后嗣，或无遗言者，其财产归僧人。彼等散播谣言，欲来分取鄂之财产。戴梅忒流斯及亦撒克皆大忧惧，一则伤其同伴之或真死，再则惧将连累自己。鄂后归，戴亦二人之喜可知也。鄂在和闐索得者，皆为宝玉，价值数倍于母金。为感谢天主，志不忘恩之故，乃散赈贫民。自起程迄终，固未尝一日停赈也。

(一) 和闐昔奉佛教。公元九八〇年至九九〇年间(宋太宗时)，佛教政府为博格拉汗(Boghra Khan)所覆，改奉回教。一二〇九年(元太祖四年，己巳岁，宋宁宗嘉定二年)，乃蛮部长屈出律既有伊犁河流域，率兵灭博格拉汗后裔，暂时恢复佛教。屈出律不久又为成吉思汗所灭。和闐旧城遗址，在今城之西八英里，博拉桑(Borazan)乡约忒甘(Yotkan)村。

某日，鄂本笃受萨拉森人某君之请，正与群众宴会之际，忽有狂人持刀奔入室中，以刀指鄂之胸，迫鄂即时呼摩诃末之名而祈祷之。鄂答基督教徒祈祷时，素不呼此名。虽死亦不能从。旁人来救，始将狂人逐出门外。此类胁迫，迭次见之。每次辄以死恫喝，而鄂皆

不为威势所屈。又一日，喀什噶尔王会集回教牧师僧人于宫中，亦召鄂往。其人称牧师曰摩拉。鄂至，众问之信何教，奉摩西乎？大辟乎？摩诃末乎？祈祷时面向何方。鄂答以所奉者为耶稣，回教徒所谓伊色(Isai)也。天主无往不在，故祈祷时，面之所向不拘一定方向。其人间祈祷无一定方向，乃相顾私议。盖彼人祈祷，面必向西也。终乃谓吾教或亦可取(一)。

(一) 杜雅力克(Du Jarric)本，有“鸦儿看城有回教寺一百六十所。星期五日，有官来往市场，宣告人民，不忘祈祷。后此则总寺遣出十二人，执牛皮鞭。见市中有不往祈祷者，即鞭之。”拔都他记花刺子模国亦有此俗。

当此时，土人阿甲西(Agiasi)者，受国王命，为将来往契丹商队长。回鄂本笃勇而多财，乃延至其家聚餐，并奏乐以助欢，其国俗如是也。餐毕，队长请鄂相伴往契丹，鄂喜不自胜。自思本拟请求国王保护往契丹，而今乃处相反地位，被请相伴往其国，乐何如耶？与萨拉森人相处已久，娴其风俗习惯，途中不患无对付方法。鄂因应之。队长乃说王亲求鄂以伴喀栾拔撒(Caruanbasa)。其人称队长曰喀栾拔撒也。鄂应王请，惟要求王赐给介绍书于沿途诸国，以便行程。以前可不里同来诸友，见此不悦。谓上人狡猾多诈，此实设计诱鄂，劫夺其财，并将以害其身。鄂谓国王特请，情不可却，

已许队长，不可反汗，致失忠诚之名。诸友所惧者，亦未始无因。盖土人已有言，出城之后，此三亚美尼亚人必遭暗害。鄂及戴亦三人，皆奉一教，故其人皆称之为亚美尼亚人也。惟戴梅忒流斯则闻言甚惧，又不敢前行。并劝鄂亦不如归回。鄂不听，谓素不以死生介其心。今奉命来此，职守所在。且此行前途荣誉，实不可限量，因畏死而使多人失望，尤为卑污行为。果阿总主教及印度总督支出巨额金钱，助成此行，至此归回，毫无成功，实无面目见人。由此前行，利钝如何，非所计较。惟冀天主仍能相助，亦如以前助之由印度平安而至鸦儿看者耳。无论如何，宁牺牲生命以成功，决不愿半途而归也。

鄂本笃于是束装预备起程。已有一马之外，更增购十匹，以载同人及所携货物。商队长于此时间，归家一省。其家距都城有五日程。及其既归，遗书于鄂并催他商速即起行。鄂得书喜。乃于一千六百零四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身。先至约尔齐（Iolci）。商旅皆须在此付税，并须呈验国王所给护照。过此又行二十五日，经韩家里（Hancialix）、阿尔赛格忒（Alceghet）、哈格拔泰忒（Hagabateth）、爱格利亚（Egriar）、美色泰雷克（Mesetelech）、塔雷克（Thalec）、霍尔马（Horma）、通塔克（Thoantac）、明吉打（Mingieda）、喀

排塔尔可尔齐兰 (Capetal col Zilan)、萨克桂伯达尔 (Sarc Guebedal)、康拔西 (Canbaschi)、阿康色赛克 (Aconsersec)、察柯儿 (Ciacor) 等地,而至阿克苏 (Ac-su)。全途道路崎岖,行旅维艰。或由粗石塞道,或经沙漠,数日无水。

阿克苏乃喀什噶尔国一城市。其长官乃国王之侄,现年十二岁,两次遣人召鄂本笃。鄂因其童子,故献糖果等食物。王待鄂甚优。署中适有跳舞大会,王侄问鄂汝国跳舞法如何。鄂因不欲示以不敬,乃起舞示之。鄂又拜见王侄之母,示以王之敕书。其母见书甚敬。鄂因其妇人,又献面镜、印度糜斯沙布等物。王侄年幼,有他人代行政事。其代理官亦遣人召鄂,礼遇优隆。此行途中有载货之马一匹,断脚绳,走落河中。河流甚急,马溺水浮至他涯。鄂本笃见所载之货,价值甚昂,损失过巨,乃祈祷耶稣,求救护。马后又浮水归来,与大队相合。既失复回,殆有天助。鄂因又祈祷,以谢天主之德。此处所经沙漠曰哈喇契丹 (Caracathai)。犹云契丹人之黑境也。昔有黑契丹人居此^(一),故因得名。

(一) 西辽盛时,天山在其中心。阿克苏以东,亦皆其所辖。

在阿克苏城停留十五日,以待其余商人之至。后又进行,经傲拖格拉克格梭 (Oitograch Gazo)、喀歇尼

(Casciani)、代雷(Dellai)、撒莱格伯达尔(Saregabedal)、乌干(Ugan)而至库车(Cucia)。库车城市甚小。在其处停留一月，俾马得休息。由阿克苏至库车，道路亦甚崎岖。所载货物宝石等甚重，沿途又无大麦可购，以供马食，故马皆困倦异常也。在此城时，有僧人来责问鄂，何故于斋期不斋。其意实欲向鄂收取若干贿赂，可以免斋，或自鄂取得若干罚金也。两方意见不同。僧众迫鄂往其寺中祈祷，几于动武。

(一) 由阿克苏至库车中间各站名，亦皆不能考。库车即古龟兹国。

离库车行二十五日，抵察理斯城(Cialis)。地方虽小，而守卫甚严。此城长官乃喀什噶尔国王之私生子也。闻鄂本笃及从人皆信他教。扬言曰：“异教之人，闯入此国，实属胆大妄为。吾将夺其生命，取其财货，理宜然也。”鄂本笃呈上喀什噶尔王敕书。长官读竟，乃息怒。鄂又献呈礼物若干，长官大悦，待鄂甚优。某夕，长官及其同教之大师僧侣，聚集署中，讨论教义。忽思及鄂，乃遣人牵马一匹，迎鄂赴署。鄂及同伴，忆及初见长官时之刻薄待遇，而此时已漏深夜半，迎鄂入署，是必欲置之于死也。鄂离别亚美尼亚人亦撒克时，泪流满襟，谓彼若能脱险，必须竭力设法，报知同会会员，以鄂被难情形也。鄂出门闾时，心已怀必死之念

矣。既抵署，长官命与回教大师共同讨论教义。此时忽觉天主谓之云：“于紧急之际，汝所欲云者，将给与汝也。”鄂此时口如悬河，论理透彻。彼教大师，皆默然不云，自认战败。鄂之信仰基督真理，由是得以维持。长官时时注意于鄂，赞成其说。终乃喟然叹谓基督教徒乃真密速蛮(Misermans)(一)。并谓其祖先，亦尝为基督教中大师也。其人称真信教者，为密速蛮。讨论既毕，长官延鄂豪餐，并留署中过宿。翌日，始许归舍，亦撒克守待竟夜，以鄂已死，不胜哀悼，声嘶泪尽，忽见鄂回，惊喜无既。

(一) 密速蛮，《元史》作木速蛮。其原音为 Mussulman，华言信正教者。察理斯长官自谓其祖先亦尝为基督教中大师，此语可证明中古时代蒙古突厥有数部落，皆奉基督教也。

商队长在此候后来商旅，待人数众多，始肯再启行。盖人数益多，则于彼益有利也，故又坚执不许他人离队先行。在察理斯(一)停留三阅月之久。鄂本笃以停留既久，需费浩大，急不可耐。乃另献新物于是地长官，求其设法，俾可先行。商队长及其同伴竭力反对。自鴉儿看起身以来，鄂与彼等，素甚和协，至是则不得不反目绝交矣。

(一) 察理斯之名，亦见《哈智摩哈美德谈话记》，作

嘉理斯。由哈密西至阿克苏，所经诸站为辟展、吐鲁蕃、喀喇沙尔、库车等，各家所记皆相同。哈智摩哈美德之记载，摘录如下：哈密至吐鲁蕃十三日，吐鲁蕃至嘉理斯十日，由嘉理斯至库车十日。亦色忒乌拉 (Izzet Ullah) 之纪程如下：哈密至吐鲁蕃十三日，吐鲁蕃至喀喇沙尔九日，喀喇沙尔至库车十日。据此二家之记载观之，嘉理斯必即喀喇沙尔，可无庸疑。鄂本笃由阿克苏东行至哈密，中间各站之名，皆得见之。惟缺喀喇沙尔一名。尤使人不得不思察理斯即喀喇沙尔也。丹维尔 (D'Anville) 谓波斯语察理克 (Scialik) 与突厥语喀喇沙尔 (Karashar)，义皆黑城也。喀喇沙尔即今焉耆。

鄂本笃正拟整理行装，离察理斯城。而以前商队已往契丹者，适西归，过察理斯城。其人皆诡称大使，往契丹国都城北京，与耶稣会教士属于同旅舍内，其人告鄂以神父利玛窦及其同伴诸人详细情形，确实无误。鄂至此时，始恍然大悟，所欲探访之契丹国即支那也。

商人悉皆回教徒，在北京与耶稣会士同居三月之久，故能详言诸教士之情况也。诸教士献呈契丹皇帝钟表、乐琴、图画及欧洲方物。北京贵人皆礼遇教士，皇帝亦常召之入宫晤谈。其语真伪参杂，不可尽信。又能详言所见诸教士之面貌，惟不能告其名也。中国向例，外人入境，皆须依其俗，更改名字，故回人不得知也。商人又出示鄂葡萄牙文字纸一张，在旅舍扫屋时

所得，留为纪念，携归示人，并将告以葡人如何能入中国也。此纸亦耶稣会教士某所书。鄂本笃等闻此诸语，心中大乐。契丹者非他，乃支那帝国之别名。其国都，回教徒所称为康巴路(Cambaul)者，乃即北京之别名。事已证实，毫无疑窦。以前在支那之耶稣会教士固亦尝持此说，而致书于印度诸同事矣。鄂本笃亦尝见之，惜未能祛诸人之疑耳。

离察理斯时，其长官给与介绍书，命沿途保护。有问鄂将用何名，仍注明为基督教徒乎？鄂答以：“当然。起身旅行时，即戴耶稣之名，故愿戴之以至终途也。”适有回教僧人某立于旁。其人年高德劭，闻鄂之言，自取其帽，投之于地曰：“此人忠于其教，虽在奉异教之亲王面前，众围之中，不改所奉，不叛耶稣，此与吾教信徒，随地改教者，大异矣。”言讫，面转向鄂，待之甚恭。虽在黑暗，德行有光。虽自仇讎，犹得信仰。

鄂率随从数人，行二十日而抵蒲昌^(一)(Pucian)，仍隶察理斯城管辖。长官待遇甚善，自其家中供给需要食品。次又至吐鲁蕃(Turphan)。有寨垒，守卫森严。在吐鲁蕃停留一月。次至阿拉穆忒(Aramuth)。又次至哈密(Camul)，亦有兵驻扎防卫。在哈密亦停留一月，俾人马皆得休息。此城亦归察理斯长官管辖，惟地在极边，在察理斯境内，皆受优礼，今在边城，故乐

为多停数日。

(一) 蒲莒乃辟展之转音。在吐鲁蕃之东。一四一九年(明永乐十九年)，沙哈鲁之大使过吐鲁蕃时，其人民大部信佛。市内有大佛寺一所，寺内有释迦牟尼像。阿拉穆忒，亨利考狄谓即合喇火者 (Kara Khodjo)。鄂本笃纪行此节地名，略有颠倒。中国各图皆载辟展在吐鲁蕃之东。而此处鄂自西来华，先至辟展，后至吐鲁蕃，显然有误。或利玛窦作纪时所误也。

由哈密行九日，抵支那国北方之长城。此城世界著名。停留处曰嘉峪关(Chiaicuon)。在此休息二十五日，以待是省总督之回音，可否入。至后总督覆音许入，于是起身。行一日而抵肃州(Sucieu)，在此闻得北京及其他以前所知各地名。至是时，鄂本笃心中最后怀疑始全去，契丹(Cathay)即支那(China)，同地而异名而已。

察理斯与支那之中间地，时有鞑靼人来侵，劫掠行旅。故商人经此者，莫不怀有戒心。日间先遣人自邻近山上探访，若无危险，道路平安，则于夜间潜行起程。鄂本笃等于途间，时见有回教徒商贩之尸身，横弃道上，盖为盗所杀也。土人甚鲜被杀，盖鞑靼人视之为奴隶，代彼畜牧者。土人所畜牛羊，彼可自由取用也。鞑靼人不食米麦，亦不食豆类，谓此为兽类食料，非人所

宜食也。其所食者，肉之外，别无他物。即马、骡、骆驼之肉，亦不见弃。人寿多高，常有逾百岁者。回教徒寓于支那此方之边疆者，皆文弱，无尚武精神。支那人苟欲开疆拓土，易征服之也。

当在途时，鄂本笃尝于某夜坠马几死，而同伴者皆在前行。及抵休息处时，不见鄂至，亦撒克回寻之，夜深黑暗，难于寻觅。最后闻有呼耶稣之声者，亦撒克随声寻之而得鄂。鄂此时自忖断难追及同行诸人，忽睹亦至。乃曰：“是何天使率汝来此，救余于此难也。”亦撒克助之回休息处，养伤多时，始复原。

北京耶稣会士遣人援鄂本笃。使者至而鄂病死

长城至支那西北即止。其间有隙地二百迈耳，鞑靼人昔常经此入寇支那，时至今日，固仍抄掠不息，惟为长城所阻，胜利之机大减耳。沿长城有二城。城高垒固，驻守精兵，以防寇盗。二城之中，有钦派总督及他官驻扎。皆直隶北京政府，二城皆在陕西省(Scensi)内。一名甘州(Canceu)，有总督及他官驻焉。次曰肃州(一)(Socieu)，亦自有长官。肃州城分两部：一部为支那人所居。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Cathayans)；他部为回教徒所居。其人皆来自西域喀什噶尔等地，专为营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缠绵，因留于此，不复西

返，遂籍入土人之列。每夜回人皆退入城中回教徒之居留地，扃门自守，余事待遇，皆同土人，一切诉讼，皆归支那县官判决。其国法律，凡旅客有居住九年者，即不许重返故乡。

(一) 明时，甘肃省未分出，皆称曰陕西省。肃州之名，亦见《马哥孛罗游记》，作 Succuir, Sukchur, 拉施特《史记》及《沙哈鲁大使记》皆作 Sukchu。任金生 (Anthony Jenkinson) 之《游记》作 Sowchick。甘州之名，亦见《马哥孛罗游记》，作 Canpichu, 裴哥罗梯《通商指南》作 Camexu, 拉施特及《沙哈鲁大使记》皆作 Kamchu, Kamju。

肃州城为西方商贾荟聚之地。西方有七八国，与支那帝国素有协约。每六年，西国可遣派使者七十二人入贡。过此数，则不许入境。所贡之物为玉石、小金刚石、紺青及其他各种物品。此类使节，多商人冒充。往北京及归回之费用，皆由公家支出。所谓贡献，不过虚名。付价购玉，出费之多，无有过于皇帝者。皇帝好虚荣，受外国礼物，而不酬以重价，自以为耻莫大焉。皇帝待遇外宾，礼赐隆厚。平均计之，必需费用之外，每人可余黄金一的由克脱 (Ducat)。以此之故，人皆争欲为使，以重价自商队长购之也。必要之时，此等商人，冒称国王代表，伪造国书，谀媚皇帝。自交趾支那、暹罗、

琉球、高丽及鞑靼诸部酋长，亦时有相似之使节来朝，耗费国帑，难于数计。支那人亦皆知此为伪，然皆任其皇帝之被欺瞒，从而进以甘言，谓举世界皆臣贡于支那帝国，而不知支那实入贡各国也(一)。

(一) 明末清初，两国教士卫匡国(Martini)及鲁德昭(A. Semedo)二人，亦皆尝言及此类使节，按期由中央亚细亚至北京矣。鲁德昭记所贡之物，大抵为玉一千阿罗巴(arrobas, 重量名)，品质最佳。马三百四十匹，小金刚石三百枚，组青一百磅，刀六百把，锉六百把。此为以前规定之数，无论何人，不能更改。全数价值约七千克郎(Crowns, 币名)，而皇帝回酬，则值至五万。

鄂本笃以一千六百零五年末抵肃州。跋涉万里，风尘仆仆，竟得平安抵目的地，诸事顺心，若非天佑，岂可得乎？所携者，有马十三匹，佣仆五人，途间购得童男二人及甚多玉石。全产约值黄金二千五百的由克脱之谱。更可喜者，鄂及同伴亦撒克二人，虽经长途远征，困顿憔悴，而皆康健如恒。在肃州时，又遇萨拉森人一队，适自北京归回。所言北京吾会同事诸人情况，与以前所闻者相合，惟更夸诞耳。如谓皇帝给教士日用之银，不以手数之，而用斗量之。鄂闻悉后，乃寄书神父利玛窦，告以已安抵中国边境。书交某中国人转呈。鄂不知诸神父之中国式名姓及北京寓处，书面又用欧文。故

书竟未得达。

复活祭日，复作第二书。此书交于回教徒某君送往。此城向例，若无官长允许，即回人亦不得自由出入，某君乃乘便逃走者也。第二书，鄂详述其旅行起源及目的，并祈诸神父设法，能使其离肃州圈狱，免终日与萨拉森人为伍，恢复其与诸神父自由交通之乐，并言将来欲由海道归印度。盖此道为葡人所通行者也。

鄂本笃在印度起行时，总主教已有书致北京诸神父，述鄂已起程。故北京诸神父每年望鄂之至，眼几欲穿。每逢商人来朝贡献，伪称使节者，辄向刺探消息，迄今不知下落。此或由于不知鄂途间改用何名，或由前期来朝之大使，实不知有鄂之人也。至此，忽得其手书。北京诸神父皆欢忭不可言状。此书于十一月中始达北京。时已近岁终，诸神父即设法遣同会会员一人，往偕之来京。继思之，遣外国人往，不独无济于事，且恐有害，故弃前谋，而别遣一新收学生。生名约翰肥的南德(John Ferdinand)。年少心细，德行端优，新选入会，尚未受业，托以此事，不致无功。又选熟悉该地情形之信徒一人，伴之同往。命用各种方法，俾鄂本笃及其同行者，能俱来京。若无论如何，不能得地方官允许，或并脱走亦有所不能，则暂留肃州以伴之，速致书于会中诸友，俾在朝廷中，或可希望朋友援助，使得离

去边城也。

当此隆冬，肃州尤寒，地距北京有四月路程。此际起身，似非其时。惟神父利玛窦不欲再事迟延，使鄂本笃困守肃州，时间太久，恐鄂或疑北京无耶稣会士也。利玛窦此举适当。若使者起行稍迟数日，则将不能见鄂于生时矣。利玛窦亲致书于鄂，详言来北京之最妥方法。又他耶稣会士二人，亦致书详言鄂所最欲知之北京传教事业。

鄂本笃困守肃州时，受回教徒之骚扰凌虐，较在途间尤甚。肃州食物价昂，不得已，乃将所携大块玉石，以半价出售。得黄金一千二百的由克脱。此数大半，用以还债。余则用以维持同伴生活，几于全年之久。鸦儿看同起行之商队及队长，至是亦抵肃州。鄂以先到，不得不示欢迎，招待全队，所费不貲。囊中已空，不得不借债以维持同伴。更难堪者，鄂被举为七十二大使之一，不得不再购玉石数块，以作贡品。鄂将所购玉石，埋藏地下一百磅。以防回教徒窃取。若无此物，则断不能同行往北京，故不得不慎也。

约翰肥的南德^(一)于是年十二月十一日，离北京，途间亦遭厄运。在陕西省城西安府时，所佣仆役，窃其路费一半而逃。又经二阅月之长途跋涉，困倦劳苦，始于一千六百零七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三月杪抵肃州。

(一) 约翰肥的南德乃中国人庄马利(译音)之基督教名。庄生于一五八一年(明万历九年),一六一〇年(万历十年),始入耶稣会。一六〇六年(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离北京向肃州。

约翰肥的南德见鄂时,鄂病笃几死。未见之前一夕,鄂得梦,翌日,北京之耶稣会将有人来寓。因使亚美尼亚人亦撒克往市场购物,施之贫民。同时祈祷天主,不使梦中所见者失望也。亦撒克尚在市场购物时,有人告以约翰肥的南德自北京抵此,且指示之。肥的南德随亦撒克归寓。入室,操葡萄牙语问候。鄂在床闻之,知北京会友之使人已至。取诸信函,两手捧而高举之,悲喜交集,涕堕如绠。唱《颂圣歌·大归休息》之章以志谢感。自知受托之事已成功,旅行目的已达矣。开读诸人之函,全夜谨抱之于怀,不忍释手。与肥的南德交谈互问。其欣喜之状,仅可以想知,而难以笔述也。

约翰肥的南德极力慰藉之,护养之,希望不久体力可以复原,同至北京也。然此时体力亏耗殆尽。肃州无良医妙药,除约翰肥的南德亲自调制之欧洲菜食外,别无他法可以救之。饮食不宜,病势加重。肥的南德抵肃州后十一日,鄂竟病死。然颇疑其为回教徒所毒也。

此时回教徒时时遣人窥探，以便夺取死者遗产。夺取最为蛮横，损失诸物中，最可惜者，为此次旅行日记，记载各地详情，无可追补。其日记亦载同行回教徒借取钱财数目，其人恐以后向之索取，故公然出此暴行，毁灭日记，以图取消欠帐。其人欲依回教礼法，葬鄂尸骸。肥的南德拒之，而自葬之于适当地点，俾以后可以重寻之也。亦撒克及肥的南德二人，无祈祷书在身侧，故送棺车时，一心数念珠祈祷而已。

鄂本笃人品高尚。于此章之末，不可不有数语以纪念之也。鄂本笃葡萄牙人，聪慧敏捷。初入耶稣会自愿派遣至莫卧儿帝国传教，能竭其力，诱导回教徒、印度人及各色信徒，甚得其人之爱戴。尽职于教会多年，虽非僧侣，而以天才及学识俱为优美之故，大为会众所赞赏。莫卧儿皇帝亦爱其才而与之交。皇帝遣使至臥亚(Goa)，鄂本笃亦得参与使者之列。

皇帝心欲拓土于葡领印度。鄂本笃谨慎劝戒，告以皇帝兵力之强，故葡人始未与战，战祸幸而得免。

死前无儿时，鄂自肃州致书于北京会友，切不可信任回教徒，并力戒以后旅行，不可由彼所经之道，盖危险而无功也。临终，悔恨多年未得忏悔及求免罪之机缘曰：“余将死矣，而无此慰心之事。巍巍乎天主之德也！一生未尝使有何要事，扰乱吾之良心也！”

商販陋風，遇有死者，則同行諸人，分其遺產。鄂既卒，同行回教徒縛其仆亦撒克，勸之以死，使呼摩河末之名。肥的南德上稟甘州總督，請求釋放亦撒克。總督批示肅州地方長官，秉公辦理，釋放具稟人之叔（肥的南德詭稱亦撒克為其叔也）及還付死者財產。長官初意，左袒肥的南德。后有薩拉森人四十名，連合行賄，長官忽變態度，欲鞭肥的南德，下之獄中三日。肥的南德不以遭挫而灰心。旅費用罄，乃典質衣服，進行訴訟。為此羈留其地凡五月。肥的南德不知波斯語，而亦撒克亦不嫻葡萄牙語或拉丁文。故二人雖相處，而心事無由得達。及詣堂對質，肥的南德誦《頌聖歌》，亦撒克誦鄂本篤之名數次，及葡萄牙語數字。堂上無人能解彼二人所言。判官以為彼二人所言，乃廣東土語，彼二人因能互解也。閱二月，肥的南德學得波斯語，乃略能與亞美尼亞人會話矣。

回教徒抗議，謂二人面貌大不相同。一為薩拉森人而一則為支那人也。肥的南德答謂其母為中國人，故面貌類中國人也。一日在堂上，判官之前，肥的南德謂亦撒克心中最惡回教。若果信奉其教，則必不食豬肉也。因自袖中，取出豬肉一塊，交給亦撒克，二人共食之。回教徒見之，皆大嫌惡。旁觀者見之，則視為玩戲。判官見之，乃大覺悟。薩拉森人睹此，皆以訴訟無

必胜希望，渐渐退去。出堂时，皆唾骂亦撒克，谓为中国妄人所骗矣。在途间时，亦撒克及鄂本笃皆以不欲见恶于回教徒，故始终未尝食猪肉，即偶食之，亦必避之也。判官睹此情形，乃判决肥的南德胜讼。命将鄂本笃遗产，悉还付之。鄂之遗产，已无多存，所余者，仅埋藏地中之玉石而已。将玉石售出，还付欠帐，并预备往北京之旅费也。羁留肃州数月，用度浩繁，负债累累，此时仍未偿清。不得已，乃以剩留之玉石数块，押借黄金二十锭，始得起程。既抵北京，诸会友见之，悲喜交集。悲者悲鄂本笃之死，喜者喜亚美尼亚人亦撒克尚得生存也。诸会友对此探险，至为倦怀，无日不翘望喜音。鄂本笃前已有书致诸友，极言全途中，仅亦撒克能尽忠相助，故诸会友待之一若会中兄弟。

肥的南德携回北京遗物，有绘于金色纸上十字架一副，为鄂本笃全途间，在回教徒人群中，仅敢携带者也。又喀什噶尔、和阗、察理斯三国王诏书，今亦存于北京会内。又鄂在途中接神父哲罗姆、沙勿略等信札，卧亚总主教梅内赛斯(Alexius Menezes)之书札，以及沙勿略致北京教会会员书札，皆并存于北京会中。沙勿略致北京会友之函，尚谓契丹国距北京必不甚远，二国边疆，或相接也。

亚美尼亚人亦撒克留居北京一月。于此时间，常

与神父利玛窦述其途中所见。利据其言，及鄂本笃遗留日记数篇，而作此三章之纪行。亦撒克后由驿道至澳门，备受其处会友之荣遇。由澳门航海归印度，至新加坡海峡，船为海盗所掳，尽失所有，穷极为奴。嘛喇甲之葡萄牙人赎回之。遣归印度西部。闻其妻已死，乃留寓东印度察吾儿城(Ciaul)，不回莫臥儿国。当利玛窦作此记时，闻尚生存^(一)。(金尼阁《耶稣会教徒传教中国记》，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四卷第 198—254 页)

(一) 杜雅力克所记亦撒克事与此略有不同，据彼之记载，亦撒克乃乘荷兰船由澳门至嘛喇甲。船长闻其所述探险事迹，大奇之，乃为之作全记，而遣归嘛喇甲。耶稣会神父送之至柯枝(Cochin 在印度西海岸)，又至臥亚。得遇神父平海罗(Father Pinheiro)。鄂本笃起程时，平神父驻腊和儿，尝为之饯行。印度州民赠给亦撒克一百帕道斯(pardaos)(币名)。亦与平海罗同归甘琶逸港(Cambay)。察吾儿(chawul=Ciaul)为孔甘省(Konkan)海港，在今孟买(Bombay)南三十五英里。十六世纪时，为重要商埠。

二七 王太后及庞天寿致 罗马教皇等书^(一)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二)致谕于因诺曾

爵(三),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座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闾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颇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四),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五)、中宫皇后亚纳(六)及皇太子当定(七)并请入教,领圣洗,三年于兹矣。虽知沥血披诚,未获涓埃答报。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领圣诲。虑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伏乞圣父向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遣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如斯诸事,俱惟怜念。种种眷慕,非口所宣。今有耶稣会士卜弥格(八),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致言我之差圣父前,彼能详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祿、圣保祿(九)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五号原书影印)

(一) 此节之书,皆录自《东方杂志》第八卷五号,有原书摄影,高劳有详考,兹特节录如下:明桂王由榔称号永历。清顺治四年,即永历元年。王太后湖广人,明桂王常瀛之继室,由榔之嫡母也。其太监庞天寿以天主教理,陈说于太后。太后既奉天主教,令由榔生母马氏及妃王

氏皆入教，受洗礼于司铎鞞纱微。由榔亦于祭台前行跪叩礼。以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是年由榔生子慈煊。由榔不许其受洗，曾重病，乃许之受洗。顺治七年，即永历四年，清兵克韶州，由榔奔梧州。太后欲遣使至罗马见教皇，为明祈福。司礼太监庞天寿愿奉使。以其年老任重，不许。天寿遂荐神父卜弥格充使。赍书二通，一为太后致教皇书，一为太后致耶稣会长书。庞天寿另有奉教皇书，嘱卜弥格附呈。卜弥格偕二随员往。至澳门以事被阻，留一年始解缆西渡。至印度臥亚，又被阻。上陆西行，经波斯叙利亚等地，入地中海。二年后，始至意大利之威尼斯市。途中屡被留难，及至罗马而教皇因诺曾十世薨，新教皇亚历山七世（一六五五至一六六七）即位。验明使节，并接印度及澳门主教等来函，知确系奉使而来，乃蒙教皇召见。呈上太后肃笺及庞天寿书。教皇覆书即由卜弥格携回中国。抵中国时，约当顺治十二年十三年之间。初，卜弥格离中国后，未数月，而由榔已由梧州奔南宁。太后亦于次年卒于田州，葬于南宁。教皇覆书，达由榔与否，不可得知。太后致教皇书、致耶稣会长书及庞天寿致教皇书，均存罗马耶稣会藏书楼。

（二）宁圣慈肃皇太后即王太后，烈纳（Helene）教名也。

（三）因诺曾爵西名 Inoncent，当时罗马教皇之名。即位于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卒于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

(四) 瞿纱微西名 Andre Xavier Koffler, 日耳曼人。生于一六〇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二七年, 进耶稣会。一六四七年来中国传教。一六五一年(顺治八年)在广西为清兵所杀。

(五) 皇太后玛利亚(Maria), 由榔之生母马氏也。王太后卒, 马氏称昭圣仁寿皇太后。

(六) 中宫皇后亚纳(Anna) 即由榔之妃王氏, 吴人。康熙四年, 由榔死于云南。马氏王氏同送至北京, 赡养别室。或云死于道上。

(七) 皇太子当定(Constantine)即由榔子慈烜, 由榔妃王氏所出。康熙四年, 父子同为吴三桂所杀。

(八) 卜弥格西名 Michael Boym。波兰人。生于一六一二年(明万历四十年)。一六二九年进耶稣会。一六五〇年(清顺治七年), 至中国传教。一六五九年(顺治十六年), 歿于广西。

(九) 圣伯多祿即 St. Peter (今译作彼得) 圣保祿即 St. Paul (今译作保罗) 为耶稣二大弟子。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 恢剿联络水陆军务, 提调汉土官兵, 兼理财催饷, 便宜行事, 仍总督勇卫营, 兼掌御马监印, 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一) (Achilleus Christao), 膝伏因诺曾爵, 代天主耶稣在世, 总师公教, 真主, 圣父座前: 切念亚基楼职列禁近, 谬司兵戎, 寡味失学, 罪过多端。昔在北都, 幸遇耶稣会

士开导愚懵，劝勉入教，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蕴妙洪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少怠。获蒙天主庇佑，报答无繇。每思躬诣圣座，瞻礼圣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愿怀，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会士卜弥格归航泰西，来代告教皇圣父，在于圣伯多祿、圣保祿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祐国家，立际升平。俾我圣天子乃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钦崇天主耶稣，则我中华全福也。当今宁圣慈肃皇太后圣名烈纳，昭圣皇太后圣名玛利亚，中宫皇后圣名亚纳，皇太子圣名当定，虔心信奉圣教，并有谕言致圣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恳祈圣父，念我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多令耶稣会士，来我中国，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圣教，不致虚度尘劫。仰邀大造，实无穷矣。肃此，少布愚悃。伏惟慈鉴，不宣。永历四年岁次庚寅阳月弦日书（一）。（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五号原书影印）

（一）庞天寿，明庄烈帝时内监。当时已信仰天主教。北京陷后，南渡。唐王聿键以为司礼太监。顺治三年，即唐王聿键称号隆武之元年，聿键封桂王常瀛之次子由榔为桂王。天寿为使者。八月，唐王聿键为清兵所获。天寿遂与明兵部尚书丁魁楚，兵部侍郎翟式耜，谋以桂王由

榔称号于肇庆。后恃功骄恣。顺治九年，孙可望劫迁桂王由榔于安隆所。天寿谄事可望，与吉翔表里为奸，搆陷大学士吴贞毓。顺治十一年，孙可望劫由榔，杀其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天寿等欲迫由榔禅位可望。会李定国诛可望，天寿乃事定国。顺治十四年，死于云南。亚基楼契利斯当(Achilles Christan)，天寿教名也。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敕谕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予处宫中，远闻天主之教，倾心既久。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入圣教，领圣水，阅三年矣。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功劳之分，再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著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上卜弥格尽知我国情事，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备悉，可谕予怀。钦哉，特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五号）

附录 “支那”名号考

一、“支那”名号见于古代各种文字

(一) 见于古代印度梵文 公元前三百二十年至三百十五年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King Candragupta)在位时,其臣商那闍(Chanakya),别名考铁利亚(Kantiliya)者,著有《政论》(Arthasastra)一书,书中载有“支那”(Cina)之名,又记纪元前第四世纪中国丝已贩运至印度矣。又印度《玛奴法典》(Laws of Manu)及摩诃巴刺塔(Mahabharata)书,皆载有支那斯(Chinas)之名。

(二) 见于希伯来文 耶稣教《圣经旧约》中《以赛亚篇》(Book of Isaiah)有“试观其人,来自远方,来自北与来自西,又来自西尼姆国(Sininm)。”西尼姆即秦尼之转音也。

(三) 见于粟特文(Sogdia) 英国斯坦因整理之粟特文书,为公元前之物。法国高梯我(M. Robert Gauthiot)查得其中有秦斯坦(Cynstn)之名,指中国而言云。(见《通报》一九一三年第428页)

(四) 见于罗马拉丁文 罗马书言支那者,较之以上三种文字为后。其最先之书言支那者,为《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著者姓名已失传。此书约成于公元纪元八十年至八十九年之间,书中载有秦国(Thin),

其大都城号曰秦尼(Thinae)云。

(五) 见于希腊文 公元一百五十年之际，希腊地理家拖雷美(Ptolemy)之《地理书》著成，书中有秦尼国(Sinae)与赛里斯国(Seres)之名。公元五百三十年时，希腊人科斯麻士(Cosmas)之《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著成，书中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znitza)，又为秦尼斯达国(Tzinista)。

(六) 见于亚美尼亚文 公元四百四十年时，亚美尼亚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之《史记》著成，书中载有哲那斯坦国(Jenasdan)，“国境皆为平原，居西提亚(Scythia)之东。世界最东之国也。开化文明，人民富裕，性情温和，不但可为和平之友，亦实生命之友也。地产丝。”

(七) 见于叙利亚文 陕西西安府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那斯坦(Zhinastan)，长安为克姆丹(Khumdan)。

(八) 见于阿拉伯文 中世纪阿拉伯之著作家，皆称中国为秦(Cyn 或 Sin 或 Thin)。

(九) 见于波斯文 波斯费杜西(Firdusi)生于公元九百三十一年，卒于一千零二十年。著有《沙那美》(Shahnameh)一书，译言《帝记》也。其文全为诗歌体裁，记古代波斯诸王事略，至萨赞朝(Sasan)末帝，伊嗣俟三世(Yezdijerd)为止。伊嗣俟三世于公元六百四十一年时国为阿拉伯人所夺(事见《唐书》)。《费杜西》诗中，记载古代中国与波斯交涉甚多，其称中国皆为支那(China)。

(十) 见于中国史书 中国本国史书中，支那之名或相同

之音，亦数见之。皆译自印度文者也。最初为释慧立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玄奘入迦湿弥罗国情形。其言曰：“其夜众僧皆梦神人告曰：此客僧从摩诃脂那国来，欲学经印度，观礼圣迹。”……又玄奘自著之《大唐西域记》卷第五载：“戒日王劳苦已，曰：‘自何国来？将何所欲？’对曰：‘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众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民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刑罚，而国用有余，氓俗无究。风猷大化，难以备举。’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又卷第九、第十亦载至那国之名称。《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国传》载：“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璠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戒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又《宋史》卷四九〇《天竺国传》载“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光远，至自天竺，以其王没徒曩表来上。上令

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每惭薄幸，朝谒无由。遥望支那，起居圣躬万福。光远来，蒙赐金刚吉祥无畏坐、释迦圣像、袈裟一事，已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常为引导，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诸沈溺。今以释迦舍利，附光远上进。’”

摩诃脂那、摩诃至那、摩诃震旦，皆梵文 Mahachinasthana 之译音。脂那、至那、震旦、支那皆一音之转。日本人亦称中国为支那(China)。

二、支那名号原音各说之争论

(一) 德国李希脱和芬之说 李希脱和芬(Richthofen)谓西汉时日南郡(Jih-nan)，中国与外国海上交通，悉由此处。汉桓帝延禧九年，大秦王安敦之使者，亦由日南登岸而至长安，可见日南当时港口商务之盛。故支那之原音，为日南二字。英国亨利玉尔赞成其说。(见李希脱和芬《中国》(China I)第一卷第 504—510 页)法国拉克伯里(Lacouperie)反对其说。其所据之理由如下：(一)汉时日南郡不在今越南东京，而远在其南。(二)古代日南二字之读音，当如尼脱南姆(Nit-nam)，不应拼作 Jih-nan。今代越南人读日南二字之音，如诺南姆(Nhut-nam)，广东人读音如押南姆(Yat-nam)。故日南之说，毫无根据也。

(二) 法国拉克伯里之说 拉克伯里既反对李希脱和芬日南之说，而自又提出新说。谓古代滇国地土广大，国势富强。居中国南方。公元前中国与西南三方诸国之贸易，皆为此

国人所独揽。张骞自大夏归后，言天竺国商人至中国贩运四川货物，往大夏交易，由印度往四川，必经云南滇国。又滇国海上交通，当由红河而至交趾国。交趾即拖雷美(Ptolemy)《地理书》之喀第喀拉港也。故西方诸国所盛传之秦国(Chin, Sin, Sinae, Thinae)，乃由滇国转音而来。滇字古代中国人读音如今之岑字(Tsen)，越南人读滇字如陈字(Chen)。北京人则读作天字音 Tien。英国贾儿斯(Giles)谓拉氏之说，与李希脱和芬之说相等，皆不过臆想之辞，毫无根据。吾以为拉氏之说，与中国史书所载滇国，全不合也。

(三) 法国鲍梯之说 鲍梯(M. Pauthier) 谓梵语之支那实由于古代秦国而来。秦国于公元前一千年时，已建国于陕西。上古西方诸国之得闻支那，即由此国。鲍梯之说，最为有理。赞成者亦众。英国亨利玉尔先赞成其说，后又弃之，而信李希脱和芬日南之说。英国贾儿斯则攻击前二说，而独信此说。谓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亚洲诸国所用之秦(Sin, Chin)等，或由于秦国。其国起自公元前二百五十五年至二百七十年。今 China 字上末尾之 a 字，则由葡萄牙人所加者。法国伯希和亦不以前二说为然，而深信此说(见 Bul. Ecole Franc. Ext. Orient, IV 1904, pp. 144)。一千九百十一年时，德国雅各比(Herman Jacobi)著论文反对此说。谓公元前三百余年，印度梅陀罗笈多王在位时，其臣考铁利亚(Kautiliya)著有《政论》一书。书中载支那(Cina)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秦朝开始于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而《政论》之作，已在公元前三百余年。故支那原音为秦之说，不攻已破矣。(见雅各比

《从考铁利亚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文学史料》，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术报告汇刊》第四四期，一九一一年）吾则赞成支那即秦之说。雅各比之反对论文，盖未深悉中国史也。吾请得申吾所说如下：

三、秦国名称向外之传布

（一）秦之建国，与穆公之霸业 西人读中国史者，皆仅知有秦始皇帝灭六国，统一全国之事。故误以为始皇以前无秦也。雅各比谓秦朝开始于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窃查此年，即始皇即位之年也。英国贾儿斯谓秦朝起自公元前二百五十五年，至二百七年。查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周赧王入秦，尽献其地于秦昭王。公元前二百七年，即秦二世三年，赵高弑二世，立子婴，秦亡之年也。贾儿斯又仅以周亡之年，为秦开国之年，早于雅各比之数，仅十年而已。雅贾二人，皆不知秦之建国，始于周平王时代，在公元前七百余年前，至秦穆公时，秦已强大。穆公即位于公元前六百五十九年，在位三十九年，为五霸之一。西方诸国，记载支那之名，以印度《政论》书为最早。然已后于秦穆公约三百五十年矣。《左传》载秦穆公霸西戎。西戎边界，虽无记载，秦穆公之势力圈，或竟达于今喀什噶尔、帕米尔高原，亦未可知也。苟如是，则秦之名，传于印度，又何难哉。晚近英国斯坦因(Stein)在和阗及附近诸地，掘出古代遗物甚众。汉唐之物皆有之。汉以前之中国物件毫无所有。谓可以证明：1. 中国人种西来说之谬误，全无根据也。2. 汉以前，中国与西域，无交通也。（见斯坦因《古和阗》。Stein, Ancient

Khotan; Rose, The Origin of Chinese People) 斯坦因第一说,吾意亦以为然。中国人种,确为本土原有,而非自西方迁来者。斯坦因第二说,谓汉以前,中国与西域无交通。吾恐氏所查者,未必即足以证明其说也。汉以前之交通,或由于沙漠北道,经今哈密、吐鲁蕃、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而再至西方也。藉使秦穆公之时,秦之势力,未及于帕米尔高原,仅至安西敦煌附近而止,秦国之威名,由商贩而播至印度,中央亚细亚,亦甚易也。

(二) 四川云南二地之合并于秦 四川古代本有巴蜀国。据《战国策》所载,秦惠文王时,秦人欺蜀国以将赠送金牛于蜀,使蜀人凿通山道。既通,秦兵掩至,遂灭巴蜀。《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惠文王即位于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死于公元前三百零六年。皆在印度考铁利亚(Kautiliya)之《政论》著成年代之前也。据《史记·大宛传》载张骞自西域归告,已明言印度与中国,在西南方久有交通。滇越国,以今代地理考之,当在大理府。当时蜀贾已有贩运货物至其地者,印度人或即在滇越国与蜀贾交易,而更转运邛竹杖、蜀布至大夏(Bactria)也。此商道何时开通,史无详言。以理推之,当必甚早,在秦时已然矣。《前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已明言秦时,中原与云南已有交通。当时巴蜀地方,与昆明滇越贸易之盛,可以概见。总之,《史记》、《汉书》皆言从古即有商道至西南,可以接触印度之商贾也。秦国在先而甚长久,其名在商贾口中,已成习惯,不易改变。汉初武帝之前,为时甚短,且诸帝皆不勤远略,以

守成为务。故秦之名，亦可由巴蜀、滇越而至印度也。

(三) 大月氏民族之西徙与西域人在汉代仍称中国为秦
公元前第三世纪时，中国西北有两民族，互争雄长。一为匈奴，一为大月氏。匈奴疆宇在今陕西、山西北部，包含内外蒙古。大月氏在今甘肃西北敦煌、祁连间。匈奴先属于月氏。公元前第三世纪之末匈奴第一次击败月氏。至公元前一百七十七年，匈奴又击败月氏，驱之西徙。公元前一百六十五年月氏民族抵龟兹国。后至伊犁河流域，乌孙所领之泰克斯 (Tekes)、康格斯 (Konges) 二地。月氏击败乌孙而至热海 (Issikkul)。是时月氏分为大小二部。小月氏乃其余众，为匈奴所败后，不能去，保南山，与羌人西藏人混杂。大月氏于公元前一百六十三年击败塞种 (Sakas)，取喀什噶尔城。后匈奴救乌孙，又击败月氏。月氏乃南徙，驱塞种而南。过大宛，两击大夏而臣之。其都蓝市城，在妫水 (Oxus) 南。公元前一百二十年月氏灭希腊王朝。同年，又击灭塞种沙头梅格斯 (Soter Megas) 王国。塞种人奔印度西北境。留于身毒 (Sindh) 及彭甲伯 (Pendjab) 二地，后同化于月氏种。据德国雷葛格 (Herr von Le Coq) 之研究，塞种为伊兰族 (Iranian) 之一支。稍后，月氏又征服迦湿弥罗 (Kashmir) 及印度。后渐衰，至公元后第五世纪时嚙哒 (Ephthalites = White Huns) 灭之。据德国麦楼 (F. W. K. Müller) 对中亚发掘之文字考之，大月氏民族或为印度日耳曼系之种，佛教即由月氏人输入中国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35—36 页) 大月氏自甘肃西徙时，汉朝不知之，而月氏亦不知有汉也。秦自穆公之时，月氏所居之地，已在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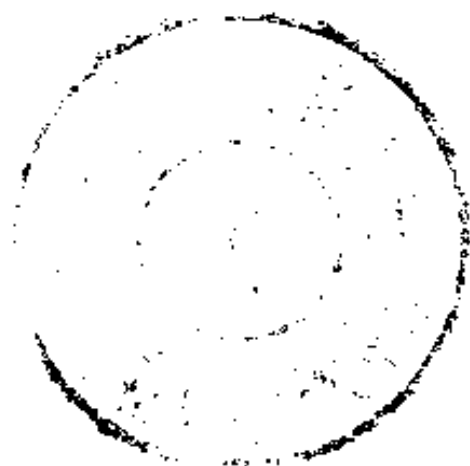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围以内，臣属于秦。西徙之时，必以为中国皇帝仍秦之后裔。西方康居国（Sogdia）等之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必自月氏人得之。后世希腊人、罗马人之秦国（Thin），或秦尼国（Sinae），或为月氏人所报知，亦或为印度人所转知也。春秋战国时，秦与西方交通极繁，至汉初乃完全断绝。至武帝时，重兴交通。开辟张掖，谓为丰功。博望凿空，传为美谈。殊不知张掖酒泉，秦时本为属地，无功可谓。张骞西使，不过沿自古以来西行之道而走，无空可凿，亦无美足谈也。汉初，中国与西域交通，完全断绝，亦犹元明之际，欧洲与中国交通断绝。《明史》言意大利从古未通中国也。匈奴灭月氏，遮隔中国与中央亚细亚之交通，亦犹明初帖木儿在中央亚细亚，阻绝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也。

（四）西域人及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称中国人为秦人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史记》此处秦人盖指中国人。当时汉军所得消息必根据土人之报告。土人用秦人以称中国之为大宛穿井以拒汉师者，是可证明西域在汉时称汉人仍为秦人。《前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渠犂城条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宏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言秦人我匈若马。”颜师古注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前汉书》此处所记证明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称中国为秦人。中央亚细亚各地在汉初皆隶属匈奴。由匈奴人口中之称呼而传之中亚土人亦可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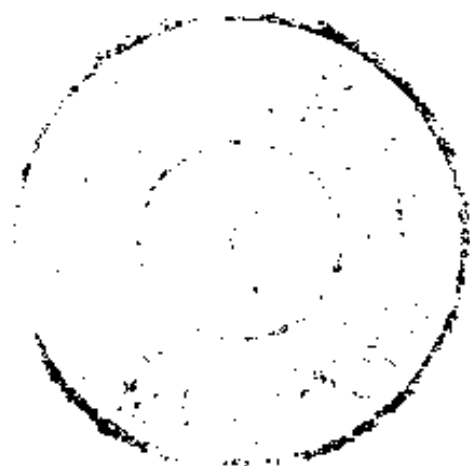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四、东西两大秦

吾既证明支那原音，确为“秦”字之转音。请更言东西两大秦之说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已载至那者，前王之国号。惜乎其未明言前王之名，使吾人知究为何王也。《西域记》卷一二竭盘陀国条内，梵语至那提婆瞿咄罗(China-deva gotra)，玄奘译之曰，唐言汉日天种也。玄奘之唐之汉，皆不过就当时普通行用之名而作译耳，其实则应译作秦日天种也。唯秦帝运最短，汉有天下四百载，时代长远，习惯沿称已久矣。前已言摩诃脂那，或摩诃至那，或摩诃震旦，皆梵语 Mahachinasthana 之译音。梵语摩诃 Maha 者，大之义也。例如摩诃罗闍 (Maharajah)，大王也。摩诃雅拿 (Mahayana)，大乘教也。末音“斯坦那”(stana) 犹言国境也。故梵语摩诃至那 (Mahachinasthana) 之完全汉译，即大秦国也。中国正史上，大秦之名，初见于《后汉书》。所记甚不明了。称大秦者，中国人乎？抑他人乎？中国之人，固自古以来，未有自称为大秦者。法显玄奘等纪行书中，皆称其本国为汉土也。汉武帝时，大宛等国仍称中国为秦人。惟《魏书·大秦传》言“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则其称大秦者，非中国人，乃外域之人也。《魏书》亦未记载外域究为何国。以理度之，或即印度人与受印度文明影响之人也。印度文明在甚古时代，已传至中央亚细亚。巴里黑城(Balkh)有小王舍城(little Rajahgraha)之称号。巴里黑城汉时为大夏之国都。希腊人称之为拔克脱利亚(Bactria)，《魏书》之拔底延，《唐书》之缚底野皆其译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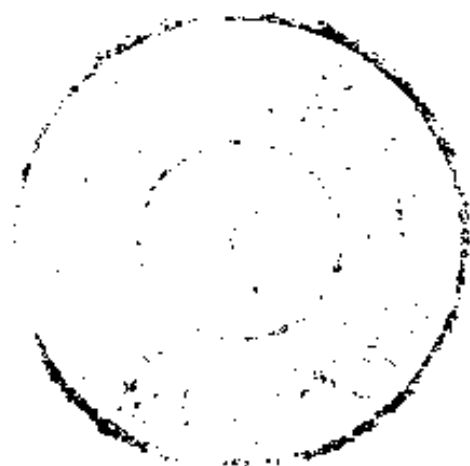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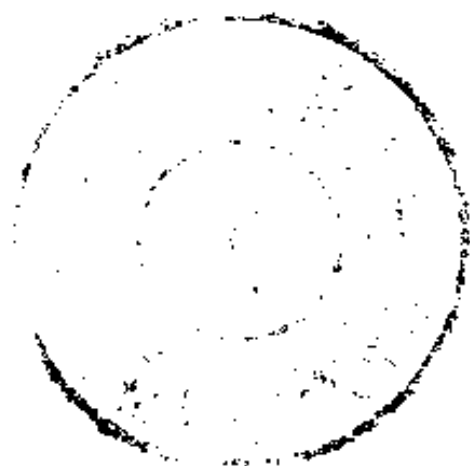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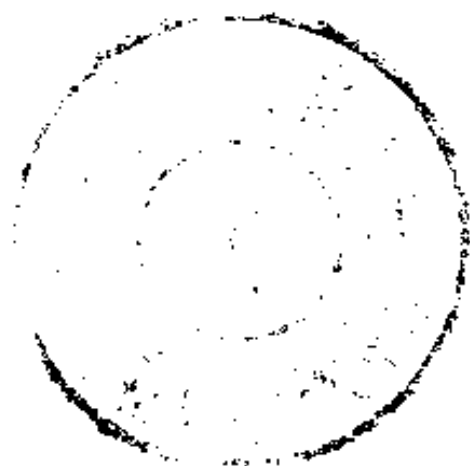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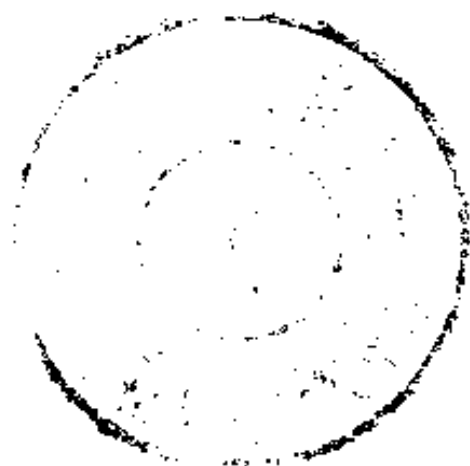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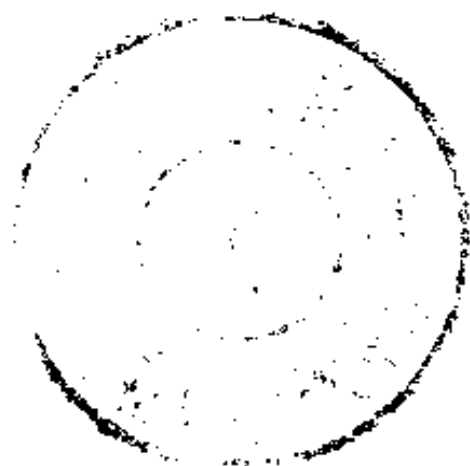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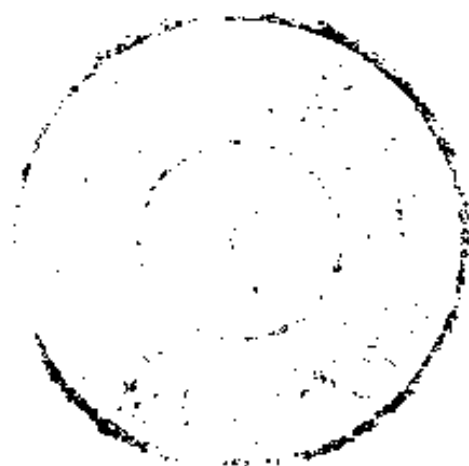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璋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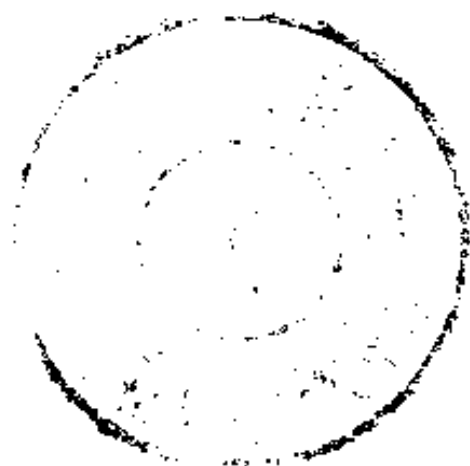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璋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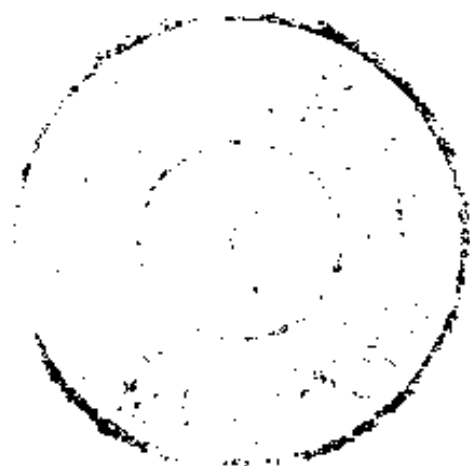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璋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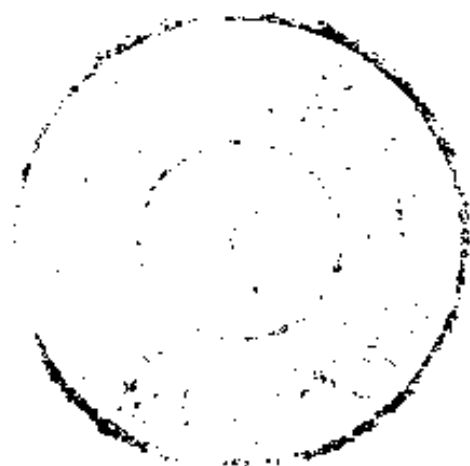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璋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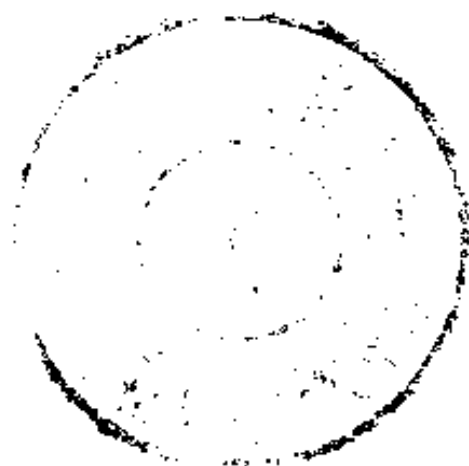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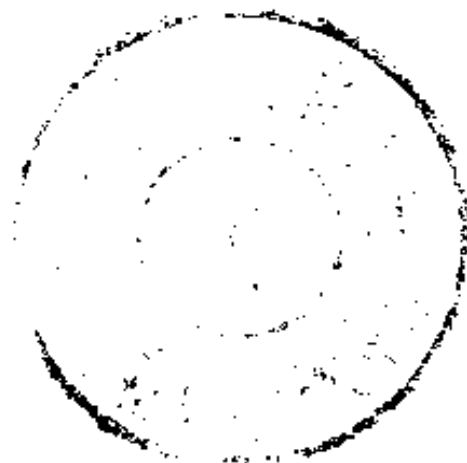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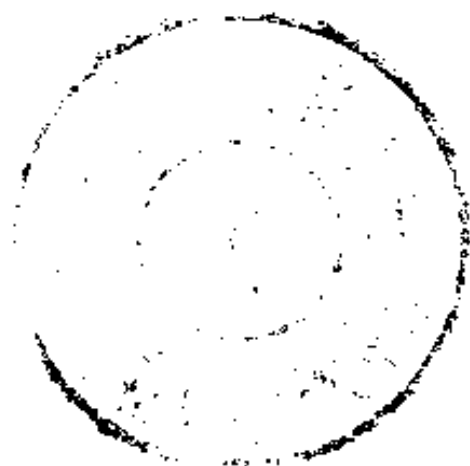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珽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訶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珩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